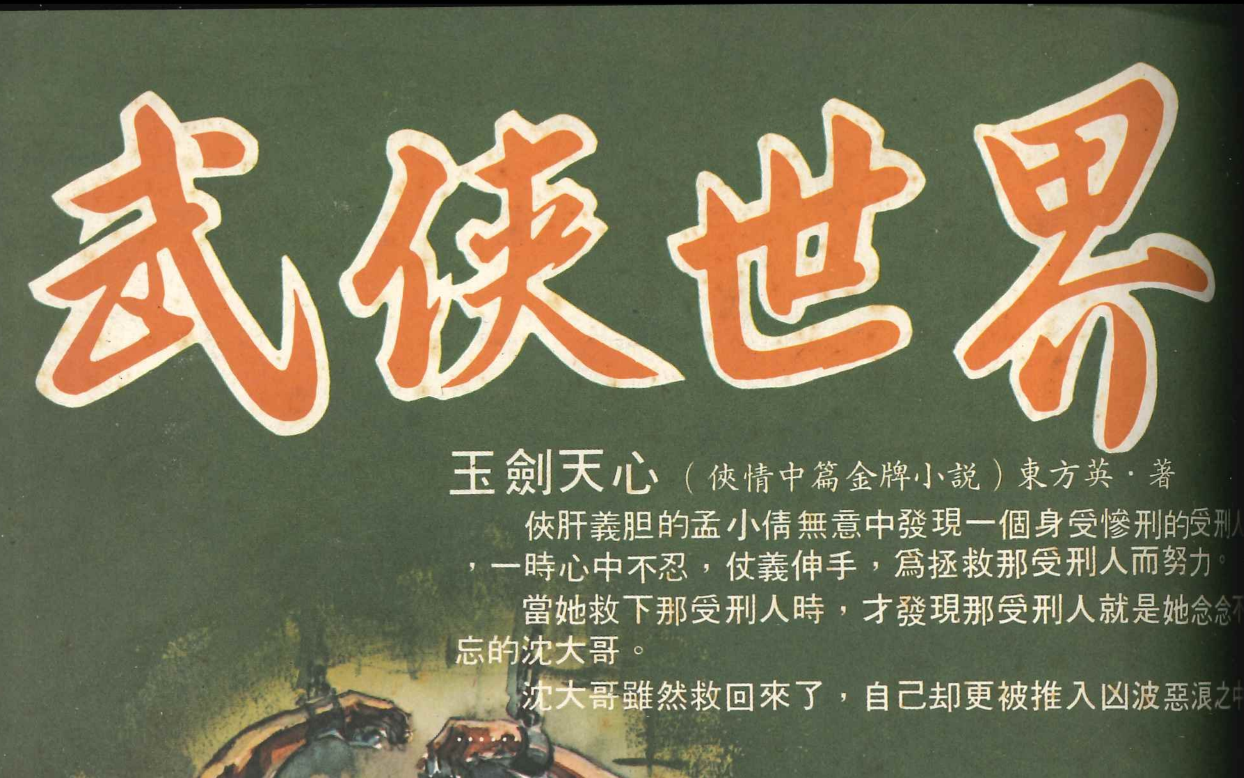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玉劍天心（俠情中篇金牌小說）東方英·著

俠肝義胆的孟小倩無意中發現一個身受慘刑的受刑人，一時心中不忍，仗義伸手，爲拯救那受刑人而努力。

當她救下那受刑人時，才發現那受刑人就是她念念不忘的沈大哥。

沈大哥雖然救回來了，自己却更被推入凶波惡浪之中

$3.50

1088

編者話

滄海無情故事之三「玉劍天心」巨型故事今期刊出，這是讀者們稔熟及喜愛的作家東方英的作品，故事內容清新脫俗，哀艷傳奇，充滿一股江湖兒女熱血澎湃氣息，亦俠亦情，兼而有之。本文描述一個忠肝義胆的少女，無意中發現一個身受慘刑的人，心中不忍，仗義伸手，為拯救那受刑人而竭盡心力，但當她心願得遂時，自己却被捲入一場洶濤惡浪中……過程曲折緊張，悱惻纏綿。比「乳燕降龍」更有奇情莫測的發展。

**　　**　　**

中篇故事「雪中行」今期結束，熊家大院慘遭變故，熊大小姐為了心上人安危，奮不顧身，玉殞香消，而獨孤行滿懷悲愴，終於……？下期起，我們相繼刊出另一新篇二月完小說：「一劍挽狂瀾」。同時神州奇俠故事之五「闖蕩江湖」也同時隆重刊出，有關本故事之四：「英雄好漢」餘情未了之故事發展，「闖蕩江湖」都有完滿給你交代。

雪刀浪子故事暌別一段時期了，下期的巨型小說「龍捲風雲閣」又是該故事的刊出，有關該故事的精彩刺激處，毋庸累贅，屆時敬希先睹為快吧！

武俠世界

第108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	港幣$ 81.00
	一年	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	港幣$ 87.00
	一年	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	港幣$ 100.00
	一年	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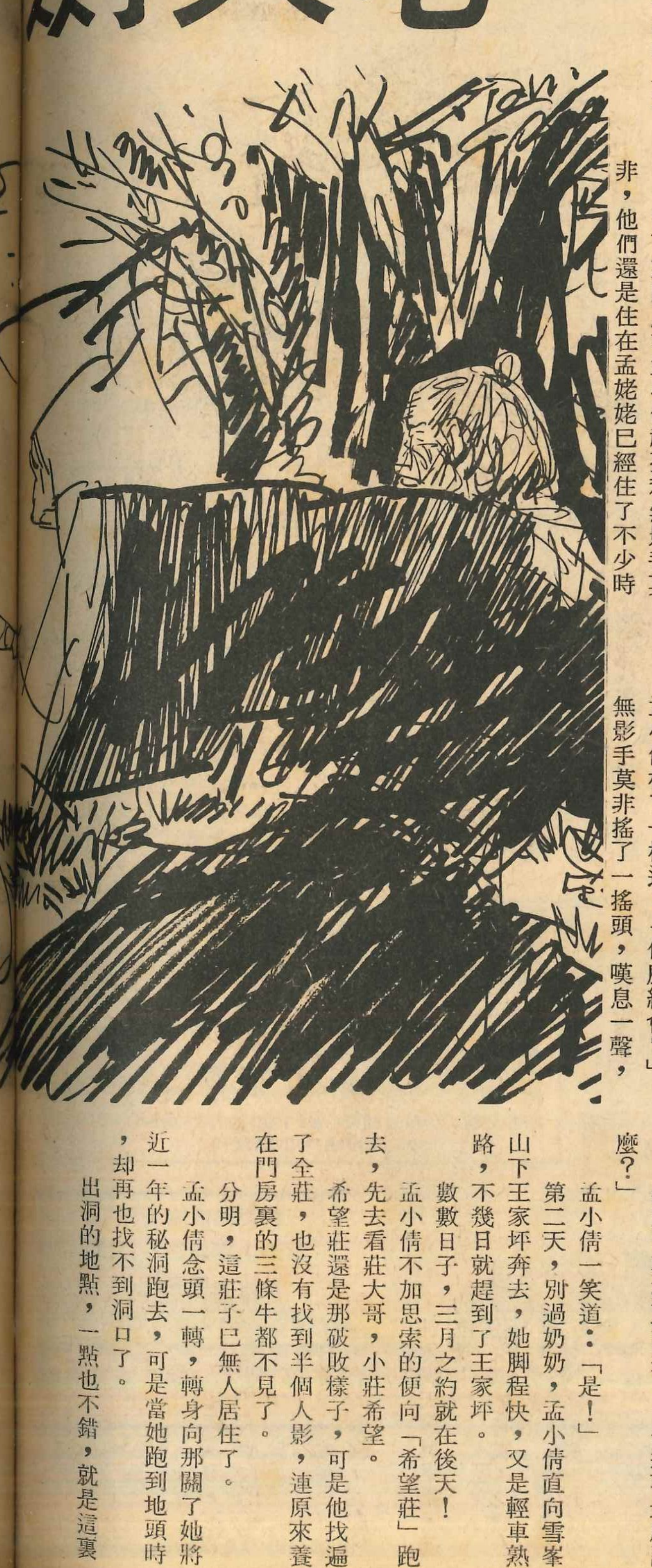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滄海無情英雄淚之三

玉劍天心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拯救難友 義無反顧

「雙龍會」在武林中刮起了一陣狂飈，來得快，去得更快，曾幾何時，不可一世的「雙龍會」，在一夜之間又風消雲散了。

事後有人檢討「雙龍會」的敗亡覆沒，最大功臣就是孟小倩。

孟小倩雖然沒有參加攻擊「雙龍會」的正式行列，但她先消滅了「雙龍會」二十四金刀殺手，後來又牽制了「雙龍會」副會主辣手青娥莊美美的大部份主力，終於羣俠以可乘之機，才得一舉把「雙龍會」打垮。

「雙龍會」是風消雲散了，但「雙龍會」的正副會主也逃之夭夭，在江湖上失了踪跡。

斬草未除根，春風吹又發。

江湖上莫不都有着那麼一點點繫心無奈的隱憂。

孟小倩一點也不關心「雙龍會」春風吹又發的隱憂。

她最關心的是她奶奶的傷勢，因爲她那套工夫，可不是醫病的工夫，根本無法幫助她醫好她奶奶的傷勢！

另外，孟小倩心中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她那天未能追到沈中原，心中那份惆悵無時能釋。

老花子萬重山有他丐幫的事，先行告辭去了。

留下來的只有孟小倩祖孫和無影手莫非，他們還是住在孟姥姥已經住了不少時日的山洞裏。

他們這裏整天看不到太陽，孟小倩只有對着迷迷茫茫的重霧嘆惜。

孟小倩吃過苦，受過氣，但却從來不知愁滋味，現在，她才知道愁滋味是這個味道，眞不好受。

「小倩，你又嘆氣了。」正給無影手莫非撞上了。

孟小倩只說了一個「沒」字，事實俱在，想掩飾也掩飾不了，她只有低頭不語了。

無影手莫非撫着孟小倩的秀髮道：「孩子，有件事，不知你忘了沒有？」

孟小倩一怔道：「什麼事？」

無影手莫非說道：「你還有另一個約會。」

孟小倩楞了一楞道：「什麼約會？」

無影手莫非搖了一搖頭，嘆息一聲，道：「孩子，這些日子眞苦了你了。」

孟小倩苦笑了一聲，道：「莫爺爺，你說我有什麼約會？」

無影手莫非道：「教你武功的那老前輩……」

孟小倩猛然想起來了，「啊！」了一聲，接口道：「是的，我與他老人家訂了三月之約，該死，我怎的忘記了。」

無影手莫非說道：「現在時間還不太遲。」

孟小倩道：「我明天就走，只是……只是……」

無影手莫非道：「你奶奶有老夫照顧，你還不放心麼？」

孟小倩道：「只是這太麻煩你老人家了。」

無影手莫非又說道：「你這不是廢話麼？」

孟小倩一笑道：「是！」

第二天，別過奶奶，孟小倩直向雪峯山下王家坪奔去，她脚程快，又是輕車熟路，不幾日就趕到了王家坪。

數數日子，三月之約就在後天！

孟小倩不加思索的便向「希望莊」跑去，先去看莊大哥，小莊希望。

希望莊還是那破敗樣子，可是他找遍了全莊，也沒有找到半個人影，連原來養在門房裏的三條牛都不見了。

分明，這莊子已無人居住了。

孟小倩念頭一轉，轉身向那關了她將近一年的秘洞跑去，可是當她跑到地頭時，却再也找不到洞口了。

出洞的地點，一點也不錯，就是這裏，那洞口一定是被小莊希望封死了。

該死，當時爲什麼不告訴他，洞裏面還有人？

不，那時我不能說啊！

孟小倩自怨自艾，急得直跺脚，可是跺脚也沒有用，就是找不到那洞口的正確位置。

她可是一個死心眼的人，銀牙一咬，到農家找來一把鋤頭，想到那裏，就在那裏挖掘起來！

她挖了二天，翻得滿天傷痕累累，就是挖不到那洞口的位置！

正當她挖得頭昏腦脹的時候，忽然有一道輕輕的笑聲傳入她耳中……

孟小倩冷笑一聲，鋤頭一放，聞聲辨位，人已飛身撲了過去。

就在左邊一棵大樹後面，人根本沒有躲避她的意思，他就靠樹而坐，還望着她微微而笑。

孟小倩對他眞不陌生，原來就是那個要過她三十七個小金錠子的白鬍子老頭。

這老頭用傳音神功在暗中帮過她不少忙，要不是他，孟小倩要一舉殲滅「雙龍會」二十四金刀殺手，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孟小倩心中對這白鬍子老頭非常感激，臉上笑紋一堆，方待向他道謝時，忽然心中一動，忖道：「這位老人家，顯然是遊戲風塵的奇人，太正經了，也許會討來一個沒趣，何不如此，如此……。」

武林人物，各有各的怪毛病，孟小倩這一想法，可眞對了他的胃口。

孟小倩故意淡淡的一笑，道：「原來

是老前輩你呀！」

那老人一瞪眼，說道：「是老夫又怎樣？」

孟小倩道：「老前輩還欠我不少金錠子吧。」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小氣鬼，老夫就是來和你做最後一筆交易的。」

孟小倩道：「這次可得由我指明叫貨了。」

那老人道：「成。」

孟小倩道：「你老人家要交不出貨來呢？」

那老人道：「那老夫就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孟小倩道：「這附近有一個地下洞府出入口，我要找到那洞口。」

那老人道：「洞口塡死了，那可够你挖掘的了，但……老夫知道另外有一處暗道……」

孟小倩道：「那就請您告訴我暗道好了。」

那老人道：「不行，你在老夫處只剩下十二錠金子，差得多哩！」

孟小倩道：「你一共要多少？」

那老人一伸五指道：「五十錠。」

孟小倩一點頭道：「好，一言爲定，五十錠就五十錠。」

那老人一伸手道：「五十錠減十二錠，還有三十八錠，拿來。」

孟小倩說道：「我身上沒有，欠你好了。」

那老人搖首道：「老夫的規矩是現錢買現貨的，不賒不欠，你什麼時候有金錠子，什麼時候來找老夫吧。」說着站起身來就要走。

孟小倩一把拉住那老人道：「老前輩，我到那裏去找你？」

那老人道：「老夫也不知道。」

孟小倩大叫一聲道：「你分明不知道，想開溜，可不行。」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丫頭刁蠻，老夫馬上……」

孟小倩聽得心頭一喜，眉梢方一揚之際，那老人却是話聲一轉，道：「沒有金錠子也可以，但你要答應老夫三個條件，你能答應，老夫馬上指引你進入地下洞府的明路，你如果不能答應，那就等你有了金錠子時再說吧。」

孟小倩不加思索地說道：「是什麼條件？」

那老人道：「你要老夫同時說出來呢？還是一條一條說出來？」

孟小倩苦笑一聲道：「晚輩看來似乎是上了賊船，老前輩就一口說出來吧。」

那老人道：「條件之一，今後你要無條件的替老夫做三件事，條件之二，你要詳詳細細說明你要進入這地下洞府的理由；條件之三，老夫現在也沒有想好，什麼時候想好，你什麼時候答應老夫。」

孟小倩一皺眉頭忖道：「第二個條件並不難，地中老前輩並未要我守口，我自可將實情說出，至於，第一三兩條件，也許很難，也許根本稀稀鬆鬆，只是一個唬人的幌子，到底是眞是假，那就要看他是怎樣一個人了，他是一個壞人嗎？不像！他是眞的好人嗎？他過去的暗助我，是不是使的放長錢的手法？……」

想着想着，孟小倩的目光也不自覺的時時向那老人投去。

那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可不是唬人的。你答應了老夫條件，老夫就絕不會放過你。」

孟小倩原是個好强的性子，想起洞中老人對她傳藝的大恩，就是赴湯蹈火她也非把他救出來不可，當下冷笑了一聲，道：「好，我接受了你的三個條件。」

那老人高興得跳了起來道：「說話可要算數啊。」

孟小倩道：「當然算數。」

那老人道：「好，你先說你爲什麼要到地底洞府去的理由吧。」

孟小倩道：「我在下面關了將近一年，遇到一位難友，我這身功力都是他賜與的，所以我一定要下去救他出來。」

那老人道：「你就只是爲了要救他出來？」

孟小倩點頭道：「不錯，我的目的志在救人。」

那老人一正面色道：「你可知道另外那二個條件，後果的嚴重性？」

孟小倩一笑道：「知道。」

那老人道：「你冒此大險值得麼？」

孟小倩道：「値不値得是另一回事，該不該做又是一回事。」

那老人正色道：「你認爲這件事這樣重要麼？他一個老人還能活多少天，你可是花樣年華啊，爲了救他，坑了自己可不合算啊！如果你要改變主意，現在還來得及，你再想一想。」

孟小倩一楞方道：「請老前輩履行承諾吧！」這句話表示了她堅定的態度，鐵樣的決心。

那老人搖了一搖頭道：「自己找來的，將來可不能怪老夫不講情理，老夫可再三提醒過你了。」

孟小倩說道：「算我自作自受，你請吧。」

那老人領着孟小倩便向山內走去，走不多遠，前面是一道阻路石壁，那老人忽然舉腿向旁邊一棵大樹掃了一腿，正當那大樹被掃得枝搖葉落的時候，當前那道石壁忽然向內一陷，現出一道洞口來。

孟小倩楞了一下，道：「老前輩……」話聲出口之後，腦中雜念紛陳，她也不知該說什麼話了！

入口之後，老人從懷中取出一物，發出一道淡淡的藍光，帶領着孟小倩向內走去。

這是一座新的洞府，孟小倩從未來過，孟小倩方待出言表示意念時，那老人忽然在洞壁上一摸，又現出一個洞口，進入另一個洞內，孟小倩可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了。

可不是，這就是她向那位老人家學習「奇奇三十六式」的地方。

同時，腦念電閃，她也明白了一件事實，人家都是有心人，只有她是夢中人。

洞中，當然不會再有傳她「奇奇三十六法」的那位老人了。

孟小倩口中叫了一聲：「老前輩！」一回頭，帶她進來的那位白髮老人也不見了。

好在她身後的洞口未被關閉，她隨時都可以循原路出去！

孟小倩在這值得懷念的地方戀戀難忘的作了最後一瞥，退了出去。

她進來時，曾經過一條相當長的石洞，那時因爲有那位老人的引導，手中又有照明之物，行事極是順利。

這時退回石洞，只覺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順着進來時的方向，向外面走去！

走着，走着，眼前忽然有了亮光，孟小倩脚下加勁，向前射出……

她高興得太快了，原來那亮光處並不是洞外，只是另一道洞門的門口。

她要不是停身得快，幾乎就撞上石門了。

石門是虛掩着，門頂上有一顆發光的明珠，照亮了附近左右。

孟小倩好奇之心大熾，伸手一推，那虛掩的石門，應手而開，孟小倩閃身進入門內。

入門是一處寬敞的石廳，石廳內有石桌石櫈，也有些日常用具。

顯見這裏有人居住，只是，現在四週一片寂寥，孟小倩默運神功細察，也找不出另有別人的跡像。

石廳四週有好幾處洞口，孟小倩每個洞口探視了一下，却是洞口之內是一間石室，石室之內，便再無去處了。

只有一個洞口，不是石室，而是一條甬道，甬道之內，一片漆黑，不知內情如何？

這時，孟小倩好奇之心更熾，非看個究竟不可，好在石廳之內留得有幾盞風燈，而且，也是管用的。

孟小倩身上帶得有火摺子，點上風燈，跨步進入了那條甬道。

甬道很長，走到盡頭，居然看到了天光。

原來這盡頭是一處懸崖削壁之間的石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一條死路，一處絕地。

孟小倩頗爲失望地，正待要轉身回去之際，耳中忽然傳來了一陣輕輕的嘆息之聲……

孟小倩身形一頓，凝神默運神功搜去，她發現那嘆息之聲，發自懸崖之下，再仔細一檢查，原來下面還有一個洞口，而且並不太遠，只在四五丈之間。

這點點距離，縱然削壁如鏡，也難不倒今天的孟小倩了！

孟小倩身子向石壁上一貼，人便滑下去了。

下面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淺洞，但淺洞口有一幅慘絕人寰的景像，幾乎驚震得孟小倩失手向懸岩之下跌了下去。

淺洞壁上貼壁扣了一個人。

四道深入石壁之內的鐵環，把一個人的四肢緊緊地扣在石壁之上，那個人伸張着四肢，成了一個大字形。

那個人的頭，向胸前望着，倒捲而下的頭髮，掩去了他的容貌，破裂的衣服上凝結着一塊塊的血塊，全身血痕累累，慘不忍覩。

孟小倩見了此人形狀，心中大是不忍，手中彩虹一閃，彩虹劍已脫鞘而出，一股惻隱之念油然而生，促使她想也不想，便待揮劍削去那人身上刑具……

「姑娘，動不得手。」聲音微弱而又沙啞，就這樣，他已經使出了全身的氣力，叫聲出口之後，又是一陣聲嘶力竭的狂咳。

孟小倩一震，止住了手中劍勢，接口問道：「爲什麼？」

當然，孟小倩不會馬上得到回答，因爲那人咳得正厲害哩！

那人的咳聲終於停止了下來，喘息着道：「巧妙安排，動一髮大家都死無葬身之地……」

孟小倩嘆了一口氣，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被鎖在這裏？」

那人顯然內傷甚重，剛才又說話太急，牽動了傷勢，這時一張口想回話時，話沒說出來，又引起了一陣猛咳，咳！咳！咳咳！……

咳聲中，孟小倩忽然聽到頭頂上傳來一陣步履之聲，一皺眉頭，自言自語道：「有人來了，好，本姑娘正好……」

「姑娘，快下去，下面還有隱身之處。」那人在猛咳之中，硬擠出一句話來。

事機迫切，容不得孟小倩多想，只有貼身削壁之上再向下面滑去。

下面果然有一道和上面差不多的淺洞，正好隱住身形。

這時上面那人又傳來一陣呻吟之聲和另外一個人的喝罵之聲，從那交雜的聲音之中，不難想像到那重傷之人又在遭受折磨了。

孟小倩怒火上沖，一挺身就要游上去，處置那淩人的惡徒……

「丫頭，少管閒事。」一隻手突然而到，壓在她肩頭上，好大的勁力，孟小倩居然被壓得動彈不得。

一回頭，孟小倩沒好氣的冷笑道：「又是你！」

老朋友，又是那白髮老人。

那白髮老人一笑，道：「老夫怕你偷偷的跑人，只有緊緊的盯住你。」

孟小倩剛才的態度實在有欠禮貌，她也知道這位老人與她交往以來，處處佔便宜的只有自己，剛才的失態，只是年輕人不能控制氣性的毛病，微一反省，孟小倩便不好意思的一笑道：「老前輩，盡可放心，晚輩可不是食言自肥的人。」

她一念自省，把自己的自稱，也改成了「晚輩」。

那老人微微一笑，說道：「現在年輕人最會過河拆橋，你叫老夫如何信得過你呢。」

孟小倩只有苦笑道：「如此說來，晚輩就無話可說了。」

就這幾句話之間，頭上的呻吟之聲和喝罵之聲，已然不再傳來，剛才上面罵了些什麼話，因爲與那老人答話的關係，分神他注，也未聽清楚。

孟小倩不好再說什麼，只有自怨自艾的嘆了一口氣。

那老人望着她，微微一笑，道：「來人已經走了，我們上去吧。」

回到上面，只見那受刑之人已是奄奄一息，出氣多進氣少了。

孟小倩又要伸手去帮助那人，那老人

不止住孟小倩道：「不要緊，他死不了的，人家也不會讓他死，我們走吧。」

孟小倩搖了一搖頭，她那能就此撒手一走……

那老人輕聲道：「走，目前誰也帮不上他的忙，到外面去，老夫再告訴你。」

孟小倩笑着道：「你可不能再有條件啊！」

那老人哈哈一笑，把孟小倩帶出了地下洞府，那老人對這地下洞府甚是熟悉，出洞的地方又自不同。

敢情，看似簡簡單單的山洞，還眞不簡單。

那老人把孟小倩帶到內山一處僻靜之處的石洞之內。洞裏經過打掃，也有一座三塊石頭搭起來的小灶，灶中餘燼未息，上面還烤了一塊鹿肉，肉香四溢，當然便誘得孟小倩一連吞了好幾口饞涎。

那老人微微一笑道：「要不要嚐嚐老夫的香酥鹿肉？」

孟小倩笑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那老人呵呵笑道：「要吃老夫的香酥鹿肉，可得要有代價啊！」

孟小倩一怔，伸了一下舌頭……

那老人笑道：「代價不大，明天的飲食由你完全負責。」

孟小倩吁了一口氣道：「可以，可以，晚輩學會了烤『叫化鷄』，包你老前輩大飽口福。」

那老人的鹿肉實在燒得不壞，大塊朶頤之下，孟小倩笑問道：「老前輩，晚輩還沒有請教您的大號哩！」

那老人一笑道：「大號麼！老夫沒有，只有小號。」

孟小倩說道：「那就請前輩見示小號吧。」

那老人隨口說道：「老夫自號苦瓜老人。」

孟小倩欠身一禮道：「晚輩見過苦瓜前輩。」

苦瓜老人笑道：「你這禮數不來得遲了一步麼！」

孟小倩笑道：「這都是老前輩不給晚輩表示敬意的機會之故。」

苦瓜老人道：「廢話少說，你是不是眞要管那人的閒事？」

孟小倩道：「難道不該管麼？」

苦瓜老人道：「實在說來，那人是罪有應得。」

孟小倩道：「不管他有什麼罪過，這樣折磨他總是不對的。」

苦瓜老人點頭道：「說得也是，只是這件事情不好管得很……」

孟小倩道：「老前輩怕難！」

苦瓜老人哈哈一笑道：「小丫頭，你在激老夫，你可知道，事情是你要管的，再難的事，也是你的事啊，老夫充其量給你出個小主意而已。」

孟小倩暗笑一聲，忖道：「你倒好，又推到我身上了，我就不相信管不了。」

她倒是一個倔强性子的人，說出口的話，絕不退縮，笑了一笑，說道：「就算是晚輩的事吧，但那人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苦瓜老人道：「說來那人雖是罪有應得，但他却是一個很有孝心的孝子。」

孟小倩放下一片懸心道：「百善孝爲先，能是孝子，大約不是大惡之人了。」她就怕做錯事，如果救了一個惡人，那可糟了。

苦瓜老人說道：「要救他却很不容易哩！」

孟小倩道：「晚輩聽那人說，那裏有極巧妙的安排，但不知道那是些什麼安排呢？」

苦瓜老人道：「暗藏地雷火炮，一觸即發，一發全洞皆毀。」

孟小倩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既然巳知是地雷火炮，總能找出消解之法吧。」

苦瓜老人道：「消解之法當然有，只要能找到開關之鑰，就能把他平平安安救下來。」

孟小倩道：「那裏可以找到開關之鑰呢？」

苦瓜老人吞吞吐吐地道：「這個……這個……」

孟小倩一揚秀眉，道：「老前輩又有條件？……哈哈！反正晚輩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老前輩，你說吧。」

苦瓜老人搖搖頭，說道：「老夫還不知道。」

孟小倩的調侃失了準頭，不好意思的訕訕一笑，道：「您也不知道，他們不是經常有人來麼，咱們抓住一個，不就可以追問出來麼？」

苦瓜老人一笑道：「要這樣簡單那就好了，老夫敢和你打賭，你從他們身上絕對問不出所以然來。」

孟小倩低頭沉思了一陣，道：「老前輩說的大有道理，那我們如何着手呢？」

苦瓜老人道：「那是你的事，可不是『我們』的事，別扯上老夫。」

孟小倩搖頭苦笑，說道：「老前輩眞精明。」

苦瓜老人道：「老夫碰的釘子多了，不得不小心謹愼。」

孟小倩道：「好吧，就算晚輩個人的事，請您出個主意吧。」

苦瓜老人點頭道：「這還差不多，老夫也守了他們不少日子了，知道他們負責看守那人的人，一共是五位，爲首之人叫馬二……。」

孟小倩一笑截口道：「馬二那人晚輩知道，晚輩教訓過他一次。」

苦瓜老人笑笑地道：「你教訓他的事，老夫也知道，……他只是被雇用在這裏看守那人，但每隔十天，就有一位神秘客與他連繫，你如果能盯住那神秘客，也許能找出一些綫索來。」

孟小倩頗有自信地道：「能，那晚輩就去盯那神秘客。」

苦瓜老人一笑，道：「你的輕功有多高，別說得太滿了。」

孟小倩道：「老前輩可也不可藐視晚輩。」

苦瓜老人道：「你輕功老夫巳經見過了，技巧不高，使勁不當，雖然比普通高手高，還只是一個笨鳥兒，……你別皺眉頭，你要不服氣，我們就到外面去比一比看。」

孟小倩自練成「奇奇三十六法」之後，與從前已判若兩人，歷經大戰之後，對自己的身手已建立了信心，當下一點頭道：「好！」

兩人走出洞外，便各展身法，比賽起來。

兩人起步不過二十多丈，孟小倩可不得不承認自己眞是一隻笨鳥兒，二十多丈的距離，她已落後了二三丈，那不是笨鳥兒是什麼？

孟小倩喪氣地停了下來，叫道：「老前輩，晚輩心服口服了。」

苦瓜老人哈哈地道：「要不要老夫敎你兩手？」

孟小倩暗中心花大放，忖道：「敢情好，他老人家是存心成全我。」心念一動之際，感激之色巳在雙目之中表露無遺。

苦瓜老人搖手道：「你可不要心存感激，其實老夫敎你輕功，乃是在你身上下本錢，將來你替老夫辦事時，少敎老夫提心吊胆。」

孟小倩心中感激之至，却不好意思形於外了，只好淡淡一笑，道：「受用終身的可是晚輩啊。」

苦瓜老人道：「廢話少說，你願意學，就跟老夫練吧。」

孟小倩跟苦瓜老人練了七天輕功，七天的時間雖不長，孟小倩的獲益可就大了，她高興得夢中都笑口不止。

第七天的晚上，苦瓜老人吩咐孟小倩道：「今晚那神秘客要來了，以後的事，就看你的了，老夫替你暗中保護那幸運的無名客吧。」

臨走的時候，苦瓜老人又給了孟小倩一封密束，叮嚀她傷心喪氣的時候拆閱。

馬二住的地方，孟小倩是輕車熟路，她趕去的時候，馬二正大擺筵席陪着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喝酒。

那漢子其貌不揚，高據首席，左顧右盼，氣勢凌人，不可一世。

馬二對那漢子却是畢恭畢敬，左一聲金大爺，右一聲金大爺，說盡了他能想得出的馬屁話，聽得孟小倩全身直發麻。

好在孟小倩去得不太早，巳是他們酒宴將近尾聲時分，否則，孟小倩非倒盡腸味不可。

金大爺站起身之後，孟小倩發現他的一雙腿出奇的長，心中一動，猛然記起奶奶提過的長腿追風金七，不就是這個樣子，莫非他就是長腿追風金七？

孟小倩心中好不高興，今晚可以和長腿追風一較長短了。

長腿追風金七身形一起，便看出他果然名不虛傳，雙腿交換之間，一跨就是七八丈，而且上身不動，平直如水，行雲流水般輕快極了。

孟小倩心中揑了一把冷汗，緊緊的追在長腿追風金七身後，最初因爲心情緊張，追得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吃力，追過一程之後，長腿追風金七並未把她丢開，孟小倩緊張的心情慢慢恢復正常，自覺拉腿邁步之間，也輕快起來。而且每一加勁，甚至可以直逼長腿追風身後。

當然，她不會直逼長腿追風身後，她還要保持自己行踪的隱秘。

長腿追風金七起初是在山區之中亂轉，將近黎明之際，忽然展開身形，加快速度出了山區，出得山區之後，他的速度忽然慢了下來，像一個普通人一樣，慢慢的入了一座莊院。

光天化日之下，孟小倩不便明目張胆的在莊外遊來遊去，只好在附近找了一處高地守候。

過不多久，只見那莊院之內冲起一隻信鴿，投向西北方向飛去。

孟小倩心中一動，那信鴿巳飛入雲中不見，追之不及。

其實，就是有時間讓她追，她也不能在這光天化日之下展開驚世駭俗的輕身功夫去追那信鴿，別的不說，要是落入那莊院中人眼中，豈不成了打草驚蛇，予人以可疑之機。

人家這般隱秘行藏，豈有不暗中提防之理。

孟小倩暗暗一皺眉頭，不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深知信鴿巳發，守在那裏也只有白守，索性去吃頓東西再說。

離開莊院不遠，有一個小市集，市集不大，人來人往極是熱鬧。

現在正是早餐時分，香噴噴的臘肉，迎風陣陣飄來，孟小倩跨步走了進去，要了一份臘肉，一份青椒牛肉絲和青菜豆腐湯，正要吃用的時候，忽然，跑進來一個小小花子，看來大約只有十歲左右，向她伸手道：「小姐，請打發幾文，小化子三天沒有吃飯了。」

孟小倩一看那小花子衣襟上居然有一個記號，年紀雖小，却是丐帮中的正式弟子，笑了一笑，道：「三天沒吃飯了，那就坐下來好好吃一頓吧。」

那小花子一楞，說道：「小姐，您……您……」

孟小倩向小花子做了一個鬼臉，吩咐店小二添了碗筷，又加了二道菜，笑道：「放胆用，我請客。」

小花子手足無措，不安地道：「這……這……」

孟小倩伸手拉着小花子向座位一放，道：「快吃吧，吃完之後，我還有話和你說。」

小花子過慣了仰面求人的生活，受慣了被罵被喝的冷眼，可從來沒有受過這等和善招待，孟小倩對他越好，他越是心慌意亂，也更不敢放胆吃喝了，只一楞一楞的望着孟小倩說道：「小姐……您……您……您……。」

孟小倩輕聲告訴他道：「我姓孟，是你們萬長老的朋友。」

小花子忽然大叫了一聲：「啊！」跳下板櫈，拔腿就跑。

一個小花子和帮中長老的距離怕亦差了十萬八千里，難怪小花子要被嚇得逃跑了。

其實，小花子並不是逃跑，只一眨眼間，那邊小花子不是又回來了，他身邊還跟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花子。

老花子三脚二步走到孟小倩面前，雙手一抱拳道：「丐帮弟子趙棄，見過孟姑娘，請問孟姑娘可是……」

孟小倩心照不宣的點頭截口道：「小妹正是。」

趙棄道：「此地說話不便，請姑娘移玉一談。」

孟小倩道：「趙兄請先回，小妹飯畢再請賜教。」

趙棄向小花子一揚手道：「小秋，好好侍候孟姑娘。」又向孟小倩一拱手，轉身走入人羣中而去。

孟小倩一笑道：「小秋，快吃吧。」

這時小秋也不再客氣，陪着孟小倩用完了飯，領着孟小倩出了市集，在一座禹王宮後面見到了趙棄。

趙棄也已準備了一張椅子，先請孟小倩落座後，欠身道：「孟姑娘，不知有何賜教。」

孟小倩起身還了一禮，搖手道：「趙兄，萬萬不可如此多禮，如照年齡說來，您還是前輩哩！」

趙棄道：「敝帮帮主有命，敝帮弟子對姑娘不得稍有僭越。」

孟小倩道：「那是貴帮帮主的客氣，但小妹却於心難容，趙兄，以小妹的年紀如此相稱，已是不禮貌了，趙兄如果再客氣，小妹就不便求助了。」

趙棄一笑道：「姑娘如此說來，趙棄就恭敬不如從命，姑娘有何吩咐。」

孟小倩一笑道：「什麼吩咐不吩咐的，又來了。」

孟小倩小小年紀破二十四金刀殺手，取古氏三屍，除金銀雙鳳，爲「雙龍會」導致了失敗的主因，在江湖上已是一鳴驚人，家喻戶曉。

趙棄對她的敬重實是出自一片至誠，孟小倩不以此爲驕，只有趙棄內心之中更是敬佩。

好在江湖人物不重花言巧語，誠敬在心，趙棄哈哈一笑道：「好，姑娘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孟小倩道：「小妹想追踪一隻信鴿的下落，不知趙兄有何高見？」

趙棄一皺雙眉道：「白天倒好追踪，到了晚上就無能爲力了。它是晚上飛行呢？還是白天？」

孟小倩一怔道：「這倒說不上來，今天的鴿子他們是早上放出的，但不知它的路程是遠是近，要否飛到晚上？」

趙棄道：「早上，姑娘是說放鴿子的人是在附近。」

孟小倩點了點頭，說道：「是的，就在附近，就在集子外面東南方的那座莊子裏。」

小秋接口道：「秋兒知道，那叫言家莊，他們養的鴿子可多啦。」

趙棄道：「這就難了，鴿子又多，姑娘要追的鴿子又如何分辨呢？」

孟小倩道：「小妹要追的鴿子今天是單獨起飛的。方向飛的是西北。」

趙棄又道：「明天是不是早上呢？」

孟小倩說道：「下一隻鴿子可能還要等十天。」

趙棄道：「有十天的時光，我們倒可以好好的想個辦法了。」

孟小倩想起那受害受罪的人還要白白受十天罪，心中甚是過意不去，不由輕輕的嘆息一聲，嘆息之中，她腦中忽然掠過一道奇念，忖道：「十天一期，那只是他們固定的聯絡時日，如果有要緊的事，自然不受十天一期的約定，我們何不找到他們的信鴿放一隻出去，豈不更好掌握。」

此念一出，孟小倩於是馬上把她的想法說了出來，趙棄聽了點頭道：「姑娘說得是，我們還可在信鴿上做些標識。那就更容易追踪了。」

孟小倩下定決心道：「好，我們就這樣辦，趙兄，追踪的事，請貴帮大力相助，小妹今晚就夜探言家莊，去查探他們的信鴿情形。」

小秋道：「秋兒去過言家莊，我可以帶姑娘您去。」

孟小倩點了頭，事情一經決定之後，趙棄自去聯絡辦事，孟小倩就留在禹王宮後面調息。

天色一黑，孟小倩帶着小花子小秋就潛入了言家莊，小秋果然熟知言家莊的情形，避重就輕，沒有被守護的人發現。

鴿子棚在後園一角，在不大被人注意的地方，棚子很大，所養的鴿子，怕莫在二三百隻以上。

養鴿子的人有三個，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二個十三四歲的小孩，那二個小孩都比小花子小秋大，小秋只有十歲左右。

鴿子養得那麼多，那些隻是長腿追風專用的呢？這就叫人很難抉擇了。

那老頭子和二個小孩子還沒有入睡，說來還不是下手的時候。

孟小倩正沉思之際，小花子小秋忽然輕笑一聲道：「孟姑娘，小秋去試他們一試。」身子一溜就鑽到鴿子棚去了。

孟小倩本想喝住他，話聲未發，小花子小秋已經跑進去了，只有恨恨不已的輕輕踩了一蹤脚，甚是後悔，不該帶他前來誤事。

正懊惱間，只聽鴿子棚內鴿子一陣驚飛擾亂，同時也發出了鴿子的叫聲。

這時，只見那老頭子首先衝入鴿子棚內，他却不先去抓小花子小秋，而跑到一間鴿子間前面站了一站，然後才向小花子小秋奔去。

這時小秋已被另外二個孩子一左一右扣去了手臂，而他手中還死死的抓住了一隻鴿子。

「該死的小花子，你又來偷鴿子了。」那個大一點的孩子，一連打了小花子小秋兩記耳光。

小花子小秋這小子還眞有種，半聲不哼，低着頭，就是不放手中的鴿子。

普通偷東西的人，當人贓俱獲的時候，很少不把贓物馬上放棄的，只有這小花子小秋就例外，顯見他對這鴿子是喜愛極了。

小孩子喜愛鴿子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尤其他的表現，絕不會使人想到別的方面去。

小花子小秋到底是小孩子，那大孩子打過他兩記耳光之後，便消了不少氣，沒有再出手打他了。

那老頭子嘆了一口氣道：「你這小子太不知進退了。」

另一個孩子道：「胡爺，看來這小子太喜歡鴿子了，我們鴿子反正多得很，就把這隻給了他吧。」

那老頭子搖了搖頭，先是不准，後來，却又一揮手，道：「小子，你以後可不要再來了，這隻鴿子就給你好了。」

那大黠的孩子在小花子小秋背上一推道：「滾你的！」

小花子小秋抱着手中鴿子，說了一聲：「謝謝！」跑出了鴿子棚。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本是一般人的心理，在言家莊還有這種情形，似乎不大合理。

他們把小花子小秋趕出鴿子棚之後，也不問問他是怎樣進來的，又不送他出去，豈不太不合情理了。

孟小倩心中一動，不管他們是不是有陰謀，我且不動聲色，看他們如何對付小花子。

孟小倩的不動色，只是不現身與小花子會面，暗中還是跟在小花子小秋身後，負起保護他安全之責。

小花子小秋是狗洞裏爬進來的，但當他從狗洞爬出去的時候，居然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孟小倩不免迷惑地吁了一口長氣，當下一晃身，也出了言家莊。

孟小倩這次的行動只是探道，所以她沒有動手。

孟小倩比小花子小秋先回到下處，小花子小秋回來的時候，已是兩手空空，手中不見了鴿子。

小花子小秋的敏慧機靈，使孟小倩大爲讚嘆，拉着他的小手說道：「你的鴿子呢！」

小花子小秋笑笑地道：「小秋另外有處養鴿子的地方，我把它和原有的鴿子放在一起去了。」

孟小倩一笑道：「都是從他們那裏弄來的？」

小花子小秋點了點頭，反問道：「孟姑娘，您看出眉目沒有？」

孟小倩點點頭道：「都是你的帮忙，我已經看出不少眉目了。」

趙棄第二天就回來了，丐帮已順着方位佈置好了觀測弟子，而且，還帶回來一條特殊作用的帶子，繫在鴿子身上，無論白天晚上，便很不容易逃過他們的監視。

丐帮弟子遍佈全國各地，帮中奇才異能之士，車載斗量，有他們相助，自是極爲方便。

丐帮弟子雖然如此相助孟小倩，却沒有一人查問孟小倩的內情理由。

晚上，孟小倩沒有再帶小花子小秋，獨自一人又進入了言家莊。

言家莊是一處可猜疑的地方，但他們表面上只是普通的警衞，叫不知底細的人，把他們忽略過去。

孟小倩要不是追踪長腿追風金七而來，就丐帮弟子也沒想到這言家莊是臥虎藏龍大有問題之地。

儘管言家莊暗中臥虎藏龍，憑孟小倩現在的身手，言家莊人要發現她却也是非常不容易。

今晚，孟小倩出發較晚，看鴿子棚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已經入睡，鴿棚中只偶然有二三聲「咕！咕！咕！」的輕聲。

孟小倩輕得連鴿子都沒有驚動就進了鴿子棚，而且站在那老頭特別注意的小間前面。

孟小倩運功逼目，射出二道清光，向那小間之內搜去，鴿子都已踡伏在巢中，怕莫有十幾隻，孟小倩輕輕伸出手去，正要取出一隻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脚步之聲……

孟小倩縮手閃身，藏了起來。

這時來人已揚聲叫道：「老杜，起來，莊主要傳信了。」

老杜就是那養鴿子的老頭，他也不答理他人，却先自鴿棚之內取來一隻鴿子，而他所取的鴿子，根本不是從孟小倩想像中的那鴿屋子中取來，而是從另一間鴿屋中取來。

孟小倩暗罵了一聲：「好狡猾的死老鬼，原來你們詭計多端，哼……」

怒惱中，孟小倩心中一動，她有了個新的計較，閃動身形，立時奔向了西北方，正當她翻越莊牆的時候，頭上呼的一聲，那鴿子已到了她頭頂之上。

孟小倩身形猛然暴長，左臂一伸，掌中已經吐出一股暗勁力吸向那飛翔中的鴿子。

這一次孟小倩有備而發，鴿子飛勢一頓，已翻身落到了孟小倩手中，孟小倩替他繫上丐帮那條特製帶子，同時也把鴿子身上原有信物取到手中，然後，張手放走了鴿子。

鴿子到底不是人，要是人就不會繼續它的行程了，它却沒有這種戒心，雙翅一振，已沖天而去。

孟小倩望着那鴿子遠去之後，發了一陣呆，這才借着微弱的天光向手中信件看去：「近日本莊已現異狀，請示機宜。」

這言家莊確不簡單，明明已經有了驚覺，却鎮定如常，一點不露痕跡。

回到丐帮趙棄處，趙棄已有監視結果到來，那隻信鴿方向未變，仍直飛西北方位。

孟小倩長身而起道：「好，我這就告辭了。」

趙棄笑聲叫道：「姑娘這去如何連繫啊。」

孟小倩的身形原已掠出數丈之外，聞聲秀臉一紅，翻身而回，笑道：「小妹到底年輕魯莽，叫趙大哥見笑了。」

趙棄道：「姑娘形貌，敝帮弟子雖然早已熟知，但那只是口語傳言，雖然疏忽失誤，當面不相識之虞，姑娘何不也帶上一條帶子，那就敝帮弟子可以主動向姑娘報告了。」

孟小倩大喜過望，接過帶子，繫在頭髮上，連說了幾聲「謝謝」，飛身而去。

孟小倩爲了要和丐帮弟子取得聯絡，奔行速度不敢放得太快，否則成了一道影子，丐帮弟子又那能發現她。

半夜奔馳，天色又已大亮，抬眼前望是一座高山，正猶豫間，眼前人影一閃，現出一個樵夫，望了一望她道：「姑娘可是姓孟？」

孟小倩一怔道：「你是？……」她腦筋一時沒有轉過來，只以爲丐帮弟子的打扮都是乞丐。

那樵夫輕聲道：「在下丐帮弟子汪平，姑娘所追的鴿子，已進入山中去了。」

孟小倩道：「請汪兄指路，我們立時進山。」

汪平說道：「山中已另有追踪弟子守候，姑娘無需急急，且用過早餐再進山不遲。」

孟小倩新奇地道：「你們知道小妹要來？」

汪平道：「本處分舵早已接得快訊，所以已替姑娘備好早餐，姑娘膳後，再行入山，決不會誤事。」

孟小倩只知道丐帮弟子，傳訊之法極爲神速，沒想到更出乎她想像之外的快速，有他們相助，料也不會發生意外，於是隨着汪平到了一戶農戶之內，桌上熱氣騰騰的飯菜，正好端上來。

孟小倩用飯時，汪平到外面轉了一趟，告訴孟小倩道：「姑娘如果能多坐片刻，敝帮萬長老也許能及時趕來。」

孟小倩感動地道：「你們把萬長老也驚動了。」

汪平道：「萬長老原就在附近，姑娘獨自出現以來，他早就吩咐注意姑娘了，姑娘最好稍待片刻。」

孟小倩道：「盛情難却，小妹理當相候。」

汪平一笑，告退守到外面去了。

飯後，孟小倩坐息了片刻，還不到半個時辰，屋外已响起老花子萬重山的大嗓門叫道：「小倩，你在玩什麼花樣呀，弄得我們丐帮鷄飛狗走，忙得不亦樂乎。」

孟小倩跳起來迎到門口，笑道：「萬爺爺，您這又何必呢？難道你還不放心倩兒麼？」

老花子萬重山哈哈大笑道：「放心，放心！怎的不放心，只是捨不得這場熱閙，怎麼？是怎樣一回事？」

孟小倩只得把事情經過說了出來。

老花子萬重山雙眉緊壓，沉思了半天，道：「你記不記得那人的面孔，他生長得如何？」

孟小倩苦笑了一聲，道：「當時他頭垂在胸前，頭髮倒捲而下，掩住了面容，倩兒却不好意思非看清他面孔不可。」

頓了一頓，孟小倩反問道：「你老人家心中可是有什麼聯想？」

老花子萬重山點頭道：「敝帮半年之前，失踪了一位極爲有前途的弟子，他也是一位純孝的孝子。」

孟小倩後悔不及的一跺脚，道：「唉，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當時我眞該把他看得清清楚楚才是。」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不要自責，救人不一定要認人，何況你還是一個姑娘家，自然不好意思扳起他的頭來，仔細把他看個清楚……。」

笑了笑聲，接着又道：「現在有了綫索，我們隨便派個人去察看一下，就知道了。」

孟小倩道：「那出入門戶極難找尋，要不要倩兒先陪你老去看看？」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倒不必急在一時，不管他是誰，反正都要救，我們就先入山吧。」

孟小倩忽然問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裏已是貴州境內的七子山了。」

山行約七八里，岩石後面閃出一個獵戶，肩上立着一昂首揚目的金鷹，手中正提着一隻繫有帶子的鴿子。

孟小倩不認識鴿子，却認識那條帶子，那隻鴿子還是她一路追踪而來的鴿子。

孟小倩心中暗暗生氣，方待發作之際，那獵戶已躬身向老花子萬重山行了一禮，道：「弟子周日輝參見長老。」

原來他是丐帮弟子，孟小倩暗暗吁了一口氣。

老花子萬重山道：「這鴿子已然到了地頭。」

周日輝恭敬地欠身，道：「是，前面五里後，有一道山谷，這鴿子正要投落下去時，弟子推想那裏已是終點了，所以把這鴿子截下來了。」

老花子萬重山道：「你攔截鴿子時，附近可有什麼異狀？」

周日輝道：「沒有，弟子未發現絲毫異狀。」

老花子萬重山問完話之後，才向孟小倩一指道：「這位就是孟姑娘，見過孟姑娘。」

周日輝一臉仰慕之色，連連抱拳道：「久仰姑娘大名，有幸識荊，並爲姑娘效力，日輝極感榮幸。」

孟小倩不好意思的笑道：「周大哥這樣一說，小妹可當受不起。」

老花子萬重山一旁道：「周日輝是本帮奇才弟子，尤擅山中行動，你有什麼事，儘可吩咐他去做。」

老花子萬重山說得客氣，孟小倩可不敢不知輕重，連忙抱拳道：「將來借重大力之處正多，小妹先此謝過了。」

名氣能够助人，也能壓人，如今孟小倩名氣大了，自己也感覺到不能像從前一樣任性使刁了，否則，人家的說法又是不同了。

孟小倩的謙虛，使周日輝大是高興，哈哈笑道：「姑娘太客氣了。」

老花子萬重山當着孟小倩一楞一楞地道：「小丫頭，你眞長大了啦！」

孟小倩眞的不好意思了，一扭纖腰，向前跑了出去，道：「萬爺爺，你笑人，不來了。」

誰說他長大了，還不是個天眞的小姑娘？

四人展開脚程疾掠輕飛，五里多地，眨眼而到。

前面是一道屏障似的山岩，山岩一側是一道山谷，谷內樹木豐茂，蓊蓊鬱鬱，一片翠綠。

另一側，却是巉岩兀立，樹木少生，但却險峻非凡，滑不留足。

周日輝一揮手，叫大家矮下身形，掩住行踪，一搖肩，將肩上那頭金鷹放了出去。

那隻金鷹訓練精良，順着山谷振翼滑了下去，隨着樹梢越盤越低，飛到谷底一處淡色樹木附近，盤旋了二週，又飛了回來。

周日輝道：「那裏有一片竹林地，竹林之旁有幾間竹屋，竹屋之內住了七個人，四男三女，至於那七人是什麼身份，小金却分辨不出來，弟子未經請示，也未敢擅自接近。」

老花子萬重山點頭道：「你處理得很好，我們要不要現在就下去查個明白？」

這時，太陽已經高高升起，照遍了整個的山谷，實不是接近偵查的最好時機，

但，要孟小倩死等下去，又心有未甘，想了一想，嫣然一笑道：「倩兒先去看一看……」說着不待老花子萬重山表示意見，立即施展苦瓜老人傳授的絕世輕功，身形飄然而起，就像周日輝肩頭上的小金一樣，貼着樹梢飛了下去。

那份輕快和美妙，把老花子萬重山和周日輝看得目瞪口呆，喘不過氣來。

他也是江湖上大大有名氣的高手，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輕快的輕功，別說自己練了。

老花子萬重山知道孟小倩最清楚，不過幾月不見，想不到她如日升天，一身功夫又上了重樓。

老花子萬重山長嘆了一聲，向周日輝一揮手說道：「咱們不用跟下去丟人現眼了。」

周日輝驚訝不止地道：「她這身功夫是怎樣練成的？」

汪平道：「長老請就在附近休息，弟子去準備飲食去。」

老花子萬重山道：「孟姑娘最愛吃『富貴鷄』，山中不便，有『富貴鷄』就可以了。」

孟小倩略顯身手，丐帮中人對她也是無不讚服，而人人都對她有了一份關懷。

懷柔手段　深奧莫測

且說，孟小倩掠身直下，片刻之間就離那竹林不遠了，身形一歛，先落在地上，默察了一番四週形勢，這才輕手輕脚向樹蔭掩蓋之下的竹屋小心接近。

這所竹屋蓋得很巧妙，從上面下視，根本看不到，從地面接近，那屋子四週却有着一塊四五丈的林空，視綫極爲廣闊，光天化日之下根本無法接近。

孟小倩自己雖然功力高絕，但也知道了一件事實，那就是天上有天，人外有人，不說別人，那傳授她「奇奇三十六式」的老人和苦瓜老人不就是想像不到的高人，由此可知，當今之世，還不知有多少高人啦！

孟小倩本事越大，胆子却也越是小了，她不敢冒然接近那竹屋，只有隱在樹叢之中窺視。

屋內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似的。

這情形似乎不大合理，大白天裏，尤其武林人物，更不能沒有不活動筋骨的。

莫非……

孟小倩心中一震，警念立起，就這時，他身後已發出一聲笑聲道：「姑娘，遠道而來，何不入屋一坐，稍作休息。」

孟小倩猛然轉身望去，原來是一個光頭沒髮的老人，頭大如斗，連頭帶身子却是高不及五尺，因此，更顯得他的頭出奇的大，而整個的人也出奇的怪。

孟小倩幾曾見過這樣怪模樣的人，當時不由得驚叫了一聲，一連退了好幾步。

做賊的被抓個正着，這種味道實在不是好受，費了很大的自制之力，孟小倩才漸漸鎭靜下來。

怎樣說，她還是一個沒有完全成熟的人。

可是，當她驚魂一定之後，她的胆子又大起來了。

嫣然一笑，孟小倩道：「敢情好，我是又喝又餓，正好向老人家討一杯清茶解喝。」既然暴露了行藏，那就率性進去闖他一闖。

光頭老人哈哈一笑道：「姑娘請！」

孟小倩一揚頭走進了竹屋，屋內陳設，頗有隱士風味，而且屋內已有一男一女兩位老年人在座。

那二個老人清清秀秀，頭髮還是黑烏烏的，看來只有五十多歲的樣子，但是臉色却寡寡的，閉目坐在那裏，望也不望孟小倩一眼。

人家這個架子，孟小倩當然也不吃這一套，冷冷的笑了一聲。

在沒有反臉相向之前，至少她還是客人，這種態度便是無禮。

那光頭老人笑笑地道：「家主人正在入定中，姑娘請勿見怪，請坐，請坐！」

孟小倩心中的氣消了，點了一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問道：「請教老人家是……。」

光頭老人道：「老朽老主人叫老朽光頭。」

當然這不是正式名字，孟小倩皺了一皺眉頭，道：「座上兩位老前輩尊諱可否見告？以便稱呼。」

座上老頭忽然睜開雙目，道：「女孩子爲什麼這樣多話。」

孟小倩心火上昇，秀眉一挑道：「晚輩依禮請教，何謂話多。」

「姑娘別生氣，老鬼的脾氣，就是這樣臭不可聞。」老婦人一張口說話，臉上就綻開了笑紋，話聲也和和氣氣，教人聽了心裏舒坦。

孟小倩訕訕的一笑，不知道說什麼話了。

那婦人接着一指那老人道：「他叫陽雷，是老身老伴，老身叫陰花。」

孟小倩冲着陰花的面子，抱拳行了一禮，道：「久仰大名，晚輩有禮。」

陽雷冷哼一聲，道：「張眼說瞎話，什麼久仰大名，你可眞知道老夫夫婦是什麼人？」此人眞是又臭又硬，說出來的話，就是叫人下不了台。

說實在的，什麼陽雷陰花，她可眞的從來沒有聽到過，何來久仰之處。

孟小倩臉上可掛不住了，雖然當着陰花和靄的笑容，她也只有望了陽雷一眼，笑了一笑，道：「不被歡迎的客人，晚輩告辭了。」

陰花笑盈盈的道：「姑娘，你和老頭子生氣，那就太不值了，你難道深入寶山，就此空手而去麼？」

陽雷簡直在和陰花唱反調，陰花笑得越迷人，他的話也就說得越撞人：「想走，你別在做夢了。」

這一來，陰花的笑臉再是迷人，孟小倩也不得不冒火了，哈哈一笑道：「我就走給你看看。」

話聲中，身形一幌，人已到了門口，她飄蕩的身子忽然一折而回，奔向了右邊的窗口……。

陽雷哈哈一笑：「你……」

孟小倩嬌軀一擰，又來到了左邊的窗口……

陰花還是那樣和和氣氣的說道：「姑

娘……。」

孟小倩的身形比陰花的話聲快多了，人已到了窗口，可是，她却發現了一件怪事，明明是空空蕩蕩的窗口，忽然佈上了一股無形勁氣，使她的身形一觸而回。

二道窗口，一道門，門口是那光頭老人，右窗口是陽雷，左窗口是陰花，看來她眞是被困在竹屋之內了。

其實，孟小倩的打算，不是正門，也不是左窗口，而是右窗口，因爲陽雷說得太難聽了，她就要嘔一嘔他。

她原無意從左窗口而出，但左窗口的無形勁氣却使她大吃了一驚。

她與左窗口那無形勁氣的衝擊本不十分猛烈，但她却靈機一動，故意一彈而回，退後了四五步，然後又向右窗子一閃而去。

陽雷，陰花和那光頭老人都沒有呼叫攔截，只看着孟小倩在竹屋之內東飄西竄，料想她也無法衝出屋外去。

但，孟小倩的身形之快，却也看得他們甚是驚訝。

左窗口的無形勁氣，是陰花發出來的，孟小倩被擋得倒退而回，給了他們一個錯誤的看法，認爲孟小倩輕功雖好，到底年歲尚輕，內功修爲不足，料她也衝不出護窗氣勁。

可是他却沒有想到孟小倩的眞正實力和孟小倩的有意藏奸，還在暗暗欣賞孟小倩的身法時，孟小倩的身形巳經到了右窗口，這時，孟小倩忽然雙手高擧過頭，雙掌一併，使了一招「飛蛾撲火」，全身勁力一吐，直向窗外投去。

守住窗口的氣勁一窒，居然被他硬把氣勁突破，衝出窗外而去。

屋內三個人的臉色都是一變，陽雷哇哇大叫一聲，縱身從窗口衝了出去。

孟小倩衝出竹屋，笑哈哈的大叫道：「大話人人會說，其奈我何……。」

笑笑的，陰花忽然在她身後道：「姑娘，你還沒有出谷啦！」

不知什麼時候，陰花繞到了她身後，孟小倩不能回頭去看她，因爲，陽雷正瞪着一雙兇目，到了她面前。

從剛才他們用無形勁氣封窗的情形看來，這號稱陽雷陰花的兩人，修爲之深厚，可想而知。

孟小倩却沒有皺眉頭，「鏘！」的一聲，「彩虹劍」脫鞘而出，橫劍當胸道：「咱們就比劍比劍。」

陽雷哈哈大笑道：「你要和老夫動手，哈！哈！哈哈……。」

孟小倩一振劍鋒，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別老以爲自己了不起，看劍！」兀自向陽雷撲去。

陽雷大喝一聲，道：「找死！」立掌一送，劈向孟小倩。

孟小倩手中有劍，他却望也不望孟小倩手中的「彩虹劍」，就以一雙肉掌迎着孟小倩直刺而來的劍鋒推到。

孟小倩但覺有一道奇熱無比的氣勁迎面罩到，她前衝的勢子竟被擋得倒退了回來。

熱浪過去之後，孟小倩但覺一道涼爽爽的山風吹來，好不舒暢，只是好像有點異樣，與平時有點不同，猛然一低頭，她已尖叫一聲，拔起身形向林陰之中逃去。

原來，剛才陽雷那一掌奇熱的掌力，已把她身上的衣衫震得七零八落，胸襟大開，雪白的胸脯已露出來了一大半，其他的地方，孟小倩根本不敢再看，這時只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躲了進去。

孟小倩逃入樹林之內，也不見陽雷和陰花追來，吁了一口氣，停下身來。

她身子剛停，陰花的笑聲又出現在她耳邊道：「姑娘，這村子裏可停身不得啊，你先看看你的身上和四週。」

孟小倩一低頭，全身發痳，立時胃翻氣湧，把早上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身上已爬滿了赤紅色的螞蝗，有幾條巳經死死的叮在她雪白的肌膚上了。

孟小倩再一抬頭，只見滿眼之下，一片淡淡紅色，每一棵樹上都倒吊着無可計數的赤色螞蝗，孟小倩叫一聲，手足無措的在地上直跳。

「換一身衣服吧！」陰花的話聲，又在她身後响了，而且二件衣服也落在她脚前。

陰花沒有走過來，只聽聲音不見人，她好想很能替別人着想。

孟小倩伸手拾起地上衣服，跑了幾步，只聽陰花和和氣氣的聲音又傳過來道：「這樹林子內不能跑，你看，你身上螞蝗又多了。」

孟小倩看一看身上，可不是螞蝗又多了。

陰花的聲音又道：「只有穿上老身送給你的衣服，赤蝗才不敢上你的身。」

這是一套綢子衣服，灰色中帶藍，軟軟的，光光滑滑的，用手一摸就知道這是最上等的杭綢。

孟小倩正猶豫間，忽然有一條赤蝗跌落在那套衣服上，那赤蝗想附着在那衣服上，弓起身子用了很大的力，結果還是滑落下去了。

陰花的話沒有說錯。

孟小倩看了一看身上的衣服，簡直成了一條條的彩帶，自己看了就羞得臉紅像火燒。

陰花笑笑地又道：「向左轉二丈左右，有一株梧桐樹，赤蝗忌梧桐，姑娘可以過去把衣服換好。」

孟小倩心中一萬個「不願意」穿人家的衣服，可是幾乎全光的身子，和叫人打從心坎裏就發痳的赤螞蝗，使她幾乎要發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別無選擇，但恨恨的一咬銀牙，拾起那套衣服，幌身到了那棵梧桐樹下面。

眞怪，那棵梧桐樹眞有避赤蝗之功，不但樹上沒有半條赤蝗，就它樹葉籠罩之下的其他樹枒上和地上也沒有半條赤蝗。

更奇怪是原本爬在孟小倩身上的赤蝗，這時也紛紛自她身上滾落到地上，向外面逃了出去。

孟小倩自覺全身一輕，趕忙換了衣服，換衣服的時候，她忽然發現赤蝗附着過的皮膚上都有一個小小的紅點，而且還有痳痳癢癢的感覺。

這一發現之下，孟小倩只覺全身都痳痳癢癢的好不難過。

「遭了，這些赤蝗有毒！」孟小倩暗暗嘆了一口氣，身子一長，上了梧桐樹梢，置身樹林之上。

剛才半裸着身子，她死在赤蝗之吻，她也不敢暴露在衆目所視之下，現在，她倒可以放胆重見天日了。

只是她飛身登上樹梢之時，她發現這套衣服似乎做得太緊了一點，伸手抬足之間有點施展不開。

但，這不是大問題，微一皺眉頭，她就不在意了，反正這只是暫時穿用，管它合不合身。

雙臂一振，兩三個起落之後，孟小倩只覺身上的衣服越來越緊，甚至妨碍到手脚都施展不開了。

孟小倩一怔之下，低頭向自己身上看去，只見身上的衣服巳變得緊緊的綁在身上，全身玲瓏畢現和沒有穿衣服差不多。

這時，陰花的笑聲又傳了過來，道：「姑娘，老身忘了向你說明這『天龍寶衣』的特性了，這衣服過冷過熱都會收縮，你絕不能再奔跑了，否則，它會收縮得把你斃死。」

孟小倩當然不會相信她的話，身子再起，又射了出去。

只是相不相信是一回事，擺在眼前的事實又是一回事，孟小倩只起落了二次，第三次再長身時，只飛起來一丈多高就跌下來了，而且，一跌就跌到了地上。

孟小倩一挺身，方把身子站起，陰花忽然現身在她眼前，笑嘻嘻的道：「姑娘，不用跑了，隨老身回去吧。」伸手過來，揑住了孟小倩腕脈。

孟小倩不是不想閃避，只是她來不及閃避，她這時的動作再也沒有原來的俐落和快速了，還來不及閃避，就被陰花扣住了腕脈。

陰花五指一張，孟小倩只覺全身氣血一窒，力道盡失了。

孟小倩杏目圓睁，恨恨的叫了一聲：「你……。」

陰花和和氣氣的道：「姑娘不要發恨，也不要發急，老身很喜歡你，不會虧待你的。」

孟小倩身不由己，被陰花帶回了竹屋之內。

這時，陽雷早巳回到屋內，見了孟小倩哈哈大笑，道：「丫頭，你還是回來了，哈！哈！哈哈……。」

陰花橫了陽雷一眼，罵道：「你得意什麼，又不是你把她帶回來的。」

陽雷大聲道：「不是老夫毀了她的衣服，她會自己給自己過不去麼。」

孟小倩惱怒地喝道：「暗計算人，是什麼英雄好漢，有種的就和本姑娘放手一戰。」

陰花一點不以爲侮的笑道：「充英雄好漢，那是大笨蛋做的事，姑娘，老身看你不笨呀，怎麼也說起這種話來。」

對一個駡她都不生氣的人，孟小倩簡直駡都不想駡了，頹然嘆了一口氣。

陰花笑吟吟的道：「把心氣平靜下來，你的衣服就會舒適多了，走，我們娘兒說體己話去。」

孟小倩隨着陰花出了竹屋，走到一棵大樹旁邊，只見她向大樹拍了一掌，樹身現出一道門，入門拾級而下，是一間地下室。

地下室沒有別的傢俱，只有打坐的蒲團，蒲團倒不少，總數是一十三個。

陰花盤膝坐在一隻蒲團上，指着另一蒲團要孟小倩坐下，道：「姑娘，可是姓孟？」

孟小倩冷冷的道：「姓孟又怎樣？」

陰花道：「你姓孟就好。」

孟小倩一怔，說道：「爲什麼姓孟就好？」

陰花道：「你要是姓孟，就有活下去的機會了。」

「要不呢？」

「那你就死定了，你是不是姓孟？」

孟小倩可是貪生怕死的人，她不僅不是貪生怕死的人，還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冷笑一聲，道：「我姓天！」

陰花笑道：「孩子，你可不能辜負老身一片好意啊！」

孟小倩道：「好意，你的好意是笑裏藏刀，最是狠毒可怕。」

陰花哈哈笑道：「老身問你，你對你的朋友該不該呼呼喝喝？」

孟小倩只冷「哼！」了一聲，未予答理。

陰花說道：「當然是『不該』，但是你的敵人呢？你連他的命都要，那還值得爲他生氣，傷了自己身體麼？所以老身八十歲了，看來只有五十許，那是因爲笑口常開，善保眞茹之故，孩子，這個道理，你要學學，這樣你才能長命百歲，青春永駐。」

話聲一頓，一轉，又問道：「你是不是眞的不姓孟？老身這樣再三問你，是因爲老身與你奶奶過去有過一段交情，不願你生時受失身之痛，死後又受萬蟻葬身之苦。」

孟小倩不怕死，但陰花說的話，却教她心裏發毛，直冒冷汗，轉聲地道：「不錯，我就姓孟。」

陰花道：「你奶奶就是江湖上人稱的孟姥姥？」

孟小倩點了一點頭。

陰花道：「那你就是老身秋霞妹妹的孫女兒小倩了。」

孟小倩道：「我不認識什麼秋霞。」

陰花笑道：「秋霞就是你奶奶年輕時的閨名呀！」

孟小倩一時不知該怎樣說才好，陰花一笑又道：「老身是你陰奶奶，你爲什麼不相認呀！」

孟小倩忽然道：「你要眞是晚輩陰奶奶，就該把倩兒這身衣服換了。」

原來，她這時衣服本是兩件頭，不知怎樣的，上衣和褲巳經在一起，成了上下一體，她也曾暗中用力拉過，却是無法損傷它絲毫。

陰花皺了一皺眉頭，道：「這個也有解不在老身身上，你先忍耐二天，老身慢慢替你想辦法。」

孟小倩迷惑不解的道：「這個也有解藥？」

陰花道：「物物相尅，沒有解藥，它怎會成形。」

孟小倩道：「你怎會沒有解藥？」

陰花道：「這是老頭子的東西，解藥也在老頭子身上，如今老身認了你，現在還不能和老頭子明說，老頭子最恨你奶奶了，自然也不能明的向他要解藥。」

孟小倩說道：「你可以暗中想辦法的呀。」

陰花點點頭道：「老身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得慢慢想法了。」

說得天衣無縫，孟小倩也無法分辨是非了，將信將疑的道：「要等多久？」

陰花道：「這可急不得，機會來了，也許馬上就到手，機會不巧時，就要些時日了。」

孟小倩道：「你不是在敷衍我吧。」

陰花笑道：「如果老身眞要整治你，用得着敷衍你麼？你就在這裏打坐調息，老身就去替你想辦法去。」

陰花身後室門一關，孟小倩便馬上與上面隔絕了。

孟小倩她這時的心情也不再激動了，果然，她身上的天龍寶衣收縮的壓力漸漸消失了，她再仔細的查看了一下這身怪衣服，兩件頭還是兩件頭，只是重叠的地方黏合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成了一個整體。

孟小倩隨身携帶的「彩虹劍」，人家並未收去，孟小倩試着用「彩虹劍」去弄開身上那怪衣服，「彩虹劍」雖利，但對那衣服毫無破壞之力，白費了半天勁，用力的時候，血行自然加速，那怪衣服又在收縮了。

孟小倩只有趕忙靜止下來，暗暗恨恨的罵道：「該死的鬼衣服。」

猛然，孟小倩記起苦瓜老人給過她一封密柬，這時不正好取出來看一看，心念一動，低頭之下，只有苦笑了一聲，懊惱不已。

她原是把那密柬貼身收好在身上，也不知是被陽雷的掌力震碎了？還是衣衫破裂之後失落了？

當時換衣服時，心慌意亂，什麼都忘了，現在想起來已是太遲了。

孟小倩胡思亂想了一陣，由於心緒太壞，什麼結果也沒想出來，只有索性收心，做起調息之功了。

片刻之間，孟小倩便天地通泰，入了無我之境，正當她天人交會之際。耳際忽然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

孟小倩心神一分，便無法再做調息工夫，而專心凝神聽去，可是那聲音又寂然隱去了。

過不多久，那聲音又進入了她耳中，這次孟小倩心中有了準備，立時運功搜去，這才發現那輕微的聲音是發自一隻蒲團下面。

聲音極是輕微，她要不是有今天這份造詣，她是絕對無法聽到的。

好奇，孟小倩什麼苦惱的事都忘記了，急急的便去找那聲音來源，伸手一拉那蒲團，詎料那蒲團像是生了根似的長在地面上拉不起來。

孟小倩顧慮身上的怪衣服的收縮，又不敢過於用力，搖了二搖也就算了。

就在這時候，那蒲團忽然自己旋轉起來，而且向下慢慢落去，隨着蒲團的下落，地上現出了一個洞口，同時也有一股腥臭之氣冒了出來。

孟小倩閉住氣向洞口下面望去，下面一片漆黑，看不出深淺。

但是，地下說話的話聲，却清晰可聞了。

那是二個人在交談。

一人道：「我看，我們還是自盡了吧，這種罪老夫實在受不了。」

另一人道：「不能死，我們要是就此一死，就太便宜他們了。」

「哼！你說這裏倒會有人來救我們的麼？……。」

孟小倩忍不住接口道：「忍耐下去，這裏的秘密已經有人發現了……。」

「上面是那位？……」

「哼！你在做什麼？」陰花臉上的笑容不見了，突然出現在孟小倩身後。

蒲團掉下去了，地上一個大洞，這是鐵一樣的事實，孟小倩想掩飾也掩飾不了，事到如今，孟小倩倒反沉住了氣，道：「這下面是地牢？」

陰花先在另一隻蒲團上頓了一脚，那隻下落的蒲團又升起來恢復了原狀。

就這片刻之間，陰花臉上的笑容又出現了，搖了一搖頭，道：「倩兒，窺人隱私，是江湖大忌，幸好發現的是老身，要被我那位老伴知道了，老身也維護不住你了。」

孟小倩見陰花沒有發脾氣，也盡量控制自己，皺着眉頭道：「我是無意中發現的。」

陰花一笑道：「說來這也不能怪人，都是我們自己疏忽所致，你想不想知道下面是什麼東西？」

孟小倩笑了一笑，沒有表示可否。

陰花道：「你不會不想知道，而且，此念一生，你會盡量去想辦法知道，說不定你就會因此闖出大禍來，也罷，陰奶奶就讓你知道吧……可是，你將來可不能出賣奶奶啊！」

孟小倩道：「我不會的。」

陰花道：「下面也不是什麼地牢，而是一片飼養古怪虫蟻的地方。」

孟小倩道：「那下面怎會有人在說話呢？」

陰花道：「那是兩個照料那些虫蟻的人。」

孟小倩「啊！」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了。

陰花原本手中提了一個小包，這時揚了一揚手中小包，說道：「你看，這是什麼？」

孟小倩喜上眉梢，道：「衣服，您得到解藥了。」

陰花點點頭道：「解藥是得到了，是要來的，因此我老頭子有條件。」

孟小倩道：「什麼條件？」

陰花道：「帶我們去見一個人。」

孟小倩道：「見什麼人？」

陰花道：「地靈子。」

孟小倩一怔道：「誰是地靈子？我不認識呀。」

陰花道：「地靈子就是傳授你奇奇三十六式的那人。」

孟小倩愕然道：「你們知道我練的功夫？」

陰花笑笑道：「要不知道你學了『奇

奇三十六式』，我們也就不會引你來這裏了。」

孟小倩啞然說道：「你們有意引我來的？」

陰花點點頭道：「你把地靈子現身之地告訴我們，我們不但放了你，而且也把鎖住那沈中原的開關之鑰給你……」

「什麼？他是沈大哥！」孟小倩急得心都要跳出來了。

陰花也是一怔道：「你不知道他是沈中原？」

孟小倩這時心急如火，不欲多說廢話，大叫一聲，道：「快，快把開關之鑰給我，我什麼條件都答應你們。」

陰花道：「老頭子的意思是要見到地靈子之後，才能把開關之鑰給你。」

孟小倩心痛沈中原的受苦受難，什麼心機也用不上了，老老實實的道：「我去找過他，可是他已走了，我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才能找到他啊？」

陰花道：「這就難了。」

孟小倩道：「你們找他做什麼？」

陰花道：「那『奇奇三十六式』的秘笈，原是我們的東西，被地靈子偷去了，我要向他追回來。」

孟小倩道：「你們的目的在『奇奇三十六式』？」

陰花道：「當然能找到地靈子一洩心頭之恨更好。」

孟小倩道：「如果你們只要『奇奇三十六式』，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三十六式我全學會了。」她這時心中只替沈中原難過，只要能解除沈中原痛苦的事，她都心甘情願的獻出來，一無所惜。

陰花居然沒有馬上答應，猶豫了一陣，才勉强地道：「這件事還得看老頭子的心意而定，你先把衣服換好，老身這就替你去向老頭說項。」

陰花留下一瓶藥水和一套布衣服，告訴了孟小倩用法，放心地走了。

她自是放心得很，孟小倩「開關之鑰」未到手，這時只怕趕都趕不走她。

孟小倩依法把藥水抹在身上怪衣之上，那怪衣沾上藥水之後，黏着之處立時分了開來，黏着部位的一分開，三把兩把就把那怪衣服脫下來了。

孟小倩穿上布衣服，身心都有說不出的舒暢。

轉眼看看拋落在地上的那怪衣服，厭恨之心陡然而生，拔出彩虹劍，把那怪衣服一頓亂砍。

說來也眞絕，那怪衣服一經抹上藥水之後，一點也經不起利劍鋒刄的砍伐，不幾下就成了一堆碎片。

陰花回來得好快，看了散落一地的碎片，驚叫一聲，道：「唉，你怎樣把他的『天龍寶衣』砍壞了？」

孟小倩餘恨未消，悻悻的道：「砍壞了又怎樣？」

陰花搖頭道：「少不得又是老身的麻煩。」一面把那些碎片收拾起來。

孟小倩冷笑了一聲，陰花生怕她答應過的話後悔，忙又道：「老頭子答應了你把『奇奇三十六式』交出來了之後就把開關之鑰給你，而且，找地靈子的事也與你無關了，老身紙筆也帶來了，你就快些寫吧。」

孟小倩小時讀書原就不多，又不用功，提起筆來眞比使劍難多了，畫了兩筆，實在不成名堂，同時，心中一動，忖道：爲了沈大哥，就是交出奇奇三十六功，也沒有什麼可惜，如果我交出奇奇三十六功之後他們不把開關之鑰給我，我豈不上了一個大當，這……有問題。」

妣本就寫不出來，此念一出之後她率性把筆也放下了。

陰花一臉渴望之色道：「你怎麼不寫了？」她比孟小倩更差，根本沒念過書，自然也看不出孟小倩提筆之苦。

孟小倩道：「我現在就把『奇奇三十六式』交出來，陽老前輩如果不把開關之鑰給我呢？」

陰花笑道：「這個你放心，陰奶奶可以担保。」

孟小倩道：「奶奶自然可以放心，不放心的是陽老前輩，他……他那脾氣，誰能摸得準。」她讀書不多，用起心眼兒來，却一點也不含糊。

她看出了陰花暴露出來的一個弱點，陰花急急於想要那奇奇三十六法。

孟小倩道：「我也不要什麼鑰匙了，我只要沈大哥，你們一手交人，我就一手交出奇奇三十六功。」

陰花笑臉一僵道：「你……。」

孟小倩截口道：「你們怕帶人路上困難，我們一同回去放人好了。」

陰花道：「這話叫老身怎樣向老頭子說？」

孟小倩道：「你該知道，我心甘情願的將奇奇三十六功交出來，都是爲了沈大哥，如果不能換回沈大哥來，我可以把命給你們，你們想也不要想見到奇奇三十六功。」

陰花搖頭一嘆道：「你眞難纏，好，老身再替你說好話去，誰教你是老身好朋友的孫子哩。」

陰花來回協調的結果，由陰花陪着孟小倩回去放人，不過，要制住孟小倩的身手。

孟小倩心目中只記掛着沈中原的安危，什麼自己，什麼奇奇三十六功，在她心中都不是重要的事，眉頭都不皺的一口答應了。

想不到這山谷另有出谷之路，而且方向正和老花子萬重山他們守候的進山道路相反。

孟小倩一直到離開那山谷，自始至終就只見到三個人，陽雷，陰花和那光頭老人，至於另外四人是什麼人，她一直沒有見到。

陰花和孟小倩都經過一番化裝，又從料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來，精密的滿佈天下的丐帮弟子也沒發現他們的出現。

孟小倩也是個死心眼的人，她這時候一心一意只想解救沈中原的苦難，恨不能一天就趕到地頭，自然，不願也不想節外生枝，誤了行程，所以也沒有把消息放出去。

二個平凡的人，有誰注意，一路之上，自是半點麻煩都沒引起就到了地頭。

到了地頭，孟小倩也不願意陰花去找馬二，就直奔鎖吊沈中原的秘洞。

前後不過十天左右，沈中原身上的肉可以說完全沒有了，整個的人就成了一條死狗，垂垂的吊在那裏。

孟小倩心神大慟，上前一把抱注沈中原哭叫道：「沈大哥，沈大哥，你好狠心啊，爲什麼不認我啊？」

沈中原有氣沒力地道：「你眞死心眼，還是回來了。」

陰花不待孟小倩要求，自動解除了沈中原身上鎖鍊，要孟小倩抱着沈中原轉入另一處洞府之內，而且自動的給沈中原療傷服藥，讓沈中原舒舒服服的入了睡。

安置好沈中原之後，陰花取出文房四寶，道：「倩兒，陰奶奶是言而有信，現在也請你動筆吧。」

孟小倩苦着眉頭道：「陰奶奶，說實在的，倩兒讀書不多，不會寫，只會練，請你老動筆，倩兒口說吧。」

陰花連字都不認識，又那能動筆，她因爲自己不會動筆，也就不懷疑孟小倩在騙她，雙眉一皺道：「這……老身和你一樣。」

本來也是，從前的時代，男人讀書認字的就不多，女人能够讀書寫字的就更少了。

孟小倩道：「那麼我說你練吧。」

陰花搖頭道：「老身記不得那麼多，只有找人來寫了。」

孟小倩自覺的道：「找誰？」

陰花微微笑道：「老身自有人找……」話聲中輕輕發出股來束音成絲的嘯聲。

孟小倩這才看出陰花一身功力遠遠超過自己想像之上，不說別的，這種束音成絲的功力，她自己就做不到。

陰花嘯聲傳出去不久，便有輕巧的脚步聲傳來，接着來了一位中年書生，向陰花欠身行禮道：「恩師有何吩咐？」

陰花揮手道：「坐下來，把小倩說的話記下來。」

接着，陰花又向孟小倩道：「他是老身的徒弟，你稱他詹叔叔好了。」

人家一切都有安排，那是意料中事，孟小倩心中只有一點奇怪，這位詹叔叔好像見過似的，仔細想去却又想不起來，怔了一怔，道：「好，倩兒這就說了。」

孟小倩覺得陰花的爲人實在不錯，現在救回了沈中原已是心滿意足，於是照實將奇奇三十六功說了下來……

說了一陣，孟小倩腦中有了雜念，雜念一起，她却有點心不甘情不願了。

眼睛轉動之際，陰花可就看出了孟小倩的心情，一笑道：「且慢，老身看這奇奇三十六功倒是稀奇古怪，有趣得很，你說慢一點，老身學着做做看。」

眞是老狐狸看出了蹊蹺却不說出來，想出來的點子却又十分高明，眞不眞，當面試驗，料你想假也假不了。

陰花當然是聰明絕頂的人，她要不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憑她一個大字不識的人，那能有今天這身成就。

孟小倩心裏只是有點不甘不願，還沒有開始弄鬼，陰花這一聰明作法，當然，孟小倩不會不明白她的用心，刺激得她好强好勝好鬥之心油然而出，暗暗冷笑了一聲，忖道：「好，咱們就鬥鬥！」

人就是這樣，不計較的時候，什麼都可以不計較，不動心眼兒的時候，滿眼都是和諧。

陰花這一自作聰明，勾起了孟小倩的爭勝之心，孟小倩一挑眉毛，接着尖叫一聲，道：「陰奶奶，你可試不得。」緊張的語氣之中帶着一份關切。

陰花這老狐狸也不由一怔，說道：「爲什麼？」

孟小倩道：「陰奶奶可知道這奇奇三十六法行經走脈都是逆勢而行，最怕逆血吸心，逆血一攻心，將招致什麼樣的結果，您不會不知道吧。」

陰花點點頭道：「老身知道，奇奇三十六功法，從偏從奇，逆勢而行，故能奇絕天下……。」

孟小倩截口又說道：「你老知道了就好，但不知你老可知道修練此法之時有三忌？」

陰花道：「什麼三忌，這個老身倒是不知道，你且說來聽聽。」

孟小倩道：「一忌飽食之後，二忌月滿之日，三忌破貞之身。」

陰花愕然道：「有這等禁忌？」

孟小倩道：「奇奇三十六法，奇絕天下，要沒有一些禁忌，也就算不得奇法了，不過……。」吊胃口似的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了。

陰花道：「不過什麼？」

孟小倩道：「奇奇三十六法，奇也奇在此處，他雖有三忌，却也有三成破三忌，最後是百無禁忌了。」

陰花大喜道：「那三成？」

孟小倩原是想到就說，信口開河，陰花這一問，等於要她自己套自己。

孟小倩故作神秘的道：「這……這……」她自己也沒有答案，還得臨時才動腦筋。

陰花笑了笑道：「你這孩子又想蔽奶奶的竹槓了。」開出了條件，話可說得很技巧。

孟小倩一笑道：「倩兒那敢敲陰奶奶的竹槓，其實整個的關鍵還是陰奶奶你自己個人。」

陰花愕然道：「怎麼說是我自己個人的呢？」

孟小倩道：「一忌不成忌，二忌也難不倒人，三忌才是成敗關鍵的死點，破了身的人要練奇奇三十六法，就非遵從三成之法不可，而這三成之法，倩兒都可相助，問題是陰奶奶你敢不敢相信倩兒。」

陰花笑道：「笑話，你是老身大妹子的愛孫，以我們的關係，老身不相信你，還有什麼人可以相信。」

孟小倩笑笑地道：「你老人家也敢讓倩兒用內力渡入你體內，導引你行經走脈以練奇奇三十六法？」

陰花朗爽的一笑，說道：「有何不敢呢……」

話聲一頓，接着又問道：「別人不行麼？」

孟小倩道：「別人也行，但他必須是處子之身，而又練成了奇奇三十六法，否則，縱是處子之身，不習奇奇三十六法，不但不能爲你導引，反而首當其衝，先受其害了。」

陰花一笑道：「這樣說來，老身現在是不能練了。」

孟小倩說道：「你老人家最好不要冒險。」

陰花點點頭道：「不練就不練，那你們寫你們的吧。」

孟小倩暗暗一笑，心中有了丘壑，可就不老實了，她自己練成了奇奇三十六法，便知其中奧妙，想弄鬼那還不是簡單不過的事，隨便動動腦筋，就叫你吃不着兜着走了。

陰花當然也不是易與之人，她的心眼兒比孟小倩動得更多。

大家都在動心機，奇奇三十六法的口述本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完成了。

陰花收好抄本，一揮手，那位詹叔叔欠身退出去了。

這時，陰花絕口不再提「奇奇三十六法」的事，却把一片關注之心完全放在沈中原身上，她又取了三顆藥丸給沈中原服用。

沈中原服過那三顆藥丸之後，立時精神大振，有力睜開眼睛，望着孟小倩笑了一笑。

就這微微的一笑，已是笑得孟小倩心花大放，把這幾年來的辛苦都丟到腦後去了。

陰花也是高興得不得了，笑着說：「倩兒，你好不好看顧他，陰奶奶出去替他配幾樣的藥物去，包你不要三天，你的沈大哥就可以飲食如常了。」

陰花走後，沈中原忽然睜目道：「倩妹，你眞把奇奇三十六法告訴了他們？」

孟小倩搖了搖頭，道：「我不會這樣傻。」

沈中原說道：「但你還是做了一件傻事。」

孟小倩一怔道：「什麼事？」

沈中原道：「你把你自己又送到那老太婆手中去了。」

孟小倩一笑道：「我知道，反正脫不了身，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時間等待機會了。」

沈中原又問道：「你的穴道可是被制了？」

孟小倩道：「這還用說。」

沈中原道：「你學會了奇奇三十六法，爲什麼不自己冲穴解穴。」

孟小倩苦笑一聲，道：「我試過，不成功。」

沈中原道：「奇奇三十六法，走的就是奇經百脈，冲關過穴是奇奇三十六法的絕法，豈有解不開他們手法之理。」

孟小倩道：「我就是解不開穴。」

沈中原道：「那你一定是還沒有把奇奇三十六法練到家。」

孟小倩一笑道：「聽來你好像內行得很。」

沈中原點點頭道：「略知一二。」

孟小倩怔怔的望着沈中原，半天轉不過眼來。

沈中原訕訕地道：「你大約還不知奇正配合的妙用。」

孟小倩道：「請教高明，何謂奇正配合之理。」

於是，沈中原說出一番道理來。

孟小倩氣得一跺脚道：「可惡！他藏私！」

沈中原說道：「你不能够說他藏私，是你自己沒有用腦筋之故，其實，這也不能怪你，你一天忙到晚，那有時間好好用功。」

孟小倩一笑道：「你好像對我的事都很清楚。」

沈中原這時却笑而不答了。

孟小倩眨了一眨眼睛道：「你的傷勢怎樣？」

沈中原嘆息一聲，道：「我的傷勢不談也吧。」

憑沈中原一身神功修爲，再受折磨，也不該落得這般光景，莫非……

孟小倩大驚失色道：「莫非你的功力已被廢了？」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又搖了一搖頭，又嘆了一口氣。

孟小倩一皺雙眉道：「你這又點頭又搖頭，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沈中原道：「可以說我的武功是被廢去了，也可以說沒有。」

孟小倩道：「你說了等於沒有說。」

沈中原道：「這話其中大有道理。」

「不錯，確是大有道理！」語聲飄飄渺渺而到，却是不見人影。

孟小倩身形一閃，伸頭向外望去，同時喝問道：「誰？……」

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陰花的聲音問道：「小倩，是陰奶奶我。」

陰花走進洞來，沈中原眼睛一閉，裝回了老樣子。

孟小倩望了一望沈中原，想了一想剛才那答話之人的神秘性，心中止不住一陣胡思亂想。

陰花不但帶回來一包藥物，而且還帶了一包食物，先打開食物包，撲鼻的香味把沈中原的眼睛也誘開了。

沈中原望了一望陰花，故意虛聲弱氣的問道：「這位老前輩是？……」

儘管孟小倩一肚子迷惑，但她却是最佳的配合人才，接口便道：「沈大哥，他老人家就是我的陰奶奶，也是陰奶奶幫助小妹把你救來此地。」

沈中原想撐起身子來，但虛弱無能爲力，只得謝了又謝道：「多謝老前輩，多謝老前輩，晚輩……」

陰花一笑道：「你的心意老身明白，以後有的是日子，先吃點東西，你的精神就會慢慢恢復過來。」

沈中原吃了一些較柔軟的食物，又吃了藥，陰花出手點了他「黑甜穴」，沈中原又昏睡去了。

陰花話題一轉，忽然問道：「小倩，你奶奶現在可好？」

孟小倩「啊！」了一聲：「我奶奶……」陰花問得突然，她心中毫無準備，實在很難作答。

陰花笑了一笑，道：「聽說你奶奶前番被『雙龍會』打落懸岩之後，受了重傷，此話可是當眞？」

孟小倩無以否認，只反問道：「你……你……怎樣知道？」

陰花笑道：「陰奶奶知道的事情可多哩！丐幫可是正在幫你奶奶訪求名醫？」

孟小倩一嘆道：「陰奶奶既然已經知

道，倩兒……倩兒……」實在不好意思。

陰花道：「其實，你奶奶的病傷，並不難醫。」

孟小倩一怔道：「你知道我奶奶的病傷？」

陰花笑了笑道：「陰奶奶不是說過，什麼都知道麼，你要找陰奶奶醫你奶奶的病，可說找對人了。」

不錯，找對人了，正是引鬼上門。

孟小倩絕不會在兩句甜言蜜語之下，就把自己的姓氏就忘了。

陰花望着神不守舍的孟小倩一笑，道：「走，帶了沈中原，我們一道去看你奶奶去。」

孟小倩頭痛極了，楞楞地道：「我……我奶奶……」

陰花笑道：「你還不放心陰奶奶是不是……」伸手一掌，拍開了孟小倩被制的穴道。

有沈中原這個累贅，就解開了她的穴道，她也放不開手脚來搗鬼。

接着一笑又道：「不用你說，陰奶奶帶你去就是。」

孟小倩只有抱起沈中原隨在陰花身後，走出洞外。

洞外已有一乘軟轎和兩個轎夫，外加陰花的徒弟詹叔叔。

轎子是給沈中原坐的，孟小倩緊隨在轎子後面，任由他們怎樣走，倒要看看他們是不是眞的知道。

他們走的路綫，孟小倩一點也不熟悉，但都是荒山野嶺，人烟稀少之地。

四五天之後，孟小倩啞口無言，說不出話來了，可不是，到了孟姥姥隱居的地方。

孟小倩還想不做聲，看看他們能否找到奶奶居住的洞府，可是她的想法落空了，山壁之上人影一閃，無影手莫非已一瀉而到，歡呼道：「倩兒……」

歡呼了一半，看到小倩的臉色時，他覺得情形有點不大對頭，下面的話，半途刹住了。

怔了一怔，道：「這幾位是？……」

陰花向前一步，笑盈盈的道：「莫大俠，可還認得老婆子陰花。」

無影子莫非張目自退了三步，大驚失色道：「你……你就是陰花。」

陰花哈哈大笑道：「健忘得很啊！」

無影手莫非漸漸收回驚魂，訕訕地道：「陰大姊駐顏有術，莫非不認識了。」

陰花抬頭望了望頭上的濃霧，輕嘆一聲，道：「我那孟家妹子就住在上面了。」話聲一落，人已直射而上，隱於霧氣之中。

無影手莫非投目向孟小倩望去，孟小倩苦笑一聲，道：「莫爺爺，咱們先上去之後再說吧。」親自揹起沈中原，與無影手莫非上了岩上山洞。

洞內傳來陰花一片歡笑之聲。

無影手莫非示意孟小倩停下身形，輕聲道：「這陰老魔，笑裏藏刀，陰險惡毒至極，你怎麼把他帶到這裏來？」

孟小倩道：「我知道，但這是迫不得已，快進去吧。」

孟姥姥和陰花相談正歡，孟姥姥見到沈中原之後，才一收臉上笑容道：「是沈中原！他怎樣了？」

陰花接口道：「他呀！要不是老姊姊，可有得活罪受了。」

這幾天來，沈中原精神日見旺盛，只是手足無力，不便於行動，叫了一聲：「奶奶……」淚水已是奪眶而出。

陰花一旁笑道：「沈中原，你也不要難過了，陰奶奶一定會把你醫好。」

陰花一轉頭，又向孟姥姥道：「老妹子，老姊姊這次可是爲小倩的孝心所感，特爲你醫傷而來的，現在就先看看你的傷吧。」

不由分說，陰花就替孟姥姥檢查起來，檢查過後，陰花一拍胸膛道：「這點點毒傷不算什麼，老姊姊三顆丹丸，就可完全替你醫好。」

伸手先掏出一顆丹丸，交給孟姥姥，道：「你先把這顆吃下去，明天再吃第二顆。」

孟小倩可忍不住了，大叫一聲道：「奶奶……。」

孟姥姥一笑截口道：「我們情誼非凡，你放心，陰奶奶完全是好意。」毫不在意的將那丹丸投入口中服下。

陰花伸手搭在孟姥姥腕脈上，道：「待老姊姊助你一臂之力。」

片刻之間，只見孟姥姥汗出如漿，同時，她身上也發出了陣陣腥臭之氣。

過得半個時辰，陰花一拍手，站了起來道：「你站起來試試看。」

孟姥姥依言站了起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半天說不出話來，但她却用行動表示了她心中的高興。

原來，她不但可以站起來，而且，還可以移步走動了。

陰花笑着要孟姥姥停止走動，道：「好，把心情平靜下來，先調息三個時候，再服用第二顆丹丸。」

孟姥姥問道：「還要服用第二顆丹丸嗎？」

陰花道：「你體內積毒過久，一顆丹丸難竟全功，三顆藥丸次第服完之後，才能保你永不再發。」

孟姥姥點了一點頭，依言行起功來。

陰花心中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呢，孟小倩簡直摸不着頭腦，越想越是糊塗，更不知道，她到底是好人還是壞得不能再壞的人。

孟姥姥服完三顆丹丸，病體果然霍然痊癒。

不是假藥，也沒有弄鬼，不但孟小倩覺得出乎意料之外，就老如無影手莫非也一臉茫然之色。

此外，在陰花藥物調理之下的沈中原也日有起色，他也慢慢能起坐行動，只是不能再坐息運功，每一嘗試，便心肌收縮，痛得他死去活來，最少三天下不得床。

孟小倩對沈中原情有獨鍾，女性的光輝，照亮了沈中原的眼睛，明白了孟小倩的心事，只是他已今非昔比，自慚自愧之心油然而出，因此，他內心之中缺少了生的興趣和生的鬥志，所以，他的病情，雖然有起色，他的心志却是日漸消沉，有時孟小倩陪着他一坐半天，半句話也說不上來。

這種情形，形成了一道陰霾，壓迫得大家心頭鬱鬱悶悶，吐不出一口大氣來。

這一天，孟小倩暫時離開了沈中原，獨自當風站立在峭壁前的洞口，望着眼前一片翻翻滾滾的霧氣，不自禁的長嘆了一聲。

「倩兒，你在想什麼心事。」陰花突然到了她背後。

孟小倩嘴角噙起一抹苦笑，人却沒有回頭，道：「倩兒會有什麼心事。」

陰花笑道：「你在自己騙自己，要不要陰奶奶帮你的忙？」

孟小倩不是白痴，陰花的懷柔手段雖然軟化了她的敵對心理，却並沒有完全消除她的警戒心防，笑了一笑道：「您能帮什麼忙？」

陰花道：「恢復沈中原的生趣，進而重振他的雄風。」

孟小倩目光一閃，掠過一道異彩道：「可能麼？」

陰花笑道：「我們也相處了不少日子了，可不可能，你自己心裏該有數。」

孟小倩鳳目一揚，說道：「你有什麼條件？」

陰花說道：「我把你奶奶的毒傷醫好了。」

孟小倩道：「謝謝您。」

陰花道：「現在老身又要替你醫治你的心上人，你說，你是不是該好好的感謝我。」

孟小倩暗罵道：「他難道不是你害的。」心裏是這樣想，她却沒有罵出口來，只笑了一笑，道：「當然也該謝謝您。」

陰花道：「謝倒不必，不過老身的困難，你必需替老身設想。」

孟小倩道：「你老有什麼困難？」

陰花道：「殺身之禍。」

孟小倩道：「有誰要殺您？」

陰花笑笑地道：「第一個是沈中原，第二個是你，第三個是你奶奶。」

孟小倩面色一整說道：「只要你救好沈大哥，倩兒答應您過去的一切，一筆勾銷。」

陰花搖頭道：「你說的話不能算數，而且也勾銷不了舊帳，就算你容得下陰奶奶，老身夫婦也容不下你們，將來我們少不得有一場生死之戰，你想想老身這時救了沈中原，豈不等於把脖子送到你們刀口上。」

孟小倩道：「那你爲什麼說要帮助沈大哥哩！」

陰花道：「因爲我喜歡你，不願你傷心痛苦。所以，老身準備不顧一切的帮助你。」

孟小倩道：「你要倩兒如何替你設想呢？」

陰花道：「老身無意要你任何承諾，老身但願將來的一戰，戰得公平，老身替你醫好沈中原，你們是增加了一把好手，因此，老身也希望你相助老身練成奇奇三十六法，互生互長，將來之戰，就公平合理了。」

陰花眞有耐心，轉了一個如此大的彎，目的還是「奇奇三十六法」。

孟小倩皺起雙眉，沉思不語了。

陰花一笑道：「我們有的是時間，你可以慢慢的想，決定好了，告訴老身，老身馬上就替你着手醫治沈中原。」說着，拍了一拍孟小倩香肩，就待轉身而去。

孟小倩一心一意只爲沈大哥着想，微一猶豫便下了決心，點頭道：「陰奶奶，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陰花返身握住孟小倩的雙手道：「我們就以三十六天爲期，你帮老身練好奇奇三十六法，老身也在這三十六天之中，把你沈大哥恢復成一條生龍活虎，然後，我們好來好散，再作最後的一戰。」

這算是公平交易。

話說開了，孟小倩接着問道：「陰奶奶，倩兒可否問你一件事？」

陰花道：「你問吧。」

孟小倩道：「沈大哥怎樣落到你們手中的？」

陰花道：「他是願打願挨，自己束手就縛的。」

孟小倩愕然道：「有這等事！」

陰花道：「因爲綑綁他的，就是他的父母。」

孟小倩心中一動，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那詹叔叔……。」

陰花接口道：「她就是莊美美，也眞是老身的徒兒。你還想知道些什麼？」

孟小倩搖了搖頭道：「夠了。」

陰花道：「不要告訴沈中原。」

孟小倩道：「知道。」

陰花道：「老身要出去一下，今晚不回來，明天我們就着手進行。」

陰花飛落懸岩而去。

孟小倩呆呆的立在洞口，但覺眼前一片茫茫，腦中一片紛亂……

六種心法　大功告成

小倩回想着沈中原一句話：「可以說我的武功是廢去了，也可以說沒有。」

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着孟小倩，也一直想不出合理的答案，現在，孟小倩雖然還在迷惑，但迷惑之中似乎看到了一綫曙光，可是，這曙光若隱若現，仍然不能給她清晰的概念……

想到頭痛處，孟小倩只有悻悻的跺着蓮足，自言自語道：「我一定要助他恢復武功！」

身後有脚步聲傳來了，孟小倩一斂神，回頭望去，原來是奶奶出來了。

孟小倩叫了一聲：「奶奶！」她也苦惱着啦！所以呼聲中少了那麼一點點熱切的感情。

孟姥姥撫着孟小倩的秀髮，輕輕的道：「孩子，苦了你了。」

孟小倩打起歡顏道：「奶奶，倩兒沒有什麼苦處呀！」

孟姥姥微笑道：「張着眼睛說謊話，奶奶可不愛聽啊！」

孟小倩道：「倩兒說的是實話。」

孟姥姥道：「你還說你說的是實話，你說！剛才你和陰奶奶在說些什麼？哼！你有多大一點氣候，去招惹你陰奶奶，快告訴奶奶，奶奶最知道她的爲人，咱們也好有個商量。」

奶奶的話不錯。孟小倩承認了，可是一時又改不過口來，只有悶聲不響。

孟姥姥微微一笑道：「你陰奶奶是有名的『醉心花』，沒有人不被她甜言蜜語

所迷醉，但最後總是被她害得慘兮兮。」

孟小倩道：「奶奶與她情同手足，她總不會害奶奶吧？」

孟姥姥輕嘆一聲，道：「早年咱們原有異姓姊妹五人，合稱『五花瓣』，她是老二，我是老四，當時的功力她最差，後來她的功力却最好，但老大老三老五都被她騙得至死不悟，而死於非命……。」

孟小倩道：「她獨一沒有騙你？」

孟姥姥道：「她怎會不騙我，那是你爺爺救了我，我才得幸免於難，不過我們沒有翻臉，我是偷偷的離開她的。」

孟小倩說道：「倩兒也知道她不懷好意！」

孟姥姥道：「你既然知道，爲什麼不敬而遠之，反而把她們引上門來？」

孟小倩道：「她說能治奶奶的病，倩兒請這種人都請不到，怎能拒她於千里之外，奶奶，您的病是不是眞的好了。」

孟姥姥點點頭道：「奶奶的病倒是眞的治好了。」

孟小倩道：「只要奶奶您的病眞的好了，那就好了，現在就看沈大哥的了。」

孟姥姥道：「她也答應治你沈大哥的病？」

孟小倩應了聲：「是。」

孟姥姥道：「於是你就答應將『奇奇三十六功』傳給她！孩子，你可知道，她練成『奇奇三十六功』之後，武林還有寧日麼？」

孟小倩道：「如果沈大哥的病能治好，憑沈大哥的一身所學，又何在乎她多會一種『奇奇三十六功』，其實倩兒另外還有一個深意……。」說着，說着，忽然不說下去了。

孟姥姥笑道：「你又使壞了，吊起奶奶的胃口了。」

孟小倩道：「不，倩兒不是吊你老人家的胃口，而是自己也拿不準。」

孟姥姥道：「那快說出來，讓奶奶替你想想。」

孟小倩道：「倩兒曾經問過沈大哥，他的武功能不能恢復……。」

孟姥姥性急的問道：「他怎樣說？」

孟小倩道：「他說：可以說是完全廢了，也可以說沒有。」

孟姥姥脫口罵道：「這是什麼話，廢了就廢了，沒有廢就沒有廢，那來這樣的說法。」

孟小倩道：「倩兒也覺得他這句話說得深不可測，一直就想不出其中深意，剛才向陰奶奶一談之下，才約有所悟，只是還拿不準。」

孟姥姥道：「一口氣說出來吧，不要吞吞吐吐，叫人聽了着急。」

孟小倩於是把辣手青娥莊美美和陰花的關係和沈中原自願受縛受苦之事說了出來。

孟姥姥恨聲說道：「好狠毒的辣手青娥……」

孟小倩道：「奶奶，你看沈大哥會不會因爲他父母的關係，深自慚愧，而不想再活下去了？」

孟姥姥一點頭道：「以他的性情而言，有此可能。」

孟小倩道：「如果他確實存有這種心意，他的武功自是再也恢復不回來了。」

孟姥姥點頭道：「是，哀莫大於生死，一個人死了心，便什麼都不用談了。」

孟小倩說道：「倩兒帮助陰奶奶把『奇奇三十六功』練好，另一深意，就是想激起沈大哥『求生之念』，而恢復他的功力。」

孟姥姥一楞道：「這個……奶奶就不懂了，能麼？」

孟小倩道：「以沈大哥的爲人，應該是有刺激作用的，他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陰奶奶如虎添翼的練好『奇奇三十六功』，而橫行天下，肆虐武林吧。」

孟姥姥雙眉一豎道：「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陰花暗藏機心，不替他盡心盡力的醫治呢？」

孟小倩道：「陰奶奶的暗藏機心，那是必然的，其實這並不是問題，問題還是在沈大哥身上，倩兒覺得沈大哥足有恢復武功之能，只是不願爲吧了。」

孟姥姥一直還是把孟小倩看做不知天高地厚的刁蠻姑娘，這時，聽了她的分析，才發現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她，她懂事成熟多了。

張大着眼睛，孟姥姥又是興奮，又是不敢相信似地連聲，說道：「啊！啊！啊！啊……」

她這內心之中的感受，「啊！」了半天，並沒有讓孟小倩明白她的心意。

孟小倩挑着柳眉道：「奶奶，您說呀，倩兒這種想法有沒有道理？」

孟姥姥收回心神，點頭道：「很有一點道理，但能不能生效，却不能一廂情願的自以爲是。」

孟小倩道：「這個倩兒理會得。」

孟姥姥道：「你們明天就開始？」

孟小倩道：「是，我們明天就開始，奶奶您現在心裏有了數，倩兒也少了一分心理上的負担。」

孟姥姥他們所住的石洞不十分大，但也不十分小，洞內有四五處迴轉，略加人工分隔，便是一間一間的小房子。

外洞是大家聚談的地方，休息時各有各的天地。

陰花也有一份自己的天地，孟小倩就在她自己的天地裏帮助陰花練習「奇奇三十六功」。

沈中原就住在他們的隔壁，孟小倩帮助陰花練功的動靜，沈中原就是不想聽，也無不一一送入他耳中。

孟小倩教得認眞實在，六天下來，陰花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好處。

陰花本身的成就越高，親身體驗之力，自是高人一等，對孟小倩的誠實無欺，使她高興得不得了。

陰花先給沈中原吃了很多種藥，調理沈中原的身子，沈中原的身子確也日見健朗。

十天工夫，眨眼之下就過去了。

孟小倩却沒有發現沈中原有任何興奮的跡象，他就像是一池止水，一切皆無動於衷。

孟小倩看在眼裏，痛在心裏，對沈中原却沒有一點辦法，一咬銀牙，只有一本初衷的勇往直前。

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十天，奇奇三十

六式已經教完了三十式，再有六天就大功告成了。

而這三十天以來，沈中原也是老樣子，身子是健朗了，就是沒有恢復武功的跡象。

孟小倩沒有說話，但陰花自己却皺起眉頭顯得有點心急了。

本來解鈴人就是繫鈴人，沈中原的武功就是陰花廢去的，陰花也自認有恢復他武功的可能，可是，現在她自己也沒有信心了。

沈中原的武功眞要能順利的恢復回來，也許陰花在暗中還會搗鬼。

現在沈中原毫無恢復武功的跡象，陰花的面上可有點掛不住了，也實在無以向孟小倩交待。

這天，陰花向孟小倩訕訕的道：「倩兒，我們今天不練奇奇三十六功了。」

孟小倩道：「爲什麼？」

陰花道：「老身想起了一件大事，必需離開幾天。」

孟小倩一笑道：「你老人家不是因爲沈大哥的事而開溜吧。」

陰花哈哈一笑道：「小倩，你想到那裏去了，你沈大哥的武功，要恢復還不容易得很，只是他調養不足，這時替他恢復武功，對他不但無益，對他將來的修爲進境反而大大的有害，你放心，包在老身再回來時，就是你沈大哥武功恢復之日。」

陰花走了。她沒有把奇奇三十六式學完就走了。

她是不是眞的開溜了呢？孟小倩不能釋懷。

沈中原的武功雖然還沒有恢復，却被調理得精神奕奕和一般常人沒有兩樣。

平日，孟小倩除了帮助陰花練功，就是帮陰花替沈中原調理活脈，一天忙到晚，簡直沒有時間和沈中原單獨相處，陰花這一離去，孟小倩也就有了自己的時間。

按照往例，替沈中原推拿過後，孟小倩笑問沈中原道：「沈大哥，我們出去走走好不好？」

沈中原點頭道：「是的，我應該出去走一走了。」

孟小倩帶着沈中原下得峭壁，兩人走了一程，孟小倩心中雖然情熱如火，但也是面嫩，無法表達出來，一種尷尬的心理，在他們之間劃了一道鴻溝，都有着不知如何開口說話之苦。

忽然之間，沈中原輕輕的發出一聲長嘆……

孟小倩接着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沈中原忽然道：「倩妹，我教你一種內功心法，好不好？」

孟小倩暗暗恨道：「他還把我當作小孩子。」一搖頭道：「我不再學什麼內功心法了。」

沈中原道：「我這套內功心法，對你很有用的啊。」

孟小倩氣道：「有用又怎樣，我什麼武功都沒有興趣了。」

沈中原一笑道：「又說孩子話了。」

孟小倩道：「我已經不是孩子了，而且，我也很認眞。」

沈中原道：「你也不準備帮助我恢復武功了？」

孟小倩一直就認爲沈中原是心灰意冷，失去了想恢復武功的意願，如今忽然說出這種話來，顯然，自己完全把他料錯了，當時心中一陣激動，大聲道：「怎麼不帮你恢復武功，我要盡一切力量來帮助你恢復武功。」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也包括不惜盡心盡意的把奇奇三十六式傳給陰花，用來刺激我……」

孟小倩心神震撼了一下，訕訕地道：「你……你……知道了。」

沈中原道：「謝謝你的用心，只是你看錯你沈大哥了，你沈大哥不是執着不通的人，也不是輕易放棄自己責任的人。」

孟小倩緊皺眉頭道：「我看你自己不說，一定是傷心得很。」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不錯，家父母的行爲確實使我傷心得很，也曾經使我了無生趣，可是，那只是一時的頹廢，現在我已完全想通了。」

孟小倩道：「你既然已經想通了，爲什麼不盡力恢復你的功力呢？」

沈中原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盡力呢？」

孟小倩道：「你既然盡了力，陰姥姥爲什麼不能使你恢復功力？」

沈中原道：「她的能力不够。」

孟小倩道：「你知不知道，你的武功就是她廢去的？」

沈中原一笑，說道：「我當然知道，雖然她廢我武功的時候，用的不是現在這副面貌，但她的『幽冥化屍』功，却瞞不過我。」

孟小倩道：「解鈴人就是繫鈴人，你怎能說她能力不够。」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倩妹，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還中了別的暗算，所以陰姥姥自己也沒有了辦法。」

孟小倩大驚道：「你還中了什麼暗算？是誰算計你的？」

沈中原搖搖頭道：「這個你就不要問了。」

孟小倩恨恨的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一定是那辣手青娥莊美美。哼！我總有一天叫她好看。」

沈中原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話題一轉，道：「只有你練好我教你的那種內功心法，然後，你再導引我的內力，我才有恢復功力的希望，你學不學我那種內功心法？」

孟小倩來不及點頭地連聲道：「學！學！馬上就學，我們這就回去吧。也不用再去玩耍了。」

沈中原道：「我有一個練功的地方，這二天我們就不回去了。」

孟小倩道：「不回去，奶奶怎麼放心得下。」

沈中原道：「我留了有信，奶奶不會懸心的。」

現在是沈中原帶路，孟小倩跟着走了，沈中原在這裏居然熟習得很，領着孟小倩向谷內走去。

孟小倩道：「你來過這裏？」其實這句話問得實在是多餘，他要沒來過，怎會比她還熟習。

沈中原却沒有把這話當作廢話，點頭

道：「我也來找過奶奶，因爲發現奶奶有人照顧，也就沒有驚動她老人家了。」

孟小倩望着沈中原輕輕的道：「沈大哥，我當時可恨死你了哩！」

沈中原一笑道：「就是壞人有的時候也還有一分人心啊？」

孟小倩忸怩地道：「其實我也無法眞的恨你，恨不了半天，又不生氣了。」

沈中原含笑道：「你眞是個怪人，爲什麼恨不下去呢？」

孟小倩道：「仔細想想，你也許有你的困難……」

沈中原輕嘆一聲道：「我確實有我的困難……啊！我們到了。」他很快就刹住了脫口而出的心聲。

抬望眼，已經到了深谷的盡頭，迎面一道峭壁擋住了去路，峭壁之下有一道水流穿壁而出，向着谷外緩緩地流去，這是山中腹內之水，流出山腹，形成了水的源頭。

孟小倩打量着四週說道：「這裏我來過，好像沒有什麼理想的地方，可以供人駐足。」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你跟我來就知道。」一跨步下了溝渠似的小溪流，溪水深不過二尺，僅及沈中原的腿部。

沈中原一伏身，在溪水中向源頭上爬去，片刻之間，全身便隱入山腹之中了。

孟小倩恍然而悟，「啊！」了一聲，自言自語說道：「原來那裏面還有一個暗洞……」

武林兒女登山涉水，從來也不攷慮衣服濕不濕的問題，孟小倩想也不想的就跟着從水中爬了進去。

水不深，一抬頭就可露出水面，水面上還有一尺多空間，足可自由呼吸！

進入水中之後，那距離可不近，足足走了將近半個時辰，還沒有走到底，要不是沈中原已經走在前頭，確定最後一定有開朗的地方，任誰也早就回頭了。

忽然眼前一亮，有了燈光哩！

燈光不大，在孟小倩眼中，有着如同白晝一般的感覺，只見沈中原已站在乾地之上，而且還換了一身乾衣服。

孟小倩縱身上了乾地，沈中原指着一堆衣物道：「倩妹，換好衣服，前面不遠就到了。」

沈中原轉身走開了，孟小倩換好衣服，向前走去，走不多遠，腹洞更寬更高，那道水流不知不覺間已經不見了，前面又有一道燈光，沈中原就待在那燈光一旁。

這裏更是寬敞了，給人一種空蕩蕩的感覺。

燈光射在一道光滑如鏡的石壁之上，石壁上畫了六幅人像，有坐有立，姿式各不相同。

孟小倩隱隱看見石壁上還有一行小字：「留贈倩妹研習」。

孟小倩驚「咦！」一聲，道：「這倩妹是……。」

沈中原道：「當然是你。」

孟小倩「啊」了一聲，道：「那是你留的了。」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現在我自已親自把你帶來，親自指點你，省了故弄玄虛的那一套了。」

孟小倩笑道：「沈大哥，你原來一肚子的鬼。」

沈中原笑了一笑道：「廢話少說，練功吧。」

沈中原把六幅圖像練功方法向孟小倩解說了一遍，就要孟小倩立即開始練，他自己却走過一邊，在地上盤膝一坐打起坐來。

孟小倩練過奇奇三十六式，對各種怪樣子的姿式已不以爲奇，當下心神一凝，便照着沈中原的練功心法練起來。

孟小倩練就這六式練功心法，發現這六種心法，與她原來所練的奇奇三十六法，眞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子，但隱隱中似乎又含着相輔相成的契機。

這一發現之後，孟小倩的修練又進入了另一境界。

在物我兩忘的情形之下，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孟小倩但覺全身沉入了一種無比舒泰的境界裏，有如羽化登仙一般。

忽然，耳中响起沈中原的話聲，道：「恭喜倩妹，你已大功告成了。」

孟小倩睜開雙目，只見沈中原還站在她身前，向她點頭含笑。

孟小倩高興頭上忽然發現沈中原的形貌與來時有了很大的變化，臉上的肌肉不見了，臉上的紅潤消失了，瘦得成了皮包骨，不由心神猛震，一跳而起，大叫一聲，道：「沈大哥，你怎樣了？」

沈中原道：「我很好，沒有什麼。」

孟小倩道：「你怎麼這樣瘦了？」

沈中原道：「我忘了準備食物，餓了這幾天，自然是要瘦了，你還不是也瘦了不少！」

孟小倩一笑道：「說得也是，我們快出去找吃的東西吧。」

沈中原道：「你先把石壁上的圖像毀了。」

孟小倩拔出「彩虹劍」道：「怎樣毀法？」

沈中原道：「不要用劍，試試你的袖力。」

孟小倩依言收好「彩虹劍」，揮袖向石壁人像拂去，只見一蓬石粉隨着她的袖力飛了出去，石壁上就像刀削過一樣，不但人像全巳消失，石壁也光滑如故，不留絲毫痕跡。

孟小倩做夢也想不到在這短短的時日裏，自已的內功進境竟達到了這樣精純的境地，錯愕得「這……這……這……」話都說不出來了。

沈中原虛弱的聲音道：「倩妹，你可以出去了……」人也萎頓的向地上坐了下去……。

孟小倩大驚叫道：「沈大哥，你怎樣了？……」

沈中原道：「我巳經不成了……。」

孟小倩抱起沈中原大哭道：「沈大哥……你……你……」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她根本無法想起，所以說了半天你，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沈中原虛弱得上氣不接下氣地道：「把奇奇三十六法教完，以後就全看你自己了，我……我……。」

孟小倩慌了手脚，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猛搖撼着沈中原叫道：「沈大哥……沈



大哥……」

「混蛋，搖他不得，給老夫！」一道人影一掠而到，伸手接過沈中原，手起指落，一連點了沈中原三十六處穴道，接着又給沈中原服了一顆丸藥，罵道：「混小子，你以爲你這樣就一了百了麼？」

孟小倩這才看清楚這人，原來，他就是教她奇奇三十六功的那老人，陰花口中的地靈子，這時，她也來不及和他禮貌寒喧，只急急地問道：「老前輩，我沈大哥怎樣了？」

地靈子道：「你別問我他怎樣了，快告訴老夫，你們在這裏做了些什麼事？」

孤男寡女，在這地府石洞之內，能做些什麼事，孟小倩一張秀臉不由羞得緋紅，口吃道：「老前輩，你……你……。」

地靈子根本沒有注意到孟小倩的誤會，大叫一聲，又道：「快說，你們做了些什麼？」

孟小倩怒氣一冲，大叫道：「我們什麼也沒有做，只在練功。」

地靈子道：「那練什麼功？」

孟小倩道：「那是六種心法，叫什麼功，我也不知道。」

地靈子道：「你練好了沒有？」

孟小倩道：「練好了，我也不知沈大哥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地靈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這裏沒你的事了，你快回去吧。」

孟小倩眼看着沈中原成了這個樣子，她從那一方面說也不能走，何況她心深處對沈中原的愛又深又純，傷心欲絕的大叫一聲，道：「我不走，你明白了，我可不明白哩！沈大哥到底怎樣了？」

地靈子舉頭望了孟小倩一眼，道：「老夫還算來得及時，他死不了。你快回去吧，陰花在回來不見了你，你奶奶可有得痲煩了。」

孟小倩「啊！」了一聲，想走的念頭動了一下，隨後又一搖頭，道：「事情不弄明白，我絕不走。」她的脾氣一來，可天不怕地不怕了。

其實，她也不是完全不担心奶奶的安危，而是她料想奶奶就有痲煩，也不會發生生命安危，陰花要的是自己，自己不出面，陰花那敢做得太絕！

地靈子翻眼望着孟小倩說道：「你這丫頭，就是這樣倔强，快說，你要明白些什麼？」

孟小倩道：「我沈大哥原是好好的，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地靈子道：「你眞要知道？」

孟小倩道：「我一定要知道，你不說明白，就天塌下來了，我也不管。」

她就是這樣倔强，倔强得叫人沒有半點辦法。

地靈子嘆了一口氣，道：「也罷，老夫就說給你聽吧，當你在練功的時候，沈中原把他存留體內的丹元眞力給了你，所以你才能在這短短的日子中把那『天樑六柱』練成。」

孟小倩道：「天樑六柱很重要麼？」

地靈子道：「當然很重要，你練了奇奇三十六式，如果不再練成『天樑六柱』，終有一天你會經脈崩裂而死。」

孟小倩詫異道：「那就要經脈崩裂了麼？」

地靈子搖頭道：「你年紀還輕，目前還不會受害。」

孟小倩道：「那是說我慢慢練『天樑六柱』還來得及？」

地靈子道：「正是，你再拖五年也沒有關係。」

孟小倩道：「那沈大哥爲什麼不惜犧牲自己，最後一份丹元眞力帮我現在就練好『天樑六柱』，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地靈子說道：「這個老夫可就不知道了。」

孟小倩迷惑地道：「其中一定有道理，我沈大哥不是不知輕重的人。」

地靈子點了一點頭道：「是的，他應該有他的理由。」

孟小倩道：「我要知道他的理由。」

地靈子道：「他生機微弱，沒有七天

時光，不能驚擾他。」

孟小倩道：「我等他七天。」

地靈子大叫道：「你在這裏等七天，外面豈不要天下大亂。」

孟小倩道：「我不管外面的事。」

地靈子道：「你也不管你奶奶的生死了?」

孟小倩道：「不管。」她倒是打定了主意要堅持到底。

地靈子搖了搖頭，道：「拿你眞沒辦法，你先坐下來，我們談談。」

孟小倩道：「我不要坐。」

地靈子道：「好像沈中原和你說了一句話，他說什麼?」

孟小倩道：「這話重要麼?」

地靈子道：「他在這種情形說出來的話，當然重要不過了。」

孟小倩回想了一下，道：「他說：把奇奇三十六法教完……。」留下最後一句話沒有說，因爲她認爲那句話沒有說的必要。

地靈子皺了一皺眉頭道：「這是什麼意思，教誰的奇奇三十六法?……。」

孟小倩原沒聽懂沈中原這句話，現在經地靈子一問，心中一動，「啊!」聲道：「我在教陰奶奶的奇奇三十六法，還差六式沒有教完。」

地靈子一瞪目道：「什麼?你把奇奇三十六法教給了陰花!爲什麼?」

孟小倩囁嚅的道：「我是，我是想刺激沈大哥……」

地靈子一嘆道：「錯了，陰花學會了奇奇三十六法，她却如虎添翼，你沈大哥那還能制得住她，難怪你沈大哥急急於助你練好『天樑六柱』了。」

孟小倩迷惑的道：「那他爲什麼還要我把奇奇三十六法教完呢?」

地靈子道：「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我想沈中原一定有道理，你照他的話做，一定錯不了。」

孟小倩道：「沈大哥的功力可是毫無恢復的希望?」

地靈子道：「原來他也非要三年時光不可，現在他可要從頭練起，非十五年的時光不可了。」

忽然，孟小倩發出一聲怪聲，道：「咦!你對他這樣瞭解，莫非是舊識?」

地靈子笑笑地道：「他是老夫的小師弟。」

孟小倩「啊!」了一聲，道：「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商計好了來寃我。」

地靈子笑道：「把奇奇三十六法都教給你了，還說是寃你，你憑不憑良心，要教你沈大哥聽了，會多難過!」

孟小倩跺脚道：「我是說說玩的，誰眞怪你們了。」

地靈子一笑道：「好了，現在你沈大哥已是奄奄一息，再不能幫你對付陰花他們了，以後對付陰花他們可是你應該負的道義責任，現在，你可以去了吧。」

孟小倩一搖頭，剛說得一個「我」字，便被地靈子大聲打斷道：「你再要瞎三話四，你就對不起沈大哥了。快走，這裏你幫不上什麼忙。」

孟小倩還是搖着頭，道：「不，你還要給我一句話。」

拿她眞沒有辦法，地靈子說道：「說吧!」

孟小倩道：「你要答應我，隨時把沈大哥的情形告訴我。」

地靈子道：「好，老夫答應你。」

孟小倩這時忽然不顧羞的俯身下去，在沈中原臉上親了一親，流着眼淚叫了一聲：「沈大哥!」轉身飛奔而去。

回到懸岩之下，孟小倩已發現情形不大對，因爲陰花手下的那個光頭沒髮的老人也來了!

她沒有理睬那光頭老人，那光頭老人也沒有阻攔她，任由她登壁而上。

登上峭壁，洞內傳來陰花的笑聲：「老妹子，我們是親如手足，你的孫女倩兒，還不就是老姊姊的孫女倩女，怎樣說，老姊姊也不會對她不利，你這樣矢口不說，你這就有失姊妹之情了。」

孟姥姥的話聲倒也沒有怒惱驚怖的意味：「老姊姊，小妹眞是不知道，他們出去已經有了六天了哩!小妹要知道，也就不會在這裏死等他們了。」

陰花還是笑盈盈地道：「老姊姊當然相信你的話，可是你那老姊夫生性多疑，要找不到小倩的話，只怕老姊姊也維護不了你……。」

接着，只聽陽雷的聲音喝道：「老夫可是六親不認，你再不說實話，那就莫怪老夫要送你一樣不大好受的禮物了。」

孟小倩急步而進，接上道：「你們不要爲難我奶奶，我不是回來了麼!」

洞裏的人可多啦，除了陽雷花陰兩大老魔之外，立竿見影沈大鵬和辣手青娥莊美美也在洞內，莊美美也沒再化裝，恢復了本來面目。

孟姥姥和無影手莫非都被制住了身手，席地坐在地上，陽雷他們四人却高高坐在石櫈上，都反客成了主人，而眞正的主人却成了階下之囚。

孟小倩一出現，陰花便呵呵一笑道：「倩兒回來了，正好正好，這是誤會!誤會!」立時一揮手先解了孟姥姥與無影手莫非被制穴道，再一揮手立竿見影沈大鵬與辣手青娥莊美美各自離座扶起孟姥姥與無影手莫非坐上自己的座位，而他們兩人轉身立到陽雷與陰花身後。

孟小倩冷「哼!」了一聲，連望也不望他們，只問奶奶道：「奶奶，他們把你怎樣了?」

孟姥姥還沒有來得及答話，陰花便已笑着接口道：「沒有什麼，你看，現在不都是好好的麼，你回來了就好，你回來了就好，你可知道，大家對你有所担心，中原呢?他爲什麼沒有回來，你看，這次老身把你陽爺爺也拉出來了，有他的『霹靂神功』相助，包你這次中原一定可以恢復功力。」

聯珠砲似的，根本不讓孟小倩多想。

孟小倩望着立竿見影冷冷的道：「沈大哥，他回不來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低頭，沒有答話，陰花却失驚地道：「他怎麼回不來了。」

孟小倩有意氣立竿見影地道：「他死了，他因爲不能恢復武功，一時想不開，跳岩死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全身一震，道：「眞

的?」眼淚順着面頰就流下來了。

孟小倩冷眼向辣手青娥莊美美望去，只見她一點表情也沒有，對沈中原之死漠不關心。

陰花冷笑一聲，道：「小丫頭，人命關天，你可不能隨便搪塞，據老奶奶瞭解，中原求生之念奇强，絕不會妄生輕生之念，莫非是你……」

孟小倩一笑道：「陰奶奶，你放心，倩兒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未教完的奇奇三十六式，一樣再教，決不因沈大哥之死而改悔……。」

孟小倩眞是一眼把陰花看到了底，陰花就怕她反悔不再教她奇奇三十六式，所以先把孟小倩賴上再說，詎料，孟小倩可精明得緊，一開口就擊中她的要害。

陰花可一點不在乎，一笑馬上改口道：「對，你和沈中原的感情深厚無比，絕無加害他的理由，你的話應該可信，大鵬，你可不能再生小倩的心。」

嘴巴兩張皮，在陰花身上，可眞發揮了她運用的妙趣。

立竿見影沈大鵬含着眼淚，欠身應道：「是，弟子知道，弟子絕不會見怪孟姑娘。」

陰花哈哈一笑道：「倩兒，咱們什麼誤會都沒有了，我們的正常工作什麼時候開始?」

孟小倩說道：「馬上就可以開始，但是，我目前心情極爲惡劣，不願旁的人干擾……。」

陰花截口向立竿見影沈大鵬一揮手，說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下去吧。」

孟小倩轉眼望着陽雷叫了一聲，道：「陰奶奶……。」

陰奶奶又一點頭道：「好，老頭子，你也下去。」

陽雷哈哈一笑，站起身道：「老婆子，你不怕小丫頭暗算你，我老頭子還眞不想待在這裏，這裏無酒無肉，可把人都要餓死了。」

陰花笑問孟小倩道：「倩兒，你不會害老奶奶吧?」

孟小倩道：「這裏是我們的洞府，只要你在洞內，一天就是我們的客人，再有什麼帳，我們也不會現在算，你放心。」

陰花道：「老頭子，有了倩兒這句話，你可以放心走了。」

陽雷帶走了立竿見影沈大鵬夫婦。

孟小倩更沒有多生枝節，幫助陰花一口氣把奇奇三十六式練完。

陰花笑哈哈的走了，孟姥姥却埋怨孟小倩道：「倩兒，你這就不對了，中原既然已死，爲什麼還幫她把奇奇三十六式練完。」

孟小倩嘆了一口氣道：「這是沈大哥的意思。」

孟姥姥一笑，問道：「你沈大哥沒有死?」

孟小倩道：「我是故意氣沈大鵬的，可是……」

孟姥姥道：「可是怎樣呢?」

於是，孟小倩抽泣着把沈中原的情形說了出來。

大家唏吁了一陣，孟姥姥一皺雙眉道：「就算這奇奇三十六式練得功力越深，對自己的爲害也越大，那是將來的事情呀，可是在她未受害之前，她却如虎添翅，不知有多少人先被他害死了，糊塗!糊塗!中原太糊塗了。」

孟小倩道：「其實，陰奶奶練完三十式之後，練不練最後六式，她一樣可以自由運用，也不在乎多這六式，說起來，倩兒才眞糊塗，要不是想刺激沈大哥恢復功力的意願，沈大哥也不會……也不會落得這般下場了……倩兒，眞不如死了的好……」說到最後，已是悲痛不已，放聲大哭了起來。

她一直堅强着沒有流過半滴眼淚，這時堵塞的堤防一潰，她恨不得就這樣死了的好。

孟姥姥抱着孟小倩驚急的大叫道：「倩兒，糊塗不得，你可不能忘了你沈大哥交付給你的責任啊!」

孟小倩大哭了一陣，情緒漸漸穩定下來，一挺身站了起來，拭去眼淚道：「倩兒不會糊塗了，我還有我自己的責任，走，我們就去找陰奶奶她們，和她們決一死戰。」

孟姥姥一嘆道：「你又想做糊塗事了，決死戰，你有必勝的把握麼?」

孟小倩一怔道：「這……。」她眞沒有必勝的把握。

孟姥姥道：「據奶奶早年所知，你那陰奶奶還會飼養毒物，這次却不見她帶得有毒物在身上，她那毒物可厲害極了，千萬大意不得。」

孟小倩猛然想起在陰花練功室的發現，接口道：「是，我知道她飼養毒物的地方，我們這就去先把她的毒物毀了。」

孟姥姥搖手道：「你又衝動了，一切都得從長計議，她的毒物可不是說毀就毀得了……」

一言未了，只見聽得入神的無影手莫非大叫一聲，跳了起來道：「唉喲!我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

一抬手臂，手臂上還咬着一隻硬壳紅色小蟲，那紅色小虫死死的咬在無影手莫非手臂上，死也不鬆口。

孟姥姥大驚失色道：「倩兒!快!把莫爺爺手臂上那塊肉削下來!」

孟小倩揮起一道劍光，把無影手莫非手臂上的肉削了一大塊下來。

接着孟姥姥又大叫了起來道：「看!還有不少毒虫啦!快走!」

可不是，地上已有成千的紅虫，向她們圍來。

幸好，這些紅虫速度不快，又不會飛，又發現得早，三人逃出山洞，飛落峭壁之下時，沒有再被毒虫咬到。

毒虫雖然沒有再咬到他們，陽雷陰花與立竿見影沈大鵬夫婦和禿頭却已一字排開在等着他們了。

陰花先驚叫了一聲，扭腰走向無影手莫非面前：「唉喲!莫老弟，你被赤蚩子咬着了，這可不得了，快伸出手來，老姊姊給你敷點藥。」

無影手莫非退了一步，面冷語冷地道：「我很好，不敢有勞。」

陰花笑道：「老弟，別逞强，你看看你的手臂，眞是很好麼?」

不癢，不麻，而且還痛，照經驗法則說，痛就是好現象。

陰花道：「是不是很好，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

他們一路急逃而出，那有時間看手臂，這時揚臂一看，無影手莫非當時臉色就變了。

敢情，他的手臂已是變成了一根黑色棍子。

陰花笑不離嘴地道：「你們還算應變得快，要不你早就沒命了。」說着，取出一顆丸藥投入自己口中和着口水咬碎，張口一口噴在無影手莫非傷口上。

無影手莫非只覺手臂上一涼，舒服極了。

陰花另外又取出一顆丸藥交給莫非道：「服下這顆解毒丸，就沒事了。」

無影手莫非猶豫了一下，才伸手接過來，方待投入口中之際，孟姥姥忽然大喝一聲，道：「她的藥物吃不得。」

陰花一笑道：「老妹子，你也太多心了，不吃就不吃吧。」身形一閃而上，從無影手手中收回了那顆丸藥。

好快捷的身法，孟小倩都看得有點傻了。

孟姥姥取自一顆自己的丸藥，交給無影手道：「非弟，先吃了這顆解毒丹再看吧。」

無影手莫非吃了孟姥姥的解毒丹。

陰花道：「老妹子，老姊姊你可要表白一番了，那赤峀子絕不是老身有心放出來的，怪都怪你師姪美美，她一時忘了帶走，又幾天沒有餵食，它們餓得慌才自己跑出來了，這都是疏忽，老妹子可不要見氣。」

孟姥姥可知道她的爲人，和這種人說理鬥嘴都是枉然，唯一的辦法就是敬而遠之，嘆惜一聲，道：「這樣說來當然不能怪你老姊姊，算我們倒霉，我們要另外找落脚的地方容身了，就此別過，後會有期。」雙拳一抱，行了一禮，一揮手就要帶了莫非與孟小倩離去。

陰花一笑，雙手一攤攔住孟姥姥道：「老姊姊爲表示歉意，已替你們準備好了住處，老姊姊不必他求了，請吧。」

話聲中，她身形一貼而上，右手一探，便扣住了孟姥姥腕脈，其他的人也是左右一分，把他們圈在當中。

她的動作快速，笑容親切，誰知道她暗中又是一套。

孟小倩最初眞還沒有看得出來，等她看出來時，老奶奶已經落到了陰花掌握之中。

這時，孟姥姥忽然大叫一聲，道：「小倩，他們沒安好心，你快走吧。」

孟小倩當然不能抛下奶奶獨自逃走，笑了一笑，說道：「奇奇三十六式，你已經完全練成了，我們身上還有什麼主意可打的?」

陰花笑道：「就因爲你帮老身練成了奇奇三十六式，老身可不是忘恩負義的人，老身替你們安排一處住處，也是應該的，你說是麼?」

孟小倩點頭道：「說得也是，奶奶，我們可却之不恭，不如從命了吧。」

陰花哈哈大笑道：「還是倩兒會想，倩兒，陰奶奶包你只有好處，不會吃虧，走吧!」

目的地是一座大院落，陰花又在孟姥姥身上做了手脚，她的舊病又發了。

背着孟姥姥，孟小倩問陰花道：「陰奶奶，倩兒可是說話算話的人，您有什麼打算請明說吧。」

陰花笑道：「好聰明的孩子，你可知道陰奶奶多麼喜歡你，因爲喜歡你，所以也不願意和你分手，留下你奶奶，用意就是在此。」

孟小倩道：「我在外面跑慣了，可不願老待在一個地方。」

陰花一笑道：「這個陰奶奶也替你想到了，陰奶奶絕不拘束你的行動，你愛到那裏就到那裏，不過……。」

孟小倩一笑，道：「不過，有個小小的條件……」

陰花哈哈笑道：「你這孩子就這樣逗人喜歡，那有什麼條件，其實說來，不但沒有條件，陰奶奶還要給你一個大大的好處……。」

「什麼好處?」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伸長了脖子，孟小倩顯出了她年輕人的激情。

陰花忽然話題一轉，輕嘆一聲，道：「你道陰奶奶都多大年紀了?」

孟小倩順着她的語氣，道：「我奶奶今年七十二，您是倩兒奶奶的姊姊，當然也有七十多歲了。」

陰花道：「老身今年七十五，比你奶奶大三歲，你說陰奶奶的年紀這樣大了，將來還能活多久……。」

孟小倩笑道：「您功參造化，再活七十五歲也不是一件難事。」

陰花搖頭道：「絕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奶奶自己知道，我的最高壽命是八十七歲，算算只有十二年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時不我與，奶奶再有雄心壯志，也是枉然，你這奶奶眞笨得連這一點都看不透麼?」

孟小倩够精明，但到底只是十幾歲，十幾歲人的見識經驗無論如何談不上成熟，想了一想，覺得陰花的話很是誠意，點點頭道：「陰奶奶，你老說得也是。」

陰花笑開了臉道：「陰奶奶又何嘗不想過幾年快快樂樂的生活，安度餘年……唉，終日辛勤，只不過是爲了一份心願而已……。」

孟小倩很自然的順口問道：「什麼心願?」

陰花淡淡地道：「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心願，只是想爲先師成立一個『三花派』而已。」

孟小倩道：「只要目標純正，宗旨善良，抱着救人濟世的宏願，成帮立派，也不爲過。」

陰花歡呼一聲，道：「你不反對陰奶奶成立三花派了，將來『三花派』成立之後，老奶奶只做一個虛有其名的太上宮主，你就是實際負責，大權在握的第一代宮主了。」

來得好快，一下子就套到了孟小倩頭上，孟小倩嚇得大叫一聲，道：「我……我……我不行。」

陰花道：「行!就只有你行，你要不

行，陰奶奶此願就只有成空了。」

孟小倩不由大叫一聲，說道：「陰奶奶……。」

陰花搖手道：「你先聽我說，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說完之後，你再作最後的攷慮如何?」

孟小倩只有靜靜的聽了下去。

陰花接着道：「你沈伯伯與莊阿姨誤人誤己，把一件好好的事，弄得一團糟糕，大違老奶奶初願，所以老奶奶眼看着他們風消雲散，也不願再支持他們，至於你將來的『三花派』，老奶奶只要你成立一個『三花宮』，『三花宮』的一切，完全由你作主，你要打家刦富也好，爲俠仗義也好，老身都不過問，老身要的只是『三花派』三個字，你看如何?你先想想，再回答老身。」

陰花留下一個問題給孟小倩，回身去了。

孟小倩聽她說了半天，只聽清一句話，那就是成立三花派之後，「三花宮」一切作爲由她完全作主，心想能由自己完全作主，那時大權在握，豈不可以把他們這一批人慢慢導之於正途，能如此兵不刃血，約束教化這批亡命之徒，未始不是一件釜底抽薪，大有可爲的機會。

這是一個好主意，孟小倩越想越覺得不壞……

這時，輕身掩進來一人，到了孟小倩面前，孟小倩才發覺，原來是沈中原的父親立竿見影沈大鵬。

立竿見影沈大鵬這個人，孟小倩見了他心裏就有氣，要不是他是沈中原的父親，沈中原怎會身中暗算，被吊了起來，甚至落得今天這般下塲。

孟小倩愛理不理的冷冷望了立竿見影沈大鵬一眼，一別臉，當做沒有看見他進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低着聲音叫了一聲，道：「孟姑娘……。」

孟小倩回頭目光如冰般落在沈大鵬身上，沈大鵬不知怎的，下面的話，就說不出口了。

孟小倩冷笑一聲，道：「你想做說客，還差着哩!」

立竿見影沈大鵬忽然嘆息出聲，道：「不錯，我是準備說客，但不是要你當『三花宮主』。」

孟小倩一瞪眼道：「那你要我做什麼?」照說，她也該稱他一聲老伯，可是她見了他心裏就有氣，那「老伯」兩字，想也不想。

立竿見影沈大鵬又是一嘆，說道：「前車可鑑，你這『三花宮主』可是萬萬當不得。」

這話眞出人意料之外，孟小倩聽得一怔，道：「你說什麼?」

她既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更不相信沈大鵬的胆子，居然敢說出這種反對陰花的話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挺胸道：「你不能上我師娘的當。」

孟小倩眼睛睜得老大，道：「你好大的胆子。」

立竿見影沈大鵬凄然地笑道：「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心無可怕，自然胆子就大了。」

孟小倩自頭到脚重新打量了立竿見影沈大鵬一遍，默不作聲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我當雙龍會主上了一當，中原當少會主又上了一當，現在……現在姑娘又要當什麼『三花宮』宮主了，小心，沒有心腹之人，當什麼都沒有用。」

孟小倩道：「你是說，你過去是上了他們的當?」

立竿見影沈大鵬苦笑一聲，道：「算是自作自受吧。」

孟小倩道：「你連自己的兒子都害，實在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我能不能有一個贖罪的機會呢?請姑娘看在我死去的兒子中原份上，請姑娘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聽信我一句話，千萬不能幹什麼『三花宮』宮主。」

孟小倩聽他提到沈中原，心中一陣凄然，語氣一軟，道：「好，我會仔細攷慮這件事。」

立竿見影沈大鵬訕訕的道：「我還想·請教姑娘一件，不知……不知……。」

孟小倩點頭道：「你說吧。」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中原他可是眞的死了?」

孟小倩心想虎毒不吃兒，他也够自責的了，就是告訴他也沒有什麼關係，輕聲，道：「他沒有死。」

立竿見影沈大鵬雙目陡然一亮，道：「此話當眞?」

孟小倩點點頭，道：「希望你不要告訴別人，更希望你不要再讓他失望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臉色一開，高興得只差沒有跳了起來，連連點頭，道：「是，是，是!我一定不會再叫他失望了。」

孟小倩嘆息一聲，道：「老伯……」

立竿見影沈大鵬的表現，孟小倩想想自己和沈中原的關係，口中也實在不該再沒有禮貌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怔，道：「姑娘，這般稱呼，我……我……可不敢當。」

孟小倩道：「禮當如此，老伯過去是晚輩失禮。」

人貴自尊，然後人尊之。

立竿見影沈大鵬苦笑一聲，道：「但願今後能不負你這聲『老伯』之稱。」

孟小倩道：「老伯眞有這種決心?」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挺胸道：「想你沈老伯當年也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漢子，一步錯步步錯，想起中原，我就愧煞人了，老伯就不爲自己，也該爲中原想一想，老伯豈能再沾辱你沈大哥的一片苦心。」

孟小倩笑靨一開道：「老伯既有此心，倩兒要請你帮一個忙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什麼帮忙不帮忙，你吩咐吧。」

孟小倩道：「你知不知陰奶奶飼養毒物的地方?」

立竿見影沈大鵬點點頭，說道：「知道。」

孟小倩道：「可是就在她那老巢的地下秘室之中?」

立竿見影沈大鵬驚訝地道：「你早就知道了!」

孟小倩笑笑地道：「晚輩是無意中發現的，毒物難敵，大伯，你有沒有辦法消滅那些毒物？」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這個很難，她另有心腹人負專責，就你莊阿姨都不能過問。」

孟小倩暗暗一皺眉頭，道：「莊美美對你倒是不壞。」她就討厭辣手青娥莊美美，立竿見影沈大鵬一句「莊阿姨」招來了孟小倩的冷言冷語。

立竿見影沈大鵬顯然沒聽懂孟小倩的話，嘆口氣道：「她對我確實很好，却也把我害苦了，我對她眞不知如何是好，」

孟小倩皺了一皺小鼻子道：「你能够影响她嗎？」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我一定盡力而爲。」

孟小倩馬上提醒他道：「現在你可千萬要守口如瓶。」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是。我知道小心。」

孟小倩開始沉吟起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也不敢久留，輕聲道：「我先走了，你有什麼事，隨時告訴我就是。」

武林弭禍　陰魔授首

孟小倩答應陰花做三花宮宮主。

陰花立時替孟小倩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孟小倩就是三花宮宮主了。

現在她總共有五十四個手下，這五十四個人都沒有在「雙龍會」出現過，她是另起爐灶，以新人新面目在江湖上出現。

立竿見影沈大鵬和辣手青娥莊美美成了過時人物，被冷藏了起來。

宮主之下有一個副宮主，副宮主叫齊眉兒，年紀約二十七八歲了，能言善道之外，又有眞才實學，她不但精明能幹，而且還穩健非常，更能虛心下氣，絕對服從孟小倩的指揮。

「三花宮」一成立，陰花就把孟姥姥和無影手莫非帶去了，明說是老姊姊情深義重，要替孟姥姥醫好惡疾，實則是把他們當作人質，用以控制孟小倩。

孟小倩心裏明白得很，只是淡淡一笑，她這時對三花宮宮主的興趣大得很，只要有宮主可當，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孟小倩當了三個月的宮主，既不爲非作歹，也不行俠仗義，只是關起門來在宮中任性使刁，當自己的宮主。

副宮主齊眉兒捧着她，全宮的人更是順着她，這宮主倒眞不錯，一呼百諾，要什麼有什麼，可眞過癮。

孟小倩身前有四個貼身宮女，分別爲：蘭兒，梅兒，菊兒和荷兒。

副宮主齊眉兒也有四個宮女，分別爲：杏兒，菱兒，桃兒，李兒。

這八個宮女年紀大約不過二十歲左右，小的也有十六七歲，說起來和孟小倩是屬於同一年齡階段的姊妹淘。

孟小倩私下裏對他們特別好，私地裏每人都個別傳了幾式奇奇三十六式，當然，其中也有厚薄之分，有的傳得多，有的傳得少，做得並不公平。

於是，那八個宮女都極力討好她，但在她們自己之間，却又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猜忌，你疑心我特別討好孟小倩多學了奇奇三十六式，我又疑心你多學了奇奇三十六式，但又希望自己比別人多學幾式奇奇三十六式。

孟小倩的鬼心眼就是這樣多，她故意做得不公平，故意讓她們彼此猜忌，這樣她才不會被他們八個人所包圍所左右。

反過來，那八個人都想討好她，都想多學得幾式奇奇三十六式，因此她的耳目比誰都靈光。

奇奇三十六式，一式有一式的妙境，一式有一式的威力，得其趣旨之人，無不貪心大熾，希望把三十六式學全，有朝一日也揚眉吐氣一番。

這就是人性中最大的弱點，孟小倩掌握了這個弱點。

陰花當然知道孟小倩不是一個俯首貼耳唯命是從的人，她却沒得到孟小倩會捨得用奇奇三十六式做武器，在她重重佈置之中，殺開一條出路。

本來也是，武林之中秘技自珍，乃是人同此心的一致看法，誰會隨便傳人？何況其中還有傳非其人的顧慮。

孟小倩却不管那一套，就這樣做了。

八個宮女都學到了奇奇三十六式，其進展過程雖然非常秘密，但却沒逃過副宮主齊眉兒的眼睛。

副宮主齊眉兒，心癢癢的，只想自己學得奇奇三十六式才不虛此生，因此，她看在眼裏，却沒有把這事實向陰花打小報告。

終於，齊眉兒抓到了一個機會，孟小倩正在傳授李兒一式奇奇三十六式的時候，她突然現身出來。

李兒正在練「吳剛伐桂」，「吳剛伐桂」的姿式並不難看，因爲只是一個姿式而沒有連續的動作，而且僵了似的一動也不動，那個樣子可就不大雅觀了。

齊眉兒故意驚叫一聲，道：「唉喲，李兒，你這該死的丫頭，可是什麼事情忤逆了宮主，眞是屢戒不聽，要你何用……」揮手一個耳光打了過去。

運勁之際，這個耳光可挨不起，輕則走火入魔，重則逆血攻心，立斃當場。

她的這一耳光當然沒有孟小倩的話快，孟小倩一笑喝道：「眉姊，她正在練功，可干擾不得。」人後她總是叫她眉姊。

齊眉兒一收手，楞道：「她在練功，這叫什麼功，怪模怪樣。」

孟小倩道：「你聽說過奇奇三十六式沒有？」

齊眉兒驚訝失態地大叫道：「什麼！這是奇奇三十六功！」

孟小倩點點頭道：「閑來無事，教他們幾個式子練練，她們一學就會。」

齊眉兒嘆息一聲，道：「她們的福氣眞好，能得宮主如此垂青，唉……。」

孟小倩一笑道：「你可是也願學？」

齊眉兒撲身拜伏在地道：「屬下如得宮主垂愛，傳授奇奇三十六式，屬下感恩不盡。」

孟小倩伸手提起齊眉兒笑道：「眉姊，就怕你不想學，你要學那不簡單得很，快起來，不要這樣。」

齊眉兒大喜道：「宮主是答應傳授屬

下了。」

孟小倩道：「我答應你了，不過有句話我可要說在前面，你要不要學，先想好了再作決定。」

齊眉兒道：「但得宮主傳授奇奇三十六式，如有所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孟小倩道：「這倒不必。」

齊眉兒接說道：「這是屬下的一片心意。」

孟小倩笑了一笑，道：「我要說的是另有所指。」

齊眉兒欠身道：「請宮主明示。」

孟小倩道：「你既然知道奇奇三十六式，可知這三十六式運氣走脈別着妙用，但它也有它的缺點之處……」

齊眉兒道：「屬下只知道奇奇三十六式妙絕天下，却不知道他有什麼害處？」

孟小倩道：「奇奇三十六式，最適於從未學過武功的人，但對於一個已有內功基礎的人，却容易造成相冲相尅之害，奇奇三十六式練得越高，受害越重，所以，這一點你必需愼重攷慮。」

齊眉兒眉兒一揚道：「請問宮主，您在未練奇奇三十六式之前，可不是也有相當內功基礎，那您……。」

孟小倩一笑道：「我是但問目前，不問將來，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能活得光輝燦爛，雖只生命有限，也勝過黯淡無光的數十年生涯。」

齊眉兒道：「宮主說得是，屬下有此同感，但不知在什麼情況之下才會發生惡果？」

孟小倩道：「五十小關，六十大關，小關一現之後，如果能自散功力，可保天年。」

齊眉兒一笑道：「屬下今年二十七，到五十歲還有二十三年，怕他則甚，只要宮主願意傳授，屬下是學定了。」

孟小倩道：「且慢，還有一件事，很是重要。」

齊眉兒道：「什麼？」

孟小倩道：「你可知道，陰奶奶可不願意別人也學會奇奇三十六式，她要是知道，可不得了。」

齊眉兒暗暗一震，猶豫了片刻道：「，我們不讓他知道就是。」

孟小倩道：「萬一她知道了呢？我是無所謂，倒霉的是你們。」

齊眉兒笑了一笑道：「宮主，你難道心甘情願當這『三花宮主』？」

孟小倩笑着道：「我覺得這宮主很好呀！」

齊眉兒道：「將來就不好了。」

孟小倩暗暗點頭，忖道：「有她這句話，可見陰奶奶的控制權大有問題，好了，到此爲止，不能太露骨了。……」接着一笑，道：「好，只要你不怕，我就教你奇奇三十六式。」

齊眉兒忙躬身一禮，說道：「多謝宮主。」

奇奇三十六式，式子不難，難在行功走脈，內功越深厚的人，練起來也越難，齊眉兒練第一式足足練了三十六天才練好，可是她發出來的威力，也遠勝他人。

齊眉兒內功造詣已經登堂入室，因其已經登堂入室，所以深知欲速則不達的道理，三十六天一式，她却不以爲緩。

孟小倩只教了齊眉兒三式，前後當「三花宮主」已當了四五個月，她表面好玩，其實暗中極是用心，宮中那些人物，她已摸得清清楚楚，瞭然於心。

同時，齊眉兒和那八個宮女的心已被她抓住了十之七八，只差最後的攷驗和證明了。

這天，孟小倩向齊眉兒道：「眉姊，我想到外面去走走，可以麼？」

齊眉兒道：「宮主吩咐就是，有什麼可不可以。」

孟小倩道：「就你我二人再加八個丫頭如何？」

齊眉兒道：「最好能再加二人，一人趕車，一人處理各項事務。」

孟小倩點頭道：「好，我們明天啓程，先到長沙去玩玩。」

第二天，一輛三花香車駛出了三花宮，前呼後擁的直奔長沙。

三花車上標着「三花宮」三個字，江湖上第一次出現了三花宮。

車到長沙，住的不是客棧，而是一座宅第，不用說，這是三花宮早就準備好了的。

宅主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她是一個寡婦，帶着三個花朵般的女兒，在長沙是很有幾分名氣的趙夫人。

趙夫人在孟小倩面前可矮了半截，領着三個女兒趙金鳳、趙銀鳳、趙翠鳳向孟小倩行了參見大禮之後，便隨侍在一旁。

孟小倩冷眼細觀，那趙夫人外貌恭順，內心感受不形於色，可是那三位趙小姐可就有點不同，她們雖然行禮如儀，眼神眉角之間充滿了不屑之色，對孟小倩並無眞誠敬意。

孟小倩微微一笑，召過趙金鳳道：「金鳳，你今年芳齡多少？」

趙金鳳道：「二十一歲了。」

孟小倩道：「那是和本宮身前蘭兒同歲，但不知你的武功成就比蘭兒如何？」

趙金鳳望着蘭兒一笑道：「蘭兒麼……。」她沒有明的說出來，但已表示出蘭兒不在她心上。

孟小倩笑了笑道：「蘭兒跟了本宮主五個月，已經不是吳下阿蒙，只怕你已勝不了她啦！」

趙金鳳道：「金鳳斗胆，想和蘭兒妹試試招。」

孟小倩道：「蘭兒，限你三招之內取勝。」

趙金鳳幾乎笑出聲來，暗忖道：「蘭兒，你要是勝得過我，就不會當什麼宮女了……。」

蘭兒面色一肅，應聲走了出來。

趙金鳳笑笑地說道：「蘭兒，你先出手。」

蘭兒道：「小妹奉命領教，可勝不可敗，鳳姊可要小心了。」

趙金鳳一笑道：「你也學會說大話了，出手吧。」

蘭兒口中數着：「一……二……三……。」右手揮出一掌。

她們的武功路數頗爲相似，但一搭上手之後，蘭兒的速度就比趙金鳳稍快，當她數到「三」時，蘭兒招式一變，一掌印

在趙金鳳臂部，把趙金鳳震了出去。

這一掌來無形去無踪，趙金鳳被震出去了，還不知道是怎樣中掌的，一愕之下，不服氣地說：「來！來！來！我們再走二招……」

齊眉兒輕喝一聲，道：「大胆，還不退過一邊去！」翠袖一揮，發出一道勁風，把趙金鳳捲得退了四五步。

趙金鳳轉臉向趙夫人望去……。

齊眉兒冷然道：「宮主尊前，不敬者殺……。」

她這「殺」字一出口，隨身四女飄身而出，全廳的人不由一驚。

孟小倩一擺手道：「副宮主不可太認眞，杏兒等退回去。」

齊眉兒欠身領命，杏兒等四人移步回到齊眉兒身後。

趙夫人飄目向齊眉兒望去，齊眉兒一臉冷霜，沒有任何表示，趙夫人暗暗一震，忖道：「齊眉兒與我過去交情不惡，莫非這主兒把她也制服了？她能制服齊眉兒，這可要小心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划不着自己找難堪。」

惡人只怕惡人磨，她就想去搗亂，也得先估計估計自己的份量。

趙夫人很會望風轉舵，馬上嬌叱一聲，道：「金鳳，還不向宮主領罪。」

接着，趙夫人自己也立身而起，向孟小倩行禮自責，道：「屬下敎導無方，請宮主示訓。」

趙金鳳見這位平時眼高於頂的母親，也突然改變了態度，看來情形不妙，神色一悚，跪了下去，道：「金鳳失態，請宮主開恩……。」

孟小倩笑了一笑道：「人狂一點沒有關係，但要有眞才實學，眼中更不可沒有尊卑之分，打不過人家，又發橫撒野，這就不是小姐而是無賴了。」

趙金鳳壓着自己性子，低着頭道：「是，屬下知錯。」

孟小倩一揮手道：「起來吧！」

趙夫人領着趙金鳳謝過宮主，退回原位。

孟小倩接着又道：「趙夫人，你手下超過金鳳這等身手的人有幾人。」

趙夫人道：「包括屬下在內，共有五人。」

孟小倩道：「他們人呢？」

趙夫人道：「他們都在廳外，有候宮主傳見。」

趙夫人一聲傳呼，魚貫走進來四人，他們是迎面三星汪婆婆，鬼爪鷹王古奇，假書生胡風，生死郎中裘依仁。

他們各自報名，參見了孟小倩。

長沙是「三花宮」最大的一處分壇，這五個人就是這裏的支柱。

孟小倩與他們略爲寒暄了二句之後，轉向趙夫人問道：「貴壇可有較大的密室嗎？」

趙夫人欠身道：「有。」

孟小倩道：「請準備一桌酒席，一壺薑湯備用。」

趙夫人向趙金鳳一揮手，趙金鳳欠身退了下去，片刻之後即已準備齊全。

孟小倩命趙夫人等八人一同進入密室，自己只帶了副宮主齊眉兒入室，八位宮女留在室外守護。

這種安排，好不叫大家心中嘀咕，不知這位宮主葫蘆裏在賣什麼藥。

酒過三巡，孟小倩放下酒杯，目光向趙夫人等八人面上一掠而過，微微一笑，道：「這裏是密室，小妹現把它當作私室，撇開『宮主』的身份，想和各位談幾句私話，……」

話聲微微一頓，又向他點了一點頭，道：「各位在未列入『三花宮』之前，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一方豪主，如今居然被小妹這毛頭丫頭呼來喝去，心中只怕有點不心服，但是不知小妹這話說得對也不對？」

眞是毛頭丫頭，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她在胡說八道些什麼？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作答。

孟小倩笑了一笑，又道：「各位不說話，那是同意小妹的話了。」

目光一轉，射向迎面三星汪婆婆臉上，說道：「老前輩，請你老實回答一句話，你如果能平平安安的離開三花宮，樂享天年，你還願不願意賣老命替別人去打天下？」

迎面三星汪婆婆乾笑一聲，道：「宮主，你要老身說眞話還是假話？」

孟小倩道：「當然是眞話。」

迎面三星汪婆婆道：「老身說了眞話你不記恨？」

孟小倩道：「其實你說不說眞話並不關重要，人家並不要你心悅誠服。」

迎面三星汪婆婆道：「說得也是，那就老身直說了吧，老身但得還我自由之身，那還願意替你們賣命。」

孟小倩一笑，問道：「老前輩受的什麼禁制？」

迎面三星汪婆婆一怔道：「你問這做什麼？」

孟小倩含笑道：「我知道陰奶奶有三種毒藥，各有不同的解法，你說明了自會有你的好處。」

迎面三星汪婆婆愕然道：「你要替我解除禁制？」眞是叫誰也難以相信。

就副宮主齊眉兒和她親近已極，都不知道她有這一手。

說來倒也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有根有本，記得沈中原第一次見到辣手青娥莊美美時，便被送到「衍生洞」去改造，他却與「衍生洞」寸心子嚴獨行成了朋友，不但知道了「雙龍會」很多密私，還得到一大批各式藥物，裏面就有針對陰花用毒的解藥，沈中原把那些藥物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孟小倩當上「三花宮主」之後，地靈子忽然暗中找到她，把那些藥物交給了她。

「三花宮」就是「雙龍會」的再生，陰花就只那一套，自是難不倒孟小倩。

孟小倩胸有成竹，點頭道：「我正有此意。」

迎面三星汪婆婆猶豫不決地攷慮再三，最後才吞吞吐吐地道：「老身……老身……受制於太陰肺經。」

孟小倩取出一粒白色小藥丸，放在桌上，道：「先用薑汁服下這藥丸。」

迎面三星汪婆婆顯然疑慮甚深，訕訕的道：「這藥丸眞有效麼？」

副宮主齊眉兒伸手取起那粒藥丸，說道：「我來試一試。」投入口中，用薑汁服下。

孟小倩忽然出手一掌，打得齊眉兒仰身跌倒地上，齊眉兒大驚道：「我……」

孟小倩一笑道：「我不是怪你，別說話，快行功。」伸手扶起她坐好，又出手點了她三處穴道。

齊眉兒行功片刻之後，開口吐出幾口黑血，一臉歡愉之色，笑道：「謝謝宮主，我完全好了。」

迎面三星汪婆婆好不後悔，却又不便再相求。

孟小倩又取出一粒藥丸給了迎面三星汪婆婆，如法打了他一掌，點了三穴，迎面三星汪婆婆也霍然而好。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趙夫人等四人也請孟小倩替他們解除毒禁。

趙金鳳等三姊妹倒沒有受到毒禁，因爲那種施禁的毒物也不是容易得來之物，所以不能普遍使用，只能用在重要人物身上，趙金鳳三姊妹還沒有那種身份哩！

身上的毒禁是解除了，她會白替自己解除毒禁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們心中不免又產生了一種憂慮。

孟小倩微微一笑，說道：「各位請放心，小妹對各位絕無任何羈絆，小妹只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希望各位不要與小妹爲敵。」

陰花只不過是一個大騙子，把人騙上鈎之後，就改以陰謀控制，這種手段當然得不到被控制者的忠誠，沒有機會則已，一旦機會來臨的時候，那就人人都是叛徒了。

鬼爪鷹王古奇大叫一聲，道：「以後誰要與宮主爲敵，老夫就和他拚了。」

假書生胡風道：「姑娘替我們解除了禁制，難道不怕老人家知道？」在習慣上，他們都稱陰花爲老人家。

孟小倩一點頭道：「所以，小妹也希望各位保持現況，不要惹起她的疑心，一旦時機來臨，各位就可自由自在，永無後患的離開了。」

趙夫人說道：「宮主要與她老人家爲敵？」

孟小倩道：「我不是傀儡，我要做的是眞正的『三花宮主』。」

趙夫人擧手誓道：「屬下擁護宮主到底。」

迎面三星汪婆婆憂心忡忡地道：「宮主可有對付陰婆子之道？」

孟小倩反問道：「前輩就那一方面而言，個人武功方面呢？還有全宮的人心背向問題。」

迎面三星汪婆婆道：「宮主如能替每一位重要人物解除毒物禁制，大家感恩之餘，雖不敢與陰老婆子正面爲敵，至少不會對宮主不利。」

孟小倩點點頭，說道：「晚輩正是這等看法，晚輩這樣做，便是不希望過份殺戮。」

迎面三星汪婆婆道：「但也要事機密秘，不能洩漏出去，否則，你就無法完成替大家解毒的心願了。」

孟小倩抱了一抱拳道：「這也是小妹希望守口如瓶之處。」

迎面三星汪婆婆又道：「宮主可知陰老婆子的武功成就？」

孟小倩道：「前輩有何指敎？」

迎面三星汪婆婆道：「老身在她手下走不過二十招。」

孟小倩深知信心的培養，在於有無雄厚的實力，迎面三星汪婆婆問出這些話來，就是想看看孟小倩的眞實功力，她，笑了一笑，道：「晚輩向老前輩請敎二手如何？」

迎面三星汪婆婆一笑說道：「正所望也。」

趙夫人道：「要不要到室外去？」

孟小倩搖搖頭道：「不必，這裏够寬敞了。」

動手之下，迎面三星汪婆婆只走了三招，就被孟小倩制住了穴道。

迎面三星汪婆婆的功力如何？另外四個人都非常清楚，他們誰也不是她的敵手，她只能在孟小倩手下走三招，其他的人除了倒抽冷氣之外，便是信心陡增，覺得孟小倩的崛起江湖，實在不是偶然。

不用說，趙夫人他們五人對孟小倩已是信心倍增，欣然接受孟小倩的友誼。

孟小倩又轉向趙金鳳，說道：「金鳳姊……。」

趙金鳳急得滿面通紅，雙膝一曲，跪在地上說道：「屬下不敢當受宮主如此稱呼。」

孟小倩伸手拉起趙金鳳道：「金鳳姊，咱們現在是以朋友身份說話，也有銀鳳，翠鳳兩位姊姊，小妹也知道，你們和蘭兒她們八人，都是陰奶奶請人敎導出來的青年好手，蘭兒她們八人都已答應相助小妹，但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趙夫人接口道：「她們一共二十四人，都是屬下負責敎導出來的，她們的去留，屬下可以回答宮主。」

孟小倩笑着道：「還是由她們親口回答的好，當然，小妹也不會虧待你們，你們都可像蘭兒她們一樣，獲得小妹的武功傳授。」

趙金鳳恍然而悟，這才知道自己打不過蘭兒的緣故，樂得笑開了嘴道：「金鳳姊妹，願聽宮主使喚。」

密室一會，孟小倩暗暗吁了一口，總算不虛此行。

離開長沙，孟小倩又巡視了四處分壇，都用同樣的方式，獲得了五分壇重要人物的友誼。

回到「三花宮」，孟小倩命齊眉兒發出了百多份請帖，邀請各路英雄前來「三花宮」觀禮。

「三花宮」訂於三月三日擧行開山大禮。

這一切都是孟小倩自作主張，沒有請得陰花的同意，請帖發出後第四天，陰花滿臉不高興的來了，劈頭便問孟小倩道：「小倩，你倒好大的氣派，居然大發請帖，要開山門了。」

孟小倩一笑，道：「陰奶奶，說過的話不要不算數，你不是答應過倩兒，『三花宮』的事由倩兒自己作主麼？」

陰花嘆了一口氣道：「這等開山大事，你總該和老奶奶商量商量呀！」

孟小倩道：「倩兒在外面走了一趟，

當宮主好威風啊！所以倩兒上了癮，想大大的幹一場。」

權勢敎人迷，陰花暗暗一笑，倒不再責怪她了，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地道：「你請了些什麼人？」

孟小倩取出名單，道：「倩兒請的人都在這名單上了。」

陰花看了一遍名單，道：「好吧，要大請其客，就乾脆再多請些人吧，奶奶這裏還有份名單，也一併發了帖子吧。」

孟小倩接過名單，吩咐送給副宮主齊眉兒照辦。

陰花見孟小倩了無心機的樣子，倒是放了不少心，笑笑地又道：「老奶奶還有幾個辦事能手，明後天奶奶就叫他們來帮你佈置一下，有了他們，你就可以省事多了。」

孟小倩說道：「雙龍會的人可不能來啊。」

陰花道：「這還要你說，老奶奶會不知道。」

孟小倩道：「還有，我奶奶也得來露露臉。」

陰花一笑道：「你奶奶早就來了，要不要看看她去？」

孟小倩一聽奶奶來了，高興得跳起來道：「好呀，我們現在就去。」

不但孟姥姥無影手莫非來了，陽雷和禿頭老人也來了，只不見辣手青娥莊美美和立竿見影沈大鵬，但是另外多了二個中年大漢，這兩個中年大漢孟小倩從前沒有見過，這次陰花也沒有替他介紹，不知是何許人物。

無影手莫非倒是完全好了，孟姥姥還是老樣子被制於陰花，顯得有氣無力，除此之外，陰花對孟姥姥倒是客客氣氣，妹妹長妹妹長的親熱得不得了。

祖孫見面只淡淡一笑就心意相通了，孟小倩口若懸河，把當「三花宮主」的得意之處大大描述了一番，完全表露了少年得志的忘形。

陰花自學會「奇奇三十六式」之後，日夜加緊苦練，目前已經有極大的成就，由於對「奇奇三十六式」的認識和瞭解，對孟小倩的功夫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雖然自認識孟小倩到底修爲日短，還難是自己一甲子功力以上的敵手，但却也是一個非常扎手的人物，非費一番力氣不可以制服的。

這時，見了孟小倩這刻揚揚得意的形態，暗暗得意忖道：「到底小孩子家，有得玩有得出風頭，就忘了所以然了，不過……咱們還是做牢靠一點的好……。」

陰花笑着替孟小倩錦上添花道：「倩兒的氣魄眞大，她已定在三月三日爲『三花宮』大開山門，廣邀羣雄，要好好熱鬧一番哩，如此一來，倩兒就是一派的掌門之人，而且還是有史以來，武林中最年輕的掌門人，倩兒今年大概還只有十八歲了吧……」

孟姥姥也是笑呵呵的道：「十八歲還不到啦！」

陰花帮襯着道：「老妹妹有此了不起的孫兒，你老妹子在一般老朋友面前也可大大的露臉了，只是，你老妹妹這般行動不便，未免……」說話打頓，不知她又要出什麼鬼花樣。

明知她話中有話，孟小倩却忍不住還是問道：「是呀，我奶奶這般行動不方便，叫老朋友見了，心裏不知作何想法，陰奶奶，快把我奶奶的病醫好了吧！」

陰花笑笑地道：「是呀，陰奶奶也是這樣想，只是你這小丫頭時風時雨，搗起亂來，陰奶奶可吃不消。」

孟小倩舉起右手道：「倩兒可以發誓，絕不搗亂就是。」

陰花笑道：「發什麼誓，陰奶奶相信你的話，只是你一高興起來，亂出主意，做錯了事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怪你也是來不及了，所以……。」

孟小倩道：「你就直說了吧，不要什麼『所以』……不『所以』了吧。」

陰花一笑道：「說得也是，我們關係不同，有話明的說開來反而倒好，陰奶奶的意思是把你的處境和你奶奶調個位置，陰奶奶把你奶奶的病完全醫好，而你先服用陰奶奶一顆藥丸兒。……」

孟小倩大叫一聲，道：「你要在我身上下毒……。」

陰花搖手止住孟小倩的叫聲，道：「倩兒你先別叫，聽陰奶奶把話說完，你服下藥丸之後，你奶奶便會爲你担心而處處照顧你，提醒你不要亂來，大典一過，陰奶奶馬上給你解藥，你奶奶的病也完全好了，豈不皆大歡喜，你想一想，如何？」

孟小倩道：「我將來還是不是『三花宮主』？」

陰花道：「只要你好好的幹，你永遠都是『三花宮主』，你再想想，老身又那裏去找你這種人來當宮主，何況你在江湖上出名之後，老身也不能隨便換你，你說是不是？」

孟小倩微一沉思，便點頭道：「好，你把藥丸給我。」

陰花笑嘻嘻遞給孟小倩一顆藥丸，孟姥姥大聲喝道：「倩兒，不可……。」

孟小倩一張口已把藥丸在孟姥姥叫聲出口之際投入口中，吞下腹中而去。

孟姥姥打住話聲，搖頭嘆了一口氣。

陰花笑道：「老妹子，不要嘆氣，這是倩兒的一片孝心，你有這樣的孫兒，該大大的高興才是，何況，你也該明白，老姊姊雖然要點手法，可從來沒有眞的危害過你們，說眞的，老姊姊可實在喜歡倩兒，將來老姊姊的一切，還不都是她的。」

孟姥姥苦笑道：「有了這樣姊姊，還有什麼話好說。」

陰姥姥拍拍手道：「老姊姊對你們是不是沒有惡意，馬上就給你們一個答覆，倩兒，你現在就可以和你奶奶與莫爺爺回到『三花宮』去了。」

孟小倩把自己奶奶接到了「三花宮」，陰花故示大方，沒有跟去。

孟姥姥好不氣憤，一路上把孟小倩罵得不亦樂乎，孟小倩深知陰花詭計多端，却也不敢把自己陰花毒藥之事說了出來，只是笑嘻嘻的應付奶奶。

三月三日眨眼間就快到了。

孟姥姥的老朋友，孟小倩的新朋友，有好幾位提前來到了「三花宮」。

最初到達的是老花子萬重山，他還帶來了周日輝和汪平。

其次便是大成園園主石紹軒帶着兒子小霖和女兒小雯小英，尤其石小雯聽說孟小倩成立了「三花宮」，高興得不得了，非趕來道賀不可。

陸莊主陸平帶着兒子三多公子陸廣元也提前來了，和他們父子同來的還有甘化雨。

「三花宮」的事，有副宮主齊眉兒負責，根本不用孟小倩煩心，孟小倩以宮主的身份，享受着賓客般的清閑，整天嘻嘻哈哈的在賓客之間快樂。

小英年紀小，看着孟小倩沒有半點宮主氣派，甚至比她爸爸在家中的威風都不如，不由皺着眉頭問道：「倩姊姊，你眞是『三花宮主』麼？」

孟小倩笑道：「當然是，有什麼地方不對。」

小英搖首道：「一點都不像。」

小雯一旁嗤鼻道：「你懂什麼，這叫『無爲而治』呀！」

小英一幌小辮子，迷迷糊糊地道：「什麼叫『無爲而治』呀？」

小英問得好，孟小倩也不知什麼叫「無爲而治」。

小雯似乎只是一知半解，要她作進一步的解釋她只有紅着臉道：「這個……這個……反正『無爲而治』就是了。」她也許明白，就是說不出來。

但，不管她說不說得出來，三個人可笑成一團，高興極了。

三月三日就是明天。

有請帖的來賓，黑白兩道都有，各門各派也都有，只是各大門派的來人，只是代表，而不是掌門人親臨。

孟小倩雖然「雙龍會」一戰成名，崛起江湖，到底還是年紀太輕，與各大門派又沒有實質交情，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不來，也是在情在理。

不管各大門派掌門人來不來，「三花宮」的氣派可是可圈可點，不是一般小門小派所能相比。

不說別是，「三花宮」的正殿，就比少林寺的大雄寶殿還雄偉寬大，三百多個有頭有臉的來賓坐在大殿之中，還是空蕩蕩的。

孟小倩穿着綉花大禮服，坐在宮主寶座之上，年紀雖輕，却儼然似模似樣。

宮主寶座右手上側還有二個座位，上面坐着一對五十左右的半百夫婦，那就是陰花和陽雷，他們自知惡名在外，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戴上了人皮面具，他們是太上宮主，在典禮中，他們是要被孟小倩抬出來的。

典禮開始了。

讚禮的高讚：「宮主就位。」

孟小倩從座位上慢慢站了起來，奇怪的是，她沒有走上禮台，却把身上的禮服脫了下來，裏面現出一身勁裝疾服，走到台前，向來客抱拳一禮，道：「對不起各位高朋好友，有勞各位遠道而來觀禮致賀，而小倩却要在這裏宣佈，從今日此時此刻起，『三花宮』三字就此除名。」

「哈哈，小丫頭，老身就知道你花樣百出，不懷好意，來人呀，請新宮主正位。」陰花一聲怪笑，打斷了孟小倩的話。

兩個人唱起了反調，典禮頓時陷入了僵局。

賓客們一怔之下，引起了一陣紛亂。

只是，陰花大喝之下，新宮主並未出現，靜悄悄的沒有下文。

陰花身形一幌而出，伸手向孟小倩抓去，同時怒喝道：「你把她怎樣了？」

孟小倩身形微轉，讓開陰花抓來一爪，笑道：「她是誰？我怎麼知道。」

陰花回頭向陽雷大喝一聲道：「還不快去看看！」

陽雷大叫一聲衝出殿外……。

陰花出手一招未能抓到孟小倩，接着又是一招……

孟小倩又閃身讓開了。

陰花大喝一聲，道：「朋友們，大家一齊動手。」

孟小倩也是大叫一聲，道：「本姑娘有謀而動，大家要妄自出手，便是自尋死路，在下如果暫作壁上觀，本姑娘保證大家都可毫髮無損的完全離開此地。」

他的話，當然而不會有人相信，有些人拔出兵刄就大砍大殺起來……。

接着，只見彩蝶紛飛，射進來一陣年輕姑娘，向那些開始動手的人紛紛攻去。

只不過一接之下，那些自不量力的人，已經倒下去七八個人了。

陰花見那些女孩子進來，先是一喜，笑臉方現，忽然在臉上僵住了，她們居然反了，攻向了她安排的人手。

這一變化，使陰花大吃一驚，震撼不已。

這時，孟小倩又大喝一聲，道：「大家住手，何不先看本姑娘與近年來擾亂江湖平靜的禍首陰花之戰之後再定行止。」

旁觀的人多，動手的人少，這對陰花的心理上是一個奇大無比的打擊，眼看這樣混戰下去，自己的人反而吃虧，說不定影响了大局，倒不如自己先收拾了孟小倩，除了孟小倩，還有誰是自己敵手，那時氣勢轉弱爲强，想觀望投機的人，說不定又會轉過來助自己的威了。

陰花打定主意，也是一揮手道：「大家住手，侍老身收拾這鬼丫頭之後，你們再揚威立萬不遲。」

混戰停息下來了。

陰花向着孟小倩陰笑一聲，道：「小倩，你現在束手受擒還來得及，否則，你們馬上丟人，而且，立斃當場，死得慘不可覩。」

孟小倩搖頭笑道：「我不相信，你有什麼手段使出來看看。」

陰花到底是老年成精，一陣慌亂之後，又漸漸冷靜了下來，於是，又恢復了一向永遠帶着笑容的臉色，道：「小倩，你的記心眞壞，難道你就忘了你吃過的那粒藥丸？」

孟小倩一笑道：「那粒藥丸很補呀！我的功力又至少增進了十年。」

陰花搖頭嘆惜一聲道：「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老身雖然愛惜你，却也無法保全你了，你就回家去吧。」他這句話說的聲音其怪無比，時高時低，音域又狹又尖，整個的聲音就像鬼叫。

只是，孟小倩了無異狀，體內伏毒並未因此被引發。陰花心裏有數，她的臉色先自變了。

孟小倩笑笑地道：「你的把戲不靈了啦，想不想知道原因？」她眞會氣人，得了巧還賣乖。

陰花忽然引頸發出一聲長嘯，嘯聲掀天而起，震得大殿之內幕帷抖悚不已。

孟小倩一笑又道：「不用叫了，陽雷要是能夠回來早就回來了，我們還是放手一戰吧。」

陰花一震道：「你們到底把陽雷怎樣了？」

孟小倩道：「他也許跑了。」

陰花叫道：「胡說，他絕不會背叛老身，先自逃跑。」

孟小倩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你懂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眞正說來，你對他除了利用之外，也沒有眞的情份，他不跑做什麼？」

陰花恨恨的瞪了孟小倩幾眼，一仰頭，又發出了一聲怪嘯之聲……

孟小倩一笑又道：「你的役毒尊者也跑了，他不但跑了，而且把你的毒物也毀了。」

陰花大叫道：「你又在胡說，老身不相信。」

「師娘，這是事實，你老人家不能不相信。」廳前走出來立竿見影沈大鵬。

沈大鵬的話，陰花却不相信也不行，喝聲問道：「誰？是誰搗的鬼？」

立竿見影沈大鵬欠身道：「弟子不敢欺瞞師娘，是弟子傳命他去的。」

陰花臉上的笑紋再也見不到了，一臉鐵青地喝道：「你傳了誰之命？」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弟子斗胆傳了師娘之命。」

陰花氣得怒火貫目，雙眉帶煞，口中暴喝一聲說道：「你這畜生，老娘先宰了你……。」

陰花身形一射而起，急矢般凌空向立竿見影沈大鵬掠去。

立竿見影沈大鵬站立原地毫無避讓之意，仰天長號一聲，道：「我沈瑞原是個堂堂漢子，如今落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早就該了，請下手。」

他這一着甚至孟小倩都沒有想到，陰花的發動原就快了一步，孟小倩雖然也飛身撲救，如果沈大鵬甘願就死立在原地不動，孟小倩要達到救人的目的實在相當困難。

孟小倩心中一急，大叫道：「沈伯父，快讓她一讓。」

立竿見影沈大鵬顯然死志已決，對於孟小倩的話聞而不聽，雙目一閉，挺胸待斃。

「混蛋，你害的人還不夠，最後還要害人不得安寧。」一聲輕嘯，破空而到，原來是一根釣魚絲，無影手莫非出手了，釣魚絲纏在立竿見影沈大鵬雙腿之上，硬把立竿見影沈大鵬帶得飛了起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人方飛起，陰花的掌力也到，掌式走空，但掌力却還是有一部份擊在立竿見影沈大鵬身上，沈大鵬被打得慘叫一聲，昏死過去，好在他的身子是被無影手莫非的釣魚絲所控制，人雖受傷，去勢不變，依然向外直飛不墜。

陰花陰森森的一笑道：「你想逃，那是做夢。」雙脚一立，身形再起，可是，這時孟小倩的掌立已漫天襲到。

孟小倩的掌力非同小可，陰花除非拚着自己先受傷，要想把立竿見影沈大鵬趕盡殺絕，已經沒有餘暇，身形一幌讓開孟小倩來掌，吼叫道：「好！老身就先宰了你也是一樣。」

陰花這時眞是氣惱到了極點，好好的一個局面，居然被孟小倩擾得風消雲散，叫她如何不氣，如何不惱，一出手就提足了十成勁力，恨不得把孟小倩立斃掌下。

孟小倩雖然承受了沈中原一部份眞元內勁，功力大增，她還是不敢和陰花硬打硬拚，因爲硬打硬拚的打法，一旦失手，自己就完了，自己完了不要緊，以陰花本身的內功修爲和原有的奇學秘技加上奇奇三十六式，放眼當今武林之中只怕很少人能制得住她了。

所以，孟小倩不能與她拚內力，只能和她拚時間，用時間消耗她的內力，然後以求勝利。

孟小倩與陰花的心理完全不同，陰花是在氣怒之下，只求洩憤，全力施爲，以求速戰速決，孟小倩却保持住體力，只與她游鬥。

她們兩人這一交上手，配合「奇奇三十六式」的妙用，出手招術，無不奇中套奇，妙中含妙，無不出人意料之外，匪夷所思，只看得在場之人個個目瞪口呆，嘆爲觀止。

陰花一陣猛攻之後，怒氣漸漸平息了下來，這才看出了孟小倩的用心，暗笑一聲：「死丫頭，你鬼，老婆子也不上你的當了啦！」立時穩住內勁，改在招術上取勝。

照說，陰花的武學造詣比孟小倩高得太多了，兩人又都會「奇奇三十六式」，陰花應該三下五除二把孟小倩打得落花流水才是。

其實不然，因爲孟小倩又學會了六種奇異心法，與奇奇三十六式配合起來，彌補了武學修養上的不足，才得以和陰花打個勝負不分。

陰花這一平下心氣打來，便有餘暇觀察四週的情形了。

場中就只有她們兩人在拚死拚活的在打，其他的人都冷冷的作着壁上觀，尤其原有「三花宮」的人，都在齊眉兒帶領之下守住了大殿四週所有的門窗出口。

一看到齊眉兒，陰花的火氣又起來，原來，齊眉兒就是陰花暗中安排的第二宮主，剛才齊眉兒不出現，這時倒又露面了，不正表示她已經背叛了自己，她既背叛了自己，那麼守在大殿四週的「三花宮」人手，是對付自己而不是對付孟小倩的人了。

同時，這一陣拚鬥下來，陰花又發現了一件事實，孟小倩出乎意料外之强，自己要想打敗她，還不知要費多大的氣力，用多大的心思……

陰花越分析越覺得當前情勢越是不妙，該死的是自己一向暗算謀人，現在自己中了人家的圈套却是猶在夢中。事前毫不知情，看來自己眞該見機而行才是。

陰花此念一生，可就越打越不想打了，只想找個機會突出重圍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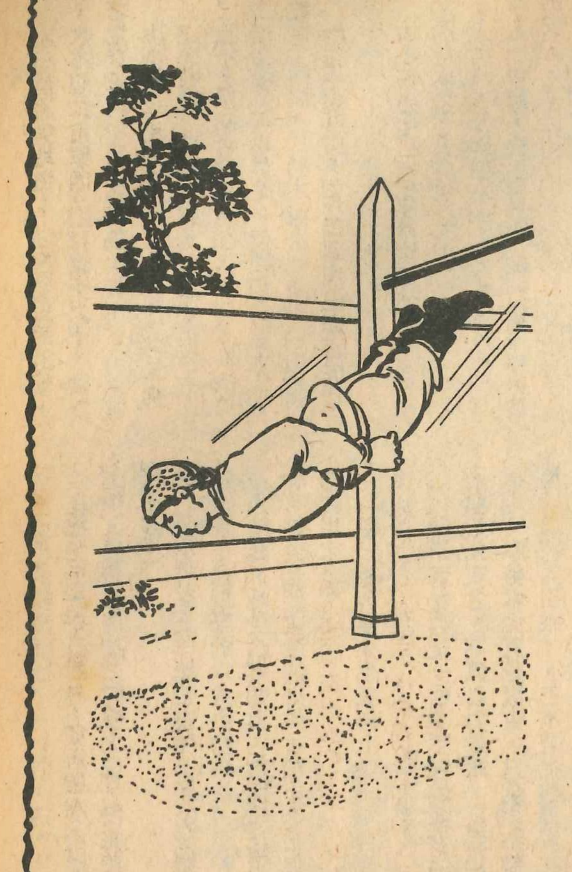
陰花出手的威力又加强了，孟小倩也看出了陰花的心意，現在她可不能再和她游鬥了，她當然不能功虧一簣被她突圍遠颺，再留禍根，爲了阻止陰花的脫逃，孟小倩雖然不想和她硬打硬拚也勢所不能，只有一狠心，展開全身功力以阻止陰花的脫逃。

練功秘訣之十四

鐵布衫

靈空子．文

此法專練肩背胸膊等部，與腹部之練習法，頗有不同。蓋彼則完全練皮肉之堅實，此則由皮肉而及於骨骼。皮肉柔而韌，故練習時即稍有過度，亦不至受劇烈之損傷，若骨骼則不然，其質固剛脆，最易損傷。而以胸部之脇肋骨尤爲脆弱。故於練習時，先宜練之使堅實，然後再進而練功，必也先用軟布，環束胸背間，纏繞數匝，然後用手着力搓摩。又時將肘臂屈伸，使胸部時作翕張之勢。夜間睡榻，宜用堅硬之木板，使骨骼時與堅硬之物相接觸，日久而漸堅實，初時殊覺苦楚，及後漸減，則骨骼堅實矣。然後立鐵槓於塲中，下作淺坑，舖細沙厚約尺許。每日清晨，就鐵槓練習種種成法。方下槓之時。則以上身之各部，故向沙中跌撲。日數行之，以使上體各部皆與地面接觸一二次爲度。如是行之一二年。乃盡去身上纏縛之軟布，然後更依照練習鐵牛功之法而捶擊之，蓄氣歛力以輔佐之。更一二年者，凡肩部胸脇各部，莫不堅如鐵石，而拳械不能傷矣。此法相傳乃西域僧人某，授之於少林中人者，故凡出身少林，不論僧俗弟子，以及內外諸家，此鐵布衫法，幾於無人不能，亦硬功中之最著者也。



她們原已打了將近二百多招，這時情勢一變，打得更是猛烈了。

這一放開手來硬拚硬打，孟小倩反而暗暗吁了一口氣，她原來担心拚不過陰花的顧慮，似乎乃是多餘之事，因爲她發現了自己的內力雖然强不過陰花，但相差極微，而且居然能够生生不息，保持適度的功力。

她們兩個人各懷心事，同時拚上了，只打得大殿之中勁氣瀰漫，逼得大家立身不住，紛紛向後退開。

這是一場武林中極爲罕見的龍爭虎鬥，就孟姥姥這大的年紀，也沒有見過這等場面，她見了孟小倩這等身手，心中自是有着說不出的高興，同時，可也替孟小倩提心吊胆萬分，她緊張得全身在發抖，不知如何是好。

硬拚之下，陰花的臉色漸漸罩上了一道紅暈，可是她的內力却越來越强，孟小倩大有吃不消之感。

陰花自己的感覺是自己越打越輕鬆，內力之舒暢，前未之有，只樂得哈哈打笑道：「小丫頭，老身這就要你好看了。」

「呼！呼！呼！」連出三掌打得孟小倩立脚不住一連退了七步。

孟小倩暗中一咬銀牙，提起全身勁力，揚起掌勢，準備孤注一擲時，陰花的攻勢忽然一頓，同時，身子搖幌了一下，自己向後退了二步。

孟小倩抓住這個機會，大喝一聲，注足勁力的雙掌一推而去。

陰花接住孟小倩一掌，又退了二步。

這時，陰花的臉色紅得發了紫，面目猙獰，可怕極了。

孟小倩被陰花的臉色嚇得愣了一下，未能立時加上一掌，而陰花已是反撲而上，雙掌同時擊出。

他們是時的打法，已經摒棄了招式上的變化，而是你一招來，我一招去，成了最蠢的打法。

孟小倩又被打得退了三步。

孟姥姥看得好不心痛，忽的站了起來，大聲喝道：「爲武林除害，非比平常比武，倩兒讓開，待奶奶和她一拚生死。」一幌身形，錯步而到，雙掌一翻而出。

孟小倩見狀，大叫一聲：「奶奶，不可……。」

孟姥姥出手快，陰花的出手也不慢，孟小倩呼聲方出口，孟姥姥已被陰花的掌力震得倒飛出去。

孟小倩心中念着孟姥姥的傷勢，大叫一聲：「奶奶！」身形貼地飛了出去，後發先到，半空中接住了孟姥姥的身子，立時出手如飛，點了孟姥姥三處大穴。

這時，她也顧不得和陰花拚鬥了。

陰花抓住這個機會，口中發出一陣厲嘯，掠身逃出了大殿，她身法奇快無比，殿中羣雄竟是來不及出手阻止她。

孟姥姥自以爲一身功力頗爲不錯，至少也要和陰花拚鬥七八掌，有這七八掌，

孟小倩就可緩過氣來，她眞是愛孫過切，打着如意算盤出手，詎料接手之下，陰花的掌力大得出奇，自己根本接不住，就被打回來了。

她的傷，確實不輕，但孟小倩指力一落之後，她的傷勢就穩住了。

孟姥姥可也眞是一個硬朗的老太太，神智一清醒，二話不說，便道：「奶奶死不了，爲山九仞，不能功虧一簣，陰花不除，禍害不止，快去想辦法去。」

孟小倩輕嘆一聲道：「這時，她只怕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這時，無影手莫非忽然從殿外奔回叫道：「倩兒，快去，陰花被一個年輕人纏住了……。」

孟小倩沒有問第二句話，身子一翻，飛出了大殿，只見大殿外廣場上正有一個年輕人和陰花打在一團。

那年輕人顯然不是陰花的敵手，勉强只有接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只是那年輕人身法輕靈，招術奇幻，又捨死忘生，不計後果，才纏得陰花怒吼連天，一時之間竟擺不脫他。

孟小倩再仔細一看，那年輕人原來就是她的拜兄小莊希望，孟小倩疾掠如飛而至，接住小莊希望道：「莊大奇，謝謝你了。」

小莊希望見了孟小倩，一笑道：「沒有什麼，最近我也好好的下了一番工夫……」一句話未了，身子一軟，站都站不住了。

他鬥志一去，心氣一減，人便成了洩了氣的皮球，再也支持不住了。

孟小倩總算緩過了一口氣，這次再與陰花搭上手，自己的內力，似乎又增進了不少，居然在硬接三四掌之後，沒有再退後半步。

孟小倩原是一塊蒙塵美玉，越琢磨光彩越盛，他新學的六式內功心法，逾使用逾是精純，她自己不知道，她與陰花這一戰，等於是促成她的火候，把一身功力都給打出來了。

這一來，至少也抵得上她十年苦練之功。

陰花實在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隱世凶人，如此久戰之下不但內力未竭，反而越來越猛，拳勢掌力更是沉重，只是孟小倩由於功力被逼出來了，已不若從前那樣吃力了。

她們兩人又打了四五十招。

小莊希望忽然大叫一聲，身子疾射而起，又向陰花衝去……

陰花伸手一把抓住了小莊希望，向外扔了出去。

就在陰花手臂高舉，脅下門戶大開之際，孟小倩震地纖腰一擰，一指向她期門穴點去……

「嘶」的一聲，一股勁力應指而出，同時發出一聲破空銳嘯，好不驚人。

陰花駭然色變，封架閃躲，兩皆不及，危急中，猛提一口氣，將「期門穴」橫移半寸。

只聽「噗！」的一聲輕響，陰花咬牙一哼，身子搶出丈外，脚步踉蹌，連竄數步。

她一連退過數步之後，回頭望了孟小倩一眼，口中道了一聲：「好！好！好！你好……」緩緩的向地上坐了下去，臉上的顏色也漸漸地由紫變紅，由紅變白，最後變成了一片慘白之色，接着把頭垂下去了。

孟小倩担心小莊希望被扔出去之後的傷勢，轉身去察看小莊希望，只見小莊希望一挺身站了起來，笑了一笑，道：「沒關係，我只是沒有力氣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你還是快去看那老婆子了吧，那老婆子太厲害了。」

陰花的頭已經落到了胸前，眼鼻耳口之中滲出一片烏黑的血水……。

她已經一命歸陰死了。

孟小倩一怔，迷惑地說道：「她就這樣子死了？我剛才出手那一指應該傷不了她呀……」

「你那一指雖然不是制命一擊，却引發了她逆血歸心魔火化功的惡因，她能不死麼？……」

孟小倩猛一回頭，道了一聲：「你……」不用問了，原來就是那個明裏向她要金子，暗裏先後指點她迷津，又傳授她絕世輕功的苦瓜老人。

孟小倩一笑，說道：「原來是你老人家呀！……。」

同時，只見小莊希望也向前向苦瓜老人笑着叫道：「爺爺，這次可算我大功一件吧！」

孟小倩愕然道：「你們是……。」

苦瓜老人哈哈笑道：「老夫也就是老莊希望，小子，咱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去了。」一伸手拉着小莊希望飄然而去。

小莊希望戀戀不捨的不時回過頭來和孟小倩打招呼。

孟小倩大叫一聲道：「老前輩，你是受了誰之托呀？」

苦瓜老人笑道：「廢話，你是憑什麼來托老夫的，難道你自己都忘了。」

孟小倩沒有忘，只是她並不知道那自稱有心人的人是什麼人。

遠遠傳了小莊希望的話聲，道：「他就是姓沈的那小子呀……。」

一回頭，只見身後已站滿了人羣，齊眉兒就在她身後。

孟小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眉姊，未了之事就請你安置料理，小妹要先去看沈大哥了。」

孟小倩雙目之中發着閃閃的光亮，嬌靨上堆滿了笑紋，走出了「三花宮」。

（全書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説）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捲風雲閣**」

龍乘風著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報應使者（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沙雲風前赴開封，去找其師叔陽延齡，豈料途經城外荒郊，突聞一女子揚聲呼喚，沙雲風環顧四周，不見人影，正在疑神疑鬼之際，驀見一青衣少女突然而至，由於他不明對方是敵是友，乃先行出手，以七芒環向少女突襲，但却爲少女所敗，並迫問他是誰設計陷害袁夫人，沙雲風穴道被制，只好照實說出。之後，少女即叫他轉回太原。第二天清晨，肖瑛、淑兩姐妹二人一騎，來到蘆家莊，姐妹倆正步入一飯莊準備用膳，這時却來了一女三男，在她們隣近據案坐下，叫了酒菜，那女的先舉杯向其餘三男敬酒，表示致謝之意……

晉陽小酒樓 黑袍大殺手

「樊家嫂子！何必如此……想我等與樊兄，有的是過命的交情，今日突聞惡耗，嫂子又親自出來，我等無論如何，得出手相助……」

「可惜，周老哥、樂三哥、還有丘小弟，未亡人迄今未知……兇手是何方神聖。不過，聽出手者所言，他也是受人之託，憑這四字，我就想起了你死鬼兄弟的大對頭來！」

「萬里雲烟喬西門？」

「我們也只能去找他……」

一瞬時，所叫之菜餚上來，這位樊家嫂子是含淚請三人食用！就在此時，酒店門外，走進了一位黑巾蒙住頭面，只露出雙眼的漢子來。身披黑氅，黑褲、黑行縢綁腿，一對黑色薄底抓地虎。這個人就算是包在黑色中，何況這露出來的兩只眼睛。雖然精光澄亮，不過，任誰見了，也不得不有着股寒意。即使他走得沉着，旁人看了，依然有着；此人是幽靈之感受。

小二不得不招呼，但是冷冷的，走到了個座頭坐下。湊巧，迎面劈對的是這一對女扮男裝的少年，此君是一無表示，只聽得他發出極悶的語聲，要了吃食，十分簡單，二十張單餅、一碗刀削麵……

由於這些是最粗簡的食物，不多時，全已到了那黑人桌上。他是緩緩放下了面罩，正巧那個淑妹稍一回頭，看得清楚，原來，此君乃是個面相英挺的少年，不過，這對眼神，看得分明，充滿陰鬱之色，他雖然吃得極快，不過舉動是相當的斯文。不多時，二十張餅，一碗麵算報銷了，取來一條汗巾，抹了抹咀，又將自己包在黑巾中。然後，起身，說話了：「你是樊鉄山的妻子，湯紫筠。你是壽陽的周志良，你是太原的樂欽，還有你是五台的丘長生……」

本來，這個樊氏未亡人一席上人，對這個黑衣人經已有所留意，現在，反而是他出來點名，四個人全有着一陣悵惘之感，對頭……一想到這兩個字，四個人可是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

「尊駕是誰?」湯紫筠問話已出，可是，不禁大感奇怪，自己的聲音，那會變得如此的乾澀，並且，不自覺的露出了心怯之意的?

「我……唉……」這一聲嘆息，令在場人，個個有了心酸之感。這那裏像在嘆氣，簡直是荒野中的一隻被遺落的野獸，對自己前途絕望之中，發出的哀鳴啊……

「我是!殺——手——」這四個字是既冷且陰，四個人全嚇了一跳，可是，這還不算可怖，還有可怖的在後面呢!

「湯紫筠，我只要你一只手指，一只大拇指，周志艮，我要你一條腿，樂欽，我要你一對眼，而丘長生，我要你一只手腕，左手的……」

「放你媽的屁……」丘長生怒不可遏的脫手一飛碗!那來這種暗器?不，是丘長生順手抄起，就手而出，丘長生素來擅發暗器，並且，不論什麼，爲其抓住，就可以利用。因此博得個左手連環的雅號，現在，他的飛碗出手，還有什麼客氣的，碟子、盤子、那怕是只酒盅、匙羹，就如雨點般的向黑衣殺手投去，嘿嘿，黑衣殺手他可是脚步也未移半寸，只是用長劍極快極疾的，迎住了這些暗器點、削、彈、挑，突然，衆人只見一道黑影，一綫白虹，也不知什麼一來，衆人耳邊清清楚楚的，聽得了極漫長的一聲叫，一點鮮紅濺出，大家又看清了，正是那個左手連環丘長生，右手抓住了左手在叫!而血在流!左手手掌，不見了……

嘩啷，叭達，桌翻椅倒，周志艮、樂欽，就算湯紫筠也已看出了，這殺手的厲害。現在，只有打，周志艮是仙人拐出了手，一招「盤龍八打」，但見一條白影，直向黑衣殺手滾去，噹噹，連响八下，一個打得極快，一個回得極快。但是，黑衣殺手却沒有佔得上風，可是，湯紫筠的吳鈎劍，與樂欽的囚龍棒已乘機掠入圍中。

全是一流武林高手的出招，可以看出來，就算這個湯紫筠，看來面黃肌瘦，但是，吳鈎劍的出手發招，却是正宗大路的靈岩神招。起手直削，回招橫鈎，左鎖右奪，前直後彎，招式四平八穩，不以花巧取勝，其實，這才算得是平凡中得睹光采，配上了樂欽的囚龍棒，他是功實勁沉，招精式靈，又何況他拿揑方位，更有獨到之處，曾經在太行山大戰龍門三戟，就憑仗其眼神所到，直指三戟之弱位，而令三戟不寒而慄，不戰而退，從此博得個「仙眼通」的名號。不想今日，他却遇見了個人中之怪，黑衣殺手的出手發招，分明有破綻，可惜，他的出手快，身法更快，所以，所有破綻是一閃而過，一瞬即沒。

但是，黑衣殺手也有着苦痛啊!不過，他是有苦說不出，所以，憑那幾個出手爲敵的，不知其情，而不能善用己長而逼使黑衣殺手，自陷絕境。

現在，看來是三個打一個，其實，誰也無法保證，佔了誰的上風!這是個僵持之局，丘長生已是個廢人，其餘三個誰也不甘心有所傷缺，所以，三個人是一個心思，誰也不能半途脫身，而爲其個別擊破。現在，是個均勢，希望均勢能保持個長時間!

其實，可是均勢?不，殺手的功力根本比三個人更勝一籌，可惜，他奉命而來，取腿。取眼。取手指，他絕不能殺死了他們!如果，辦事有失，或者不能畢竟全功，輕則面壁，重則散功降職?爲了這個原故，明明在第三招上已可取了樂欽項上人頭，他不能，變招取雙眼，慢了一慢，爲樂欽閃過，形成均勢，其實，這均勢是假的!

三個人均有這樣個遭遇，可是三個人全能於百忙中避過，問題在於殺手不想誤取目的物，如此而已!

戰局膠着，所求者是那一方面出了個錯漏，而取得全勝。首先出錯漏的是殺手!時間越長，他越發担心，這三個人，會脫圍而出，那怕是走脫一個，自己就會有說不出的罪過、苦惱。好!三個全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啊!他們是老江湖。他們即使對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但是，沉實、不騖妄想，全神貫注的圍攻對手，這就是他們的長處。你一陷入了沉思，怕受罪躭過，好，你就落了下層，果然，你的身法，步法的破綻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的……「仙眼通」樂欽那會放過你!錯在那裏，眼神已注視到那裏，不是自己搶先佔住，就是由湯、周兩人爭先!這一來，黑衣殺手是越來越被動了!

突然，樂欽是一聲長笑，身法似風的閃向右角，囚龍棒一個五雷擊頂，在他以爲這一次是十拿九穩，黑衣殺手已爲自己逼入了陷阱，何況後面又有湯紫筠的呼應，方圓三尺之地，全爲其囚龍棒之勁風所罩，饒是你殺手身法快，劍法迅，這一個破綻，你是輸定了——

一聲慘呼，夾雜了一聲慘叫，黑衣殺手全身黑之中，果然顯出了觸目的鮮紅，在左後肩。分明已爲樂欽料中，他自陷絕地，可是樂欽又如何?囚龍棒不在手中了，雙手摀住面，而指縫中有鮮血沁出，一面在跳脚，一面在怪叫:「我的眼，我的眼……」果然，他的雙眼是毀了。

黑衣殺手是退步卸勢，面巾中露出的雙眼，更是寒芒四射，一招一式，是在逼周志艮，而斜出手，照顧了湯紫筠。事實俱在，均勢已失，兩人全已心悸胆戰，本來，殺手被逼處於下風了，不想一個賣招賺招，拆招還招，雖然湯紫筠是反手鈎，將殺手左後肩重創了一下，可惜樂欽的雙眼却爲他故賣一招，而拚着身受一劍，將樂欽之雙眼，用無比迅疾的劍招刺瞎!

現在，兩個人戰一個受傷者——可能，還可保持這均勢，希望如此……

那想到黑衣殺手的劍招是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疾，現在，眞的如墓中幽靈般，縱橫來回，白芒攖目，逼得周、湯兩人心慌神亂，而出手發招，立即處處受尅。

唉!湯紫筠或者卅來歲，比鬥經驗尚有不够火候之處，周志艮啊!你可是老前輩了啊，你也該明白，這個殺手在拚命了啊，也可以說，這一陣狂風暴雨式的進招式，分明是最後一擊。只要你們全心全意的抵拒一陣，那個殺手之攻擊勢必是再而衰，衰而竭了，然後，伺機反攻，不，不反攻，他也得自刎了!因爲他已犯了規!

可惜兩人不此之圖，反而是盡力拚比，好，周志艮爲求敗中取勝，逼得將自己最得意的殺手神招無影腿發出。唉!你不

發腿，還可支撐一時，一發腿，殺手精心所練的「劃江自守」一招出了手，周志艮簡直是送條腿讓殺手割斬相仿，白虹一揮，血光一現，很好，周志艮變成了獨脚人。湯紫筠現在已可說是鬥志全無，輕俏俏的讓黑衣殺手削斷了右手拇指，眼看其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店門。

這一對喬裝男子的少年，看了個清楚明白，她們可更清楚，殺手負了不輕的傷，好了，兩個人更起了爭執。爲什麼，那化名叫淑妹的，無論如何，想探個清楚明白。

或者可以這樣說，她有些担心這個少年殺手。那個叫瑛姊却是無論如何不答應，在她認爲，辦正事要緊，老實說，有事還得避事，怎可以無事去找事!

淑妹在求，求分路，求……瑛姊是一再搖頭，突然，瑛姊一聲驚道:「是他!」淑珠不由一凜，順了同伴的手指一看，嗨嗨，在前面不遠之處，有個鄉巴佬，騎了匹高頭大馬，慢慢踱步而來……是他!淑妹可就弄了個糊裏糊塗，他那會來到這裏，還有，這匹馬，是命他牽回太原府三元鏢局的啊!終於，她是恍然中鑽出個大悟來:「瑛姊!」

「別大聲!」

「這個可惡的鄉巴佬是個騙子手。」

「我早已看出個端倪來，並且，沿途我更發現不少可怖的形跡來，可能對你我，還與師門有干連!」

「喔!瑛姊……」

「別再出聲，記住，靜以觀變!」

鄉巴佬走近晉陽樓，很閑散的下馬，交付了馬倌。大搖大擺的走出來，當他一看見這裏的情形，不禁眼睛瞪得老大，可是店主東却依然笑容招呼，並且說明了，馬上有人來料理……

「打得亂七八糟，毀了不少碗盞傢伙呢!」

「有人賠，哼……也就不壞，上天開眼!」

「我說老闆啊，青天白日的，打打殺殺……」

「沒出人命，就不必麻煩地方，再說他們四位也願意私科……」

「哈!看來，你發了一筆小財啦!」

「天知道，我們能落得幾個?」

「我可不理，你可得好酒好菜的請請你大爺!」

「這……」老闆聽出意來了，這傢伙是擺明了來白吃。唉!這一場架打得連他心也跳了出來，總以爲這一次可就得傾家蕩產了，不想這黑衣人臨走時，給了他一封信，信中有應付之道，還有張白銀壹佰兩的銀票。他可算是絕處逢了生，他立即按帖行事，他叫了大車，預備送走四個傷者……不想車未到，來了個吃白食的，算了吧，譬如傾家蕩產又如何!

巧得很，當這鄉巴佬一見兩個少年時，他可是面色大變，大叫一聲，回身拔脚就跑!這一回身，好，讓這一對喬裝少年發現了一樣東西，二人面色大變，不加考慮，由瑛姊擲下一塊碎銀，飛步出去，可是鄉巴佬已抓住了那匹在餵水的馬，快得很，上馬回韁，向村後馳去。得到兩少年找到自己馬匹，上鞍薦，緊肚帶，然後上馬趕出，對不住，已不見了那鄉巴佬的一人一騎了。

想不追!可是，這匹馬却肯停下來，分明，牠別有靈性，發現同伴的氣息，一馬雙馱的，就由牠信步由韁而去!不想，走啊走的，走入了亂山叢中，看看天色，日已偏斜，已是未末時分，依稀看出遠處有座廟，大概是山神廟或者大王祠的。走上去，找個地方歇歇脚，然後，再作個較好的打算，才是道理。

推開廟門，問了幾聲:「可有人……」鬼聲也沒一點。看看廟匾，對不起，已拆了!可能爲那些無艮山民當了柴燒。牽馬入天井，迎面還有只大石鼎，本來用作化燒紙香燭的天爐。現在，冰冷無氣……再向前是大殿了!可憐，幾扇長窗，東歪西倒，裏面黑沉沉，光景看來也不會好到那裏去。兩人安頓了馬，走入陰森的大殿，可憐，一張案桌，一個神龕，裏面的神像已被搬走了，空堂堂的，越顯得醜陋，或者是……有股說不出的彆扭勁!

「瑛姊!我看，咱們該走，離開這個鬼地方……」

那個瑛姊可有些心動，實在，這個地方是太不得人緣，自己何必在這裏折騰這一宵。不過，出去，再走出這亂山凹!恐怕還得耗費一大段時間……走，不好，不走，這兒眞不舒服……

「裏面有人麼……裏面有人麼……」外面又傳來了說話聲!

「是他!」淑妹可是劈口就是這二個字。

「誰?」

「黑衣殺手!」

「啊!」瑛姊不由一凜，他來到此地作什?……

枯廟殺手會　異地見幼伴

可是，你們尚未出聲，而步聲已經傳來，聽得出，脚步踉蹌，突然有重物墮地之聲，兩人搶步而出，只見那個不可一世的殺手竟然跌翻在地，漸漸地，他掙扎起身，只在撐起了一半，頭微抬，而眼中寒芒依然，當他看清了是酒樓中見面的兩少年，他是苦笑一聲道:「可以動手了。」

「你說什麼?」

「你……不是來對付我的?……」

「我們爲何得對付你?」

「你……你們分明是江湖中人。」

「是江湖中人又如何?」

「哈哈!是江湖中人麼，就該殺我這種旁門左道的人啊!」說畢，他是不再支撐起身子，仆身在地，兩少年觸目所見的是，黑衣上一片殷紅。不，變得有些褐黯，那個淑妹却莫名其妙的，極快的手法，將這殺手的血鑿，血衣撕破，然後，她是由自己的佩囊中，取出了一個小玉瓶，洒了些白色的粉末在那傷口上，然後，雙手推拿按摩，漸漸的。聽到了殺手的鼻鼾聲……很細，很均勻!

淑妹她是笑了，但是，四外已轉得更爲黑了!

「現在，我們走也走不了!」

「呃!瑛姊!你!」

「唉……淑妹，得小心啊……儀師姊對我們說過，一個男子可以令我們終身苦

痛……」

「我現在已經够痛苦了啊！」

「你說什麼？」

「我瞧見他這樣……」

「淑妹，你與他相識？你知他的來歷……你……」

「不，我只是記得，我有過這樣個朋友，一個同村的牛娃，我們一同受苦受難，而我們却一齊哭，一齊笑，我脫出了後母之手，讓師父渡我上山，但是，他對我說，他大了，會來找我，他的眼神充滿了苦痛、憂抑，但是，他依然對我笑，祝福我，這眼神——」

「像他，可是不一定是他。」

「是的，瑛姊，不過，我依然可憐他，事實上，他出手，他發招，就像牛娃那樣的，有着這麼股勁……」

「唉……可憐的牛娃，你現在在那裏呢……」

本來煥熱的天氣，突轉清涼，一陣山風吹來，有着些寒意，依稀聽得瑛姊說了聲：「要變天！」果然，遠處傳來淅瀝聲，下雨了，突然，那個黑衣人似隻貓一般的爬起身來，借一點微光，再加上習慣了黑暗的兩少年，看得出這殺手的眼神似劍，在黑暗中晃動，他又本能的摸了摸左肩頭，悶聲悶氣的道：「是你倆的好意？」

淑妹是微點了點頭，殺手在微微的嘆了口氣，這一聲嘆息，又令人感到了萬分的心惻：「兩位，請快離開此地，越快越好！」

「爲什麼？」

一聲苦笑：「難道，你們聽不出，有人將到。」

「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啊。」

「此地立即有一場厮殺，兩位何必淌這混水！」

「你以爲我們是怕淌混水的人麼？」

黑衣殺手他是微微的吁了一口氣，身形一起。一聲長笑，又刺又厲，但是，有心人却可以聽出這笑聲是多麼的凄涼，還有苦痛，一個爲人不齒的殺手，爲什麼，還會有你們這樣的傻且來可憐……一直來，我不甘受人憐，受人同情，受人憫愛，想不到在這垂死之時，却偏偏受人可憐，受人同情，受人憫愛，是報應，還是天理啊……」

「不是報應，更沒有什麼天理，洪字號，難道你忘了！」

「原來是你，還有你！」

「就是我倆……日字號，月字號。」

「來此作什？」

「找你啊。」

「原來是你倆作監視者！」

「果然聰慧，唉！」

「我無瑕可擊，我已竟全功。」

「不錯！」

「諒你們也不敢謊報。」

「我們何必謊報欺上，哈哈哈，洪字號，事實俱在，這一次如果你回得宮中，玄字號之空缺，勢必在你手中，從此之後，你是再不會出任殺手，而是一門的總主，憑你的機智能耐，又何況也只有你才能眞正的看出了天字、地字之不足。從此後，也只有你能直接的威脅到教宗之地位，不能啊！如此年輕，如此人才，該——」

「死！」另一個人接了口。

「我明白我是該死。」

「那可就好，你該懂得如何死。」

「日、月兩字……你我誰也不該隱瞞，事實俱在，我們投身在一個並不是門戶的組織中，我們活在仇恨中，我們活在一無人情的獸窟中，血，令我們變成絕無人性的可恥物類，殺，殺，殺！不是奉命殺人，就是自己陰謀傷害自己人。因此，我們變成了江湖上的敗類，匪徒，變得人人可得而誅之的畜生。」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教祖所示，活着煩惱可憐，不如死了乾淨，但是，死前爲什麼不找個本。」

「唉，那麼，日、月兩字，我只求你倆一事。」

「我會對上呈報，你洪字號是壯烈犧牲。」

「我會代你呈報戰績。」

「不必，我只求你們放這兩人走。」

「哈哈！」

「桀桀……洪字號，你去開玩笑了吧。放他們兩人，試問，我們又怎樣掩飾我們殺人的痕跡。雖說你左肩有吳鈎劍之傷痕，但是，這不是制命之傷啊，桀桀……正好有這兩人，並且，我啊，一直在引誘你上山，唯有這一着，才可天衣無縫，要你們通統死，才不至於有破綻，桀桀……洪字號，你明白了沒有……」

「可惜，月字號，你是個大傻瓜啊，口口聲聲，教祖所示，既然你剛才已說過，死前爲什麼不找個本，難道，你就不怕我找上了你。」語聲才畢，黑夜中，倏的白虹一現，這一劍可眞快，並且，無聲無息，無動無示的，說來即來，話到就到。

一個驚叫，又聞得一連三個觔斗聲，想必那個月字號是連翻了三個觔斗，才算脫出了這長劍一擊。

日字號喝聲不好，身形不動，一陣怪嘯，一條烏黑黑的光影，向黑衣殺手抖到，而月字號更是厲害，追得快，回得更快，只見一條黑影，口中噓噓怪嘯連聲，向黑衣殺手環身打到。

「老宇啊，看來日、月兩字估計有誤了。」

「不錯，兩個傻且想不到洪字號傷口已有妙藥封護住創口了，並且，分明已休息了個長時間，精力元氣已復，再加上兩個妞兒的相助，唉……他們是永無成功之望……」

語聲分明出自廟頂，這兩個女扮男裝的少年，聞言個個升起了敵愾之心，看來，這殺手的對頭，着實不小。

不過，黑衣殺手却在這個時候，他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在場的兩位是女的？可惜，你們莫名其妙的，陪我死在一起，請問兩位尊姓大名，我今生不能得報大恩，來世再圖相報。」

「你先講你的姓名。」

「江湖匪徒，武林敗類，只有字號爲記，那來什麼姓名來歷。」

「難道你就沒有生父母養的？」

「唉，就怕辱沒了爹娘的名姓啊。」

「死在眼前，還記住這些？」

「呃——唉——對，好，姑娘，我姓景……」

「你姓景，風景的景！」

「是個稀少的姓。」

「你是牛娃！」

「啊，你是！」

「我是淑琳啊！」就在這語聲中，只聞得一聲慘叫，分明是這位淑琳姑娘出了手，並且，她的出手，既勁且狠，一擊中的，正是兩極門中十七式殺手神招中的「初一，陰極陽生」的變招。

其實，當他們在互談身世之時，淑琳姑娘早已揣度形勢，比對地位、尺寸還有出手之角度，這個姓景的所謂洪字號，早已奮全力的將他手中長劍，裹住了日、月兩人，當其聽得少女乃是其幼年苦命之同伴時，突然精神亢奮，長劍一用力，將個月字號裹得更狠，好，這是一個極好的時機，焉能放過，獨門兵刄兩極刺，一個單手，可憐，月字號連怎樣送了命也不知，只覺得後心一涼，人已被釘打在地。

好手法，淑琳是身形動，疾如飛電般，將那柄兩極刺取到手，可是一招「初剖乾坤」，不必客氣，助景朋友來對付日字號！

「你眞是淑琳？」

「我相信你是牛娃！」這句話可就說明了，好啊，我信得過你，而你却信不過我。

唉，朋友啊，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當口啊，你們即使感情激蕩，可也得有個節制，有個警惕之心才是啊！怎可以旁若無人，肆無忌憚。何況，月字號是歸了天，日字號尚在啊！還有頂上的人呢，焉知他們有多少人？

可憐！一條勁影由上而下飄落，瑛姑娘突的怒斥一聲：「賊子敢爾。」一邊大聲嗚叫：「留心……」本來，瑛姑娘的武功技藝，根本高出淑琳一籌，想不到，她所碰上的對手，却比她更是厲害，何況，此人來意是別有用心，如果，稍有風聲外洩，那麼，他可就會有不可堪想之災禍降臨。故此，當其發覺淑琳出手毀了月字號之後，立即抽暇出擊。並且，要如淑琳那樣，一擊成功。所以，他的一現身，其實已將畢生的功力，作孤注之一擲，試問，瑛姑娘即使功力不够，在一個猝不及防，更且心有所用之情況下，那會討得了好？

果然，瑛姑娘之兩極刺剛剛遞出，而一股又柔又和之勁力將其一裹，她心中突的一凜，老實說；兩極門也擅長於陰陽正反，剛柔互濟之訣門的，如今，第一股陰中有陽的柔力，分明顯示了比自己的修爲高出一籌，那料到，來人還有更厲害的一着，就是一招之中，一式之間，這陰陽正反之力，也可變化於無形，瑛姑娘剛剛想用元陽勁來化解對手之力，突的一股急漩轉之陰勁傳來，瑛姑娘大吃一驚，尚幸其變招極快，心思更靈，毫不遲疑，兩極刺脫手，一個倒翻乾坤，人往後一個觔斗翻出，那料到，三不知的，背後來了一股更柔和的陰中陽勁，將其「心愈」等穴全部封住，瑛姑娘明白，自己中了暗算。

果然，眼前又是一條人影掠過，耳邊却聞得此人道：「道兄，你看如何？」

「甚佳，乘其不備，批亢擣虛，哈哈哈，一擊成功。」

「還得料理了他。」

「此乃你我之目標也。」

語聲之中，這兩個身如巨靈的人物，向戰場中投在其中一人還大叫道：「日字號，休慌，俺來也！」

「門主賜恩！」是日字號之回答。

淑琳姑娘可算是心似刀割，唉，自己是甘心情願的跟來看殺手眞面目，因爲，他的眼神，他的神態，他的風範，在在與自己幼年苦命同伴相似。可是，瑛師姊又如何？她根本不想滲入這個漩渦中，她一心只想辦完正事，她怕出事，可惜，爲了自己，她首當其衝。

拚命吧，念及於此，她是一聲怒斥：

「牛娃！上天對你我不算壞。」

「也不見得好。」

「總算讓你我見上一面再死。」

「死不是好事。」

「唉，牛娃，活着多難啊。」

「我記得，以前我們也有過這種時候，可是……」突的，淑琳聽得牛娃的一聲哼，墮了地。

「牛娃。」

「日字號，不可出手……」是那個後來的殺手出聲。

「哈哈……姑娘，你請住手，我們或者不會要了你，與你同伴的命。」

「他呢！」

「洪字號，哈哈……我可想不到，他竟然敢結交門外朋友，不過，却會是如此美麗……」

「還有一個也不錯！」是另一個說。

「道兄眞乃與我同心，哈哈哈……日字號！」突然，此人怪聲喝叫日字號，並且語氣之中，隱含殺氣，爲什麼？

× × ×

「事情已經完結了！」

「是啊！門主……」

「你該明白了？」

「這個——」可憐日字號非但不明白，反而糊塗起來，不過他却又說不出個是或非！

「明白了麼？就該別費咱們的手脚了吧！」

好！這句話就算是門外人也該明白了，分明，這是殺人滅口之計啊！日字號一聲慘號，身法動，還想死中求活，闖出生天，對不住，這兩個惡徒所謂早有預謀，在他認爲利用已畢，哼哼，立即對其下手。本來武功就高出日字號多，何況！兩個對付一個，更加上謀定而動，你這只傻蛋又能走得到那裏？只聽得叭叭兩聲重擊，又聞得嘔血之聲，墮地之聲，然後，是微弱的喘息聲，越來越細！最後，依稀傳來咯咯兩聲較响之痰咽聲！半响，沒了聲音。即使在仲夏之夜，可是，這座陰森森之枯廟中，吐出了越來越濃之陰森氣……

「洪字號，你看如何？」

「你要我說什麼？」

「該謝我們啊，代你打發了個對頭，讓你看到了日字號死在你面前！」

「何在乎爭這一絲之遲早？」

「好！不過，哈哈哈……這兩個姑娘，實在說，我們是多謝你引來了這兩個姑娘，我們今日在此洞房，哈哈……總得有個觀禮人啊！」

「你們竟然如此？」

「不論你如何說，哈哈哈……兩位美姣娘，哈哈……」

有少女的驚駭莫名的叫聲……

「你說不出口，我代你說如何？不知廉恥的禽獸，住手——」突然，一聲刺耳、難聽、陰森、沉着的話聲，將廟中人全怔住了。這兩個可惡、而又狡淫無恥的江湖能手，本能的爲這一聲斷喝，引起了震顫。老江湖更應該明白，敢在這個時候，出頭露面叫陣的，如果沒有穩操勝券之能，又有誰來自己找死！

「本來，我並不想插手管這種閑事，即使你兩個王八蛋喪心昧良，殘害同門，或者，嫉賢妒能，希望借機排除異己，我也可以只眼開，只眼閉，因爲，事不關己，我又何必强出頭，至多，將你倆記在帳簿上，待我核實了你兩個之間的罪行時，再向你倆討報應。可惜，你們殺了這個男的，捉了兩個女的，好，我不來找你們麻煩，不想你們，簡直是豬狗不如，濫肆淫威，竟然冒犯這兩個姑娘，哼，對不起，報應提早降臨了……」

「你說什麼？」

「我說的是外國話？王八蛋！」

「可是，足下既然允我殺這男的，只要我倆放了……」

「放你娘的春秋白日、夏冬黑夜大驢屁！」

放個屁還放得如此結綢、拗口呢！

可是，突的，一陣勁風，一聲清嘯，叮的一聲。微見一點青光，又勁又直的，向半空掠出，分明，有人出手用暗器，希望能暗算傷者，那個牛娃，不想這個說話嚕嗦的傢伙，神目如電，而出手如飛的，搶步在前，只一躍一點，立可看出，發暗器的手勁驚人，而阻架者的功力更是令人怵目驚心。一聲怒斥，勁風嘶嘶，這破廟中突的青光點點，宛如繁星的，向那中間打到，叮叮連聲中，又聞得一聲清嘯，而括的一聲厲嘯，嘯聲搖曳半空，却又其疾如電般，聲寂人杳……可是，另一陣慘叫聲巳隱隱傳來！

「好，走了半個，眞有兩下子，我可是做夢也想不到，還有比我更快的身法，可以脫出我的禁圈中。」一邊說，一邊聽他走出廟門，漸漸的，這慘哼聲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看看清，不壞，這位仗義出手者，一手抓住一個人的背後……將個傷者拖了進來……

「多謝大俠相救！」

「那個說的？」

「小女子馮淑琳！」

「蔣瑛瑛……多謝大俠！」

「別說下去！唉，罵人也不必這樣罵法的啊！」

這可將一對喬裝的少女怔住了。這是罵人？不是啊，自己是眞心誠意，感謝此君之出手，雖然他的出手，簡直令人驚怕，但是，到底是他出手解救了自己。免了這身受凌辱之難啊！

「好了，忘八羔子，死吶你是免不了，如果不想再受零碎苦難，快講，老老實實的講！」

「閣下！要我講什麼？」

「這個壞傢伙的老巢在那兒？」

「你不問！我！我也得求你代我報仇！我！想不到……卅多年……的交情，這惡徒！也會出賣我！他將我推在你……面前，阻你出手……自己，乘機溜走……好……狠……好！陰……」

「你不能死！」這傢伙一邊說話，一邊却想用手按穴。

「不可點其胸前……」是那個洪字號的警告。這就可看出這個黑衣人的厲害。說停就停，兩手指相離這惡徒之胸前，才只有二寸左右！

「爲什麼？」

「他胸口隱藏着隱形弩機簧！你如不留神，我怕你，前輩……你會中了計！」

「哈哈　哈哈——好啊！」只見他身形一起，手一揚，一股勁抖起，「崩崩」連響，一片繁星，又勁又直的，噴射半空。衆人眼前一花，只聽得叮叮叮的一陣清響，那些爲數極多的無形弩算是爲其所破。「好厲害，好厲害，好！算是你自己救了自己的一條命……至於你，了不起，一個極狠極狠的人才！好，不殺你，不過，馬上與我滾……」

什麼？不殺他，爲什麼？放了他！洪字號、蔣瑛瑛、馮淑琳三人雖然心中萬分不願，可惜，自己條命還是人家救的，自己還得受人支配，怎敢批評，或者阻止此人之命令……不過，那個所謂受傷的門主却在哀告，不肯出門，不肯下山……

「你殺了我吧！求求你！」

「忘八羔子，告訴你，你太爺不喜歡殺，我是不會汚了我的手，求我也沒用，滾了出去，如果不滾，好！咱們走，讓你賴在這裏，如果你眞的想死，你大可自己死！」說罷。他是起了身，解了三人的傷穴，然後，開始走出門。後面依稀傳來了此人的哀叫，哭求聲……

「好在，這匹馬也是你倆的，哈哈！交給你，至於這個傢伙，你們自己作打算，當然，你們還得去開封，其實，我看去不去全沒用，我也不必代你們作主意！」

「敢問前輩……」

「又罵人了……」

「我們可得有個稱呼！」

沉吟了半晌：「好，哪，我姓王，王八蛋的王，其實，該算是太原王！」

「王……長者！你別皺眉頭，到今日，我才看清了，原來，面容醜陋，神態兇惡的……都是的的確確的菩薩！說什麼仁義，道什麼英俠，越是說得口响，越是深藏機詐……而你，是眞正的長者……」

「長者會騙你的馬？騙你一貫錢！」

「以我們三條命來說，這代價太小，也顯示我們的身價太低了！」

「好，你叫蔣瑛瑛，憑你這句話，我我總算沒浪費精力，可是，得記住，身價可不是訂的，抬高得自己爭取的。既然你用了滿口仁義道德的，是心懷叵測的毒蛇蟊賊，那麼，非但你得認準了，遠離了，還有，有辦法該對付了，可是，更重要的是，你可不能變成他們的一羣，同流合汚，切記，切記……」語聲才畢，衆人眼前一花，這個姓王的黑衣人已似飛的向山下奔去，好快的身法……

但是，三個人却在沉思中。沉思於剛才這個自名姓王八蛋的王那位前輩，爽朗而雜有譏諷的說話中，他們誰也不認識他

，更不知其之來歷，並且，江湖上，根本沒聽說過有姓王的前輩好手……但是，他的武功技藝，他的言語、風格，在在令人由心中直認，這才是英雄，這才配被尊稱爲大俠……可惜，他沒人知……沒人曉，在風塵中，不求名，更不求譽……蔣瑛瑛突然眼中含淚……顯示了她心情之激動。

「牛娃！想不到再能見到你！」

「我不是牛娃！」

「啊！你！」

「你心目中的牛娃，他早巳死了！死了很久，很久了……」他說話時，由於心情的激動，這語聲有着嗚咽的感覺。眼淚不可禁止的，很自然的在滾……

「牛娃！無論怎樣，你依然是牛娃，至少，我對你深信不疑！」

「我是殺手，難道你沒看出來，我們這帮人，沒廉恥，無道義，自相殘殺，爲錢賣命，我……」突然，他在激動中，轉爲沉着……「……我自顧形慚！」一聲苦笑中，他走了！

「慢走！」是蔣瑛瑛的語聲！「景大哥，你也聽到那位王大俠的說話，難道你就無動於衷？人的身價，是自己爭取的，不必勞動他人來給價……姑不論你心中如何想，我請求你好好想想他老人家的話！分手，你我勢必得分手，好吧！我與淑琳，用一匹馬，也不壞，另一匹算是你我留下個紀念。你我後會有期……淑妹，我們走！」

「蔣姑娘！」

「後會有期，」一陣馬蹄聲傳來，她倆是走了，這一次奇怪，馮淑琳在毫不與蔣瑛瑛爭執，上馬就走，即使她心中苦楚萬分。可是，這「身價在自己爭取的」那幾個字，可打進了他內心深處。對，身價是該自己爭取的，牛娃，你爭取你的，我爭取我的！分手是必然之事，何必戀戀不捨，何必淚眼相對？因此，她是再不看幼年苦難之同伴一眼，走了！自以爲非常洒脫，其實，剛剛相反，她是越來越關心牛娃，希望他別將身價降得太低……

出亂山，渡昌河，過馬坊，直奔壺關！沿路上，平安無事。原來，蔣瑛瑛所担心的武林風波，經巳在這山中枯廟中，一仗解決。雖然幾乎受辱，却是大增閱歷，更可以說，令她倆眼界大開，而知道這武林中，眞正有本領的，大有人在。不過，越是有眞本領的，越是虛懷若谷，越是不肯洩露行藏——

時間過得極快，由長治直下，出山西省，踏入了河南地面，然後渡黃河，抵達鄭州，稍作休息，第二天啓程，向開封趕來。在她倆以爲，來到開封，找到雙魚鏢局總局。見到了天下有名的梅花五星手陽延齡交書了事。那想到，你們一到了開封，麻煩事立即臨頭。

這是相國寺東，小較場上的正大街，此地人烟稠密，依稀還有着北京京師之遺風，而雙魚鏢局就開設在此。門前有極闊的馬道，一色的白粉照牆，門口飛簷雕棟，兩扇黑漆大門開着，顯示了內進極深，此時正是正午時分，有起鏢的，有走馬報訊的，有趟子手彈馬先出，而高呼「吾武維揚」開道的，亂鬨鬨的，加上了看熱鬧的左隣右里，顯示出一派興旺的氣色……

一匹又一匹的高頭大馬，前面有個鏢伙手捧雙魚鏢局的鏢旗，後面是一輛輛精緻的鏢車，鏢車後還有護鏢的二三流鏢師，再後面是大套車，及空身騾馬，以備半路有所替力的……

鬧嚷了好一陣，才算送走了這幾批鏢車，好！門前立轉平靜，只剩幾個打雜者在清除馬糞騾屎，灰沙果皮——蔣、馮兩人這才慢慢的牽馬而臨，兩個人依然女扮男裝。本來想將書信交到算數，嗨嗨，正好，裏面剛剛走出一大批人，原來正是剛剛出鏢的鏢主人，與鏢局主人談妥了一切，也算擾過了酒飯，由雙魚鏢局的重要助手白鶴成玄恭送而出。好，碰上了蔣、馮兩人的遞信！

成玄乃是饒有經歷的老江湖，何況，即使沙雲風無法趕來，但是，別的鏢局中依然可以自由出入，再加上所謂聲氣相通，所以，兩女的來意，成玄早有所知。何況，總鏢頭陽延齡經巳另有安排，要鬥一鬥這個敢敲竹槓，敲到自己頭上的對手。現在，既然有這兩個小輩前來，正好，可以用作人質，然後親押這兩個小輩。趕奔太原……現在，兩女想走！那裏能够！成玄是滿面笑容道：「兩位來得正好，咱當家的就在牽掛太原分局之眞情實況……兩位既從太原來，請……」就此將兩個小輩半挾半扣的請入了大廳。

「兩位貴姓……」是陽延齡的聲音，聽得出，語氣不太客氣，神態更是倚老賣老。

「我們是受人之託，如此而巳，姓名來歷。何勞動問！」蔣瑛瑛却也不是個好相與！

激鬥衆鏢頭　清理人間仇

「受人之託，哼哼，老夫看來，分明是來催逼之人！」

「此話何意？」

「想老夫交出黃金五萬，由你們收取十萬，還有什麼其他嚕嗦不清之用，雙魚鏢局幾時受過這大的虧損，你們比奪我鏢旗，毀我字號更爲可惡……」

「哈哈！」蔣瑛瑛是冷冷一笑道：「如此無知，尙敢覥顏爲前輩，請！」說畢，立起身來想走！

「想走！」

「不走，等待你逐客。」

「我那會逐你出門，我還得好好欵待欵待兩位呢！」語聲中，只見六個未出鏢的鏢頭，與陽、成兩人算是圍住了兩人。

「算是坐在家中稱大王？」

「欺侮兩個外來客！」

「不，請兩位作個對證而巳！」

此時語聲未畢，而驚叫聲，呼叱聲，勁風聲，脚步聲巳亂成了一片，原來，蔣、馮兩女巳看出情形不對，分明雙魚鏢局中人不懷好意，說不得只能打脫梢，所以，雙雙抖出兩極刺，所謂困獸之門，出手那會客氣，雖然，兩女在山廟中，爲人闇了個縛手紮脚，到底是兩極門中的高手，本身着實有其不凡之技藝，全力一擊，其勢豈可輕易擋得，因此，兩個自命不凡，又以爲兩女是甕中之鼈的倒霉鏢師吃了虧。一個爲馮淑琳劃傷了右手寸關尺脈，一個幾乎爲蔣瑛瑛開了膛。並且，餘波所及

，連個白鶴成玄也受了個碰撞，而立足不穩，眼前虹光一劃，成玄無可奈何的一個「廻天掠翅」，奮全力再一個「鶴鳴九皐」，才算倖免其陰陽相輔的太乙分光式。

陽延齡不禁老羞成怒。因爲，他自命爲前輩，自以爲兩小自投羅網，那想到看走了眼，這兩個女孩子分明功力不弱，並且，如果不是以衆圍兩，自己一面絕難佔得了上風，所以，憤怒之下，也不顧得什麼道義，說什麼以大壓小，以强凌弱，以衆欺寡……只見他是大鷩一卸，人如大鵬展翅般，梅花五星手抖出，更是一聲怒吼道：「圍！」

好一對少女，現在是以背相抵，各自抖動兩極刺，奮力展開師門神招，「太乙分光式」。來者不是爲兩人的陰中陽炁所卸，就是爲其陽中陰煞反尅，陽延齡雖然憑仗成玄，及其餘四個鏢師的相助，可以乘機發出梅花手、五星掌，但是，兩女的封閉圍守之道，十分神妙縝密，就算陽延齡、成玄等老江湖，一時之間，依然難以强攻得逞。如果不是人多，嘿嘿，少女取勝容或不能，奪圍而出，大有可能。因此，陽延齡一聲號令，他首先展開游離身法，不與兩女直接相拚相鬥，却是用游離的身法來纏住兩女！

分明是江湖下三濫的打法，更可以說是要憑仗人多來累死兩女！

蔣瑛瑛與馮淑琳多年同門，可謂心意相通，並且兩人在此危機重重之間，面前各想着張看來不得人緣，却是風骨嶙峋的面孔來，前邊更响起了這一聲：「身價要自己爭取的。」還有，唉，對啊！即以這一個名聞中州的梅花五星手，竟然是個又愚又蠢，却又愚而好自用的昏蛋。不見面，永想不到，他的眞面目是如此之醜陋：：不錯啊……什麼成名的英雄，什麼揚萬的大俠，全是滾他娘的假道學，僞君子。

「奇怪！做這種沒天理的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並且，還開了大門幹，眞個是胆大包天，妄爲之極！」是一陣極刺耳、又難聽的罵聲；有幾個眼尖的已看清了，來的是個看來十分不起眼，更有着三分不舒服的黑衣人，這個黑衣人手中有一捲紙，不知什麼用的……

他來到了這大廳之中，十分閑逸的，抽出了一張紙條在看……

本來，黑衣人出現時，蔣、馮兩人幾乎脫口叫出來：「王！」可是，突然收了聲，因爲，看清了，是有些像，却不是山廟中所遇的那個眞君子！

「誰在叫！呃，是你倆，認得我……」突然，一聲極刺耳的怒吼：「統統與我住手！」衆人眼前又是一花，很好，有的兵刃脫了手。有的，莫名其妙爲股勁風撞出老遠，這就不得不令這個自命不凡者目瞪口呆。

「兩個女娃子，也該住手。」

「好，前輩！」

「呃！駡人也不能如此駡啊！」

「好！長者！」

「什麼個意思？」

「你，至少比我倆大，尊一聲長者，你不怕受不起吧？」

「噯！挺有道理，蠻好，蠻好，桀桀……」笑得眞難聽。可是，他却一個轉身對陽延齡看了一眼，又看了成玄一眼。然後，看到第三……四……好，他的手中所拿着的那張紙條，飛出來了，什麼功夫，令在場人全都瞪起眼。這張紙啊，却似枝勁箭般，向一個鏢師投來，「接住！」黑衣人叫了一聲，這個鏢師倒也聽話，一手就捉住了那張紙條……

「看！」這個字是既森厲，又嚴肅，令這個鏢師不敢不聽命，更不敢不看——突然，他耳邊又再响起了黑衣人的語聲：

「看明白了沒有，有沒有寃枉你，說！」

「你是人是鬼！你，一定不是人，你是鬼！」這個鬼子叫得凌厲恐怖！更聽得出這絕望之意！

「自己動手呢，抑或要勞煩你太爺的手！」

「你……是……」

「報應使者！」這四個字可以說得是冰冷澈骨，令在場人沒一個不感到寒意透心！

「我與你拚了！」這鏢師是怒極而吼，其實更適當的譬如是，垂死的哀號而已。但是他惡狠狠的右手單刀，左手七首的撲上，一招「分金切玉」，立即變爲「卸甲封王」，還有救命三招的來一招「天覆地載」尚未出手，衆人只依稀見到一道黑光微掠，而嘶的一聲，立見鮮血四濺，那個鏢師可能因爲這刺命一劍太快太疾，死得更是神速，所以，立在那裏，看得見由眉心起，直劃到小腹，血濺後，依然是淋漓滴滴……面容的表情是如此的可怖、難看……

黑衣人還在抽第二張字條時，噗通一聲，那個可憐的死者算是墮了地，至於黑衣人抽字條，可將在場人個個嚇得面無人色，有兩個根本不敢看下去，拔脚想走。可是一聲斷喝道：「吳濤，丁福，你兩個可是榜上有名，不能走，還有個徐飛，對了，其他人，除了兩位鏢頭有其他事得有個交待外，可以不必躭擱，當然，你們一出大廳，最好，把個大門關上，當然，這樣大的鏢局，靑天白日關大門，可眞不像話，不過，反正，雙魚鏢局本就不像樣嘛，也不必再顧慮得太多了。」

「朋友！」是陽延齡的招呼。

「你配不配！是黑衣人的拒絕！」

「你是存心來搗我的台！」

「笨、鈍、蠢、昏，四字俱備，桀桀！搗你的台？到現在才看清？你怎配開鏢局，怎配發大財，老早就該關門大吉，哼哼！」

「好驕橫的賊胚！」

「錯了，唉，不過，你這樣的笨蛋，教也教不乖的了，可是，必也是正其名乎？喏，告訴你，俺是報應使者，不是賊，賊麼，你啊，連個小賊也輪不上，你只不過是個小毛賊而已！」

陽延齡幾時受過這些，一聲厲吼，自己畢生功力所瘁的五星聚合，七煞聯珠的殺手絕招，挾隱隱風雷之聲，突襲黑衣人！叭的一聲巨震，陽延齡心中一喜，賊胚，看你再敢狂？一面猛催全力，這五十年來的功勁，就如一個浪潮又一個浪潮的向對方吐出……

黑衣人又如何？他老人家是動也不動的，還在抽紙，這一下，可快了，三張紙

條分三面投出！

「算了，我也不來難爲你，好好的與我坐在椅上，休息休息！」是黑衣人說話，又聽得一聲驚叫，一條人影反退而倒，可能是黑衣人算得準確，這個陽延齡可憐，乖乖的坐在張太師椅上凈透氣，而面色是又蒼老、又慘白，全身還在抖顫，越來就抖得越厲害。

「吳滿，丁福，徐飛，你們三人全看清了，有沒有寃枉你們！講！」

「報應使者，你說我弑師之事，我承認，我姦汚師母，我也承認……」丁福滿面悲憤之色的在說話。「但是，你自命爲報應使者，可是，爲什麼你不在我師父：：奸我妻，妹……逼她們死！却又不准我父母出首……這個時候，你將報應降在這老賊身上……」

黑衣人的面色微變，冷冷的看了丁福一眼！

「哼！我不必你費心，我可以自刎以謝……」

「且慢！」黑衣人宛如君子之威嚴：「好！你這件事暫且擱過一邊，三日後，我再來找你。」

「三日後我自己前來投案……」我多謝你給我三日之期！」

「爲什麼？」

「我！得安排我那可憐的孩兒……」

「好，你走吧！三日後，你我在龍亭會面！」

「多謝！」丁福是頭也不回的，大步向大門走去——

「至於你們兩個又該如何？」

沒有回答，只有七柄柳葉飛刀，還有分東西兩面疾走的身形，這可算是有形的回答，他們走了，可是，錚錚連响中，一條黑影，宛如狼烟升空，却在後發先至，首先聽得徐飛的慘叫，而一條長大身形墜下，好個報應使者。人在半空，剛才一劍殺人，可是，他却在半空中，借劍着徐飛時，一個轉折，人已站在屋頂，只見吳濤似只受驚的兔子那樣，急竄上牆，因爲，大門果然關閉了，就只得越牆逃生，嗚的一聲，只見一溜黑虹，直插在吳濤之背心。吳濤之脚尚未點到牆頂，這一劍就此將他一個翻身，墮入了鏢局內……

就在此時，兩條黑影其疾似箭的，在半空中，將吳濤之屍身抓住，正想帶屍越出……黑衣人面色一變，一聲怒嘯，人已似大鵬展翅般，飛身掠到，他是手一伸，就想取回這柄黑劍，可是在左右有兩股厲狠勁力來切其腕脈，黑衣人發覺這兩股力是又陰又沉，如果自己强要取劍，勢必將條手腕賣給了對方，無可奈何，一伸手，反掌爲指，一個鳳喙，疾點兩邊，可是，三個人連條屍體，全已落在這天井之中。脚一着地，而黑衣人兇招屢出，而後面有一股更陰更損的陰勁，其快無比的，向其背心揮來。逼不得已，一個倒翻身，騰身半空，勉强避過了這一記無形無聲的殺手劍招，但是，自己依然無法可以取回長劍，現在，已看出了，這三個黑巾幪面的人物，出手詭異，行動更具鬼氣，這可是第一次碰見的勁敵……

還有更可慮的事，他們分明畏懼自己的劍法，自己又是一念托大，也可以說是一心除奸，才用上了這八仙劍中的飛劍斬黃龍的脫手招，奸是除了，劍却陷在這奸徒身上，自己赤手空拳，實難對付這三個鬼樣的傢伙。

「你們是誰？」

「殺——手——」

「與我有仇？」

「不見得，我們是殺手，不一定得有仇殺人！」

「好！」黑衣人是倏的一個大翻身，又來到了這屍身之前，一揚手還想出手拔劍，可是，眼前一亮，好險，如果不是他功力深厚，出手發招，縮手回招全可進退餘裕的話，這一下互發狠招，勢必會毀了他一只手……自己快，不想來人更不慢：：但是，不取回黑劍，這後果，不堪設想啊！黑衣人第一次，他的額頭見了汗，可是，還有更不幸的事呢，那個成玄是乘勢來落井下石了。

「快救回我的陽大哥——」說得堂皇冠冕，其實，是老奸巨滑！一個對三個經已令黑衣人提心吊胆，不勝其煩，再加上個成玄，當然，以前，就算十個成玄也不放在眼中，或者，長劍在手，他也不會怕這三個殺手，加上一個成玄。壞就壞在，利器被陷，引致他本身，也陷入了難境。尚幸，三殺手全怕黑衣人的功勁驚人，不敢過份强掙强打，他們可有個心機，就是守死了這柄長劍，令黑衣人在焦躁勞神之下，陷入死地……

那料到成玄的出場，看來是可助長三殺手之兇威，增進三殺手成功之機會，但是，相反來講，也引出了新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對黑衣人有利！

什麼因素？蔣、馮兩女——

本來，她倆是絕對的佩服黑衣人之能耐，也根本不希望打什邊槌，那想到，現在的形勢陡變，莫名其妙的出現了殺手！一想到殺手，兩女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山廟中的一夜驚遇！馮淑琳是更想起了牛娃！這個時候，她倆已想出來……只是在豫猶之間，意存觀望之時，已發現了這一場兔起鶻落的爭奪戰。兩女心震胆驚，待到成玄一出，兩女却爲另一個念頭所催，毅然挺身而出了。

危急現身價　從容論江湖

人的身價該由自己來爭取！

三殺手是殺人的機械而已。

還有，這個成玄，竟然說正經話却做卑鄙事……

面對這些，就算自己不能有所助力，甚或，與黑衣人死在一起，哼哼，黑衣人是——至少，他與另一位王長者有着相似之處，他們是眞君子，大英俠，能陪這種人死，哈哈，死也該死得眼閉啊！

果然，黑衣人現在處於萬分狼狽之境，並且，這尸身長劍，三殺手因爲多了個成玄從中搗亂，令黑衣人萬分無奈地，縮小了拳招手法，而成玄則乘此時機，取劍在手。蔣瑛瑛一看如此情形，不敢怠慢，手起一刺，向成玄當面劃到，而馮淑琳是仗刺奪圍，與黑衣人推背而立！

「王長者，如果你勉强可用我的兵刃，我借給你！」

「不必了！」

「啊！牛娃！」

轟然一震，這一說一答，宛如晴天霹靂，誰也估不到，在這三個殺手中，牛娃依然在內……

「想不到你！依然如此，自輕自賤！」淑琳語含痛苦、難過，還有一股莫可言宣的悲憤之意。

「你或者看不清我，」是牛娃又沉着、又清澈的說話。

突然，一條黑影躍起，嗖的一聲響，只聽得厲聲慘叫，成玄的右手，已被齊臂卸下。而這一柄黑劍，還在這只手中，黑衣殺手是沉着地，伸開了手指，取到了黑劍。

一揚手道：「接住！」擲劍的手法，精妙絕倫，報應使者的接劍手法更是一絕。如今，他是長劍在手，一聲長笑道：「我問你，這兩個，留或不留！」

「殺！」是牛娃沉着的回答！

「洪字號，你！你敢……」

「不必多說，拿命來吧！」語聲才畢，而慘聲已起。

黑衣人的劍法，簡直似閻王令，判官帖。

當然，太多的煩躁，心神的消耗，令他實在忍不住的，一出手勝下了絕手。

「喋喋……還不壞吧！」

「長者！你如何處置他！」

「他？桀桀……姑娘，他不是已說過了，你或者看不清我，對，我相信你是沒有看清了他！」

「啊！」淑琳滿面的惘然之色！

「好了，我且問你，以後，你該怎麼辦？」

「我！依然做個殺手！」

「好，難能可貴！」

「什麼？牛娃！這可能是我最後叫你一聲牛娃，不過，我不得不請你明白……」

「我當然明白，只是你不太明白我而已！」

「依然做了個殺手？」

「有什麼不好了……」

「自輕身價……至死不悟？」

「唉……」又是這樣一聲淒然，可憐的長嘆，然後，他對馮淑琳看了一眼，走了！

他走得如此的黯然。不過，腳步並不顯示了他的心情……可惜，由於他是背對衆人，所以，無人看得見他的眼中淚水！

可是，馮淑琳的眼淚却是在場人個個看見。

事實俱在，這姑娘是決不想自己幼年同苦的伴侶，與她有着距離。

人爲的距離，她並不在乎，她在乎的，她感到可惜的是；精神上的距離。

在她以爲；自從見到了山廟中的王某，她自以爲是長進了，她更以爲她已有所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做一個沒沒無聞的英雄，眞正爲老百姓做事的普通人。

她再也不自命爲凜然不可侵犯的，與衆不同的特出人物，得做一個務實的風塵俠隱！

她以爲牛娃也是這樣，並且，是應該這樣——

誰想得到，他依然是個殺手——

在山廟中，她看到殺手羣中的可卑、可恥的一面。她更看到殺手羣中的陰狠、殘忍……

身價該由自己來爭取！

爲甚麼你依然毫無長進？

爲什麼你還是做着這個陰狠、殘忍、無恥、可卑的殺手，與這些毫無人性之徒共存亡？你何必自賤？

「淑妹，我們該走了……」是蔣瑛瑛在招呼着可憐而又心情紊亂的馮淑琳，不錯，黑衣人已打發了成玄，更嚴懲了那個中州大豪的陽延齡——

他取得了他應得黃金！該走了，至於雙魚鏢局，以後又會怎樣？這可不是他的份內事。

蔣、馮兩女想趕回太原覆命，黑衣人對她倆笑了笑，問她倆想不想看他辦幾件事——

「你姓王！」莫名其妙的馮淑琳問了這個自命爲報應使者一句話——！

「我何必否認我姓王！」

「姓王八蛋的王！」

「一點星兒也不錯！桀桀……你見過咱大哥啦！」

「好！太原王，或者王八蛋的王，你總得講一講，姓有了，名吶……」

「問什麼名？唉！叫阿毛也成，阿狗也好……」

「非得有個正名，豈不聞，必也正乎名，這樣好像是你自己說的！」

「有意思，有意思！對！我說的，好，講吧，我叫王不倫，千萬別錯了，叫王八蛋！」

「決不會！你大哥！」

「王一倫！」

「一倫，不倫！不倫不類，哈哈……」馮淑琳突然笑出聲來，而且笑得極狂，極野。

「對啊，我們本來就不倫不類……」

「做一個盜名欺世的所謂英雄、大俠，你們是不倫不類，一無可取……」

「簡直是絕無相似之處……」蔣瑛瑛她接了句口。

「可是，眞正的大俠……」

「眞正的報應使者，貨眞價值……」

「有完沒完？啊，走吧……」

是該走了，除了幾具死尸，一個斷了右臂的成玄，一個散了功的陽延齡，雙魚鏢局算是只剩個軀殼。

並且，這一個軀殼，看來也保不長，豁喇喇一個霹靂，顯示了夏雷已動，不多久，又是一陣雷聲中，天空似瓢潑般的大雨降下來了，莫非雷雨來清理這些垃圾，渣滓了——

第二天，赤旂鏢局的總鏢頭田仁秀收到了雙魚鏢局交來了五萬兩黃金，雖然，雙魚鏢局已經偃旗息鼓，不過，交來東西，依然該出立憑據。

一個看來英挺非凡的少年，取走了田仁秀出立的憑證。

據說，當夜，赤旂鏢局失去了黃金十萬兩，還有，這仗以爲標幟的赤旂鏢旗……即使是田仁秀百計千方的隱瞞事實，並且，派下了最具經驗的眼綫，探子找尋，他始終沒法找到了這個盜旂、取金的點子來……

就在雙魚鏢局事發後的第三天，龍亭中，來了一個面容慘然的壯漢，拖住了個年才十三歲的孩童，由清晨的辰時初刻起，一直等到了午正……

「丁福！」是個女子的呼聲！這個壯漢嚇了一大跳，他無論如何認不出對面的女子是何來歷？

「報應使者要我來問你……」

「你……講……」還有些抖戰之音。

「弒業師，姦師母，此事可是人幹的麼？」

「我承認，我是畜生……」

「一句畜生就算了——」

「不！我不得不請求你代轉使者，並不是我認了一聲畜生算完了，只是，我！我是受畜生之所教，我受畜生之所導，我，不成畜生又成什麼？報應使者該明白我之所指，我並不掩飾己過，我也不求蒙羞含垢的活下去，今日我來，我只是來求使者一件事！」

「你求他什麼事？」

「這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已自覺誤入了這江湖中，我無法拔足，所以，我這孩子，從來沒習過武藝；我聞；罪不及妻孥，此乃先王之法，好，我有罪，我是畜生，我該死，但是，孩子無罪……」

「唉！使者有命，你不是人，可是，你師父萬勝刀鄔天健也是畜生。畜生相殘，人人無法干涉。不過，他叫你記住了，別以爲只有天神可降報應！或者；說什麼冥冥之中別有因果，報應隨時隨地會降臨！如果，你再犯下孽行惡罪之時，哼哼，隨時隨地，有人會取下你項上的人頭，好！帶了孩子走吧……」

丁福他簡直不敢相信，這件事會如此解決，突然，他又聽到那女子說道：「姑不論你是畜生，或者人頭畜鳴。哼哼，艮心，你深夜捫心，試問，你做的事，就沒一絲的內愧！好，傳話已畢，你我後會有期——」

轟的一响，將個丁福眞正的怔住了；他本來有些興奮之色，但是，這一番說話啊，却將個丁福震得面色蒼白，越來越蒼白，越來越面無人色。

半响，半响，他看了看手中抱住的孩子，他笑了，笑得如此淒涼，又是如此的無可奈何。

然後，他低頭顫聲叫了自己孩子，然後，脚步不整地，走出龍亭！走出不遠，可憐，這個習武人已跌了三交，在他身後，却傳來一聲極惋惜的嘆息聲——

在黃河邊，來了兩個少女，好像在等人，渡船已開，她們却並無行意，一抹斜陽，反照在黃河上，極黃極濁的波浪，瞬時間泛起了一點又一點的金星——

「是金色？」其中一個女子在說。

「是混濁的泥色！借天邊的夕陽斜照，幻出了點點金彩，唉……就如塵世間的黃金！」

「其實是汙泥……」兩個少女立即回頭一看，只見一個又黑又瘦的鄉巴佬，推了一輛獨輪大車到了。車上放滿了箱籠物件。

「王二叔！果然無事脫出了開封府城了！」

「唉，如果眞的是汙泥，我又何必化這許多的精神。」

「可是，這是黃金啊！」

「哈……這是黃金！桀桀桀……馮姑娘！」

「王二叔！有何吩咐！」

「不是吩咐，我是想問你，這河水，是又黃又濁！」

「對！」

「借一抹夕陽殘照，幻成了點點金星啦！」

「事實如此！」

「你可否想到，有眞正的精金，借一抹濁汙，以作自汙之事？」

「啊！王二叔你說什麼？」

「我只是提出個問題，要你自己去想想……」

「你是指牛娃？」

「我理他是狗娃，龜娃！」

「他……他……」馮淑琳怔住了，對着浩浩蕩蕩，洶湧澎湃的濁浪！她的思潮飛得極遠極遠——

「殺手！我可沒聽說過有人自認爲殺手的，最近江湖上，兇殺、宰割、毀功、斷肢之事，屢有所聞，以前，沒人知其來龍去脈，現在，總算有了個眉目，是殺手，並且這個殺手還有個陰狠的組織，這會成爲江湖上一個大禍包啊！如果，沒有人能眞正、澈底的了解它，那麼，在這個可憐，又無道義，充滿虛僞的武林中，將會捲起個如何可怖的風波來……」

「對……王二叔！」

「還算好，我們弟兄兩人……」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八個，這第八個可不是有無妄之災。」

「有什麼無妄之災！」

「莫名其妙，並且永遠無法改變，只能乖乖的，名正言順的，做他的王八羔子啦！」

「二叔！我是在想殺手門……」

「何不想想你自己師門之事？喏，我來告訴你，事實俱在，我不會再干涉袁家之事，袁得是我殺的，你師父如果想來報仇，我弟兄隨時奉陪，還有，告訴她，別以爲沒報應，而是她並無什麼可算報應之行，我們才不找她，至於袁得之事，她信也罷，不信也罷……我們，並不在乎。」

「其實，二叔，我與瑛姊也不在乎的呢。」

「桀桀桀！對，你現在在乎的是那個牛娃！唉！如果我觀察不誤，殺手門眞的開始能在武林中攪出些大風惡波，而須求能消解這一股惡浪浪潮的人，就是他——」

「但願他如二叔之所言——」

「淑妹，我不是但願，我是斷定他一定如二叔之所言。」

半响，突然馮淑琳抖戰地道：「萬一，萬一他露出破綻，因此而死……」

「淑妹，這不就已經證實了，他的身價……」

三個人在夕陽下看着黃河之濁浪，但是，三人的心全想着這江湖的風浪，風浪可能會淹沒了武林！

但願不會——至少，有人已在防患於未然了啊！

——全文完——



武林軼事／

海上雲·文
盧令·圖

蜈蚣血

舊日威震南粵的廣東十虎還沒有抬頭，少林派的高手胡阿乾三打機房，武當派門人黯然失色，後來因爲少林子弟並非長留廣州，武當派的門人聲勢浩大，而且有許多間會館，聘請他們的教頭担任武術教練，工人學習技擊變成高手的人逐漸增加，但有打鬥，一齊出動，反而武當派的勢力壓倒少林，眞正係少林派最有份量的高手並非俗家子弟，而是僧人，分別隱居於各大叢林之內，特別是海幢寺，高手更多，由於方丈慧靈大師係少林一流高手，故此，武當派教頭對那一間寺觀恨之刺骨。碰巧北方少林派的秃龍和尚南下，在海幢寺掛單，打傷武當派許多個教頭，錦綸堂的武當派教頭楊雄彪給他一脚踢死，趙虎公開向他挑戰，也敗在他的手上，後來漱珠橋下武當派的孔南武館教頭亦打輸，他們暗算秃龍和尚失敗，索性派人到北方找尋秃龍和尚死對頭鬼影刀林修南下，合力進攻，殊不料秃龍和尚棍法凌厲，單人匹馬打傷許多武當派門人，鬼影刀林修也死在他的棍下，於是，少林跟武當結怨更深，當晚秃龍和尚殺了鬼影刀林修，把一條長棍分爲兩截，上下揮舞，一團棍影罩住整個身體，沿路出擊，突圍衝入海幢寺內，打贏了這一場仗。不過，戰後他却不安於心，向慧靈大師請示，他的意思想就此隱退，橫豎他只是爲了逃避太湖劇盜鬼影刀林修然後南遊，仇人已經喪命，他不必留在南方，趁早離去，免得這一場戰火愈來愈大，在他的一方面，應有此想，但從方丈慧靈大師這方面看，却非如此，他聽了秃龍和尚所述，沉思一會，說道：「老僧並非一定挽留你，不過，你是當今少林派僧俗兩邊當中武功最高的人，如果你突然離去，武當派的教頭率衆圍攻，火燒海幢寺，到時就使衆僧受害，死得不明不白，我預感他們一定不肯罷手，假如你在此間多留一年半載，沒有甚麼變化，然後北上，仍未爲遲，那就對海幢寺僧以及對少林派都有交代，你的意下如何呢？」

秃龍和尚也覺得自己突然走開，似乎不是一名好漢，給慧靈大師如此解釋，他就無法推辭，只好點頭，不過，他仍有一個意見，他認爲自己繼續留在海幢寺內，武當派的教頭遲早都會前來尋仇，索性暫時隱居，假如他離開海幢寺，到甚麼一個地方躲起來，過了三幾個月，武當派不再向海幢寺僧尋仇，他才放心走開，否則，眞的打起來，只要方丈派人通知，他就立即趕來參戰，如此安排，兩全其美，秃龍和尚說出自己的計劃，並徵求慧靈大師的意思。

方丈慧靈大師想了想，說：「三年之前，我曾經替一個姓楊的商人做過法師，使他的女兒恢復健康，當時他住宅後園有鬼，後來鬼也消失，姓楊的對我非常敬重，如今那個後園仍然荒廢，假如你隱居在楊家，叫他守秘，他必然依從，到時楊家每日供應你的齋菜，只要你三個月留在廢園之內，息事寧人，或者武當派的教頭就此罷手，否則，他們再到尋仇，我立刻通知你，那個廢園距離此地不遠，只消半個時辰就可抵達，照我看，你大概不怕鬼，你願不願意隱居廢園之內呢？」

秃龍和尚聽了，喜出望外，連忙拱手稱謝。

一言爲定，翌日上午，慧靈大師親到楊宅向戶主楊誠談及此事，楊誠覺得慧靈大師有恩於他，渴望圖報，趁此機會報恩，當然樂意相助，何況纏住楊小姐的寃鬼已除，廢園無人斗胆入內，那座園林景色優美，能够找個高手入居，鎭壓邪魔，十分理想，故此他非常高興的向慧靈大師表示衷誠合作。

這件事很快談妥，當晚楊家侍婢打掃廢園一番，騰出一個客房來，另購新的房內用具，枕頭等物，放在房內，過了兩天，秃龍和尚就給慧靈大師帶到楊宅。

楊誠答應守秘絕口不談此事，他怕家人多咀，瞞住各人，只有一個丫環叫做春桃的每天把飲食水菓送到廢園那邊，放在大堂，隨即轉身走開，廢園跟正宅有一個月門隔開，內外加鎖，防範得十分嚴密，秃龍和尚隱居在園林幽靜之處，吃吃喝喝，無人過問，另有一番樂趣。

最難得的就是楊誠，他想盡辦法使秃龍和尚活得舒服，知道這個和尚喜歡晚上抽柯芙蓉膏，特意替他擺設烟局，另有上好的烟膏以及烟槍供應，務求秃龍和尚樂得清閒自在。

秃龍和尚只是凡人，不過穿上袈裟就變和尚而已，沒有遁跡空門之前，他做過保鏢，也做過江湖大盜，一向喜歡活動，怎能整天留在廢園之內呢？不過他已經答應了慧靈大師以及楊誠，自願留居廢園，就算想到外邊活動，只是晚間瞞着各人，飛身躍登後園的高牆，又再向外牆跳下，到戶外各處走動，深夜然後回到廢園歇息，白晝不敢外出。不管怎樣，在天亮之前，他必然回到廢園，故此，十多天沒有被人發覺，他能夠隨意活動，自然想起以前到過的地方，由於廢園跟他抽吸鴉片的醉香室非常接近，他順着脚步走，自然會經過那個地方，就算他想起前塵往事，不願捲入漩渦，咬着牙齦走開，仍是心裏有些牽掛，有一晚，事有湊巧，他在醉香室附近走動，忽然看見一個人迎面而來，相當熟識，加緊脚步走前看看，此人就是道友福，不禁愕然，至於道友福，看見了他，立刻拔脚飛奔，他怎會放過道友福呢？一個箭步，標馬上前，伸手抓着道友福衫領，把他整個提起來，雙脚離地，看來他想把道友福一拳打死，道友福這個人非常善變，發覺情形不對，趕快擺出一副哭喪着臉的神氣，向秃龍和尚訴苦，詐稱那晚發生的事情與他無涉，他不但無法預知，而且那場惡鬥發生之後，給孔南武館裏面的門人抓住痛毆一頓，認爲他向秃龍大師告密，那晚他幾乎給武當派的人亂刀斬死，他受到許多冤鬱，既然給武當派的人誤會，又給秃龍和尚發生懷疑，可以說是活受罪。

這傢伙天生一副小丑臉相，想哭就哭，立刻有幾滴熱淚奪眶而出，加上他所說的話，相當動聽，秃龍和尚看見他這副可憐相，無法下手，索性把他放下來，再加盤問。

道友福雙脚剛剛落地，立刻跪下，口口聲聲訴苦，盼望秃龍和尚把他帶走，免得他朝夕受氣。

秃龍和尚雖然覺得道友福非常可疑，但却抓不到這傢伙謀害自己的證據，只好把這件事情暫且放下，問清楚道友福的地址，準備細心調查之後，再度訪唔，到時是否拔刀相助，再行定奪。

當晚秃龍和尚回到廢園之內休息，把以前發生惡鬥的經過情形反覆沉思，始終無法判斷道友福是否係武當派的內應，不覺長嘆一聲。

兩日之後，晚上，一輪明月高懸在天，秃龍和尚看見月色澄明，忍不住跳出廢園，到外邊活動，他想起道友福以前說過的寓址，相距不遠，索性找道友福問個明白。

那時已經係凌晨三時，醉香室的烟檔也收了工，道友福返寓休息，正想睡覺，忽然聽到外邊有人敲門，心驚肉跳，跟着聽到秃龍和尚說出姓名來，然後放心開門迎入，兩人就在屋裏細談。

道友福的臉色有點蒼白，說話之際有點模糊，似乎心慌意亂，秃龍和尚疑心大起，說：「道友福，照我看來，你大概是畏罪於心，不敢見我，是也不是呢？」

道友福顫聲說：「並非如此，我絕對不是畏罪，不過，世事千變萬化，最近我忽然覺察到有人想把陰謀加於海幢寺內，看來寺僧可能一夜之間死個清光，因此晚上無法安睡，突聞敲門之聲，嚇得心驚肉跳，僅此而已，後來開門看見你，然後心定下來，可見我對你的爲人十分崇拜，認爲你毫無加害之意。」

道友福說出來的話十分古怪，秃龍和尚聽了，大聲說：「道友福，做人要醒醒定定，切勿含糊，如果你聽到甚麼閒言閒語，風吹草動，跟海幢寺有關的，不妨說個明白，我除了不會責備你之外，還有賞賜。」

秃龍和尚離開海幢寺有許多銀両，後來他入居廢園，戶主楊誠先後送他二百両銀作爲傍身之用，他是個出家人，躲在廢園，有錢也沒有地方花費，他每晚到外邊活動，總是隨身帶了二十両銀的，那時他認爲道友福所言，半眞半假，必須誘他說出實情來，立刻把隨身帶備的二十両銀送上，說：「道友福，我們一向是道友，總算有點交情，希望你收了銀紙，講出眞話來。」

道友福看見白雪雪的銀子，樂得心花怒放，收了銀子，便即吐實，說：「我一向在醉香室做打荷的工作，形同雜役，除了服侍貴賓，到烟床抽吸柯芙蓉膏，還在室內到處走動，打掃地方，前幾晚我發覺武當派的幾個教頭在內廳吞雲吐霧，我打掃內廳之際，無意中走近他們，聽見他們密密計議，所說出來的計劃太過驚人，故此緊記在心，此事雖然與我無關，亦覺心驚肉跳，至於他們所說的計劃，乃是火燒海幢寺，他們認爲你的武藝高强，一個可以抵擋百個，既然你已經離開寺門，不知所終，日後或者回來，索性趁着你不在寺內，夜間放火。他們打算放火燒寺，並非結集一百幾十人進行，只係派出二十人，兩人作爲一組，帶備火水，以及棉花等引火之物，在將近天亮之前的一個時辰，分別從東南西北各處比較僻靜的牆邊，先用五爪金龍抓住牆頭攀登，將各物帶入寺內，然後暗中燃燒，燃燒之法亦相當古怪，

他們使用燒炮仗的藥引駁長一丈過外，故此，藥引燒着，火光四起，那時他們二十個人已經走開，寺僧必然救火，他們乘機用大杉撞門，破門而入，這一次攻勢係集結五六十個武當派的高手在外邊搶攻的，他們帶備各種武器，衝入寺內，見一個殺一個，料想寺內僅得慧靈大師的武功最精，其餘的僧人武功尋常，遲早一定落敗，既然想救火，不敢走開，留在寺內只有被斬，如果所料不虛，天光前一個時辰，寺內就屍橫遍地，慘不忍睹。」

禿龍和尚聽了，大驚失色，說：「道友福，他們算那一晚動手呢？」

道友福搖了搖頭，說：「我怎會知此斗胆賴着不走，偷聽他們的談話呢？我只是聽到這裏，外邊有人呼叫，便要走開，過了一頓飯的光景，我回到內廳，他們已經不談此事，照他們所談的神色，似乎盡快動手。」

禿龍和尚說：「那就更不妙了，可能他們就在今晚動手。」

道友福反問一句：「禿龍大師，你怎會這樣想呢？」

禿龍說：「既然你說他們盡快動手，昨晚沒有火災發生，那就推想到他們極有可能在今晚動手，事不宜遲，我必須通知慧靈大師早作準備，請你立刻同行。」

道友福渾身發抖，說：「禿龍大師，如果他們知道我夜間潛入海幢寺，準備圍攻，萬一失手，一定說我告密，我就死無葬身之地。」

禿龍和尚說：「道友福，你眞是一頭呆鳥！我說帶你到海幢寺向方丈慧靈大師當面稟告，當然會替你安排到另外一處謀生之路，難道你打算永遠留在醉香室做打荷的道友嗎？」

照情形看，可能道友福跟隨他走，進入海幢寺，有許多銀兩賞賜，道友福的一雙眼睛看見白銀就會發亮，不再考慮，先行把二十兩銀收藏起來，然後穿上黑衫黑褲，作夜行人打扮，悄然走出戶外。

不過一會，禿龍和尚就把道友福帶到海幢寺，直趨方丈室，慧靈大師正在烟床上面歇息，聽到腳步聲響，立刻提高警惕，大聲喝問，他知道就快進來的人是禿龍和尚，然後放心，打開禪房的門，瞥眼看見道友福，大感詫異，後來他從禿龍和尚聽到武當派子弟打算趁着禿龍和尚失踪的一段時間，火燒海幢寺，不覺心上一沉，嘆息一聲，說：「我以爲息事寧人，讓你暫時走開，或者武當派跟少林派和解，怎料得到會弄巧反拙呢？既然道友福打聽到這個秘密，應該重賞，叫他暫時留在寺內，至於準備救火以及迎戰的工作，我立刻分別派人進行此事。」

道友福這回立了大功，禿龍和尚料事如神，武當派的門徒，以及十個最出色的教頭果然在黎明之前潛入海幢寺內，先行放火，跟住撲攻，他們的計劃逐步實現，不但潛入寺內，放下許多桶火水，另有引火之物，而且燃燒了藥引，然後爬牆而出，殊不料寺內各僧奉命巡視各處，攜帶水桶，只見有星星之火，立刻淋熄，爲了救火，總共出動了一百二十個和尚，水桶則輪流供應，故此，雷小鵬，賣魚炳等人，雖然做妥了潛入寺內的工作，而且親眼看見藥引燃燒起來，然後走出，並且跟結聚在外邊的武當派子弟一齊等候，可是，他們守候了半個時辰，仍然沒有看見絲毫火光，不覺疑心頓起。

孔南的爲人十分牛精，這回縱火由他領導，他認爲各人已經齊集，不管是否看見火光，仍要依計行事，就在戶外把預先携帶的大杉，二十人扛起來，向海幢寺正門疾走過去，就用大杉撞門。

這一步棋子也給道友福預先說破，寺內各僧分別用弓箭迎擊，只是聽到撞門之聲，便即放箭，箭如飛蝗，向攻寺的人飛射，同時有無數的三尖石拋擲出來，孔南以及其他教頭看在眼裏，知道這次火燒海幢寺計劃完全落空，只好黯然收兵，雖然有幾個人中箭受傷，所傷不重，他們不願追究。

事後孔南細心查問，認爲這一回火燒海幢寺必然是走漏風聲，以至如此，想起了道友福，即時派人到道友福的住所搜索，他們找不到道友福，却找到床底收藏了二十兩銀，由此推想，道友福必然是畏罪潛逃，既然此人視財如命，怎會把白雪似的二十兩銀拋在家裏，一去無踪呢？再者，醉香室那邊整天沒有人看見道友福，憑着這一點推想，顯然是道友福向海幢寺的主持告密了，孔南怒不可遏，粗聲暴氣的說：「你們各人知曉，分頭搜索，找到道友福，一定要把他生擒帶回來查個明白，如果道友福眞的無意中聽到我們這一條火燒海幢寺的妙計，斗胆告密，立刻把他斬爲兩截！」

當時道友福藏在海幢寺內，武當派的教頭絕不知情，不過，禿龍和尚始終担心樹大有枯枝，假如海幢寺有甚麼和尚跟外邊的人經常有來往，談及道友福在寺裏暫住，那就發生危險，故此，他施展妙計，使火燒海幢寺的詭計落空之後，翌日早上，跟慧靈方丈談及此事，希望得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來海幢無法永遠保護道友福，二來對方人多勢衆，如果拖延下去，或者眞的有一天燒了海幢寺，故此，最好趁着此事還沒有擴大之前，想出一個辦法來，那時左右無人，他低聲說：「慧靈大師，照我看來，只有兩個辦法可行，一個辦法就是派我找武當派的教頭商談，從今日起握手言和，由我們擺幾十圍齋酒，邀請武當派門人在甚麼一間大酒家歡聚一番，化干戈爲玉帛，假如他們不肯接納，就用第二個辦法對付，實行用武力解決，見一個打一個，見十個打五雙，打到他們怕。」

慧靈大師說：「這兩個辦法都是有些不妙，不過，第二個辦法乃係下策，第一個辦法或者可行，我先要花兩天工夫探聽武當派的教頭經常在那一間武館聚集，蛇無頭而不行，應該找着蛇頭。」

此事暫時告一段落，禿龍和尚既然現身，不必回到廢園去，照常留在海幢寺內過活，三日後，慧靈方丈對他說知，已經查悉，就在潄珠橋下的孔南武館，那個教頭叫做孔南，正是武當派最有權勢的一個，等於蛇頭，如果你有胆到孔南館裏找他，當面談判此事，不妨中午前往交涉。

禿龍和尚連聲答應，吃過早飯，休息一會，單人匹馬，走向潄珠橋的孔館，找尋教頭孔南，他進入館內，才知道孔南已經去了河北，即是由河南渡江到廣州城內，此行大概是到絨綫行會館，禿龍和尚一向知道絨綫行會館乃係武當派教頭集中地，他恃着技擊高强，索性趁着一團豪氣，搭橫水渡到河北那邊，闖入西關的絨綫行會館。

當時十多個武當派高手正在高談闊論，有人連聲嘆息，認爲無法把海幢寺焚燬，也無法把禿龍和尚找出來，一刀兩截，懷恨在心，不知何日然後能够報仇雪恥。

各人忽然看見禿龍和尚滿臉笑容，闖入客廳，大吃一驚，紛紛站起，有些人奔到兵器架那邊，順手拔出刀槍來，準備厮殺。

禿龍和尚絕無懼色，走近各人，合掌爲禮，說：「阿彌陀佛，各位切勿動武，貧僧此行，並非想跟各位打鬥，只係談判和平。」

孔南聽了，一個箭步，標馬上前，大喝一聲，說：「禿龍和尚，我們與你已經結下不共戴天之仇，還有何話可說呢？」

禿龍和尚說：「孔師傅，前幾日發生的事情，各衞其主，一場誤會，打鬥起來，雙方都有人受傷，我覺得非常抱歉，今日奉了方丈之命，敬請各位駕臨海幢寺吃一餐齋酒，或到城內揀一間大酒家喝酒聯歡，以後携手，不再打鬥，你的意下如何呢？」

孔南冷然說：「禿龍，你擊敗了武當派的師兄，前後打傷我們的武當子弟二十多人，深仇大恨，除非海幢寺僧走出來給我親手擊敗一人，另外打傷二十多人，塡還這個數目，否則，擺下一百圍酒，也是無用。」

禿龍和尚說：「孔師傅，你師兄略有死傷，並非海幢寺僧人向你們尋仇，乃是貴派的人馬向寺僧挑戰，上陣交兵，非傷即死，請勿單獨見怪貧僧一人。」

孔南大喝一聲，說：「不必多言，各師弟想報仇雪恨，立刻動手！」

趙虎雷小鵬，以及豬肉貴等人，應聲出擊，十多名師弟突然散開，把禿龍和尚圍在核心，孔南一個箭步，從腰間拔刀，由上邊兜頭斬落，禿龍和尚略爲偏身，飛起左腳，只是一腳踢中孔南的右腕，叮噹一聲，單刀就此飛去，孔南大吃一驚，正想退後，禿龍和尚已經搶前，雙手把他抓起來，當做擋戰牌，大喝一聲，說：「各人動手，我就先殺孔南。」

他把孔南左右飛舞，喝令各人退避，大踏步走出絨綫行會館。

孔南雖然係一名教頭，可惜雙腳離地，無從發力，禿龍和尚走到會館的門外，笑着說：「如果你們知機，不再跟我或跟海幢寺作對，昨晚放火之事，就算罷論，否則，見一個打一個，趕盡殺絕。」

禿龍和尚講完這番話，就把孔南放下來，不料孔南左腳落地，右腳即時踢起，一招魁星踢斗，向禿龍和尚下部踢去，禿龍和尚早有防備，手急眼快，退半步馬，右掌劈下，剛剛打在孔南腳骨之上，孔南慘叫一聲，退後兩步，捧着一條腿蹲下來，無法做聲，趙虎等人上前扶住他，禿龍和尚就此揚長而去，各人不敢追趕。

禿龍和尚回到海幢寺，跟慧靈大師見面，嘆息一聲，說：「慧靈大師，貧僧此行又告失敗，不料那些教頭執意跟貧僧作對，險些無法逃出來。」

慧靈大師聽了，說道：「你已經回來，暫時不用打鬥，慢慢再想個辦法應付他們。」

雖然慧靈大師抱着息事寧人的見解，處處忍讓，但在禿龍和尚這方面看，却非如此，他認爲自己誇下海口，說過兩種計劃當中任何一種，都要實行，既然第一條計劃失敗，就要把另外一條計劃施展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武當派的教頭，就要把他們擊敗，使武當派的人不敢再來尋仇。雖然這樣做太過衝動，但却顧不得這麼多。當晚他休息一番，翌日精神爽利，靠近上午，他就到趙虎武館門外必經之路的一條大橋旁邊站着等候，他知道趙館裏面的人，在中午那一段時間必然出來走動，特別是趙虎，活動力更强，必然不會整天留在屋內，故此，他站在橋頭等候厮殺。

果然不出所料，中午的一段時間，烈日當空，忽見趙虎，雷小鵬以及呂威三人同行，自遠而近，禿龍和尚看在眼裏，喜出望外，趨前擋住去路，大喝一聲，說：「趙虎，我跟你們談過，要就講和，如果不肯講和，那就用拳腳分個高下，孔南不肯答應，已經給我擊敗，你還有甚麼打算呢？」

趙虎聽了，怒火攻心，一個箭步，人到拳到，雪的一聲，左拳迎胸打出，跟住轉身，右拳由左邊掃過去，一個直拳，跟着一個橫拳，連續打出六七拳來。

看來他是不肯讓步的了，禿龍和尚有備而戰，哈哈大笑，避過他七拳，然後標馬上前，一手抓住他的右腕，向下一沉，左手就握拳以掛搥的姿勢從高處打落，趙虎暗呼不妙，雖然勉强把頭部向背後緊靠過去，避過這一拳，可是，對方的掛搥有如掛衫一般，從頭打到腳，趙虎雖然臉孔避開，由於左手被執，整條手臂受到對方的控制，左邊肩膊以及上臂無法閃避，給禿龍和尚這一拳打落，肩夾骨登時痛楚不堪，幸而他係武當派很出色的教頭，知道自己受傷，趕快飛出右腳，禿龍和尚迫住鬆手，他然後解圍。

那時趙虎的左臂和左邊肩膊都受了傷，僅得一隻右手出擊，照理是無法跟禿龍和尚作對，但因他在盛怒之下，不顧一切，仍要冒險進攻，再因爲他的腰間暗藏一條三節鋼鞭，身形一閃，即時把那條鞭從腰間拉出來，向禿龍和尚的額角打落。

三節鋼鞭的打法不同。它一共有三節，每節都是雷公銅打造的，非常堅硬，普通的長棍三節鋼鞭使勁打了三下，握棍之人，手腕也震到痳木，如果三節鋼鞭跟單刀打鬥，更加佔上風，由於第一節鞭握在手中，第二節鞭只作爲連環扣住頭尾兩節鋼鞭之用，第一節鋼鞭才是眞正出擊的武器，故此不易防範，那種鋼鞭可長可短，忽左忽右，攻勢凌厲，如果一個人赤手空拳給三節鋼鞭的鞭影罩住，必輸無疑，故此，趙虎雖然僅得一隻右手作戰，仍不服輸，趁着禿龍和尚向後避開那一腳撩陰腿，立刻揮鞭撲攻，知道他必然是藏着軟鞭，或者三節鋼鞭，並不閃避，反而左跳右跳

，跳到他的背後，用脚踢出，故此，趙虎那一鞭雖然握在手中，向禿龍和尚額角打落，仍是落空，由於禿龍和尚已經跳到他的背後起脚踢出，那一脚踢中他的尾龍骨，他就整個飛起六七尺然後跌下來，這一交跌得非常沉重，三節鋼鞭也抛了出去。他再度受傷，顯然是無法再鬥了。當時站在較後的一處，有兩個人準備厮殺，各携武器，一個就是呂威，他握着長棍，另外一個是雷小鵬，他的手上握着單刀碟，即是南派武館常用的那種籐牌，另一柄單刀藏在籐牌之內，他擅長田螺刀的一路刀法，先將籐牌罩住自己，向前打滾，滾到對方的脚下，然後把籐牌揭開，用刀去削敵人的一雙脚，至於他的籐牌，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實際上却是非常厲害的，由於籐牌每一處邊緣都有尖銳的刀尖伸出來，就算他偷襲的單刀落空，索性用籐牌旋轉，向對方下半路如飛殺上，也是防不勝防的，故此，雷小鵬認爲這一路田螺刀係威震武林的絕招，一向十分自負，那時他們三人正在到處找禿龍和尚，料不到和尚正在擋住去路，趙虎跟他搏鬥時，雷小鵬已經暗作準備，萬一趙虎打輸，立刻連人帶刀滾到和尚的臉前偷襲，那時他就依照原定計劃施展出來。

想不到禿龍和尚看見地上有一條三節鋼鞭，它係趙虎打輸無意中抛出去的武器，他懷疑緊隨着趙虎的兩名教頭身上有刀，索性把這一節鋼鞭檢起來，萬一對方撲攻，就靠它抵禦，這個念頭非常巧妙，因爲他剛剛俯下半邊身，檢起那一條三節鋼鞭，雷小鵬已經抓住單刀碟，好像一個田螺似的滾來。

禿龍和尚藝高人胆大，哈哈大笑，說：「來得好！」立刻把三節鋼鞭向對方一鞭打落，因爲三節鋼鞭的威力很猛，雷小鵬單臂頂住籐牌，驟然覺得手臂震了一震，有些痲木，跟住給那條鋼鞭壓倒，他就無法抽出單刀，向對方削去，只是捱打。

本來他是佔盡上風的，因爲鋼鞭落在禿龍和尚的手上，反而屈居下風，禿龍和尚得勢不饒人，看見一鞭壓倒對方的籐牌，索性飛身一躍，雙脚站在闊大的籐牌上面，跟住用鋼鞭向下亂打，雷小鵬覺得有一股沉重的壓力凌空而下，跟住鞭聲虎虎，僅憑一隻手，無法支持，迫於收回單刀，把那柄刀藏在籐牌之內，雙手抓住籐牌向上迎擊，但因禿龍和尚施展千斤墜，那雙脚有如千斤，不必移動身體，自然有一股沉重的壓力，雷小鵬被困在好像田螺殼似的籐牌之內，逐漸乏力，只好大聲叫喊，希望呂威救他。

呂威的一枝長棍，殺敗了許多武林高手，就算雷小鵬沒有連聲叫喊，他也揮棍出擊，那時聽到喊叫之聲，更加勇猛，打算一棍把禿龍和尚擊落地上，揭開籐牌，救出雷小鵬，然後合力進攻，想不到三節鋼鞭正係長棍的尅星，任由他把那條棍施展得如何靈活，仍然沒法闖過這一關，禿龍和尚有意令雷小鵬難以抵受，無論如何不肯從籐牌跳下來，只是把三節鋼鞭握在手中，從攻勢變成守勢，千方百計抵擋對方的長棍，很快就打個平手，由禿龍和尚雙手握住三節鋼鞭中間的一截，把鋼鞭第一節以及第三節分頭出擊，一條鞭有兩條鞭的威力，對方僅有一枝長棍，刺完一下，必須收棍，然後再刺第二下，如何能够戰勝呢？呂威很快就知道他無法取勝，他覺得雷小鵬呼喊之聲已經停頓下來，再遲就會把他焗死於籐牌之內，迫於連退三步，喘着氣說：「請你高抬貴手，放開雷小鵬，我們不再冒犯虎威。」

他既然肯認錯，禿龍和尚就趁勢和解，雙脚向上一聳，跳開七尺，然後站定，免得雷小鵬在籐牌裏面揮刀暗算，他太過小心了，根本上雷小鵬已經焗得幾乎氣絕，無法動彈，怎會向他偷襲呢？禿龍和尚看見籐牌那邊沒有動靜，沉着氣對呂威說：「快些救雷小鵬吧，我走了！」

他說完這句話，就此揚長而去。

呂威雖然沒有受傷，必須搶救雷小鵬，又要快些救趙虎，看看趙虎的肩膊是否被對方用掛搥打爆，故此不敢追趕，這一塲大戰，又是禿龍和尚大獲全勝。

呂威救了兩人，回到趙虎的武館敷治，當晚他們召集武當派教頭二十多人在另外一個秘密地方商量破敵之計，師爺史文階也在座。

史文階把各人所說過比武情形放在一起研究，沉思一會，說：「禿龍和尚認眞厲害，並非長別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照我看來，武當派的教頭沒有一個人鬥得過他，想報仇雪恨，只得硬着頭皮到武當山哀求師叔伯落山出戰。」

孔南搖了搖頭，說：「這條路走不通，師叔伯已經多次告誡我們，吩咐我們以後不准跟少林派子弟一決雌雄，何況這回我們的對手是個和尚呢？師叔伯一定不肯拔刀相助。」

趙虎說：「武當派的武林高手並非全部遁跡空門，照我所知，北方的一個江湖人物叫尉遲恭，綽號飛天蜈蚣，他的武器是七節鋼鞭，能够左右兩邊打出一團鞭影來，恍如蜈蚣，加上他的輕功厲害，故有飛天蜈蚣之稱，如果找到他，加醬添油，說些少林子弟欺負武當派的情形，邀他相助，給他千兩銀子爲酬，也許他肯抽身南下，跟禿龍和尚決鬥。」

史文階說：「既然他是武當派的高手，不管他是邪是正，能够贏了禿龍和尚，便是一名好漢，到時我們盛宴欵待，口口聲聲讚他係英雄，二十多個武當教頭在席上紛紛向他敬酒，他必然樂意賣命，不過，這一條妙計必須保密，爲了使禿龍和尚與慧靈大師不再防範我們，最好在三天之內，由我們派出兩名教頭到海幢寺找兩個和尚，自稱武當派門人願意和解，讓他們不再防範，等候飛天蜈蚣南下，然後發動攻勢。」

當時，武當派雖然人多勢衆，沒有一個眞係揸主意的，各人一向都是推崇師爺史文階，聽了這番話，認爲很有道理，値得照做，立刻選出教頭孔南以及呂威兩人，揀個好日子前往海幢寺，跟慧靈大師當面說出和解的話，希望彼此瓦解前嫌。

當時慧靈大師以及禿龍和尚很誠意挽留孔南、呂威在寺內吃一頓豐盛的齋菜，同時想設宴欵待武當派的教頭，不過，孔南推說有事要先走，呂威也不願留下來，而且推說要趕快回報，既然雙方談妥，不必歡宴。

兩人離去，禿龍和尚對慧靈大師說：「看來此事有些不妙，他們並非衷誠合作，到來講和，假如武當子弟眞的講和，必然有許多人同來，而且答應一齊食齋，怎會匆匆忙忙的講幾句就走呢？我疑心他們另有詭計施展出來，大概他們希望我快些離開，到時少了一個敵人，夜間大舉進攻，既有可疑之處，我照常留在海幢寺，反而道友福很難把他送走。」

慧靈大師沉思了一會，說：「照情形看，如果他們發覺道友福在寺內，一定派人找他算賬，那時又再發生禍患，照我想，還是把道友福送到楊誠的家裏居住好些，一來楊誠留下來的一座廢園，你走了之後，沒有人住在園內，如果道友福整天留在園裏，吞雲吐霧，自顧自的抽吸柯芙蓉膏，對他說，那是一件樂事，對我們說，免得他走出走入，引起痲煩，當然是很有利的，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因爲楊誠在下九舖開了一間綢緞莊，他爲人十分忠厚，沒有人防範他的，他的店伴甚多，由他暗示，那些店伴就會向附近各處有武當子弟學習拳脚的會館，暗中打聽他們是否施展緩兵之計，暗中準備向海幢寺撲攻，假如有甚麼風吹草動，楊誠告知道友福，道友福夜間潛來報告，我們預早知道對方何時大舉進攻，早作準備，也是一步棋子，値得去做，你的意下如何呢？」

禿龍和尚拱了拱手，說：「慧靈大師，你的確智勇雙全，値得佩服，今晚就由

小啓：「武林大奇案」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編者·

我把道友福送到楊誠那邊居住好了，不必對道友福說知，廢園以前有鬼。」

這件事情暫時告一段落，楊誠曾經受慧靈大師的恩惠，區區小事，當然是很樂意負責進行的，他有四十多名店伴，經常在黃沙西關大街小巷行走，打聽風聲，當然比較容易，過了幾天，楊誠的店伴有了回音了，楊誠把店伴所說的話對道友福說知，道友福深夜前往海幢寺，從側門走入，直趨方丈室，那時慧靈大師和禿龍和尚仍在禪房裏面抽吸柯芙蓉膏，看見道友福進來，喜出望外，連忙查問，道友福說：「楊誠先生對我說知，武當派的教頭近日經常在絨綫行會館裏聚集，似乎就快有甚麼陰謀施展出來，並非眞的息事寧人，照店伴所述，他們已經派人去北方請甚麼武林高手南下，準備跟禿龍和尚一決雌雄，此人必然是武當派頂尖的角色，是否係和尚，却不知情。」

雖然寥寥數語，但却反映出武當派子弟始終不肯服輸，禿龍和尚跟慧靈大師得到這個消息，加强戒備，理所當然，不過，雙方已經講和，禿龍和尚就不再跟武當派的教頭打鬥，暫時有一個月十分寧靜，倒是一件好事。雙方講和的四十日，那時候已經是夏盡秋來，微有涼意，晚上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五十開外，下頷有鬖鬚，體型極爲雄壯，給幾個武當子弟帶進絨綫行的會館來。

當時武當派的教頭有些死傷，因爲孔南和趙虎兩人都跟禿龍和尚曾經正式交手，雖然打輸，總是對禿龍和尚懂得更多，故此作戰計劃就交由這兩個教頭負責，他們靜候佳音，那晚發覺派出去找尋飛天蜈蚣尉遲恭下落的人已經回來，料想那一名高大漢子必是飛天蜈蚣，立刻趨前爲禮，臉露笑容，欵待這位嘉賓走入內進，先行敬茶，然後敬酒，坐着密談。

孔南雖然牛精，講話却是很有分寸的，他把禿龍和尚看做代表少林向武當挑戰的傢伙，說得有聲有色，而且露出武當派無人抵擋，實在丟臉的一種苦衷，盼望飛天蜈蚣尉遲恭有所表示，果然不出所料，尉遲恭大聲說：「憑着我這條七節鋼鞭，十年闖蕩江湖，從無敵手，區區一個和尚，絕不放在眼內，隨時找他算賬。」

他說得這樣豪氣，當然孔南極爲佩服，那晚，飛天蜈蚣尉遲恭就在絨綫行會館的客房歇宿，翌日晚上，由孔南教頭發動設宴欵待，到塲的教頭甚衆，另有武當派門人百多人，齊集漱珠橋下的孔南武館，因爲人數多，武館地方容納不下，那些筵席由門口擺到榕樹脚，密密層層的，那些酒菜，非常豐盛，輪流獻飲，飛天蜈蚣尉遲恭已經半醉，笑着說：「憑我尉遲恭一人之力，可以把海幢寺僧殺到片甲不回，不管有甚麼人擋路，一律照殺，各位沒有看見過我的七節鋼鞭，趁着我有些酒意，需要鬆鬆筋骨，就在空地上表演一路鞭法，互相研究，各位意下如何呢？」

武當派的教頭只是聽到飛天蜈蚣這個大名，沒有人看見過他的鞭法，聽了這番話，喜形於色，紛紛鼓掌，歡聲雷動，飛天蜈蚣尉遲恭放下酒杯，大踏步走出空曠地方，那邊早有人懸掛起四盞大光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各人看見飛天蜈蚣只係穿着白布長衫，手上沒有武器，不料他站着身形一閃，即時在腰間拔出七節鋼鞭來，一向鋼鞭只係三節，如果有五節鋼鞭聯結在一起，施展出來，已經鞭風虎虎，非常威武，何況是七節鋼鞭呢？最難得的就是他可以抓住任何一節鋼鞭，把另外的幾節鞭連環打出，打到盡的時候，七節鋼鞭拉長有一丈六尺，形如一條鋼棍，大喝一聲，分東南西北四隻角輪流打出，這一路鞭法叫做「打四門」，眞的是風雷起伏，沒有一種武器能够抵擋，各人歡聲雷動，跟着飛天蜈蚣尉遲恭收了鋼鞭，再表演一路拳脚，只見他踏脚之處，步步開花，地上泥土飛濺，一排排印深入兩三寸，可見他的脚力極宏，他殺得性起，突然收拳，拱手爲禮，回到座上，很鄭重的說：「各位教頭，今晚我酒氣攻心，很想找人搏鬥，如果各位有興緻的話，推舉甚麼人，隨意抓住單刀長棍，甚至大關刀，跟我較量，那就在座的武當派子弟看了更加開心。」

他的鋼鞭如此厲害，沒有人敢挺身而出跟他交手，但却有人提出一個建議，認爲尉遲恭師傅既然有興致打鬥，宴會上亦有百多人，全部有武器在身，何不趁着月明星稀，殺奔海幢寺，索性由大門攻入，把禿龍和尚一鞭打死呢？

尉遲恭聽了哈哈大笑，連聲說好，那些教頭已經有幾分醉，趁着一團高興，隨聲附和，孔南跟趙虎覺得違背和約，三更半夜殺奔海幢寺，有些不對，却又很難阻擋，只好順其自然，於是有人提着燈籠在前引路，緊隨着燈籠的二十個教頭之後就是孔南趙虎以及尉遲恭三人，背後還有百

多名武當子弟，各携武器，眞的連夜殺奔海幢寺。

尉遲恭確有本領，上次孔南趙虎等人，合力舉起一條大杉，向海幢寺兩扇大門拚命撞擊，然後把大門撞開，飛天蜈蚣尉遲恭走到山門之外，喝令各人退下，他向那扇門飛奔了幾十步，大喝一聲，飛躍而起，就地踼出連環鴛鴦腿來，前後兩脚，轟然一聲，兩扇大門竟給他齊根踼斷，向寺內倒下來。

由於大門倒地之聲太過響亮，寒夜寂靜，那種聲響在寺內迴環作响，山鳴谷應，聽來份外刺耳，似乎有千軍萬馬殺奔海幢寺來，有些寺僧負責巡夜，立刻打鑼報急，百多個懂得武藝的和尚携帶武器，從裏面殺出來，很快就驚動了慧靈大師以及禿龍和尚，兩人搶先走到衆僧之前，直出大雄寶殿，看看究竟。

和尚列陣備戰，禿龍和尚一馬當先，站在大雄寶殿正中，喝問來人是誰，何以撞破山門，是否想火燒海幢寺。

有人把燈籠提高一點，照着飛天蜈蚣尉遲恭，尉遲恭大踏步走出來，雙手叉腰，傲然站着，喝問一聲：「誰是禿龍和尚，快些走出來，我只係找他一個！」

禿龍和尚看見山門被毀，巳經撞火，那時聽見對方指名駡戰，有如火上加油，怒不可遏，一個箭步衝前，大聲回答：「我就是禿龍和尚！」

由於禿龍和尚跟飛天蜈蚣相距不遠，揸燈籠的武當子弟有四個人走近，照着兩人的臉孔，兩人不約而同的驚呼了一聲，禿龍和尚說：「尉遲恭，不知道是你想找我算賬，抑或我找你算賬了，以前我在太湖走動，多次跟你交手，那時你係邪路上的人馬，後來我改邪歸正，你仍在黑路稱雄，俗語說得好，邪不能勝正，虧你有此胆量，夜闖山門，還要找我交手，一雪十年之恥！」

他把飛天蜈蚣尉遲恭說得一文不值，尉遲恭聽了，怒火攻心，大聲說：「禿龍和尚，不必多言，我的身上巳經帶備七節鋼鞭，以前你曾經贏了我一仗，用的是雙刀，如果雙刀仍在，你可拿出來，就跟我在大雄寶殿一決雌雄。」

事隔多年，禿龍和尚巳經改邪歸正，只有一把戒刀，他心知肚明，用戒刀跟七節鋼鞭較量，等於自尋死路，幸而海幢寺裏面各種兵器，式式皆備，其中有一條鐵棍，長達一丈二尺，重四十八斤，禿龍和尚認爲該用這種沉重的兵器跟七節鋼鞭打鬥，然後抵擋得來，主意打定了，他就大聲說：「飛天蜈蚣，你切勿轉身逃走，讓我把鐵棍拿來，跟你拚個高下。」

過了一會，鐵棍在手，禿龍和尚回到大雄寶殿那邊，只見衆人沉住氣等候，至於飛天蜈蚣，眞的是手上握着七節鋼鞭第二節以及第六節，隨時應戰，禿龍和尚說了一聲：「看招！」便即向前化棍爲槍，當胸直插過去。

七節鋼鞭巳經抓住頭尾兩截，中間的幾節鋼鞭往上一迎，鞭棍俱是鋼鐵，錚的一聲，非常刺耳，兩人就此展開大戰。

七節鋼鞭的確厲害，忽軟忽硬，有時纏住對方的鐵棍使勁一捲，或者向對方前鋒手用鋼鞭飛擊，這些戰術非常新奇，大開眼界，各人看呆了一雙眼。

禿龍和尚把手中的鐵棍舞動，雖然那一枝鐵棍有四十八斤重，給他揮舞起來，有如普通長棍那麼輕鬆，一片棍風罩住身體，對方的鞭法雖是厲害，無法取勝，兩人苦鬥了百多個回合，始終不分勝負，到底飛天蜈蚣是邪路上的人馬，他發覺自己鬥不過禿龍和尚，突然飛躍起來，七節鋼鞭並非向禿龍和尚那邊打去，而是向幾盞大光燈打出，霎時間燈光一齊熄滅，他大喝一聲，向禿龍和尚那邊繼續出擊，武當派教頭聽到呼喝之聲，紛紛响應，不約而同的拔出兵器來，就在海幢寺裏面厮殺。

海幢寺的寺僧巳經準備好石灰以及飛蝗石，另有弓箭，準備迎擊，不過，對方巳經衝了進來，然後在烏燈黑火的地方打鬥，雖然有許多抗敵的品物，也無法把它施展出來，故此屈居下風，大部份和尚的武藝僅得皮毛，鬥不過武當子弟，愈打愈加力弱。

從這方面看，海幢寺的和尚顯然走下風，不過，慧靈大師握着雙刀一躍而出，加入戰團，加上了禿龍和尚的鐵棍，兩個人等於兩頭猛虎，擋住武當派的教頭，他們也不是完全佔上風的，很快就有一批和尚從後院那邊趕來，提着燈籠，燈光一亮，便有弓箭手參加作戰，箭如飛蝗，向大門那邊射去，在廟外準備闖進來加入戰團的另外一批武當子弟，被弓箭擋住，不敢衝進來，在廟內打鬥的人，充其量打個平手，孔南發覺情形不對，振臂一呼，便即退下，趙虎以及其他教頭紛紛退走，飛天蜈蚣尉遲恭握着七節鋼鞭押後，鞭聲虎虎，沒有寺僧追趕，禿龍和尚根本就不想追擊，慧靈大師反而叫弓箭手不要放箭，讓他們從速離去，因此雙方稍爲有人受傷，沒有人喪命，這一場夜戰，只打個平手。

武當派弟子走出海幢寺外，各僧把守山門，直到天亮然後歇息，費了整天的時間，另找更加沉重的木料製造兩扇大門，在本來的一處裝置，那些和尚然後放心。

孔南和趙虎等人，退守潄珠橋，發覺寺僧並不追趕，回到武館休息，尉遲恭長嘆一聲，說：「一別多年，禿龍和尚的武功確有進步，我只是跟他打個平手，自問沒有把握取勝，眞是對不起，明天我就告辭，孔師傅，你另請高手對付他吧！」

孔南聽了，大吃一驚，說：「尉遲恭師傅，你是我們誠意邀請回來助戰的，怎可以因爲這一場夜戰，不分勝負，便即離去呢？再者，你是武當派頂兒尖兒的角色，你還不想再鬥下去，自亂陣脚，各人更加頹喪，那就永遠無法打贏他們，請你就在這裏留下來，明日我們邀請師爺史文階到來吃晚飯，到時慢慢的從長計議。」

尉遲恭聽了，便不做聲，翌日下午，史文階果然到來，查問昨夜發生大戰的情形如何，孔南看見他，喜出望外，趕快劏鷄殺鴨，把他留下來，晚上再度痛飲，談個暢快。

史文階到底是個師爺，幹甚麼事情都是非常精細的，他細心查問昨晚的一場惡鬥，究竟誰佔上風，他特別注意孔南說飛天蜈蚣尉遲恭的七節鋼鞭大戰禿龍和尚的情形，知道對方握的鐵棍十分沉重，鋼鞭沒有把握取勝，他忽然說：「我想多問一

句，尉遲恭師傅，假如七節鋼鞭去了兩節，你是否同樣的打得出色呢？」

尉遲恭聽了，哈哈大笑，說：「根本上鋼鞭只有三節，打得純熟後駁上兩節，就算武功認眞高强的人，打到五節鋼鞭，巳經了不起，坦白點說，江湖上只有我一個能施展七節鋼鞭，故此，把七節鋼鞭減去兩節保留五節，那就更加容易施展。」

師爺史文階突然眉開眼笑，說：「那就有辦法把禿龍和尚殺掉，仍是依照以前的辦法去做，到處張貼長紅，由尉遲恭出頭，單獨約禿龍和尚決鬥，跟以前趙虎跟禿龍和尚打鬥的情形相似，但却要築下一個木台，那個木台起碼高一丈二尺，讓四方八面的觀衆看得更加清楚，如果禿龍和尚答應決鬥，必死無疑。」

各人聽了，半信半疑，孔南立即追問究竟，史文階說：「這是我的詭計，禿龍和尚巳經看見過七節鋼鞭，那種鋼鞭相當沉重，七節駁在一起，就算外邊用長衫罩住，仍然十分凝眼，一目了然，只係夜戰的時期突然衝入海幢寺內，隨即交手，然後可以敷衍得通，如果白天把七節鋼鞭纏在腰間，再用長衫罩住，瞞不過別人的一雙眼，減去兩節，那就不同了，把五節鋼鞭纏在腰間，再用緊身衣裳罩住，穿了長衫，搖搖擺擺的走到擂台之上，到時脫下長衫，只見緊身衣裳，揮拳踼脚，打鬥起來，相信禿龍不會想到尉遲恭師傅的身上有鋼鞭的，他不會帶着鐵棍登台應戰，况且，張貼長紅寫明只係用拳脚交手，一决雌雄，聲明不帶武器，到時他更加不會帶備鐵棍或者單刀，假如在台上展開惡鬥，尉遲恭師傅三拳兩脚，就把他踼下來，我們武當派的子弟飛奔過去，亂刀砍劈，他就無法逃生，萬一他贏了尉遲師傅，到時身形一轉，尉遲師傅就可以把腰間的五節鋼鞭拿出來，向他搶攻，他赤手空拳，必然抵擋不住，那時他一定向海幢寺那邊跳下台來，飛奔而去，我們預先派出幾十名觀衆，到時擋住去路，就算他輕功更好，仍無法逃出，因爲我們的伏兵帶着一種不必用弓的箭，箭尾有一塊鉛，徒手可拋出，在背後追逐，亂箭拋擲，他一定逃不脫，這樣安排，相信禿龍和尚難逃一死。」

各人聽了，喜形於色，開懷痛飲，幾乎飲到天亮，翌日就立刻分別叫人寫了幾十條長紅，貼在河南那邊，讓寺僧看見，飛報海幢寺方丈慧靈大師，禿龍和尚根本就不把飛天蜈蚣看在眼內，當然樂意應戰，吩咐寺僧前往孔南武館轉達尉遲恭，禿龍和尚願意依期出戰。

禿龍跟慧靈大師都知道對方挑戰必有詭計，可是，他們也有辦法對付。到了决鬥的一天，很快廣場就聚滿了人，那個擂台係二十尺，正方形，並非太闊或太窄，正好施展武藝，拳打脚踼，如果用武器交手，那就稍爲嫌它窄些，雙方聲明係用拳脚較量，那就不會發生問題。那天禿龍和尚穿過人叢，躍登擂台，飛天蜈蚣尉遲恭早巳恭候，兩人一碰頭就拱手爲禮，彼此不再打話，展開攻勢，本來兩人的拳脚相差不遠，不過，禿龍和尚遁跡空門，不近女色，發拳的勁度較爲威猛，苦戰多時，尉遲恭自問難以取勝，便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大喝一聲，突然從腰間拔出五節鋼鞭來，向對方下三路橫掃。

禿龍和尚發覺他違背諾言，暗藏武器，哈哈大笑，說：「貧僧今日領教了，你還有甚麼本領，請即施展出來。」

他這番話非常刺耳，尉遲恭聽了，更加憤怒，有如火上加油，五節鋼鞭連環出擊，招招毒辣，禿龍和尚仗着輕功犀利，左跳右跳，多次閃避，仍是沒有受傷。禿龍和尚的脚力非常厲害，他知道這種木台不過用幾分木板製成，他乘着跳躍姿勢，雙脚落地那一瞬，渾身勁力放在脚上，一跳一踏，木台自動裂開，露出許多個洞穴來，最後，尉遲恭無法站穩，禿龍和尚也站不穩，雙雙跌在看台之內。

在場的觀衆看了大驚失色，雖然武當子弟帶備徒手放出的箭，還有單刀鐵尺等物，失去了攻擊的對象，只好大聲呼喝，洶湧到木台那邊。

過了一會，他們突然聽見一聲慘叫，跟着看見禿龍和尚飛躍出來，暗呼不妙，拆開木台看看，飛天蜈蚣尉遲恭巳經口鼻一齊出血，就快喪命。

禿龍和尚奪去了他的五節鋼鞭，施展大放梅花的鞭法，衝出重圍，無人斗胆阻攔他，因爲飛天蜈蚣巳經喪命，武當子弟看了心寒，就算有人拋出幾支箭來，也給鞭風掃開，很快禿龍和尚就安然進入海幢寺，把沉重的山門關上，各人知道幾次圍攻海幢寺總是失敗的，不敢戀戰，只好抬着一條垂死的蜈蚣，黯然離開。

這一戰使少林派的威名遠播，後來武當派仍不罷手，千方百計向禿龍和尚報復，終於火燒海幢寺，那是另外一回事，恕不多贅。（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衞七龍與金松鼠離開藏龍坳，去找尋蛇頭草用以治療花雨傲的毒傷。由於在途中衞七龍買了一對金靴贈與金松鼠，所以當他們一抵達黑集時，就被青鵬堡中人誤認他們是木衣門中人。蓋足穿金靴，乃爲木衣門的標識，而青鵬堡與木衣門又爲世仇，因此青鵬堡中人便向他們突襲，但被衞七龍擊退。這時，醉公子出面干涉，後經衞七龍費盡唇舌，解釋誤會，此事始作罷論。但當衞七龍欲進入酒家去找李富時，醉公子却又横加阻止，並謂李富已被他殺了。同時，他指出衞七龍之所以要找李富，是想查出遼東雙魔的下落而已……

追索蛇頭草　仍然無着落

（一）快活樓的老闆

金松鼠忽然冷冷一笑，道：「你既知我們要找遼東雙魔，何以還要殺李富？」

醉公子冷冷道：「就算我不殺李富，他也絕不會告訴你們遼東雙魔的下落。」

衞七龍道：「你豈知他不肯說？」

醉公子道：「原因只有一個。」

衞七龍道：「你說。」

醉公子一笑，道：「李富是個灰鼻子的人，但灰鼻子的人未必就是李富。」

金松鼠跳了起來，道：「難道這個人根本就不是李富？」

醉公子道：「李富若這麼容易就給我殺死，也就不是李富了。」

衞七龍道：「他不是李富又是誰？」

醉公子道：「他是阮開山。」

衞七龍道：「阮開山又是誰？」

醉公子道：「阮英傑的叔父。」

衞七龍目光一亮：「濟南阮家三少爺阮英傑。」

醉公子道：「你也知阮英傑這人？」

衞七龍緩緩道：「他是世家子弟，但却不是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

醉公子道：「世上眞正的君子本來就不多，但正眞卑鄙無恥的小人却不少。」

金松鼠若有所悟的說：「世上美好的事總比壞事少，人也是一樣。」

醉公子道：「當年丁獵在蘭州大賽馬中擊敗了阮英傑的金衣寶，阮三少爺一直含恨於心，這件事你可曾知道？」

衞七龍一嘆道：「略有所聞。」

醉公子道：「丁獵喜歡林雪嬌，但那一次賽馬，却使林雪嬌負氣地投入阮英傑的懷抱，她這決定眞是愚蠢萬分。」

衞七龍盯着他，道：「你對這些事似乎瞭如指掌。」

醉公子忽然長長吐出口氣：「七郎，你以爲天下間只有你才關心丁獵？你以爲丁獵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衞七龍道：「你是他的朋友？」

醉公子目中發光，道：「當我們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就已經是朋友，那時候我們是小朋友，現在却已變成老朋友。」

衞七龍道：「朋友不分大小，也不分老嫩，只要是朋友，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彼此相距有多遠，仍然是朋友。」

醉公子道：「朋友有難該當如何？」

衞七龍道：「兩脇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醉公子大笑道：「說得好。」

衞七龍道：「你是否想助他一臂之力，去對付阮英傑？」

醉公子道：「阮英傑雖然曾密謀要殺害丁獵，但却未能得手。」

衞七龍道：「後來又如何？」

「後來發生了一件怪事，」醉公子說到這裏，沉默了許久才緩緩接道：「丁獵神秘失踪了，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江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更有人認爲他已被殺，而且更被毀屍滅跡。」

衞七龍道：「他沒有死。」

醉公子道：「他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成了親！」

衞七龍吃了一驚：「他娶了誰？」

醉公子道：「楚依人。」

衞七龍又是楞住。

醉公子接着又說：「楚依人是木衣門的女殺手，而且很有機會可以爲木衣門的下一任門主。」

衞七龍道：「丁師兄怎會娶她的？」

醉公子道：「他是身不由主。」

衞七龍道：「何以身不由主？」

醉公子道：「因爲他若不娶楚依人爲妻，就得死！」

衞七龍一凜：「却是何故？」

醉公子道：「他被餵服了一顆毒丸，沒有解藥就會渾身發癢。」

衞七龍道：「丁師兄並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他是一條硬漢。」

醉公子冷冷一笑：「這一點不用你來提醒，我和他是多年老朋友，他的性格我比你更清楚。」

衞七龍臉上露出歉然之色。

只聽得醉公子又道：「雖然他不怕死，也不怕癢，但却不能不服從楚依人。」

衞七龍道：「爲甚麼？」

醉公子嘆息一聲，道：「你們的師父孤星老人，被囚在木衣門的石牢中！」

衞七龍道：「師父不是已被殺嗎？」

醉公子搖搖頭，道：「孤星老人沒有死，他只是受了重傷！」

衞七龍道：「但江湖中人都說……」

「那是掩眼法！豈足爲信。」醉公子冷冷一笑，道：「孤星老人依然活着。」

「他老人家還在木衣門的石牢？」

「却又不然。」

「他不在石牢？他已逃了出來？」

「不是逃了出來，而是躺了進去。」

「躺了進去是甚麼意思？」

醉公子嘆息一聲：「躺了進去的意思不難懂，我知你一定懂。」

「師父……他還是已經死了？」

「死亡並不可怕，你何必恐懼？」醉公子道：「而且他的死亡已得到代價。」

衞七龍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醉公子道：「木衣門藉着孤星老人要

脅丁獵，結果他娶了楚依人，後來更成為木衣門的門主。」

衛七龍道：「他成為了木衣門門主？」

醉公子道：「那也是逼於無奈的。」

衛七龍道：「他成為木衣門門主，和師父的死有甚麼關係？」

醉公子道：「孤星老人知道丁獵根本就不想成為木衣門的傀儡，所以終於自斷心脈，死在石牢之中。」

衛七龍咬着牙，身子不住的在顫抖。

醉公子又緩緩道：「你們的師父死後，丁獵就逃出了木衣門。」

衛七龍道：「他身上的毒怎樣？」

醉公子道：「他身上的毒並非完全無藥可治，除了木衣門獨有的解藥外，還有一個武林異人可以把他身上的毒除去。」

「這人是誰？」

「藏龍坳的怒龍上人。」醉公子淡淡的說：「怒龍上人一向與木衣門水火不相容，他曾有一個弟子，就是給木衣門的人害死的。」

衛七龍道：「所以怒龍上人知道事情真相之後，一定會全力協助丁師兄！」

「不錯。」

「但丁師兄的容貌……」

「唉，世間上的事情本來就很難兩全其美。」醉公子目光黯然，「怒龍上人雖然能把丁公子身上的傷毒驅走，但却還有小部份留在身上，而且一發難收，以致在他的臉上，留下了無可挽回的缺陷。」

衛七龍為之一陣茫然。

金松鼠也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衛七龍忽然指着地上的阮開山道：「他不是李富，但真正的李富又在那裏？」

醉公子笑瞇瞇的盯着那個老蒼頭，道：「你知道李富在哪裏嗎？」

老蒼頭頻頻搖頭：「不知道，老漢不知道他在哪裏。」

醉公子面色倏地一沉，喝道：「你不說我就殺了你！」

老蒼頭臉色驟變：「大爺，你行行好，就算你殺了老漢，也是於事無補，老漢真的不知道李富在哪裏……」

誰知當他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左手突然亮出一隻漆黑的機筒，機筒中最少射出了七枚黑色的鋼針！

（二）

七枝漆黑的鋼針幾乎是在同一剎那間射向醉公子的胸腹要害。醉公子的反應却是極快，手中摺扇一展，七針盡被截下。

老蒼頭一聲怪嘯，人已向後急退，匆匆離開這帳房。醉公子沒有追出去！追出去的是衛七龍。這蒼頭顯然是個大有來歷的人，而且必然和李富有極密切的關係。

醉公子令他無法不出手，這座酒家，果然是個龍潭虎穴。老蒼頭輕功極佳，但衛七龍的輕功却猶在他之上，兩三個起落之間，已把他截住。

「老丈貴姓？」衛七龍含笑抱拳道。

「容巧轍。」老蒼頭冷冷的回答。

「原來是昔年東海五盜之首，難怪暗器功夫如此厲害！只可惜今天你的暗器失靈，仍然無法傷得了醉公子。」

「你們為甚麼非要找李富不可？」

「在下欲找兩人，須煩李富指引。」

「你要找的兩個人是誰？」

衛七龍道：「曾非禪，邱九指。」

容巧轍道：「遼東雙魔來去無踪，就算是李富也未必能找得着他們。」

衛七龍道：「這一點和你無關，你現在只須說出李富的下落。」

容巧轍道：「老漢也不知道李富在那裏。」

衛七龍雙眉一豎：「別逼我出手！」

容巧轍道：「你要逼供？」

衛七龍冷笑：「你以為在下會用這種手段？」

容巧轍忽然仰天大笑：「你以為老漢會束手待斃，任由宰割？」

突聽一人冷冷道：「當然不會，你本來就是一條泡在鹹海裏的老狐狸！」

醉公子又來了，而且臉上已毫無醉意。他的手裏居然有一柄巨大無比的鐵斧。

看見這柄巨斧，容巧轍不禁一驚！

醉公子冷冷一笑，對他說：「你大概還認得這柄鐵斧罷？」

容巧轍深深的抽了口涼氣，突然道：「你把曲不方殺了？」

醉公子道：「不是我要殺曲不方，而是他要殺我，可惜他的斧頭還不夠快。」

容巧轍怒道：「你把他怎樣了？」

醉公子道：「我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此刻他的頭顱恐怕已被自己的斧頭砍了下來。」

容巧轍目光陰晴不定，突見一個灰衣漢子，拖着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走了過來。那大漢正是曲不方。

——曲不方是容巧轍唯一的兒子，但却一直跟隨着母親，也以母姓為己姓。他是個私生子。私生子畢竟也是兒子。雖然曲不方現在還是姓曲，但他已知道容巧轍就是自己的父親。父親畢竟還是父親，何況曲不方的母親一直都沒有怪責容巧轍。

父子同心，那是很自然的事。

醉公子神通廣大，竟似已知道了曲不方和容巧轍之間的關係。

曲不方雖然出身於綠林，但却是條硬漢。他大聲叫道：「容老闆，別給他們要脅，俺不怕，甚麼都不怕。」

他是硬漢，但容巧轍的心腸却軟了。

醉公子的聲音又已響起：「你再不說出李富在哪裏，我就斃了曲不方！」

容巧轍的目光充滿恐懼。他終於說道：「他在快活樓，遼東雙魔也在哪裏。」

醉公子沒有釋放曲不方。他已下了一道命令，叫人把曲不方帶走。

容巧轍怒道：「老漢已把你們想知道的事說出，為何還不放了他？」

醉公子臉上的表情很嚴肅，道：「只要你說的都是真話，三天之後他自會重獲自由，倘若你是在胡說八道的話，那麼三天之後他就是一個無手無足的廢人！」

容巧轍呆在哪裏，直到許久還說不出半句話來。

醉公子、衛七龍和金松鼠都已走了。

（三）

快活樓距離黑集二十里。

雖然夜已深，但在佈置豪華的快活樓裏，還是充滿了溫暖、熱鬧的氣氛。黑集那間酒家和這裏一比，不啻有天淵之別。

這裏是一個很容易把錢花掉的地方！

據說在這裏負責看管馬匹和馬車的伙

計，他們的收入比縣官大人還多！他們的唯一收入，也就是顧客給他們的賞錢。

連賞錢的數目都這麼厲害，快活樓是一個怎樣奢侈的地方，實在不難想像。

（四）

醉公子披着一件猩紅的披風，徐徐不急的從車廂裏走出來，他臉上那種高傲的神態，使人不難想像到，他很有錢。有錢的年青人，似乎通常都是這副樣子的。

在他的身後，還有四個勁裝大漢，總共抬着兩隻看來很沉重的箱子。像這種闊少爺，身旁當然少不了一些跟班。他有兩個跟班，其中一個還很瀟洒英俊。

——衛七龍本來就是個很好看的男人，無論他是不是別人的跟班都一樣。

除了衛七龍之外，金松鼠也是跟班。

這兩個跟班有點很特別的，就是他們的身上都佩備兵刃。

衛七龍有劍。金松鼠也有一把刀。

他們看來不但是跟班，而且更是闊少爺的保鏢。

× × ×

呂祥是一個很「敦厚」的中年人。

他看來很和氣，也很老實，而且還很有江湖義氣。

呂大總管從來都不擺架子，而且還經常幫助那些輸得一窮二白的賭鬼。

只要你是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隨時可以借給你三幾百甚至是三幾千兩銀子，而且還不收取利息。

只不過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規矩，就是無論是誰，借貸的次數不能超過三次。

至於每次能借多少，那是因人而定。

所以，呂祥不但是快活樓的大總管，也是賭徒們心目中的財神爺！

據說，呂祥借出去的錢，大部份都是有去無回。

但呂祥絕不介意，直到現在，他還是那麼慷慨，彷彿有太多的錢，非要借點給別人就不舒服似的。

當醉公子來到快活樓的時候，呂祥早已站在前廳大門外恭迎着。他的笑容很友善，因為又有闊客來了。

醉公子忽然命令勁裝大漢，把兩個箱子打開。

箱子裏全是價值不菲的珍珠、寶石、瑪瑙。

醉公子對呂祥說：「我沒有錢，只有這兩箱東西。」

呂祥瞇瞇的笑着：「這兩箱珠寶，已堪稱價值連城。」

醉公子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只是淡淡的說道：「你看值多少？」

呂祥長長吐出口氣，笑道：「鄙人目光如豆，見識短淺，豈敢信口開河，貽笑大方？」

醉公子道：「珠寶本來就是無價之物，誰都不能給它一個確定的數目，呂大總管認為值多少，不妨說出來。」

呂祥目中又有了笑意：「公子認識呂某？」

醉公子道：「我就算沒有見過老虎，也該知老虎和貓的樣子差不多。」

呂祥的眼色似是微微一笑，但旋即笑道：「公子之意，莫非是想把這些珠寶出讓，換作銀子或是黃金？」

「不錯，」醉公子淡淡一笑，「我早已說過，我沒有錢，這兩箱東西已是我唯一的賭本。」

呂祥又深深的吸口氣，道：「請恕呂某不能作主，還須向老闆請示一下，才能給予公子答覆。」

醉公子道：「你的老闆是誰？」

呂祥還沒有回答，已有一人淡淡的說道：「老闆正在池蓮廳，公子請進。」

醉公子臉色一沉，冷冷道：「是誰在胡說八道？」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冷酷而尖銳，而且很不客氣。

他的話剛說完，突然「叮」一聲響，數十點寒星如飛蝗般急打他的胸腹。

就在這一瞬間，醉公子的身子突然向後倒仰下去！

他這一跌之勢，似乎是整個人都跌在地上。

點點寒星，儘皆凌空飛過。

醉公子沒有真的跌倒，他的身子忽然又挺直，然後更像一頭豹子般向前俯衝過去。

他衝得快，回來得更快。他又像剛才般站立在呂祥的面前，但在呂祥的背後，却已躺着了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大漢！

醉公子冷冷盯着呂祥：「他是誰？」

呂祥嘆了口氣，道：「先不管他是誰，他可沒有胡說八道。」

醉公子冷笑道：「你們的老闆是不是個跛子？」

呂祥搖頭：「他的腿沒有毛病。」

醉公子冷冷道：「既然他的腿沒有毛病，為甚麼要我去見他？難道他不可以來見我？」

呂祥怔住。

醉公子冷冷一笑，又道：「他不來見我，分明是在擺架子，這廝更用暗器向我招呼，這算是那一門的規矩？」

呂祥陪笑道：「公子誤會了……」

「何必跟我來這一套，」醉公子揮了揮手，道：「叫你的老闆來見我——」

他的話說到這裏，呂祥已說道：「老闆來了，老闆來了。」

青鵬堡少堡主

（一）

老闆來了。

正如世間大多數的賭場老闆一樣，在他身旁總是有幾個打手跟隨着。

在老闆的左右，有兩條大漢。

他們的眉毛都很粗，鼻子和嘴巴都長得比別人大，但眼睛却細小得令人出奇，就像是大砧板上的豆豉，幾乎叫人看不見他們的眼珠子。

醉公子咳嗽一聲，冷冷道：「姑蘇城的天地雙奇，賈家兄弟，原來到了這裏享清福。」

在老闆的右面，也有兩個人。

其中一人，大約五十來歲，臉孔焦黃，右頰上有一條兩寸長的疤痕。

他的右手，還缺了一根手指。

在他後面站着的是個黑衫人，此人身如竹竿，又高又瘦，手中持着一根禪杖。

黑袍人雖然手持禪杖，但却不是和尚，一張臉龐青滲滲的，陰沉、毫無血色！

金松鼠的身子忽然在發抖。

他發抖並不是因爲寒冷，也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因爲憤怒。

他沒有忘記這兩個人，也沒有忘記雷極惡就是給他們害死的。

他幾乎已立刻要撲上去跟這兩個人拚命，但衞七龍却暗中把他拉住。

金松鼠胸膛起伏，眼睛裏似將噴出火燄。

「放心，他們絕對跑不了。」衞七龍的聲音有如蟻語，但金松鼠却還是可以聽得很清楚。

醉公子又已冷冷笑道：「遼東雙魔，畢竟還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又有何足懼哉？」

老闆悠悠一笑，摸了摸鼻子。他的鼻子是灰色的，這人也正是灰鼻李富。

「這位公子似乎不像是來賭錢的。」

醉公子道：「我若不是來賭錢，何必帶着這兩箱珠寶？」

李富淡淡道：「這些珠寶雖然看來很名貴，可惜却都是贋品。」

醉公子道：「全都是假的？」

李富沉吟半晌，道：「倘若說這兩箱東西完全不值錢，那倒是太過份。」

醉公子沉默許久，道：「依你的看法，值多少？」

李富淡淡道：「紋銀五兩。」

「五兩？」醉公子瞳孔收縮成一綫，嘴角間露出了冷酷的笑意。

「不錯，是紋銀五兩，」李富點了點頭，「在這裏，五兩銀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但用來賭骰子，每日押注一兩，最少還可以有五次碰運氣的機會。」

醉公子屈指一算，道：「倘若我押注五兩，夾注連勝三十口，該銀若干？」

李富連想都沒有想，就說道：「該銀五兩。」

醉公子眉頭一皺：「五兩贏一注已是十兩，再夾注便是變成二十兩、四十兩、八十兩、一百六十兩……三十口之後，怎會又變成五兩的？」

李富悠然一笑，道：「世上沒有人能連勝三十口，除非那是騙子。」

醉公子道：「所以若有人夾注連勝三十口，這人必是騙子無疑？」

李富道：「閣下就算再愚蠢，也不會在快活樓裏連勝三十口罷？」

醉公子道：「倘若我眞的贏了三十口呢？」

李富冷冷一笑，道：「那時候你還可以擁有五兩銀子。」

醉公子詫然道：「這五兩銀子有甚麼用？」

「給你陪葬。」李富說完這四個字的時候，手裏已掏出一錠銀子——五兩。

颯！這五兩銀子化爲一道白光，直向醉公子的面門射去。

醉公子沒有閃避，只是輕輕的揮了揮掌，這錠銀子就凌空跌了下來。

李富乾咳一聲：「好掌力。」

醉公子道：「你的手勁未免太弱了一點吧。」

李富道：「這一點我承認，只不過憑你們幾個人就想搗跨快活樓，未免還是太高估自己了。」

醉公子淡淡道：「我是個賭徒，只要有一分機會，那已很値得一博。」

李富目光如刀，冷笑道：「只怕你們連一分機會也沒有。」

醉公子道：「我們既已來了，就絕對不會空着手回去。」

邱九指突然冷冷笑道：「你是不是很餓了？你的胃口是不是比鯨魚還大？」

醉公子道：「鯨魚的胃口再大，也不會想吃另一條鯨魚，但我却想極了。」

邱九指的斬鬼刀已直指着醉公子。「你若能接得下三刀，就算你要吃八百條鯨魚，都不成問題。」

一聲暴喝，有如霹靂般响起，邱九指的人已如箭一樣射去。他身形之快，實在是令人無法看得清楚，隨着身形的閃動，斬鬼刀已疾劈了出去。

醉公子身子向左一側，邱九指的刀也跟着旋飛而至。

勒！

一株柳樹被刀鋒掠過，立刻倒下。

醉公子的人却仍然屹立着。

他面露微笑，道：「這一刀名爲判官斬鬼，可惜却砍在樹上。」

邱九指並不答話，招式再展，第二刀來勢更是洶湧。

刀光並不刺目，但却更是令人心寒。

醉公子身形飄忽，雖然在重重刀網之中，但邱九指的斬鬼刀却連他的衣衫都沾不着。

邱九指心頭一凛，再次暴喝，第三刀繼續出擊。

他這一刀的招式又變，刀勢不再是剛猛兇悍，反而變得陰柔，無聲無息。

這一刀名爲「陰魂不遠」，處處似有實無，却又似虛若實，刀勢看來平淡，但其中却隱藏着十三個變化和殺着，這十餘年來，從未有人能在這一刀之下活命。

但這一刀過後，醉公子面上的笑容仍在，他的性命也仍在。

但邱九指却已氣的面如土色，攻也不是，停下來也不是，幾乎是呆在那裏。

醉公子盯着他，冷冷道：「看來就算是八萬條鯨魚，我都可以一起吞下，你是不是還想再攻三刀試試？」

邱九指吸了口氣，忽然把斬鬼刀用力拋掉。

「英雄出少年，此語不虛！邱某今天敗得心服口服——」他的聲音很蒼凉，人也好像在霎眼間萎縮了一截。

他的神態很頹喪，但在此同時，天地雙畸，賈氏兄弟却如猛虎出柙般撲向醉公子。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賈文岸以拳稱雄，賈文烈則長於腿法，兄弟二人天拳地腿，十八連環殺着，在姑蘇城內外，可說是罕逢敵手。

「呼」的一聲，賈文岸的拳首先發動攻勢。但最先攻到醉公子身上的，却是賈文烈的腿。

醉公子一笑。就在這一刹那間，賈文烈的腿子已踢在醉公子的膝蓋上。

賈文烈自七歲開始苦練下盤功夫，這一腿已足使七根碗口大的木樁同時折斷。

醉公子的膝蓋看來必被踢碎無疑。

然而，醉公子的膝蓋沒有碎，碎的是

賈文烈的腿骨。賈文烈這一腿雖然已足够踢斷七根木樁，但醉公子膝蓋却竟似比鐵石還更堅硬。

賈文烈一聲怒喝，身子急退。

他一退丈二，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在此同時，賈文岸已連發九拳。

他的九天拳，再加上賈文烈的九地腿，天地十八連環殺着，本是威力無邊，但現在賈文烈已栽在醉公子的「膝蓋」上，九天拳雖然厲害，又怎能擊倒醉公子？

醉公子輕描淡寫的，就把九拳接下。

賈文岸咬牙再攻。

但醉公子還擊，結結實實的在他面龐上打了一拳。

一拳就已擊中，一拳就已把他的臉打得開了花！

（二）

天地雙畸、遼東雙魔都是江湖黑道上極有名氣的一流高手。

但現在他們已有三人受傷。

唯一還沒有和醉公子交手的，只有曾非禪。

曾非禪的臉色不禁變了。

他已缺乏了信心。

醉公子是甚麼人，他並不清楚。

即使是衞七龍，也不知道醉公子的眞正身份，只知道他和青鵬堡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李富忽然乾笑兩聲，對曾非禪道：「你的伙伴已吃了虧，你不敢上前對付這位公子，那是人之常情，我絕不會怪你。」

他的語氣，似乎很溫和，很客氣，其實却比針還更尖銳。

曾非禪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他突然道：「這位公子技藝超羣，咱們遼東雙魔甘拜下風，我認栽便是。」

他忽然認輸，非但丟臉，而且在別人的眼光看來，簡直不够義氣，也太沒種。

但邱九指雖然沒有怪他，反而道：「不錯，我們認栽便是，而且敗在風少堡主的手下，也不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風少堡主？」曾非禪一怔。

邱九指嘆了口氣，道：「難道你現在還沒看出這位公子！就是青鵬堡的少堡主風羣星？」

聽見「風羣星」這三個字，曾非禪連腿都有點軟了。

衞七龍也是大感意外。

醉公子淡淡一笑，道：「你們現在知道我是誰，還不算太遲，若不是衞少俠在這裏，此刻你們焉有命在？」

「衞少俠？甚麼衞少俠？」邱九指忍不住問。

「中原七條龍之一的衞七龍！」

「他也來了？」邱九指的神色顯得有點緊張。

「不錯，他也來了，而且還希望你們把蛇頭草交出來。」

「蛇頭草？」曾非禪似是一楞，「蛇頭草是甚麼東西？」

「難道你從來都沒有聽過蛇頭草這三個字？」衞七龍終於開口。

曾非禪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道：「你是誰？」

「衞七龍。」

「你就是衞七龍？」曾非禪顯然不太相信。

「不錯，也就是昔年你們到處追殺的七郎！」

曾非禪、邱九指臉色齊變。

邱九指忽然跪了下來，大聲道：「少俠饒命！少俠饒命！咱們只不過是受人利用……」

曾非禪已很沒種，想不到邱九指竟比他更沒種百倍。

金松鼠越看越是不順眼。

「你們究竟是個男人，還是兩隻母狗？」他怒叫起來，「當年你們追殺七郎的時候，豈非還是威風凛凛，咄咄逼人的？現在你們却變成這副樣子，天下間所有男人的臉，都給你們丟盡……」

他越罵越起勁，冷不防一隻蒼白而有力的手，突然重重摑在他的嘴巴上。

金松鼠呆住，呆若木鷄。

衞七龍也是大吃一驚。

重摑金松鼠一掌的人，竟然是醉公子風羣星！

（三）

金松鼠閃不開這一掌，也不知道風羣星爲甚麼要打他。

「你……爲甚麼打人？」金松鼠的眼睛紅了，就像頰上的掌痕一樣血紅。

衞七龍也是眉頭打結，他只希望醉公子風羣星能有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

風羣星有解釋。

但他的解釋却是：——「我想打你很久了，因爲你本來就是一個該打的雜種。」

「你還罵人？」金松鼠咆哮起來，要不是衞七龍把他拉住，他已衝上去要跟風羣星拚命。

他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及風羣星，但武功高低是一回事，拚命又是另一回事。金松鼠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衝動的人。

風羣星淡淡一笑，忽然對灰鼻李富說：「你們一直想找的兩個人，我已把他們帶到，戲已演完，我也該走了。」

李富笑着，緩緩道：「風少堡主果然是個有辦法的人，佩服！佩服！」

邱九指、曾非禪、賈氏兄弟臉上俱是一片茫然之色。

李富臉色沉下，目光向他們臉上一掃，冷冷道：「平時你們豈不是很威風，目中無人的？今天總算領教過本教高手的厲害罷。」

邱九指一怔：「風少堡主也是本教中人？」

李富冷冷一笑，道：「風公子既是青鵬堡的少主人，也是本教呼風堂堂主！」

「呼風堂堂主？」天地雙畸吃了一驚，賈文烈失聲道：「呼風喚雨、南北二堂、風公子就是本教的南堂堂主？」

李富冷冷一笑：「剛才若不是風堂主手下留情，爾等此刻焉還有命在？」

天地雙畸、遼東雙魔皆抽了口涼氣。

風羣星冷冷的瞧着曾非禪。他忽然問：「老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曾非禪忙道：「風堂主是甚麼事，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風羣星目光鋒利如刀，冷冷的說：「蛇頭草是不是在你身上？」

曾非禪頓時楞住，半晌答不出話來。

（未完）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七）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骨敎君山分壇擺下擂台，與赴會羣俠相約，雙方以十陣定輸贏。羣俠中先後由歐陽實對抗錢剛，卓軼凡對抗尹慶，繼由安氏昆仲四人增援，一鷗子對抗鄧仲達，一連打了幾塲，各有勝負，隨後法塵上陣，手持方便鏟，威風凜凜，英珠一見，憤然躍上擂台。蓋法塵當年曾參與六盤之戰，係英珠的殺父仇人，因此一上台即拔墨劍狂攻法塵，要報六盤之仇，不幾個回合，即斃法塵於劍下，尹慶雲涵雖欲搶救，但爲中英所阻，並對兩人曉以大義，自願以赤手空拳對抗兩人陰風掌。中英此舉令羣雄均覺出於意外……

軟語勸檀郎　深情留尺素
萬頃清波漾鸊鶒　一封紅淚濕鮫綃

其實中英此時，早已運足玄功，把先天太乙神功，凝化爲一片無形勁氣，聚向胸前。等獨角鬼王尹慶，毒心陰掌雲涵的白骨陰風掌，雙雙襲到，陡然劍眉雙展，氣發丹田，縱聲長笑，先天太乙神功所化無形勁氣，也迎着雙凶掌力，就勢反震！

尹慶雲涵二人，蓄意與中英一拚內家眞力，掌風發出之後，人也正待順勢撲擊，忽見中英不招不架，不躲不閃，把自己所發迅疾無倫的劈空勁風，視同無睹。但在劍眉軒動，縱聲長笑中，却有一種極强韌的無形大力，突然反震，不但白骨陰風掌力，已自無功，而且一股令人窒息的絕大壓力，連着被反激回頭的澈骨寒飆，一齊當胸撞到！

白骨雙凶不禁魂飛魄散，雙雙作勢，「燕子穿簾」，倒拔丈許，落向台口，驚魂猶自未定！

中英長笑聲中，已如疾電飄風，跟踪追到，身形展處，清虛道長親傳秘授的「正反陰陽三十六掌」，已自使開！

白骨神君戚子銘，不但武術通玄，即八卦奇門，亦所精擅。故尹雲二人，頗明生尅之道。見中英所發招式，精奇無匹，身形步法，暗合八卦九宮。這方圓三四丈的擂台之上，四周宛如豎起了一圈銅牆鐵壁。又爲中英太乙神功所凝化的無形罡氣先聲所震，故而動手之間，敗象雖尚未呈，心中已自胆怯！師兄弟以目示意，辨明方位，雙雙硬闖生門，準備先行脫身圈外，或戰或逃，再作道理。

那知明明認準生門，身落其間，却成死戶，若非功力深厚，又是以二對一，早遭不測。連番試探，均是如此，這一來把個傲視江湖，不可一世的獨角鬼王尹慶，和毒心陰掌雲涵，越發弄的莫測高深，困處台中，惶惑無計！

原來中英此刻運用這「正反陰陽三十六掌」，與在城陵磯搏鬥千臂神魔柳青之時，又自不同，自己敢于挑鬥這功力卓絕的白骨雙凶，也就是倚仗這套恩師秘傳掌法的隨心所欲，變化莫測！

自一聲長笑，震退雙凶，把對方身形，雙雙圈入自己掌風之內開始。他這「正反陰陽三十六掌」，根本就未按照正規施展，一上手就是顚倒陰陽，逆運五行。使乾坤混沌，把九宮八卦，由意所指，錯綜排列，但變化之間，却仍然絲毫不亂。以致白骨雙凶，認錯宮躔，屢蹈奇險，此刻見雙凶威漸殺，遂連聲長笑，把身形掌式，加速運行，並施展先天太乙神功，剛柔兩種勁力，交互迴環進搏，忽而綿柔暗勁隱攻，忽而疾猛罡風硬擊。東西兩台上人只見一條飄逸輕靈的白衣人影，繞着白骨雙凶，巡迴疾轉，吐掌發招之間，彷彿瀟洒已極，絲毫看不出窮兇極惡的拚鬥痕跡，那知尹慶雲涵二人，就這麼片刻之間，已不知吃了多少苦頭，被中英的正反陰陽掌法，加上先天太乙神功，打得心悸神搖，目眩眼花，業已難于招架！

獨角鬼王尹慶一看這仗無法再打，自己掌招剛發，對方不是換位移宮，身形頓杳，就是揮掌硬架硬接，自己功力遜人一籌，又祇得回收。照此情形，豈非有敗無勝？再若遲延，必然自取其辱！何況此刻已然微微看出對方掌法似是正反相生，陰陽互易。遂冀圖冒險一試，向雲涵喝道：「師弟！我看對方身形步法，似是八卦反行，陰陽易位。你我闖他的兌宮死門！」

話音未了，師兄弟騰身併起，運足功勁，白骨陰風掌盡力施爲，撲向擂台東南角上。中英點頭暗笑，這白骨雙凶果然有點眼力，但你那知我這神奇掌法，瞬息萬變，妙用無方！你既蹈死門，死門便是絕戶，正好和你們一拚內勁，了此一戰！

遂自丹田提足眞氣，對準雙凶來勢，把先天太乙神功，全化剛力，迎着白骨陰風掌的澈骨寒飆，呼的一聲，當頭反擊。

這一來雙方內家眞力，凌空硬撞，優劣立分。中英目前微轉金星，足下踉跟後退，白骨雙凶則被震飛出二三丈遠，落往擂台以下，同覺五臟翻騰，氣血上湧！尤其雲涵因平素好色貪花，眞元虧弱，不是尹慶攙扶，幾乎支持不住，跌倒在地。

中英稍受震蕩，原自無妨，跟踪飄然而至。雲涵胸前「七坎」穴及尹慶頭頂「百會」穴上，各中一指一掌，此時東西兩台，除傷重不能轉動者外，其餘各人均已紛紛趕到。但見白骨雙凶，呆若木鷄，兀立當地，中英亦自緩緩調勻眞氣，週身運轉，下納丹田，然後對東台諸人朗聲發話道：「承蒙尹雲二位香主相讓，石中英僥倖成功，今日之事，從此了斷，諸位尚有何言？」

東台中諸人，原以降龍羅漢與白骨雙凶爲主，今降龍橫屍在地，尹慶雲涵，又似被點了重穴，動彈不得，一個個噤若寒蟬，無人答話，最後還是青燐堂香主奪命神刀鄧仲達，强忍左肩傷痛，排衆而前，向中英說道：「石小俠絕藝驚人，我等甘拜下風，江湖走動，講究的是一諾千金，白骨敎君山分壇，從此解散，振與鏢銀就在庫房，絲毫未動，請謝老鏢頭自行取回，但望石小俠勿忘諾言，三月之內，當在哀牢，再領敎益！」

中英答道：「在下心儀貴敎敎主戚神君已久，與羅浮三煞吳家兄弟，更是深仇不共戴天！石某話出如風，絕無更改，相煩鄧香主傳言，就說峨嵋清虛道長門下弟子石中英索英珠，三月之內，必到哀牢專誠拜會戚神君，並向羅浮三煞，索還五年之前的六盤血債！」

中英這一自報來歷，白骨敎羣雄才如夢方覺，原來這劍劈降龍，掌震雙凶的少年男女，竟是當代第一奇人清虛道長門下！奪命神刀鄧仲達，眼看雙凶，遭人毒手，自忖無此功力解救，祇得再向中英靦顏抱拳笑道：「原來石小俠及索女俠是清虛道長衣鉢傳人，我等敗得心服口服，雙方既已定約，尹雲兩位香主還望……」

中英接口笑道：「鄧香主不必過慮，石中英與師妹索英珠謹領師門規戒，從不敢無故傷人，尹雲二位，想是適才凌空對掌，眞氣稍受震蕩，此刻當已復原，從此就請散去，以圖後會如何？」

獨角鬼王尹慶，與毒心陰掌雲涵，因「百會」穴與「七坎」穴上各中中英一掌一指，知道這等要穴，被人打上，對方功力又高的驚人，非靜待解救不可。若稍一妄行轉動，瘀血散入經脈，性命即難保全，故而空自目露凶光，木立未敢稍動。但此刻聽中英語氣，竟似手下留情，未傷自己。雙凶緩緩暗運功力，果然除震盪過甚眞氣稍滯之外，經脈之間，並無閉塞，徒自出醜現眼，不由滿面羞慚，隨同白骨敎諸人，悄悄散去。

中英回手自懷中取出一位護心靈丹服下，向侯震笑道：「侄兒一時托大，與白骨雙凶，拚鬥內功眞力，雖略佔上風，但此刻胸頭，還自隱作痛，若非師傳掌法，妙用無方，恐怕還要替同老前輩丟人現眼，一鷗道長與安四俠的傷勢如何？可礙事麼？」

一鷗子呵呵笑道：「貧道那點皮肉之災，算得了什麼？安四俠却係內傷，老弟既是峨嵋清虛道長門下，囊內想有靈丹，一同去往前寨賓館，再行與他療治吧！」

諸人回到賓館，察看安北傷勢，幸喜他是順着獨角鬼王尹慶的白骨陰風掌力縱出，稍受餘波，再凌空跌下，服下一粒峨嵋護心靈丹之後，也就無事。半日惡鬥，時已入夜，飯後各人隨意

閑遊，眺覽君山中秋月色，但等明朝，處理善後之後，地北天南，風流雲散。

歐陽實酒足飯飽，把英珠囑咐寨丁特加的五斤牛肉，吃了個乾乾淨淨，他那會賞什麼中秋月色，一摸肚皮，倒頭便睡。英珠看他憨厚可愛，扯過一床薄被，替他蓋好，向中英嫣然笑道：「英哥，我們總算不違恩師的諄諄訓示，這一場江湖劇鬥之中，除却誅戮父母之仇，降龍賊禿之外，未殺一人，把一片血雨腥風，化作了祥氣瑞靄，此時各事皆了，洞庭湖一碧萬頃，再加上中天朗月，秋色湖光，必當清絕，你我山脚湖邊一遊如何？」

中英點頭笑語，二人相將走出寨外，在君山脚下，徜徉徘徊，眺覽洞庭秋夜景色。

洞庭居我國五大湖之首，爲湖南衆水之匯，計有「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等九水入湖。夏秋水漲之際，沿邊之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黃驛湖、安南湖等，並合爲洞庭湖，周圍廣達八百餘里，景色清麗壯闊。一年四季之中，以秋景爲最，一日之間，則以夜爲最；故以涼秋月夜，爲遊賞洞庭之無上佳辰！唐人劉禹錫詩云：「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光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詩中「青螺」，即指君山。君山孤峯水上，四面皆湖，中秋朗月，宛如碧空玉鏡，時是良辰，景是美景，中英豪興勃發，隨口吟道：「洞庭湖水清秋月，月皎湖寬萬頃霜，玉椀深沈潭底白，金杯細碎浪頭光。寒驚烏鵲離巢噪，冷射蛟螭抉窟藏，更憶瑤台逢此夜，水晶宮殿挹瓊槳。」

英珠聽他吟罷，笑道：「英哥眞是，韓冬郎此詩，嚕哩嚕嗦，有何好處？那裏及的來青蓮居士的『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草色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寥寥數語，情景交融，就把這八百里洞庭，描繪殆盡呢！」

中英微笑不答，伸手拉住英珠玉腕，攬入懷中，並坐一塊山石之上，笑指湖中說道：「珠妹你看！月皓星朗，積烟漸斂，湖色上蒸，空明無際。遠村疏燈映浪，與月影星光，盪化成一片金銀之色，委實美極！六盤舊居，亦有山泉所積之一片湖蕩，極爲清徹，親仇了却之後，恩師二度接引之前，你我就在那好山好水之間，樂效鴛鴦，端的是神仙不羡呢！」

右手一緊英珠纖腰，把她粉頰，偎向自己臉上，不由得意了個哈哈大笑！

英珠任他溫存，對他那番自得其樂的話，却未予答理，突往東北方一指，向中英問道：「英哥！那遠處岳陽城上的岳陽樓，因何得名？」

中英笑道：「珠妹怎來考我？岳陽樓半因着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記，蘇子美書丹，邵竦篆額。另一半由於呂仙留題的那首『朝游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胆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的絕句，仙賢遺跡，足供後人憑弔，再加上湖山形勢，登樓遠眺，洞庭如掌，君山如眉，因此有名樓第一之稱，我說的可對麼？」

英珠道：「滕、范、蘇、邵，而今安在？」

中英答道：「生前事業，身後賢名，幾處青塚，一堆朽骨！」

英珠又道：「純陽仙人呢？」

中英道：「若照傳聞所云，金丹道就，黃鶴高飛，長生于天地之間，遊戲乎塵寰之上！」

英珠聽他說得蠻像頭頭是道，含笑再問：「那麼，你在這二者之間，何擇何從呢？」

中英道：「千年丹篆，一夢黃粱，仙境逍遙與人間名利，久暫苦樂，相去何啻天壤？珠妹！你怎麼向我盤起道來了？」

英珠推開中英，正色說道：「你還知道就好，自下山以來，黃鶴樓城陵磯兩度遇險，不是狄大哥和那位不知名的老前輩搭救，你的小命早巳送掉兩條！羅浮三煞一個未見，今日君山小勝，在人前還好，如今一背人就這樣自得起來，君子居安思危，你却竟要反其道而行，叫我怎不在你心蕩神迷之間，給你幾句當頭棒喝！幸虧你方才打那些如意算盤之時，尚還未忘親仇，不然就簡直不像話了！英哥，我有一事，趁在此時問你，那狄大哥對你有救命之恩，你打算怎樣報答？你看他人品情性，究竟如何？」

中英美景良辰，佳人在抱，自然易起遐思，但他靈台淨徹，不過隨口造了一個未來遠景，當前並未動及兒女情慾之私。却被英珠排揎了這麼一頓，一頂大帽子，義正詞嚴的往頭上一扣，簡直回不上嘴。聽她突然又提到狄玉，不由暗詫英珠說話，怎似有意顚三倒四，偏又不明其意，只得隨口答道：「狄大哥救命之恩，地厚天高，湧泉難報！何況彼此巳然義結金蘭，他又是大哥，但有所命，萬死莫辭！若論人品，他那絕代丰神，溫潤如精金美玉，文武兩途，均極淵博。這種人才，自然惹人敬愛，還到那裏找去？只是我有一事不明，始終悶在心裏，未曾說出，就是那狄大哥好似人極義氣，怎的今日君山之戰，關係何等重要？他却臨時他往，不來助陣，此刻猶不見來，確實令人費解，而且替他有點担憂呢！」

英珠秀眉一挑，向中英微笑道：「英哥你說得狄大哥這好，倘若他是大姊時，你愛她不愛呢？」

中英奇道：「珠妹何出此言？敬愛和愛情二者，斷斷不同，休說我們青梅竹馬，世代至交，兩心巳然盟堅金石，珠妹又是國色天姿，無人及得！縱然石中英身陷脂粉陣中，西子太眞，袒陳左右，敢說此心湛然，雙睛決不一顧！」

英珠把小嘴一披，說道：「你倒眞是說得漂亮，我老實告訴你說，狄大哥不是個大哥，確確實實，是個大姊。狄玉亦非他本名，乃是顚倒諧音，我們不是時常聽說白骨教下的，一俠瑰行雙凶劣蹟麼？她就是那位衆濁獨淸，出淤泥而不染的，玉笛飛仙井若文呢！」

中英大驚問道：「珠妹此話可眞？」

英珠說道：「誰來騙你則甚？你這人心思簡直太不靈活，也不想想白骨陰燐砂的獨門解藥，除却白骨神君和他三個嫡傳弟子之外，何人能有？」

遂把狄玉在武昌旅店之中，爲中英療治砂傷，被自己識破行藏，井若文囑咐暫

時代爲隱秘等情，細說一遍，然後溫言說道：「英哥你想，我們這位狄大姊，身世多麼可憐，空負冰肌玉骨，絕代姿容，却日與牛鬼蛇神爲伍，教她怎不傷心？自從黃鶴樓前，與我們訂交以來，我就看出她一心嚮往正教。只是天性太厚，對白骨神君感子銘的自幼撫育深恩，不忍背棄而巳。講老實話，像你這般英俊豐標，女孩兒家那個不愛呢？一路上我冷眼旁觀，井姊姊對你實是深情欵欵，不過碍於巳知我們盟深金石在前，才強抑衷懷，不使外露。但這一來她必定更深陷於徬徨悲傷，淒苦之境！我非世俗女子，決無妒心，自然無法參與，此時必在附近流連，明日或來相晤，我們既與白骨教雙凶訂約，西上哀牢，一切問題，必須逐一解決。關於井姊姊之事，只要你一點頭，見到她時，我自有法相處，然後同赴雲南，勸化白骨神君，剪除三煞，報却親仇，返回六盤，掃墓祭告，重整家園，了結人間緣會之後，我們就該作終南仙示中的進一步打算了。」

中英聽來，如夢方覺，等英珠說完，一伸手又把她攬入懷中，正色說道：「怪不得我總覺得狄大哥怎的嫵媚之氣特重？原來還有這些曲折，只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珠妹與我歷代世交，青梅竹馬，怎的還不知石中英絕非見色忘義之徒，慢說是井姊姊天上神仙，不敢褻瀆，就是我和珠妹之間，也斷斷不容第三人插足！珠妹先前說得極是，親仇未報，恩師未告之前，連我們名分早定的將來唱隨之事，都不應提，那能道及其他！井姊姊對我有救命深恩，品格風華，又令人欽遲無巳，除此之外，石中英願爲她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呢！」

英珠把他一把推開，嗔道：「人家把一個天仙化人似的井姊姊，送到你的懷中，怎的你却搭起架子來了？對我來上這麼一套假道學，大道理，是不是對我方才說的，想報復麼？」

中英把一張俊臉，急得通紅的道：「珠妹！石中英耿耿此心，可表天日！所言句句出自肺腑，怎的疑有虛假，難道要我盟誓自見……」

英珠見玉笛飛仙井若文那等國色天香，自己又甘願促成他左擁右抱，中英竟絲毫不爲動，殊出意外！但方寸之間，對中英專注自己懇摯情感，也覺得有說不來的受用。

她本來立意成全此事，因君山事了，既日就要西上哀牢，規勸白骨神君，和決鬥羅浮三煞，井若文面目，此時正好揭穿，彼此開誠互見，三體一心，共同硏討進行步驟。不想中英表示得如此堅決，青梅竹馬，自幼相偕，性情夙所深知，此際再勸，等於白說，只好暫時擱開。辰是良辰，景是美景，人又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在這銀月輕籠之下，碧波盪漾之前，小兒女們，那得不情發乎中，而形乎外？相偎相倚，郞情似水，妾意如雲！說不盡的海誓山盟，輕憐蜜愛！

二人坐處本在山脚，正在互相沉醉於至高無上的情意之中，突然頭上二三丈外，似有極輕微聲息。雙英何等功力？到耳便知，那是夜行人衣角帶風之聲，此人輕功極高，好似在上竊聽二人談話，此時才走。英珠想起適才與中英一番纏綿情態，盡被人竊，由不得的紅雲過耳，首先縱起，口中清叱一聲：「何人？留步！」撲往發聲之處。

中英跟踪也到，但見密林莽莽，黑影沉沉，那裏還有絲毫蹟跡？佇視片時，毫無動靜，中英遂向英珠笑道：「此人敵友難分，也許是無意碰上，既未生事，追他則甚？你看月朗沙寒，山青水碧，輕輕辜負，豈非俗人！寨前大小船隻都有，我們何不駕一輕舟，在這碧波萬頃之中，坐對姮娥，以消良夜！」

英珠笑諾，二人下山尋來小舟，蕩舟湖上。英珠故作嬌慵，半倚郎肩，手中木槳輕掉，攪碎水中月影，化成無數銀光，俟木槳停弄，漸漸又自合成一片冰盤，與天心皓月，上下互映。英珠抛却手內木槳，任憑那船隨波盪漾，口中微吟東坡居士的水調歌頭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中英左臂環抱香肩，右手却握住英珠一雙柔荑笑道：「大蘇詞句，此最消魂！但我們俟塵俗事了，即隨恩師進參上道，但能奮勉精進，九轉丹成，翱翔碧落。那時何愁不能皓月常圓，人生不老！東坡向古難全之願，有人代償，泉下有知，亦當連浮三大白呢！」

「天漢遙連洞庭水，雲霞半入岳陽樓。」名湖勝景，最足迷人！雙英直到斗轉參橫，涼露沾衣，才倦遊歸去。

一宵無話，次日清晨，英珠起床梳洗之後，忽見窗前桌上，置有一封書信。封面向下，似是從窗外擲入，翻轉一看，封上寫着「英弟珠妹同鑒」，下面却祇署了一個井字。龍飛鳳舞，書法甚佳！封內除信紙外，還似裝有什麼柔軟之事。

英珠秀眉微皺，也未去叫中英，撕開信封，抽出箋紙一看，極佳的絳色薛濤箋上，寫着一筆秀媚無倫的半行半草道：「若文幼遭孤露，身棄山林，蒙義父收養教悔，恩同再造！十載哀牢，勤參武術奧玄，健體葆元之道。世外樂土，本來烟霞嘯傲，虛無清靜，仙境無殊！詎知二師兄雲涵，心懷叵測，不甘山林寂寞，竭力蠱惑義父，創設白骨教，意欲併吞各派，雄長武林！復因教中勢力膨脹過速，收徒太濫，莠過於良，漸至形成盜匪淵藪！羅浮三煞等巨寇來歸，受任教中護法，如虎添翼，益發倒行逆施，變本加厲，所爲日非！若文曾一再向義父苦諫，均以奸人弄讒，致未見納。薰蕕實難共器，萬般無奈，乃請准長年在外，巡查各地分壇，冀以己力所及，稍戢惡行。迨黃鶴樓前，得識英弟珠妹，均爲企仰巳久的當世奇人門下，風華氣宇，仙露明珠，令人心醉無巳。締交之後，雖巳看出珠妹別具深心，但竊思英弟珠妹，青梅竹馬，歷代至交，神仙眷屬，一雙兩好！添我即嫌多事。何況彼此正邪異途，未來尚難逆料，君山之會，左右爲難，遂未參與，然雙方動靜，均在暗察之中。珠妹伏魔慧劍，力劈降龍。英弟則以一雙赤手，賭鬥白骨雙凶，微言大義，把一場血雨刀光，混戰在即之武林浩刦，消弭無形，絕藝高懷，益增欽仰，諸邪去後，名湖良夜，珠妹娓娓陳言，愛我深情

，淪肌浹骨！而英弟之情有獨鍾，重義輕色，尤屬難能！迨弟妹等情不自禁，互相蜜憐輕愛，若文傷心孤獨，觸緒興悲，不堪見此旖旎風光，略露身形，險遭追及。然身處林中，寸心仍繫弟妹，惟恐卿卿我我之時，情濃大意，苟有奸人，易爲暗算！遂密爲守護至湖上蕩舟，始返寨中無人小屋。弟妹等於碧波萬頃中，對月推心，盟山誓海之際，正若文孤榻燈昏，柔腸寸斷時也！澈夜未眠，思與悲積，翌晨視枕，紅淚成冰！嗟乎！若文投正則無以報撫育之恩，順邪則無以全金蘭之義！且本來面目既露，與弟妹等相處亦難，進退無如，實不禁上怨蒼蒼，何以遇若文之如此薄也？思維至再，事難兩全，請從此逝！寒山古寺，貝葉青燈，餘生只此而已。義父戚神君，藝臻化境！弟妹成就雖高，功力似尚難敵？但邪不勝正，理所當然。清虛道長舉手之間，白骨教無疑立成齏粉！戚義父本性極善，祇因耳軟，易受讒言，才立斯教。巢破之日，務望竭力求全，稍留香火之情，則若文生不啣環，死當結草！宵來拭淚羅帕一方，留贈弟妹，以爲永念！相見爭如不見？無情恰是多情！心碎魂飛，書不盡意！」信末署名「薄命人井若文草」。

英珠邊看珠淚邊落，等到把信看完，抽出附在封內的一方羅帕，果然紅淚絲絲，不堪卒睹！

英珠越發心碎，她和中英，原是對室而居，竄將過去一掌推開房門。

中英盥洗方畢，見英珠這等神色倉惶，滿面淚痕，驚問何事？

英珠把信和羅帕，往他懷中一擲，帶氣說道：「你自己看來！」便已連連拭淚，泣不成聲！

中英驚詫莫名，展信審閱，也覺得字字辛酸，行行血淚，悽楚不堪卒讀！

人好好色，通理常情。井若文傾城顏色，絕代風華！石中英既經英珠告知她本來面目，再加撮合，要說是眞正無動無中，則係欺人妄語。不過中英確非輕薄之徒，生性敦厚，自己親仇未雪，有英珠這樣一個神仙中人，旦夕相伴，已然願足。要說一箭雙鵰，左擁右抱，樂享齊人，不但一懼師責，二畏人言，三也不知英珠所云，確係眞情，抑或試探自己，井若文心意如何？亦未能遽加斷定。再說羅浮三煞，尚未就誅，人子之道未盡，委實不便自己打算，這才滿口拒絕。不想井若文恰巧在旁，既傷身世，又恨自己薄情，來了這麼一個留書永別！滿紙纏綿悱惻，偏又悽而不怨，那方紅淚絲絲的羅帕，更是令人斷腸，勾惹相思！想起黃鶴樓前初遇，蕩舟江上，對月開襟。貪夜送藥爲自己療傷救命，及同行契合的種種情景，他是性情中人，那能不黯然神傷，悽然墜淚，但口中吶吶，難出一語。

英珠帶哭嗔道：「你要不設法把我井姊姊請回，這一輩子休想我再理你！」

中英益發窘得無詞以對，恰好侯震走進，一見雙英俱是滿臉淚痕，不由大吃一驚，急問何故？

英珠一面啜泣，一面對侯震敍述昨夜與中英月下談心，井若文聞語傷心，留書永別等事經過。聽得侯震也自搔頭無策，略爲沉思，向雙英說道：「此事確甚爲難，井若文冰心麗質，我見猶憐！這樣一朵有心向上的濁水青蓮，當然應加援手，何況英珠又有那等胸襟，本來是珠聯合璧，佳話一樁，再好不過，但中英賢侄以親仇未報，恩師未稟，不敢擅自答允，却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據我推斷，清虛道長，對此不致反對，他日羅浮三煞授首之時，我上趟峨嵋，爲你們成全此事便了！只是井若文這留書一走，茫茫人海，委實難尋，我料她既是性情中人，對她義父白骨神君，不會一無交代，就此永訣。可能由此逕返哀牢，先向白骨神君，苦進忠言，倘戚子銘執意不從，再行出走。事已至此，徒自傷感無益，還是照預計行動，君山事了，即赴哀牢，或許能遇上這位玉笛飛仙，也未可知？湘江漁隱周洪，及羣雄俱在前廳相候作別，我們走吧。」

雙英收淚，隨侯震走出，是時振興鏢局所失鏢銀，已經由老鏢頭金刀無敵謝萬川清點一過，果無缺少，安北所受內傷，自服中英所贈峨嵋護心靈丹之後，也將痊癒。

一見侯震與雙英到來，紛紛稱謝讚譽不絕。武當名宿一鷗子向湘江漁隱周洪笑道：「這一場武林中的兇殺惡戰，被石索兩位小友，以清虛道長所傳絕學，消弭無形，足爲武林佳話！雙英墨劍，威震羣魔，我們這干以老賣老之人，眞該愧死！眼前濟濟羣雄，瞬將分散，貧道建議周大俠，你我在此稍作勾留，君山賊寨規模不小，毀之可惜！不如由你招聚貧苦漁民，把此地建設成一個模範漁村，豈不是好？」

衆人同聲附議，周洪也點首相承，一鷗子遂對雙英及侯震笑道：「侯老二，你和石索二位小友，離此以後，料將西上哀牢，決鬥羅浮三煞！貧道雖然所學不精，但昔日與瀟湘三俠的交情不淺，回武當稍爲摒擋私事，也想遊趟滇南，略效微勞，並順便再會會那白骨教的青燐堂香主，奪命神刀鄧仲達！你我後會匪遙，且暫從此別。」

說罷向衆人舉手爲禮，飄然逕去。跟着少年慈惠禪師，華山怪俠卓軼凡，洛陽安氏兄弟等人，紛紛起立告辭，侯震汪澄及雙英帶着歐陽實，也向湘江漁隱作別，周洪一一送出寨外，轉瞬之間，各自風流雲散。

侯震雙英及歐陽實等四人，仍由鐵簫漁子汪澄，駕舟送到沅江，彼此執手殷殷，互期後會，汪澄回轉皖中，侯震等人則取道湘西，經黔赴滇。

貴州境內多山，民貧地瘠，諺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由此可見一斑。其氣候特質爲夏無盛暑，冬不嚴寒，終年濃霧瘴癘，尤以十月至二月之間，罕見晴霽。

山以苗嶺稱尊，岡巒重疊，萬笏千鬟，尤其是那些亘古以來未經開闢的叢林密，往往一入其中，數十瘴不見天日！毒虫蛇獸又多，再加上瘴癘之險，行人至此，若不是事屬萬急，或者身懷絕藝，並且深通地理，和尅制毒蟲怪蛇及解瘴之方，多半畏難裹足，繞道而去。地名苗嶺，苗人聚居自多，他們習俗就以蛇獸爲糧，各種瘴癘更是經多見廣，除却幾種極爲罕見的

怪蟲，遇上也自傷身之外，這些重重自然險阻反而成了他們不受外擾的絕好保障！

侯震等四人一行，因與白骨雙凶約期三月，儘有餘裕，一路上遇着深山古寺，還要順便探探有無那位玉笛飛仙井若文的下落，故而走的極慢。

這樣一來，倒便宜了傻小子歐陽實，朝夕之間，磨着侯震雙英，討教請益，他外濁內秀，璞玉渾金，各種武家極爲難參的上乘訣竅，他却一點就透，由湘入黔，一路之上，着實得了不少好處！

人入苗嶺，時交十月，正是一年之中，行路最難的季節。

但巧手魯班侯震，是窮家帮四老之一，終年隱身乞丐，遊戲風塵，對於尅制蛇蟲之類，更具專長。西南各省，也是舊遊足跡所經，墨劍雙英絕藝在身，歐陽實更是胆子比天還大！他們西赴哀牢，本可不經此山，就因久聞苗嶺之險，特意經歷見識。

入山數日，途徑益發晦塞艱險，前面便是一片一望無際，密層層，黑壓壓的森林。林中樹木那一株也有千年以外，最小也有數人合抱粗細，高度均達十丈以上，虬幹相交，結爲密幕。地下落葉，堆積甚厚，朽腐霉爛得發出一種極難聞的氣息，中人欲嘔！

侯震自入森林，即從懷中一個小葫蘆內，傾出三粒靈丹，色澤朱紅，清芬撲鼻，遞向中英英珠及歐陽實三人，自己也取一粒，噙入口中笑道：「這是我自煉專解這種苗蠻地區，山川瘴氣靈藥，一粒在口，再加小心預防，便不妨事。這段密林，昔年走過一次，長達四五十里，林到蛇蟲極多，那種毒蟒長蛇之類，身軀長大，我們這種身手，並不足懼！倒是那些毒蚊毒蟻等幺魔小醜，最不易防，倘被咬上一口，至少腫痛數日，重則甚至喪命！你們初次經行，必須注意防範。」

中英英珠及歐陽實三人，自然以他馬首是瞻，唯唯稱諾。

那知行進已過十里遠近，林中不但蛇獸未見，就連蚊蟻，也一個皆無。

侯震眉頭緊皺，停步沉思，突對三人說道：「今天這林內有點不對，蛇蟲之類，互相噬食，略爲稀少則可，怎會一樣皆無？我終年遊覽名山大澤，像這樣情形，僅在二十年前，遇過一次，可能這左邊出了什麼極其凶毒的怪物之類，天地之間，無奇不有，往往有些事，非人力所知，尤其是在這亘古無人的荒林之內，千萬留神戒備，不可絲毫大意！」

話剛說完，英珠手指前方笑道：「侯世伯，誰說這林內沒有生物，你看那樹上不是站着多好看的一隻鳥兒！」

衆人隨她手指看去，果見人三丈外一株喬木的橫枝之上，站着一隻綠色怪鳥。

那鳥並不甚高，約如一隻巨鷹大小，通體碧羽生輝，綠潤欲流，連一根雜毛全看不見

嘴却並非鈎喙，似鶴非鶴，又尖又長，與那一雙鋼爪，黝黑之中，隱泛烏光，正朝衆人，偏頭傲視，一雙朱睛，精芒電射，神態看去極爲神駿！

英珠愛牠羽毛好看，試一招手，綠鳥却連理都不理，低頭向所棲古木，略爲注視，突然飛起，左翼猛拂，克察一聲，粗逾人臂的一根橫枝，竟被牠一翼掃折。樹幹上現出一個碗大洞空，綠鳥動作快得如同閃電一般，長嘴一伸，便從樹洞之內扯出一條雙頭怪蛇。

那蛇長約八尺，雙頭歧生，侯震昔年見過，知道其毒極重，頗爲厲害，但到那綠色嘴內，却未絲毫反抗，綠鳥將蛇扯出，飛落地上，兩爪按住蛇身，長嘴微理，便將蛇胆，吃在腹內，抓起蛇屍，展翼飛去！

英珠向侯震笑道：「侯世伯久走邊荒，可知這是什麼鳥麼？看牠那身毛羽，却像極上等翡翠一樣，有多好看，神態雖然威猛，大小却祇同個老鷹差不多，怎會有那大力量，翅膀輕輕一搧，便把那粗樹枝打折，就是那條雙頭怪蛇，看來也非常物，怎的被那綠鳥，毫不費力，就給弄死了呢？」

侯震搖搖頭笑道：「我方才不就說過，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數十年江湖閱歷，也不過是蠡測大海，管窺豹斑而已？這隻綠鳥，分明異種靈禽，名稱確實叫不上來。樹洞內所藏的那種兩頭怪蛇，我倒曉得，此蛇其毒無比，十年才長一尺，五尺左右的兩頭怪蛇，就極爲罕見，這條竟然長達八尺，綠鳥殺蛇食胆，却又那麼容易，着實令人驚異！但這種靈鳥仙禽，自然絕無僅有，決不會成羣結隊，一隻鳥兒，總不可能把這片密林中的蛇蟲吃完，其中必然另有緣故！」

四人互相揣度，終無結論，英珠心中却總是想着那隻綠鳥，恨不能收服一隻，帶上同走，才覺愜意。

林中氣息難聞，大家腳下加快，不消多時，密林已將走盡，突然中英英珠腰下所懸紫青墨劍，雙雙長鳴出鞘。

中英不禁大驚，記得恩師清虛道長說過，這紫郢青索雙劍，乃當年峨嵋開山教祖長眉眞人齊漱溟，鍊魔至寶，雖然劍上神光，暫被極高法方掩蔽，仍有靈異，倘無故自鳴，必有凶險，這段密林，確似危機四伏，但此時已將出林，難道凶險反在林外？連忙告誡衆人，放慢腳步，小心前進。

出得林口，山勢益見險惡，除了來路以外，南北兩方，也是重林，鬱鬱蒼蒼，甚爲幽晦。祇正西方一座矗天孤岩，相去約有里許，山徑也似正對那孤岩而去。

四人辨明方向，剛待舉步，忽然一縷幽香，迎風送到，一入鼻官，便把適才林內那種惡濁之氣，消除乾淨，令人神清意爽！

英珠喜道：「侯世伯，這是什麼花？香得如此好聞，我們找它一找，採上幾朵，就不怕那些惡濁氣味了！」（未完）





留香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八手羅刹和盧若蘭在洛陽金谷園惹上了洛陽將軍的公子，怕把事情鬧大了，故立即離開洛陽趕往武漢，希望能找到荊一非……荊一非在四韋陀保護之下練功，忽見牆上有竹葉記號所指方向奔去，在二十里之處找到一字條，道出傳說中盧若蘭在武漢出現的事是個陷阱，要荊一非小心從事，荊一非見狀決定前往武漢探個究竟。回到客棧，已不見齊琴韻主婢兩人，次日，荊一非只好與四韋陀前往武漢，路上一位紫衣少婦向荊一非找碴，雙方動手打起來。

刦後再重逢　互訴各苦衷

失物沒有損失，原該息事寧人，但紫衣少婦却不是這般想法，她要給少林四韋陀一點教訓。

「出手吧，商老，給他們點教訓。」

荊一非師兄弟五個估不到紫衣少婦這麼不講理，不由面色一變。

法輪摘下戒刀，一言不發的向場中走去，神色之上顯得惱怒以極。

本來嘛，少林四韋陀是何等人物，居然有人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再說，四韋陀是出家人，出家人被安上一個賊名，這不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侮辱，也給師門帶來奇恥，這口氣說甚麼也嚥不下去。

此時雙方還沒有接觸，氣氛巳是緊張無比，未來的一場搏殺，必然兇險無比。

在雙方觀戰者提心吊胆之際，法輪終於與商憶交上了手。

商憶是前輩高人，武術名家，一身功力自非等閒可比。

但少林四韋陀是掌門親傳弟子中成就最高的四個，他們潛心苦學，內外兼修，功力之高不是人們所能想像的。

紫衣少婦叫商憶教訓他們，他却存心教訓商憶，因而一經交手，就打得驚心動魄。

一晃五十招，法輪是愈戰愈勇，商憶却先機盡失，處於挨打的局面了，荊一非輕輕吁了一口長氣，扭頭向紫衣少婦瞧了過去。

她的得力部屬危如累卵，不管怎麼說，她應該是一副關心的神色。

誰知她竟然斜着雙眼，面含輕笑，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

荊一非瞧得一呆，暗忖：「這女人是怎麼啦？是毫無心肝，還是別有仗持？」

不管怎樣，這等情形是反常的，爲了應付不測之變，他立即暗凝菩提九轉禪功，以便爲二師兄法輪打個接應。

結果他的担心是多餘的，鬥場上噹的一聲巨响，商憶的右輪巳被砸飛，法輪不待他變招換式，側身斜踏，左掌急吐，以快如閃電的速度，一掌印在商憶的右肩之上。

出家人的心腸是慈悲的，他擊敗商憶沒有用刀，而且掌力撇開胸膛，只擊他的肩膀。

就這樣也够商憶受的了，克察一聲，肩骨盡碎，一條右臂自然成了廢物，雖是保住了老命，武林中他就不能再混了。

此時紫衣少婦的柳眉挑了一挑，脚下輕跨，緩緩走向鬥場。

「少林四韋陀果然名不虛傳，不過在我看還是算不得甚麼，本夫人要親自教訓你們，你們四個一起上吧。」

法雨哼了一聲道：「二師弟退下去，讓愚兄先會會這位女施主。」

紫衣少婦不再說甚麼，待法雨到達鬥場，立即展開搶攻。

她使用的是兩隻衣袖，雙袖飛舞，狂飆陡生，鬥場有如天旋地轉，連草木沙石也被旋了起來。

法雨功力雖高，就是立身不穩，空具一身絕藝，連施展的機會也沒有。

這是罕見的，少林四韋陀經過不少陣仗，却從未見到過這麼怪異的驚人武功。

法輪法華法門一見大師兄遇險，立即搶了上去，只是他們無法突破那股旋轉的勁力，根本接近不了法雨。

荊一非自然也沒有這種武功，他却明白往裏面闖不如憑武功將它擊破，於是他提足菩薩九轉禪功，將全身功力集於一點，口中一聲大喝，一拳搗了出去。

他習過「天雷劈」，「百步神拳」及「南斗六式」，可以說天下最奇奧最威猛的拳功掌勁他都學會了，那麼放眼天下，誰能接得下他全力一擊？

此時他是以南斗六式爲主，融會天雷劈及百步神拳，一拳搗出，風雷齊鳴，勢如天崩地塌一般，逕向紫衣少婦撞去。

轟的一聲巨响，旋風頓息，而沙塵却冲霄飛起，沙塵之中還裹着一條紫色人影，一直激射五丈之外。

那條紫色人影自然是紫衣少婦了，她身形墜地之後，巳然暈了過去。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鬥，荊一非一拳之威，足以使天地失色。

圍觀這場搏鬥的人不少，其中不乏一方霸主，及身懷絕學的奇材異能之士，這般人沒有一個敢說他們能够勝過少林四韋陀的聯手，却想不到一山還有一山高，使他們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因而無數目光投向荊一非，也有不少人同情紫衣少婦，因爲她畢竟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好在她沒有死，傷勢雖然不輕，她還是站了起來，她叫兩名綠衣少女扶着，來到荊一非的身前。

她似乎想說甚麼，一個字還沒有出口，先來了一記微笑。

「啊，她居然還笑得出來了！」

有人在這麼說，但這麼說的人却在目瞪口呆，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爲甚麼？

說來也許沒有人相信，因爲紫衣少婦那一笑，是最美的笑，也是足使丈夫喪志，人君喪國的笑。

如果要形容她這一笑是怎樣美法，究竟美到何等程度，只怕用盡天下最美的詞藻也無法說個明白。

荊一非不是神仙，只是一個血肉之軀的凡人，因此……

「夫人，妳——要做甚麼？」

「公子好功力，當今之世，能够擊破凝絃禪功的只有你一個。」

「對不起，夫人，在下情非得巳。」

「這沒有甚麼，咱們不打不相識，我想跟你交一個朋友。」

「啊，夫人，適才妳說妳使的武功叫做凝絃禪？」

「不錯啊，正是凝絃禪，公子，你好像心緒不佳，巳經過去的話，到現在才想起來？」

「這個……唉，夫人艷光迫人，在下的確有點心慌意亂。」

「初次見到我的都會這樣，我不怪你，走吧，我包下了一家客棧的後院，咱們回去再做長談。」

「這……」

紫衣少婦是美麗的，不過她的美麗並不能超過齊琴韻主婢，氣質上更比盧若蘭差了一截距離。

只是她嬌艷迷人，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扣人心弦的媚態，這種媚態不是男人所能够拒抗的。

荊一非也不能拒抗，因爲他是男人，好在他身具佛門菩提九轉禪功，是一般男人無法相比的。

因此，他只是迷惑了一下立即清醒。

「很抱歉，夫人，在下無暇奉陪。」

這幾句話不只是語氣冷冰冰的，而且語音一落，轉身就向鎭外走去。

「好，小師弟，愚兄適才還在爲你担憂，現在——哈哈……」

這是走出鎭外之後，三師兄法華對荊一非說的。

四師兄法門也點頭贊許道：「不錯，小師弟定力之深，並不在你我之下。」

法輪一嘆道：「這女人實在厲害，阿彌陀佛——」

法雨道：「小師弟，愚兄有幾句話希望你能够牢牢記住。」

荊一非道：「請大師兄指示。」

法雨道：「色字頭上一把刀，古往今來，毀在女色上的英雄人物，多得難以數計。」

荊一非道：「是，小弟明白！」

法雨道：「適才這位紫衣少婦，小師弟是否相識？」

荊一非道：「不認識。」

法雨道：「她是百廢老人的女兒紫霞夫人，迄今還是小姑獨處。」

荊一非道：「那她爲何稱爲夫人？」

法雨道：「爲了表示她的成熟，此人思想怪異，行爲往往出人意表，不是常情所能衡量的。」

荊一非道：「大師兄說的是，小弟見過百廢老人，他的性格也十分怪異。」

法雨並未追問荊一非如何遇到百廢老人，只是面色一整道：「遇到百廢老人不要緊，遇到紫霞夫人就麻煩了。」

荊一非道：「紫霞夫人的確是一位罕見的高手，猶幸咱們並無損失。」

法輪道：「小師弟，大師兄指的不是

這個。」

荊一非道：「大師兄是說——」

法輪道：「大師兄是說此女天生妖孽，小師弟招惹不得。」

法雨喧聲佛號道：「此女的確是天生妖孽，她憑藉姿色，以及與生俱來的媚態，喪生在她石榴裙下的少年子弟，只怕已在十人以上了。」

荊一非哼了一聲道：「大師兄不必多慮，像她這麼一個人盡可夫的敗柳殘花，小弟還不致將她放在心上。」

法門道：「小師弟這麼說就錯了，她雖是迷惑男人，却能守身如玉，那般喪生在她石榴裙下的人只是自作多情而已。」

法雨道：「她似乎對小師弟情有獨鍾，今後只怕情孽糾纏，叫愚兄如何放心得下！」

荊一非道：「大師兄請放心，小弟自信尚有自制之力！」

法雨道：「但願如此。」

當晚他們趕到蕭家港，翌晨繼續南下，一逕奔向漢口。

武漢越走越近，他們的心情也逐漸沉重起來，因爲武林人物越來越多，當得是八方薈粹，羣英畢集。

這般人當眞都是爲了白玉鷄心？

人心是難測的，誰敢說其中沒有別具用心之人？

好在荊一非一戰成名，陸家山擊敗紫霞夫人之事已不脛而走，除了自嫌活得命長，誰敢向他找碴？

到達漢口之後，他們住在市郊羅家墩，這是爲了避免麻煩，在行動上郊外比市區也方便一點。

經過一天歇息，次日就開始觀賞，武漢名勝頗多，他們準備一一遊歷。

這自然是爲了尋找盧若蘭，雖然找人十分不易，總要出去碰碰運氣。

但走遍了漢口武昌，沒有一點發現，荊一非的心情變得頹喪已極。

在茫茫人海裏去找人，並不比大海撈針好到那裏，何況盧若蘭明知她已成爲衆矢之的，說不定已經離開武漢了。

不管怎樣荊一非還是要繼續找下去，至少他還沒有去過漢陽。

這天他與四位師兄到漢陽來了，既然來到漢陽，就不能不到伯牙湖走走。

相傳伯牙湖是兪伯牙當年撫琴之處，湖畔有一個土堆，當地人稱它爲琴台。

伯牙湖景物如畫，再配上一個令人悠然懷古的名稱，這就難怪它能够吸引大量的遊客了。

今天天色不好，濛濛細雨一直落個不停，但伯牙湖並不寂寞，依然有不少遊客在那兒憑弔。

自然，荊一非師兄弟五個也是其中之一。

他們剛剛走近琴台，走在前面的法雨忽然脚下一窒。

「阿彌陀佛，小施主你也來了？」

法雨所指的小施主，就是偷紫霞夫人錦袋的小飯桶，他替荊一非惹來一個極大的煩惱，此時竟又現身在伯牙湖畔。

「大師，我要找荊公子。」

「哦，那一個荊公子？」

「噯呀，大師，就是你身後的那位公子嘛。」

「你怎麼知道他姓荊？」

「這有什麼奇怪的，公子救了我，我自然要打聽他的姓名。」

「原來如此，你找他有什麼事？」

「我有一件消息要稟報公子。」

法雨不太喜歡小飯桶，因爲他替荊一非惹來是非，但他既然有消息來報，倒也不便攔阻。

小飯桶來到荊一非身前，噗的一聲跪了下去。

「多謝公子救命之恩，小飯桶給你叩頭。」

「不要這樣，小飯桶快起來。」

「謝公子。」

「你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那邊有幾個人想對公子不利。」

「哦，你怎麼知道的？」

「小的偷偷聽他們說的。」

「他們怎麼說？」

「他們先要跟你打，打不過就要放冷箭。」

「放冷箭？」

「是，他們說你絕對想不到，一定要你躺在這裏。」

「多謝你相告，你去吧。」

荊一非掏出一塊銀子交給小飯桶，但他却搖搖頭道：「公子，小的沒有家，沒有親人，讓小的跟着你侍候你吧。」

荊一非道：「不行，跟着我很危險，我有不少仇人。」

小飯桶道：「我不怕。」

荊一非道：「就算你不怕，咱們鎭日奔走江湖，這些苦你也承受不了。」

小飯桶道：「公子，小的也是在江湖上流浪，任何苦小的都吃過，收留我吧，公子，小的不會拖累你的。」

荊一非見小飯桶頗爲乖巧，有意將他收留下來，法雨雖是有些不願，但不想使荊一非不快，因而也沒有阻止。

小飯桶獲得依靠，自然是喜上眉梢，他立起身來指着面前一片樹林道：「他們也是五個，就在那片樹林裏面。」

法輪道：「不要理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要是找碴，咱們就給他一點敎訓。」

荊一非也不想生事，當然同意法輪的說法，他們避開前面的樹林，向晴川閣方向走去。

「朋友，慢點走，此地風水不錯，放棄了豈不可惜。」

荊一非暗忖：「好傢伙，一開口就兇霸霸的，這人必定不是好東西。」

他心裏在這麼想着，身形也已轉了過來。

小飯桶沒有說錯，追上來的果然是五個，這般人荊一非認識的不多，除了惡丐諸葛青，其餘四人全都陌生得很。

但法雨却面色一變道：「看來咱們兄弟又要面臨一次考驗了。」

荊一非問道：「大師兄，他們到底是誰？」

法雨說道：「九指神駝陸峯，流星腿商雨田，惡丐諸葛青，風雲兒裴一擎，鐵掌尚鈺，每一個都是當代武林响噹噹的人物。」

荊一非道：「這果然是咱們兄弟的另一次考驗，不過……」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來人已經到了身前。

法雨單掌當胸一立道：「五位施主有什麼指教？」

惡丐諸葛青說道：「站遠一點，小和尚，咱們找的是荊一非，你不必在這裏攪和。」

法雨道：「施主說笑話了，荊一非是貧僧的小師弟，你找他跟找貧僧有甚麼兩樣？」

惡丐兩眼一翻道：「你是一定要攪和了，好，要飯的先超渡你。」

惡丐諸葛青並非出身丐帮，江湖上只知道他是一個名門望族的世家子弟，究竟他是甚麼人調教出來的，江湖上沒有一個人明白。

他自出道以來，就以「要飯的」自居，而且强橫霸道，行爲惡劣，惡丐之名也傳於江湖了。

他使用的兵刄像一隻青竹，但那隻青竹絕對不是眞的竹子。

它是一隻菱形短鞭，以鋼絲龍鬚做成的，平時就盤在腰際，使用的時候方便得很。

他一上來並末使用龍鬚軟鞭，只以拳脚跟法雨戰在一起。

惡丐諸葛青是武林一怪，丐帮雖是不滿意他冒用「要飯的」字號，却對他無可奈何。

他的武功別有蹊徑，以法雨那身功力，也只能跟他戰個平手。

此時風雲兒裴一擎不甘寂寞，摘下肩頭的吳鈎劍，說道：「在下見獵心喜，那位下場來玩玩？」

法門道：「貧僧陪你。」

法門使用戒刀，這一對也立即鬭在一起。

接着九指神駝陸峯，流星腿商雨雙雙出來挑戰，法輪法華接了下去，他們都沒有使用兵刄，只是以拳脚展開惡鬬。

最後出場的是鐵拳尚鈺，荊一非除了親身應戰已別無選擇。

原已躲在樹後的小飯桶忽然跑了出來，道：「公子，你可要當心一點，要放冷箭對付你的就是這個瘦高條子。」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你還是躲到樹後去吧。」

遣走小飯桶，他再舉目向鐵掌尚鈺打量，此人的確又瘦又高，正是一個瘦高條子。

他的那副德性也叫人不敢恭維，一張長長的馬臉，嵌着一對又小又細的綠豆眼，他這對綠豆眼偏偏時時瞧着天空，好像除了老天爺，任甚麼他都不屑一顧。

不過他終於向荊一非投下一瞥，同時冷冷道：「你叫荊一非？」

荊一非道：「正是在下。」

鐵掌尚鈺道：「那你還等甚麼？」

荊一非道：「在下不慣搶先出手，閣下不必客氣。」

鐵掌尚鈺果然不再客氣，右掌反覆之間，一連劈出三掌。

這三掌是一氣呵成，每一掌都有疾雷撼山的威勢，如果換了別人，縱然不至當場受傷，也會弄得手忙脚亂先機盡失的。

荊一非不在乎這些，因爲他獲得小飯桶的警告，早已暗凝菩提九轉禪功，全身已經堅固得如銅牆鐵壁，就算三掌被鐵掌尚鈺擊中，決不會使他受到任何傷害。

不過他不想讓尚鈺知道他已有禪功防身，希望瞧瞧對方的冷箭如何厲害，因而他出掌招架，但是不肯使出全力。

如此一來鐵掌尚鈺就慘了，五十招以後，他的額頭已經暴出了汗水。

在當今武林，鐵掌尚鈺只要使出八成功力，就可以讓一個高手認栽，如是使出十成功力縱然是一流高手也會招架不住。

現在他已經使出十二成功力，連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了，還是對荊一非無可奈何。

最使他震嚇的是由八成功力開始，逐次增加到十二成，荊一非的反應完全一樣，似乎他的八成功力與十二成絲毫沒有差別。

這太可怕了，自己使盡吃奶的氣力，還是摸不透對方的深淺，面對如此一個深不可測的高人，他怎樣還能鬬得下去？

不過他還有一記絕招沒有使出，雖然他已經失去自信，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於是他以右掌竭盡全力攻出一招，接着左掌再伸，來了一記推波助浪的連環雙掌。

其實他的掌力只在分散荊一非的注意，在掌力擊出的同時，三點烏光以流星逐月的速度，向荊一非的胸前射去。

他的左掌依樣葫蘆，也射出三隻淬有劇毒的冷箭。荊一非絕末想到鐵掌尚鈺的冷箭早就藏在指縫之內，如非小飯桶報警，幾乎中了此人的暗算。

他在微微一呆之際，六隻淬毒短箭已經全部射中前胸，鐵掌尚鈺這一喜非同小可。

「哈哈……姓荊的，想不到吧？其實你應該引以爲豪，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六箭齊放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鐵掌尚鈺的笑聲震撼全場，所有的搏鬬一起停了下來。

少林四韋陀回頭一看，幾乎心胆皆裂，四人一聲悲呼，同時向荊一非奔去。

躲在樹後的小飯桶也連滾帶爬的奔到荊一非的身前，趴在地上痛哭失聲。

少林四韋陀畢竟不是常人，他們見荊一非雖是胸前釘着六隻短箭，面色却平靜得很。

雖然如此，法雨仍然焦急萬分的詢問道：「小師弟，你……」

荊一非道：「大師兄請放心，小弟很好。」

他伸手摘下六隻淬毒短箭，胸上的衣衫還是平平整整的，一點破綻也沒有。

然後對哭泣的小飯桶道：「起來，我又沒有受傷，你哭甚麼？」

小飯桶一躍而起，在荊一非的胸前瞧了一陣，眼淚還掛在面頰之上，他已高興得大叫起來。

「公子眞會騙人，差點沒把小的嚇暈了。」

荊一非道：「我不是故意騙你，實在是事出突然。」

法輪道：「小師弟，他們想逃，要不

要把他們留下？」
荊一非道：「陸峯他們可以不管，但不能讓姓尙的繼續害人。」
語音甫落，右臂急吐，適才摘下的六枚短箭，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向鐵掌尙鈺飛去。
這五個找碴的，原以爲計劃成功，及見荊一非由衣衫上摘下淬毒短箭，他們才相顧失色。
當荊一非師兄弟交談之際，他們互相一打眼色，同時轉身急逃，再也顧不得什麼叫丟人現眼了。
鐵掌尙鈺逃得最快，還是沒有淬毒短箭快捷，噗噗幾聲響過，他便一頭栽倒下去。
荊一非不再瞧看他們一眼，緩緩擰轉身形道：「小弟有點餓了，咱們走吧。」
他們在城裏一家酒館進食，小飯桶忍不住詢問道：「公子，那個壞人會不會死呢？」
荊一非道：「他有解藥，不會死，不過我已經毀掉他的武功，今後他再也不會用冷箭害人了。」
飯後他們回到住處，因爲適才一鬧，荊一非已經失去遊歷的興趣了。

× × ×

武漢是一個通都大邑，商業之盛，在華中是首屈一指的。
這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近日來卻蒙上一層陰影，兇殺的案件幾乎時時都在發生。
說來令人不敢相信，行兇的竟是一批狠人。
狠人也是人，他們只是戴着一副狠形的面罩而已。
這般人的武功輕功都十分高明，而且有一個嚴密的組合。
他們選定一個目標之後，會忽然而來，以合擊之力搏殺一個對手，一旦達成任務，又會倏然而逝。
武漢似乎陷於風雨飄搖之中，尤其在江湖朋友的感受，如同已到世界末日。
這些變故是近幾日才發生的，近幾日荊一非師兄弟全部都沒有離開住處。
因爲連日出遊毫無所獲，荊一非有點灰心，其次他想傳點武功給小飯桶，使他具有自保的能力。
五日之後，荊一非又想活動一下了，他叫小飯桶在家裏練習武功，逕與四位師兄向漢口奔去。
他們走出未及十里，一陣喊殺之聲忽然隨風傳來．荊一非一怔道：「師兄，咱們去瞧瞧。」
在一片荒草亂石之間，十幾名狠人正在圍攻一對母女，地上血跡斑斑，已有六名狠人倒在那裏。
法雨瞧了一眼，說道：「是八手羅刹母女，奇怪的是這批人爲什麼要戴着狠形面具？」
法輪道：「也許是一個秘密門派吧，大師兄，八手羅刹母女已經負傷，咱們要不要出去相救？」
法雨道：「咱們既然遇上，怎能見死不救？」
法雨語音一落，他們師兄弟五個立即向鬪場撲去，狠人見八手羅刹來了救兵，竟然唿哨一聲，捨掉他們的獵物，狠奔豕突而去，連幾具同伴的屍體都不管了。
法雨腳下一停道：「沒有事了，咱們走吧。」
八手羅刹擰轉身形，身後忽然響起一聲扣人心弦的呼叫。
「小哥……」
小哥，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叫他小哥，那就是他青梅竹馬的師妹盧若蘭。
他猛一旋身，發現一名面目陌生的少女向他奔來。
「姑娘，妳是……」
「小哥，怎麼連小妹也不認識了？」
「小妹？可是妳……」
「我是易了容的，來，小哥，見見我娘。」
「小妹，別把我弄糊塗了，八手前輩怎會是妳娘？」
「怎麼不會？養母嘛。」
「原來是這樣的。」
盧若蘭跟她這位小哥之間，一向是脫略形跡的，現在刦後重逢，恍如隔世，不管有沒有外人，兩人手抓着手就是捨不得放開。
良久……
「小妹，妳瘦了，快去洗掉易容藥物，我要瞧瞧妳的本來。」
「好嘛，小哥，咱們先去見娘，她老人家爲了保護我，已經受了幾處劍傷。」
在武林中，八手羅刹的聲譽並不算好，但她是盧若蘭的養母，荊一非仍不敢稍有不敬。
「荊一非參見前輩。」
「少俠不必多禮。」
「前輩的傷勢怎樣？」
「只是一些皮肉之傷，不要緊的。」
「晚輩寄居的地方距離這裏很近，前輩先到蝸居歇息一下，就便上點傷藥。」
「好吧。」
接着他替八手羅刹盧苦蘭介紹了四位師兄，然後一起回到他們的住處。

× × ×

客房沒有點燈，但有一片清明的月色，透過窗紙，照射着一張床榻。
床上有兩條人影，正在緊緊的相互依偎着。
月華似水，依稀當年，人影的一個不由發出一聲長嘆。
「小哥……」
「嗯……」
「還記得咱們在月下盪鞦韆麼？」
「還說呢，妳摔了一跤，惹得師父罰我跪了一個時辰。」
「還怨我？」
「怎麼會呢，小妹，我有好多話要問你。」
「你問吧。」
「師父呢？」
「在青海海心山，還記得岳伯伯麼，爹就跟他老人家住在一起。」
「我心裏也在這麼想，師父八成是投奔岳伯伯去了，但在沒有得到證實之前，我不敢肯定。」
「都是養父害的，他要不將白玉鷄心託爹保管，咱們家人怎麼會死的死，散的散？」

「妳說誰死了？」
「大師兄二師兄嘛，爹爲了分散敵人的注意，也叫他們押了兩隻假鏢上路，結果他們都遭了毒手。」
「這麼說我還是幸運的了。」
「誰說不是？不過要不是爹託陳捕頭將你關進牢，後果怎樣就無法想像了。」
「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的波折，現在我總算明白了。」
「我就是怕你想不明白，才冒險到江湖上來找你，誰知小哥已經名滿江湖，而且還是名門高弟。」
「原諒我，小妹，小哥決不是背師別投，實在是環境所迫，情非得已。」
「不要担心，小哥，沒有人怪你，爹還常說，你在八卦門成就不會太高，希望你能够別有遇合。」
「唉，師恩如山，我這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不說這些了，小哥，我想問你一件事。」
「甚麼事？」
「聽說七巧火蓮燈的女兒跟你很好，是眞的麼？」
「是的，不過……」
「不過環境所迫，情非得已？」
「這……」
「小哥，我不管你有多少女人，只問你把我怎麼安排？」
「咱們青梅竹馬，兩心相印，難道你還信不過小哥？」
「我原先是信得過你的，現在……」
「現在的小哥還是原先的小哥，海枯石爛，此心不渝。」
「小哥……」
他們不再說話了，因爲此時無言勝有言。
良久，盧若蘭坐正了身子，用手順了一下凌亂的長髮，粉頰嬌艷欲滴，還帶着一抹羞意。
「小哥，咱們明天就去青海。」
「不，現在去不得。」
「爲甚麼？」
「白玉鷄心上的武功，必須用天門水及地獄花才能使它顯現出來，咱們沒有這兩樣東西，去了也沒有用，再說，咱們前往青海，可能會引鬼上門，所以絕對不能前去。」
「那怎麼辦？茫茫四海，到那裏去找那兩樣東西？」
「找不找得到都不要緊，只要保住白玉鷄心就不會出太大的差錯，其實白玉鷄心只是引起江湖動亂的因素之一，沒有這項因素，江湖風暴還是會發生的。」
「你是說那般狠人？」
「狠人只是么魔小醜，供人利用的殺手而已，我說的是另外兩個神秘組織。」
「哦，那是兩個甚麼組織？」
「我要是知道．就不能算做神秘了，不過也不能說完全不知道，我到過一處神秘的地方。」
「是那裏？」
「蘭封城北，那地方太隱秘了，我只能說出它大概的位置。」
「那你是怎麼進去的？」
「被關洛大俠吳司芒引進去的，他替我介紹了幾位絕世高人，並請那般高人傳授我的武功。」
「哦，小哥奇遇眞多．難怪你有這麼高的成就。」
「甚麼奇遇，說來你也許不信，我除了習會了十二神魔劍法，其他的全都交了白卷。」
「怎麼會呢？」
「我曾經仔細的想過，一門的絕藝豈能輕易傳於外人，他們可能只是想利用我，跟七巧火蓮燈一樣，胡亂的傳幾句口訣，騙騙我這個傻瓜，不過其中也有一兩招是眞的，我在搏鬥的時候，會偶然想起，倒是帮了我不少忙。」
「會有這種事，你說他們想怎樣利用你？」
「他們要我跟另一種神秘組織作對，帮他們挽救天下的蒼生。」
「另一種神秘組織你知道多少？」
「毫無所知，惟一瞭解的是他們想以霸道統御武林，留香帖就是他們使出的花招。」
「小哥，由你這些遭遇，我要給你一個忠告。」
「好，妳說。」
「這兩個組織完全不可信，可能全是心懷叵測的一丘之貉。」
「這個……」
「怎麼，你不相信我的話？」
「小妹智慧如海，小哥從小對妳言聽計從，妳的話我怎能不信，不過聽起來有點太過突然而已。」
「我不是要你完全相信，但你不能不注意一點，我不要你被別人矇在鼓裏。」
「這倒也是，妳說咱們今後該怎麼應付？」
「我有一個計劃，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說說看。」
「咱們散佈一項謠言……」

× × ×

「裴兄，聽說地獄花天門水在蘭封出現，可就不知道是眞是假。」
「這個麼，無風不起浪，咱們應該前去瞧瞧。」
「不錯，能够得到這兩樣東西，就等於得到一半乾坤一擲絕代武學，這個機會咱們不能錯過。」
「諸葛兄說的對，咱們馬上到蘭封去吧。」
「要不要先跟九指神駝陸大俠打一聲招呼？」
「人多了反而碍事，我看不必了。」
「好，咱們走。」
爲了地獄花天門水在蘭封出現的消息，惡丐諸葛青及風雲兒裴一擎趕往蘭封去了。
天材異寶，人人想要，走的當然不只他們兩個。
只不過一二日之間，原來風雲險惡的武漢，忽然恢復了往日的寧靜，除了荊一非等一行，很難再見到一個武林人物了。

× × ×

「小哥，謠言成功了，咱們呢，甚麼時候走？」
「明天吧，還有不少人在監視咱們，

走晚了他們會疑心的。」

「那我跟娘說去。」

「好吧。」

翌晨他們由羅家墩出發，是分兩起行走，盧若蘭依然扮作八手羅剎的女兒，母女兩個早走一個時辰。

這也是盧若蘭出的主意，因爲在暗中監視的是注意荊一非，她希望以局外人的姿態，暗中查出監視者是那裏來的牛鬼蛇神。

這兩批人行走得十分緩慢，因爲荊一非教給盧若蘭幾項佛門絕藝，她必須抽出時間來練習。

這天晌午時分，八手羅剎母女到達橫店。

此地是一個三叉路口，可以北上黃陂，西赴孝感，東達痲城，由武漢到蘭封多半會從這兒路過。

距鎮集還有半里，盧若蘭已經發覺鎮口在鬧哄哄的，雖然瞧不出發生了什麼意外，出了事是可以斷言的。

及走近一瞧，盧若蘭忍不住啊了一聲道：「是韓伯伯出了事，咱們去救他。」

八手羅剎道：「好的。」

的確是韓瞎子出了事，他被人綁在一顆大樹之上鞭打。

他原是跟八手羅剎母女一道前往武漢的，及到達之後，他要去找一個朋友，雙方因而分開了，想不到他却被人用鞭子抽得死去活來。

以韓瞎子一身功力，竟會落得這等慘狀，他自然遇到高明人物了，但殺人不過頭點地，對方的行爲似乎有點過火。

因此，盧若蘭一聲嬌叱，小身子以天馬行空之勢，向那顆大樹猛撲。

揮鞭抽打韓瞎子的是一名神態威猛的彪形大漢，他見盧若蘭凌空飛來，身形急轉，用鞭梢向空中抽了出去。

盧若蘭哼了一聲，左手一撈，抓着彪形大漢的鞭梢，右手急划，碧眼寒鐵帶起一溜晶芒，襲向彪形大漢執鞭的手腕。

彪形大漢面色一變，急忙棄鞭倒竄，總算將手腕保了下來，但危險之處幾乎是千鈞一髮。

盧若蘭一招救了韓瞎子，除了彪形大漢在吹鬍子瞪眼，瞧熱鬧的全在鼓掌叫好，因爲她凌空飛撲之際，姿態十分美妙，出手一招又是那麼霸道，他們開了一次眼界，怎能不鼓掌叫好？

彪形大漢不認識盧若蘭，却識得八手羅剎，他惹不起這對母女，只好往人叢中一鑽，來了一個溜之大吉。

盧若蘭沒有理會這些，逕自用短劍挑斷綁縛韓瞎子的繩索，道：「韓伯伯，那個人是誰？」

韓瞎子已經聽出是盧若蘭救了他，却面帶愧色的道：「多謝妳，蘭姑娘，令堂呢？咱們找個地方再慢慢的聊！」

盧若蘭知道他有難言之隱，也就不再多問，他們在鎮上找了一家客棧，準備今天就住在這裏。

落店之後，盧若蘭帮助韓瞎子上了傷藥，好在傷勢不重，只要休息三五天必定可以復元。

待一切就緒之後，韓瞎子才講出他的遭遇，道：「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只知道他們要殺我滅口。」

八手羅剎一怔道：「你是聽到他們甚麼秘密了，否則他們怎會這樣？」

韓瞎子嘆了一口氣道：「如果眞是這樣我也認了，但我任什麼都沒有聽到。」

八手羅剎道：「究竟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韓瞎子道：「五六天前我經過漢口西南角上的月安里，那本是一個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剛剛走到一個廢園的園門，正好遇到一批人由園裏出來。」

八手羅剎道：「他們可能在商議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忽然發現了你，以爲被你聽到了，所以要將你除去。」

韓瞎子道：「誰說不是，他們問我聽到了甚麼，我只是說了一句氣話……」

八手羅剎微微一笑道：「你說你全聽到了？」

韓瞎子道：「正是。」

八手羅剎道：「於是他們就不放過你，一路追追打打，一直追到此地。」

韓瞎子道：「要不是來了一個甚麼山主，哼……」

八手羅剎道：「韓兄，有些事是不能意氣用事的，每個人都有一份不願別人知道的秘密，你要是心平氣和的解釋一下，豈不是免掉這麼多的痲煩。」

韓瞎子道：「我也有點後悔，只是這口氣說甚麼也嚥不下去。」

八手羅剎道：「好啦，如果他們再找來，由我跟他們解說，你看可好？」

韓瞎子道：「好吧。」

八手羅剎說道：「走吧，咱們快吃飯去。」

他們在食堂吃飯，飯還沒有吃完，盧若蘭忽然覺得眼前一亮。

其實不是盧若蘭眼前一亮，整個食堂的食客，幾乎全都兩眼發直，一起向店門瞧去。

「好一個俊俏的兒郎，這是那一家的公子哥兒？」

人們在私下裏讚嘆，因爲他們不認識在店門口的那位公子。

盧若蘭認識，她的內心也在讚賞。

不過她却沒有兩眼發直，只是覺得這位曾有一面之識的金谷公子，的確俊雅逸俗，是人間罕見的。

金谷公子也見到了盧若蘭，在一記微笑之後，帶着青兒，怡兒兩名艷婢走了過來。

「晚輩見過八手前輩。」

「不敢當，金公子請坐。」

「多謝前輩，蘭姑娘妳好。」

這位公子禮數週到，沒有忘了對盧若蘭打招呼，在蘭姑娘報以一笑之後，他拉開長櫈坐了下來。

八手羅剎道：「金公子想吃點甚麼？小二，快過來。」

金谷公子道：「前輩不必張羅，晚輩巳經吃過了，這位是……」

他瞅着韓瞎子發問，八手羅剎自然要替他們介紹。

「這位是飛鼠帮的教頭韓拜山，是老婆子新交的朋友。」

「啊，原來是韓前輩，久仰。」

「金公子不必客氣了，請恕瞎子的失

禮。」

「好說，前輩是怎麼啦？跟誰打起架了？」

「瞎子時運不好，碰到了一件倒楣的事。」

金谷公子既然提到這件事，八手羅剎只好加以解說，因爲韓瞎子不願說，她却不願讓金谷公子討個沒趣。

在八手羅剎解說之後，金谷公子對韓瞎子頗爲同情的道：「這般人眞是豈有此理，今後如果讓晚輩遇上，非替韓前輩討回公道不可。」

盧若蘭道：「那敢情好，有了金公子出面担待，韓伯伯就不會再有痲煩了。」

金谷公子道：「聽蘭姑娘的口吻，好像那般人還會前來找碴？」

盧若蘭道：「我想是這樣的，因爲他們認爲韓伯伯聽到了他們的秘密，現在他們要滅口的對象更多了，連你金公子也惹上了這樁痲煩。」

韓瞎子不安的道：「瞎子該死，當時不該跟他們鬥氣的，讓各位受到池魚之殃，瞎子實在過意不去。」

金谷公子道：「韓前輩勿須自責，也許那般人想通了不再找碴，就算他們當眞再來，咱們就跟他們來個澈底解決。」

韓瞎子道：「也只好如此了。」

金谷公子回頭對侍立身後的青兒道：「告訴店小二，今晚咱們住在這裏。」

青兒道：「是。」

金谷公子的氣派畢竟不凡，青兒竟替妳的主人包下了整個客棧。

此時晌午剛過，客棧還沒有人寄宿，他們一共還不足十個人，包下整個客棧豈不太過浪費？

他不是石崇，必然沒有石崇那麼豪富了。

不過他却擁有金谷園，而享用的奢侈，決不是萬貫家資者所能奢望的。

以他的富有，包下這麼一個小小的客棧實在算不了甚麼？

當他們住定以後，這位公子又有了花招。

× × ×

「禀告老夫人，敝公子請蘭姑娘到客室一敍。」

金谷公子的侍婢青兒請盧若蘭，這雙母女不由神色一呆。

盧若蘭小姑獨處尙無郎，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就算江湖兒女比較疏狂，但在社會道德禮教薰淘之下，金谷公子這麼做就是失禮的。

只不過他是派青兒向八手羅剎請示，在禮貌上他並沒有缺失。

因此八手羅剎在一呆之後，立即舉目向盧若蘭瞧去。

「女兒！妳的意思……」

「好，女兒去跟金公子聊聊。」

她自己願意去，八手羅剎自然不便再說甚麼，而且他對這位義女認識極深，知道她巳經心許荊一非，縱使海枯石爛，她的心志都不會改變的。

只是金谷公子富甲武林，人品的俊美堪稱天下罕見，以他的條件，要搏取一個少女的芳心，應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因而她又替盧若蘭担起心來了。

她的担心的確不錯，金谷公子的條件當得是無人可比。

× × ×

「蘭姑娘請坐。」

「多謝。」

這是盧若蘭走入金谷公子的客房之後，雙方所作的簡短交談。

只不過這交談雖然簡短，盧若蘭却芳心跳躍，嬌紅滿面，連脖子都有些發熱。

因爲金谷公子的灼灼目光使她不安，以至生出這等不自然的表現。

「對不起，蘭姑娘，我……我太放肆了。」

金谷公子的確太放肆了　對一個第二次見面的女孩子，怎能如此看法？

「其實在下請姑娘來，原來一番好意的。」

他見盧若蘭依然垂首不答，只好把話拉到正題。

「哦……」

盧若蘭果然抬起頭來了，羞紅半褪，嬌艷迫人。

金谷公子的眼神又亮了下來，但很快就收歛了。

「令尊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奇人，驚鴻一現之名，可以說婦孺皆知。」

「不敢當。」

「聽說尊父母分離很久，姑娘很少見到令尊吧？」

盧若蘭並沒有回答，她實在也無從回答。

再說這是別人家務事，金谷公子似乎管的太多了，她不回答是表示她的不滿。

金谷公子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只是爲了令尊的絕學失傳而可惜，想給姑娘一點帮助。」

盧若蘭道：「我不懂公子的意思。」

金谷公子道：「令尊的驚鴻一現輕功，在武林中無人能出其右，如果讓它失傳了豈不可惜，我想姑娘多半沒有習得這門絕藝，在下願意盡一點棉薄之力。」

金谷公子說話之間，已經由衣袖之內取出一本薄薄的絹册遞交盧若蘭道：「這是抄本，但它的確是令尊的獨門輕功驚鴻一現，絕藝歸故主，也是武林中的一項美談。」

盧若蘭內心頗爲驚喜，却不知道應不應該接受，神色之上顯得一片遲疑。

金谷公子哈哈一笑，說道：「收下吧，姑娘，這原本就是妳的，妳就不必客氣了。」

接着語氣一轉，就談到當地文物上去了。

此人不只英俊秀美，無人可及，腹笥之豐，也使盧若蘭大爲訝異。

幾乎天文地理，武功文學無所不通，尤其是對當代各派秘學，竟像如數家珍一般。

盧若蘭原想跟他見一下面，說兩句話就走，誰知一談下來竟巳超過一個時辰。

待金谷公子的談話告一段落之際，盧若蘭雙拳一抱道：「同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時間躭擱得太久了，小妹告退。」

金谷公子道：「對不起，在下也是難得遇到可以交談的朋友，心裏一高興，話就說得多了，姑娘請便。」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蕭十三等人在胡四的五色帆船內到處搜索，最後在一密室中見到三具棺材，其中一具是香奴的骷髏，而另一具却見蕭紅葉躺在其中，楚輕侯立即抱紅葉而出，蕭十三命人們向五色帆各處撒下火種，準備燒毀五色帆，却在此時，香奴的骷髏從石棺中撲出來，急向蕭十三等人撲去，有幾個武士也被骷髏扼着脖子，命喪當場，在激鬥中楚輕侯的龍泉劍，發揮無比威力，最後終把香奴的骷髏斬成十多截，在蕭十三命令下，點火燒掉五色帆。而香奴的骷髏也在烈火中燒掉……

密室成火海　人屍大會戰

孤掌難鳴

香奴那具白骨不停的扭曲、翻騰，突然一弓，箭也似往火團外射出。

蕭十三的刀早已準備好，暴喝聲中，一刀疾斬前去！

刀勢駭電奔雷，「嗇」的一响，猛將香奴那個骷髏頭齊中斬開兩爿！

一股鮮血從中噴出，骷髏怪叫中倒飛了回去，「叭」的落在烈火之中，迅速被烈火吞噬！

蕭十三仍盯穩了那具骷髏，猛喝一聲：「退！」

那些武士帶着同伴的屍體急忙退下，蕭十三目光一轉，叱喝道：「輕侯，你還呆在那裏幹什麼？」

楚輕侯應聲再抱起蕭紅葉，忙亦往密室退出去。

蕭十三走在最後，目光及處，刀一挑，將近門一囊火種挑起來，左手接住，接擲向香奴那具骷髏。

這一擲旣準且勁，火種與火焰一觸，霹靂一聲，爆炸開來。

香奴整副骷髏白骨立時都冒出火焰，瞬息化成了一團烈火。

一聲悽厲已極的慘叫隨即從火焰中响起來。

蕭十三聽得清楚，縱聲大笑。「看你還兇得到那兒去。」

語聲一落，已跨出密室門外，早已有武士在那裏撤下火種，隨即燃着。

火焰迅速將這個出口封鎖，一陣陣悲

涼的號角聲接從艙板上傳下來。

× × ×

夕陽將下。

風更急，大法師仍站在原地，看着蕭十三楚輕侯退出來，一些表示也沒有。

他的神態始終是那麼平淡，完全沒發生過事的樣子，楚輕侯抱着蕭紅葉縱身落在他身旁，看見他仍無反應，不由得大感詫異。

「師父，你老人家怎樣了？」楚輕侯忍不住探問。

大法師搖搖頭。「留侯果然不簡單，我們這一次雖然是來得突然，還是奈他不了。」

楚輕侯奇怪道：「師父怎麼知道？」

大法師微微一笑。「現在，距離日落不錯是有一段時候，但以留侯的修爲，總有辦法站起來施展他的魔力，絕不會臥以待斃。」

一頓，大法師又道：「當然這魔力不能充份發揮，但你們在艙中的一戰，又豈會那麼平淡。」

楚輕侯點頭。「香奴雖然修爲有限，方才我們制服她，也實在化了不少氣力，若是留侯，這一戰，當然更慘厲。」

大法師目光落在紅葉面上，花白的雙眉深皺在一起。「可憐的孩子。」

楚輕侯應聲急問：「師父，你看紅葉是否會有生命危險。」

大法師尚未答話，蕭十三已躍落他身旁，接喝道：「琵琶，我女兒若是有什麼不測，惟你是問。」

大法師笑笑。「留侯一天不放棄本意，紅葉也不會有生命危險的。」

「可是她現在……」

「不過昏迷過去，」大法師有意無意目光移向那一綫峽谷，道：「可惜——」

「可惜什麼？」蕭十三急問。

大法師緩緩地道：「留侯雖然不在五色帆，相信也不會離開太遠，若不是時間無多，我們應該可將他找出來。」

蕭十三道：「我們這麼多人，大可以找下去，一直到將他找出來爲止。」

「入夜之後，留侯就可以將他的魔力完全發揮，我們雖然人多，能够與他一戰的却實在沒有幾個，是必兼顧不來，那便只有他們白送性命。」

蕭十三道：「這是說，我們眞的只有退開一途。」

「我就是因此可惜，」大法師目光一轉。「但無論如何，紅葉我們已救回，又滅了留侯另一助手，還毀了留侯這個巢穴，此行亦算得大有收穫。」

蕭十三緊盯着大法師突又問：「紅葉眞的一些生命危險也沒有。」

大法師微喟：「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多疑？」

蕭十三亦自微喟一聲。「不知怎的，我總是覺得你方才在岔開話題。」

大法師苦笑一下。「紅葉的情形不錯是比上一次嚴重一些，還不致令我束手無策。」

蕭十三竟還道：「你不騙我？」

大法師只是苦笑，蕭十三對女兒的關心，早已人盡皆知，而他更清楚，所以蕭十三對他儘管表現得如此不信任，也毫不

在乎。

楚輕侯一旁插口道：「前輩儘管放心吧。」

蕭十三一聲歎息。「怎能放心，」一頓反問道：「密室中不覺，現在你總該看出，紅葉的面色，遠比上一次蒼白，觸手更就是冰雪一樣。」

楚輕侯苦笑。「只要她還有氣就還有希望。」

蕭十三沉聲道：「由現在開始，你要全心全力保護他，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要多管，一切有我們應付。」

楚輕侯無言點頭。

說話間，那些武士已陸續齊集在甲板上，蕭十三目光一掃，再揮手，一衆紛紛將火種燃起來，緊抓住繩子，往上攀去。

楚輕侯將繩子小心繫在腰上，右手摟着紅葉，左手抓着繩子亦縱身往上掠去。

蕭十三緊隨在楚輕侯身後，他雖然知道楚輕侯輕功很好，絕不會一步踏空，掉下來，但仍然放心不下。

大法師是走在最後的一個，到他的身形往上拔起之際，整艘五色帆已化成火海一片。

大法師就像足踏着那飛揚的烈火飄起來，飄過了火海，沿着繩子飄上去！

蕭十三無意一眼瞥見，脫口道：「好，琵琶，就是你這種輕功身法，已足以震動武林。」

大法師笑笑。「我只是順其自然，順着風勢將身形放開。」

蕭十三一怔，突然發覺風勢果然是自那邊向上吸捲起來。

大法師接問：「你明白了麼？」

蕭十三苦笑。「雖然明白，可是我的身子却還未能修練到飛絮般輕盈。」

大法師道：「你以為我能夠？」

蕭十三反問：「你現在不是已經做到了？」

大法師搖頭。「若是如此，我還要繩子何用？我這不過是皮毛而已。」

蕭十三大笑：「看來有時間，我眞的要好好的與你聊聊。」

大法師道：「沒用的，除非能夠領悟禪機，潛移默化，否則聊也無用。」

蕭十三一怔，忽然歎息道：「有機會的。」

大法師道：「我原是看出你有一點慧根，所以才苦苦糾纏下去，但絕不希望，因為紅葉的事情，令你突然放棄目前的所有，隨我去修行。」

蕭十三淡然一笑。「也許一個人不經一些打擊，是絕對參透不開名關利鎖。」

這笑語却是苦澀之極。

大法師悠然道：「放心。」

兩人的身形並沒有受說話影响，繼續不停的向上攀升。

夕陽這時候已完全西沉下去。

× × ×

密室中本來一片碧綠，但燈光這時候已經被火光壓下，周圍烈焰飛揚，畢剝之聲不絕於耳。

珠光寶氣却沒有被火光掩去，在火光照耀下七色繽紛，更加輝煌。

香奴那具骷髏燃燒得更加猛烈，白骨一片片碎裂，鮮血一股股標出，遇火而急焚，化成一股鮮紅瑰麗的火焰。

那具白骨之內所盛的竟然不是骨髓，只是血，這些日子來，香奴所吸的人血實在不少。

那種怪異的聲响已完全停下。

密室內無風，突然有風，陰森森的風，突然在室內激盪起來。

烈焰「突然」的飛舞，燈火紛搖，那些珠寶亦不住顫動起來。

風雖然無形，但看這種情形，已知道這風勢的急勁。

猛一聲巨震，那堆疊起來，一箱箱的珠寶突然像一桶桶火藥在內爆炸也似激飛了起來。

珠寶玉石紛紛飛出了箱子，撒落在密室周圍，被火一燒，又跳躍起來，珠光寶氣，漫室飛閃，蔚為奇觀。

壓在最底那個特長的鐵箱子緊接打開，滿盛大大小小的珍珠。

那些珍珠在箱蓋開啓同時疾揚起來，千百粒珍珠烟花一樣爆開！

火光下，每一顆珍珠晶瑩皎潔，淚珠般洒下。

一具骷髏白骨也就在珠雨中從箱子裏坐起來。

紫金七梁冠，雲鳳四色綬。

——東海留侯。

大法師的推測沒有錯，留侯絕不會離開太遠，但又有誰想得到他竟然就藏在這個珠寶箱子裏？

他的確老謀深算，那個箱子壓在三個珠寶箱子之下，即使有人闖進來，倒翻了最頂的那個箱子，發現全都是珠寶，再倒一個也是，應該就不會懷疑他藏身在最底的那個珠寶箱子。

五色帆停留在這個內海，無疑很安全，而這個密室亦不易發現，他其實已可以放心臥在那具石棺之內，可是他非獨沒有，更將自己這樣藏起來，機心之重，委實可怕。

箱子外烈焰飛揚，這個箱子若不是鐵打的，早已經當火燃燒。

骷髏白骨從箱子裏坐起來，兩排牙齒立即發出一陣陣異响。

飛揚的烈焰那刹那竟彷彿凝結，那些在地上滾動，凌空未落的珍珠，那刹那亦彷彿停止了滾動，凝結在半空。

風亦彷彿亦在那刹那停頓。

停頓的其實是時間。

× × ×

幾乎同時，那些武士的動作亦完全停頓，楚輕侯蕭十三沒有例外。

大法師也沒有，那只是刹那，他兩條白骨眉陡然揚起來，一聲佛號。

蕭十三應聲混身一震，道：「琵琶，什麼事不妥？」

大法師道：「留侯就在五色帆內。」

蕭十三「哦」的接問：「你如何得知呢？」

大法師反問：「方才你難道沒有覺得有些異樣？」

蕭十三目光一閃。「彷彿有一種停頓的感覺。」

「不錯？」大法師一聲微喟。「那是留侯在企圖將時間控制。」

蕭十三搖頭。「太玄了，你還沒有回

答我問題。」

「那股突然令萬物停頓的力量就是從五色帆發出來。」

蕭十三歎了口氣。「相信只有你才能夠知道。」

大法師苦笑。「這大概因為我的注意力始終沒有離開五色帆。」

蕭十三再問。「留侯將時間停頓下來，有什麼作用？」

「是企圖控制時間。」大法師語聲低沉。「讓時間倒退。」

蕭十三詫異的望着大法師。

「若是他成功，我們就會不由自主的倒退回五色帆，火勢亦會減弱下來。」大法師苦笑。「這應該是說，所有的事情都會隨時間倒退回去，由停頓之後再重新發展。」

蕭十三皺眉。「那是說，若退回午時，我們就會退回火龍寨的了。」

大法師道：「正是如此。」

蕭十三盯着大法師。「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你又說得這樣認眞……」

他沒有說下去，只是一聲歎息。

大法師目光又落下，亦自歎息：「想不到他的修為已到了這個地步，可怕。」

蕭十三忍不住又問道：「他已經成功了？」

大法師搖頭：「沒有，否則在停頓之下，我們便會往五色帆下倒退回去。」

「這倒是很有趣。」蕭十三乾笑了兩聲。「琵琶，若是他眞的能够將時間控制，你有何辦法應付？」

大法師一聲苦笑。「沒有。」

蕭十三若有所悟，頷首道：「不錯，你畢竟還是一個生人，」一頓又問：「我現在該怎樣，要不要攀下去，看如何將那留侯結果。」

大法師道：「五色帆已化為火海，我如何能够在帆上立足，再說，這一場烈火，若是也奈何不了留侯，我們還能够怎樣呢。」

蕭十三濃眉一皺：「不是說，那些東西對火都極之避忌，而月奴香奴，不也是葬身火中？」

大法師淡然一笑。「她們又怎能與留侯相提並論。」手一按石壁，身形又往上升高了差不多三丈。

蕭十三緊追在後。「我可是不相信他能够擺脫這一片火海。」

「到底如何，我們上了這片懸崖，相信就會明白的了。」

蕭十三冷笑道：「倒要看看。」

大法師道：「我們應該會看到的，夕陽已西沉，一入夜，又是留侯發揮魔力的時候。」

語聲無限感慨，蕭十三聽着，亦不禁愴然，他雖然武功高强，屬於人强馬壯，對於留侯，却是束手無策。

大法師沒有再說什麼，身形繼續往上拔。

天色這時候已逐漸暗下來。

× × ×

烈焰繼續在飛揚，珍珠已散落在地上，在地上不停的滾動，時間已恢復正常。

骷髏的牙齒仍然在响動，白骨雙手一上一下，一橫一直壓在胸前。

飛揚的火焰燒到了箱子旁邊，突然像受了很大的驚嚇似的，猛然往後一縮。

若說火焰也會有感覺，也會有恐懼，這簡直就是神話，但現在看來，的確是如此。

密室中火種洒的很多，不過片刻，已經變成了一片火海，火焰到處流竄，就像是一條條火蛇，在將密室內所有的東西迅速吞噬。

留侯那具骷髏端坐在那個珠寶箱子內，一動也都不一動，火焰也始終燃燒不近去。

「畢剝」聲此起彼落，火勢越來越大，蔓延至四壁，至密室頂部，再一會，整座密室已到處都是火焰。

留侯的周圍逐漸出現了一個光暈，火焰在光暈周圍翻滾，竟變成了一條條火流，圍繞着那個光暈旋轉。

留侯那兩排森白的牙齒時而緊閉，時而磨動，「畢剝」的烈焰燃燒聲中，斷斷續續，隱約好像多了一種聲音。

那種聲音難以言喻的詭秘，越來越响亮，逐漸竟然將「畢剝」燃燒聲响壓了下去。

留侯環身那團光暈同時轉變，由迷濛的白色逐漸光亮，逐漸轉變成碧綠色。

聲音更响亮，更詭異，就是傾盡所有文字，亦難以形容那種詭異。

火焰也逐漸在變色，變成了那團光暈也似的碧綠色，雖然仍然在飛揚，但很明顯的已沒有了那種烈焰的威勢。

留侯那具骷髏也開始有了變化，迷迷濛濛的出現了肌膚，出現了頭髮眉毛，出現了臉龐。

他看來仍然是那麼英俊，只是一雙眼睛竟有似吸血的蝙蝠也似，變成了血紅色，但一樣分得出眼白眼珠，那兩點眼瞳也如兩顆血紅色的寶石，閃閃生輝。

那兩片嘴唇也是喋血也似，不停在翕動，那詭異的聲响也就是由那兩片嘴唇發出來。

是咒詛還是什麼？

詭異的聲响突然停下，留侯終於站起了身子，也不見他怎樣移動已出了箱子。

在箱外的火焰立時左右分開，留侯從當中走過，步向香奴那具骷髏。

那具骷髏已經被燒成灰燼。

留侯目光落下，眼瞳更紅，突然一探手，與之同時，骷髏周圍的火焰突然滅去，那堆灰燼滙成一股，飛投向留侯的掌心。

留侯雙手捧着那堆灰燼，竟然顫抖起來，他上唇的肌肉緩緩往上褪，兩隻大牙却緩緩增長，英俊的臉龐眨眼轉變成恐怖之極！

那蓬骨灰開始從他的指縫中漏下，飄散，終於漏盡。

然後他雙臂一振，發出了一聲淒厲已極的吼叫聲。

在他身外的那層碧光刹那暴盛，周圍的火焰被驅得疾往外迸射。

密室並沒有可供火焰渲洩之處，那些火焰迅速被迫成極薄的一層，血紅灼目，就像是地心流出來的熔岩也似！

「霹靂」猛一聲，整座密室突然四分五裂，爆炸開來，血紅的火，碧綠的光，往外疾射！

留侯的身子同時往上射起來，雙袖「拍拍」的展開，有如一頭奇大的怪蝙蝠。

同一時，一條條水柱從周圍缺口湧進來。

水流洶湧，火勢激烈，五色帆有如一團烈火，往水裏沉去。

這時候，夜幕已低垂。

× × ×

黑夜雖然降臨，天壍周圍却光如白晝，那艘在燃燒中的五色帆有如一盞火燈，照亮了整個天壍。

天壍上那片林子亦一片光亮，無數的火把已燃點起來，那些火龍寨的武士弧形守候在天壍邊緣，一個個長箭大弓在握，對準那艘五色帆。

箭簇之上都裹着油布，火把也就插在那些武士的身旁。

大法師蕭十三的目光亦是落在五色帆上，楚輕侯亦沒有例外，手抱紅葉，蹲在一旁。

那一聲霹靂巨响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絃，他們看着那艘五色帆四分五裂，往水中沉去，然後火光迸射中一團碧綠色的光芒疾射了上來。

那團光芒越來越光亮，眩人眼目，也越來越大，他們終於看見裹在光芒中蝙蝠也似飛舞的留侯！

蕭十三立即大吼一聲：「射！」

那些武士久經訓練，雖然驚駭，並沒有失措，三箭亦早已蓄勢待發，應聲箭簇油布往火把一點，旋即向留侯射了出去。

油布一沾火馬上燃燒起來，數百支火箭差不多同時射出，劃破長空蔚為奇觀。

所有火箭都是集中射向留侯，破空之聲奪人心魄，左右交錯迅速織成了一道火網。

留侯正是迎向這些火箭射上來，沒有那些火箭快，但那些火箭射上去，竟然都從他的身外滑開，沒有一支能夠射在他身上。

蕭十三看在眼內，一聲「好！」劈手奪過一張弓，一支箭，開弓搭箭，往旁邊火把一點，鬆手一箭疾射了出去！

「咻」的一聲，那支箭有如一顆流星，劃空射向留侯！

留侯的雙袖刹那一振，身形一提，那支箭就從他腳下射空。

蕭十三右手一探，已取過另一支箭，猛一拉，弓開盡，「拍」的齊中斷去！

「可恨！」蕭十三怒將弓箭擲下了天壍。

這片刻之間，留侯已經從他們頭頂十丈飛過，飛落在一株樹梢之上。

所有人緊接回身，目光亦亂箭也似一齊集中留侯身上。

不等蕭十三吩咐，那些武士已經將弓箭收起，將刀拔出來。

沒有喧嘩，沒有驚叫，動作亂中仍見齊整。

留侯外露的兩齒這時候已縮回，眼睛仍然血也似，火一般，一掃。「好，琵琶，這一個回合又是你勝了。」

大法師一聲：「阿彌陀佛！」

兩人的語聲似乎都並不怎樣响亮，但每一個人都能聽得很清楚。

蕭十三接斷喝道：「留侯，你還不死心？」

留侯「呼呼」的怪笑起來。

蕭十三冷笑。「你這是笑還是哭？」

「笑——」留侯怪笑不絕。

蕭十三又是一聲冷笑。「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事情令你這樣得意。」

留侯道：「還能夠笑的時候我就絕不會哭。」

「倒要看你還能夠笑到什麼時候。」這句話出口，「颯」的一聲，蕭十三手中刀突然一抖。

留侯搖搖頭。「到我不笑的時候，蕭十三，只怕你也難免要一哭。」

蕭十三面色一沉，厲聲道：「你再敢騷擾我的女兒，我將你挫骨揚灰，永不超生。」

留侯怪笑道：「這種話不是你說的。」一頓沉聲道：「蕭紅葉的性命，現在已經在我的掌握中，蕭十三，現在我們應該好好的談談條件了。」

蕭十三一怔，冷笑道：「你在胡說什麼？」

留侯淡應道：「這是否事實，你可以一問琵琶。」

蕭十三見他說得肯定，不由疑惑的望着大法師。「琵琶，你怎樣說？」

大法師悠然道：「紅葉的情況雖然嚴重，還未嚴重到這個地步。」

留侯道：「琵琶，你應該知道，再下去，紅葉縱然還能夠生存，也只是一個活死人。」

大法師一聲歎息。「三叔堂堂男子漢，如此對付一個女孩子，不覺得有些過份嗎？」

留侯道：「可惜我沒有第二個能夠令蕭十三就範的方法。」

大法師欲言又止，留侯目光回到蕭十三面上。「蕭十三，你都聽到了。」

蕭十三冷笑。「你要我怎樣，盡起火龍帮精英，助你奪天下？」

留侯道：「一得天下，我為王，你官封極品，睥睨天下，何樂而不為？」

蕭十三大笑。「我若是心存此念，早已成事，那等到今日，等到你來多言？」

留侯道：「火龍寨有此勢力，不充份發揮，難道不覺得可惜？」

蕭十三洪聲道：「我心意已決，不必多言。」

留侯陰森的問：「連紅葉的命你也不要的了。」

蕭十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紅葉若是因此而喪命，九泉有知，相信也絕不會怪責她這個父親。」

這三句話他說得很慢，但字字金石，擲地有聲，而決定採取什麼態度，到這裏，已經很明顯的了。

留侯血紅的眼瞳更亮，有如兩顆血紅的寶石，倏的又一笑。「你還是再考慮考慮，考慮清楚了，才給我答覆。」

蕭十三斷然揮手：「正邪不兩立，你我之間，沒有妥協的餘地。」

留侯道：「你只有紅葉一個女兒。」

蕭十三道：「不錯，但要我為了紅葉一人，陷天下千千萬萬的人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寧可沒有了這個女兒。」

留侯怪笑。「了不起，我還是不大相信。」

蕭十三喝道：「你還有什麼卑鄙手段，只管使出來。」

留侯目光一掃。「也許，這之前我的方法太溫柔，你對我所以到現在仍然毫不畏懼。」

「蕭某人頂天立地，無論如何，絕不會向你這種邪魔外道低頭。」

「我還是要再試試。」留侯放聲大笑了起來。

初發之際不覺得怎樣，刹那間，天地也為之轟鳴，震得人耳朵「嗡嗡」再响。

琵琶大法師背負的那具琵琶同時到了手中，他隨即坐下來，琵琶一曲，彈入留侯的笑聲中。

那些火龍寨的武士有些已經被留侯的笑聲震得心神恍惚，不知所措，琵琶聲入耳，逐漸又平靜下來。

琵琶聲激越，給人的很奇怪，反而是一種平和的感受。

大法師却彈得並不輕鬆，一雙手青筋畢露，巨大的汗珠滾滾從額上淌下。

楚輕侯看在眼內，移步到蕭十三身旁。「前輩，這樣下去對我們不大妙。」

蕭十三看了大法師一眼。「你有什麼好辦法？」

楚輕侯道：「我這柄龍泉劍……」

蕭十三頷首截道：「紅葉交給我，你過去看能否乘他分神之際殺他劍下。」

楚輕侯道：「我盡力而為。」

語聲未已，蕭十三突然一怔。「看那又是什麼？」

楚輕侯經已看見，火光照耀下，一條白色的影子正從那些枝葉濃密的樹上滑下來。

「活屍！」他脫口一聲，面色一沉。

蕭十三霍地左右看一眼，振吭道：「各人小心，準備火器。」

火龍寨武士應聲左右靠攏，迅速在蕭十三前面組成七個三角形刀陣。

每一個刀陣都分成兩層，外層刀盾，內層本來是長矛大槍，現在却變了火器。

外層那些武士現在都將刀插在地上，彎弓搭前，對準了那些活屍。

那些活屍一個個手執兵器，面無表情，蒼白如紙，兩眼毫無神采，滑下樹幹，搖搖擺擺的向這邊移來。

那些武士全都沉着氣，嚴陣以待。

蕭十三緊摟着紅葉，立在七陣之中，楚輕侯已經在刀陣的尖端，隨時準備衝出去。

大法師目光如水，面上一絲變化也沒有，雙手輪轉，琵琶不絕，越來越激越。

留侯的笑聲也不絕，突然一頓，喝一聲：「疾——」

那些活屍應聲向前迅速撲去。

蕭十三看見距離適合，長刀亦疾揚，暴喝一聲：「射！」

亂箭應聲射出，火光飛揚，交織成一道火網，射向羣屍！

「嗤嗤」破空聲亂响，跟着就是一陣陣令人牙齦發寒的聲响，不少箭射進那些活屍體內！

那些活屍遠比常人要乾燥，着火立即燃燒，冒起一團團火焰。

他們面上乾癟的肌肉也立即有了變化，顯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不少也因此停下團團的亂轉，其餘行動亦緩下來。

留侯即時發出了第二聲暴喝。

那些活屍暴喝中再次撲前，蕭十三同時下了第二道命令。

亂箭再發，火鴉亂飛。

一些箭射在樹木草叢中，時當深秋，那些樹木野草也特別惹火紛紛燃燒起來。

這一次，屍羣並沒有停，繼續往前撲，不少走出了幾步，全身便已被火包圍，倒地不起，但仍然有不少撲近來。

箭已經發揮不到威力，那些武士亦已將弓箭拋下，拔刀迎戰。

第二重的武士亦紛紛撤出兵器，霹靂聲紛响，一股股火焰疾射在那些活屍上！

又不少活屍倒下，但剩餘的都已撲至，衆武士長刀立展，疾斬出去！

一場驚心動魄的人屍大戰就此展開！

火龍寨的武士驍勇善戰，雖然江湖上已平靜多時，他們的武功並沒有放下，出手既快且狠。

那些活屍並不是刀槍不入，但幾乎已接近痲木，在留侯的催促下，只顧往前撲擊。

他們並不是殭屍，與殭屍却已相差無幾，混身的血脈已差不多被吸盡，只餘一綫的生機，比殭屍也所以較靈活。

就像是孤島飛橋上截擊楚輕侯的胡四相公。

也幸好只是比較靈活，若是本身的武功並未消失，這一戰，給火龍寨武士的威脅是必更多。

兵器不停在交擊，亂成一片，那些活屍無聲的撲前，火龍寨的武士吼叫反擊。

百多個活屍衝過箭網，仍然差不多有一半剩下來，不少的衣衫上仍然帶着火焰，插着箭矢。

他們瘋狂的撲前，火龍寨的武士却迅速的移動，七個三角形迅速的變化，將那些活屍幾乎完全包圍起來。

在包圍圈外的五個活屍隨即亦被第二重的武士截下，那一重的武士已收起火器，拔刀出鞘。

亂刀斬下，五個活屍瞬息被瓜分，一個火龍寨的武士亦被其中的一個活屍扼殺，兩個受傷退下。

包圍圈中的情形更加慘烈。

七個三角形的刀陣迅速轉變成一個大圓圈，將那些包圍在當中，火器飛射，長刀瘋狂劈斬！

活屍有些在火器中倒下，有些已被亂刀分屍，有些却與火龍寨的武士糾纏在一起！

幾個武士的衣衫亦被活屍身上的火焰波及，燃燒起來，却因此變得更悍猛。

活屍無聲，那些武士的嘶叫聲却令人驚心動魄，這一戰的慘烈，非文字言語所能形容。

蕭十三居中押陣，幾個武士緊護在他左右，但還是有活屍向他迫近。

他的刀當然比任何一柄刀要快，刀光飛閃中，那向他迫近的活屍還未接近，已被他亂刀斬碎！

若不是懷中的紅葉，他早已衝前去。

樹林中這時候亦已燃起了幾處火頭，火勢熊熊，烟硝四起，使得這戰場看來更

民族英雄軼事

荀灌

秦中客

擊退盜匪，拯救了全城。

荀灌，晉朝人，雖然是個女孩子，却在幼小的時候喜歡騎馬，善於射箭，胆子很大。父親荀崧，担任襄城太守，處理政事非常勤勞，又愛護人民，治理的成績非常的好，到任只有一年，就將地方治理得有條有理，從前做壞事的人，都受到太守的感化而成爲善良的人民，從此人民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地方一天比一天富有，沒想到引起盜匪王通非分的貪念。

盜匪首領王通，本是一個讀書人，很有才幹，因爲父親被奸臣陷害，而政府不辨別誰是好壞，不明白是非，氣憤之下，去當盜匪，本來的意思是爲了報復私人的恩怨，淸除朝廷之中的小人，不想要和政府作對，後來因爲人愈來愈多，份子複雜，以致於命令都不能約束，被擾亂的州郡，有數十處，凡是匪軍所到的地方，强姦婦女，殺人和搶刦財物，沒有不做的，人民都非常怨恨。

那時候，各地盜匪所造成的禍患愈來愈多，報告緊急情形的文書像雪片一樣地飛來，政府感到非常震驚，晉武帝下令平南將軍石覽，帶着五萬大軍，去消滅盜匪。凡是官兵到達的地方，人民都非常帮助官兵，被盜匪佔據的州郡，也巳經收復了不少。王通的匪穴因而開始動搖，急着想找一個新的根據地以生存下去，聽說襄城這個地方非常富足，兵力又很少，於是就率領着匪兵三萬多名，希望能奪取襄城，將襄城圍困得非常緊密。

太守荀崧，因爲城被盜匪圍困，非常着急，而城內的軍隊還不到一千人，又沒有好的將領，怎麼能够抵擋這些盜匪？於是他就召集文武百官，開了好幾次緊急會議，仍是沒有一點辦法，結果準備向平南將軍石覽求救，請他派援兵來，那麼包圍就可解除，但沒有一個勇敢的人可以突破包圍衝出去。在這種情形下，荀崧萬分着急！

當時荀灌只有十三歲，因爲和父親住在任所裏，看見那些文武官員，平常拿國家的薪水，生活過得很好，到了危急困難的時候，却又愛惜自己的生命，她感到非常氣憤，她想：「城被攻破了，也是免不了一死，還不如不顧自己的生命衝出這重重的包圍，求得救兵來，不僅可以爲父親解決困難，實際上也爲國家保全了城池，救了全城老百姓的生命。」於是就向父親要求，她願意突破包圍去求救兵。

城中的文武官吏，聽了荀灌所說的話，非常驚奇，立刻加以阻止說：「這麼緊急的事情，怎麼可以交給一個小女孩？不但被盜匪譏笑，而且還會躭誤軍事，千萬不可以！」

太守就說：「既然不可以托付這小女孩，請問誰能担當這個責任？」問了幾次，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答應承担。荀灌在旁邊笑着說：「原來均非能幹的人，只是一些不中用的人！」

荀太守認爲女兒請求突破包圍去求救兵是非常危險，當然不肯答應，想到那裏有十三歲的小孩，就去冒成年人所不敢冒的險，不是明明知道要是去送死嗎？可是荀灌的意志非常堅決，再三地哀求，最後她父親還是答應了，她立刻就帶了幾十名不怕死的勇士，騎着馬，飛快地跑出城去，衝過匪軍營地的時候，被匪軍發現了，當然不肯放過她，荀灌被困，她奮力斷殺，殺了匪軍數十個人，終於被她殺出了一條血路，一直向平南將軍石覽那裏去求救兵。

荀灌到了平南將軍的駐地，見了石覽，交上報告緊急的文書。

石將軍認爲襄城是一個小城，不願意勞動大軍前去援救，但是經過她極力說明這小城守住的好處和失去的害處，而且又看見她勇敢地突出包圍的精神，因而非常感動，於是就下令軍隊，連夜出發，朝着襄城趕去。荀灌非常高興，又非常勇敢地自願担任前部先鋒，石將軍很高興地允許了她，而部下却不大同意，都認爲出兵打仗是一件大事情，並非像小孩子玩耍一樣，萬一先鋒要是有了失誤，不就是使自己喪失了鋒銳的勇氣，那裏能把這個重大的責任交給十三歲的兒童？石將軍也恐怕有失誤，就大派大將袁奇爲副先鋒，隨時帮助荀灌。

荀灌帶領軍隊出發，不管白天或黑夜，不畏辛勞，到了距離襄城三里的地方，和匪軍相遇，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賊將徐方剛一交鋒，一會兒就受傷從馬上掉下來，後又有吳進、李同並馬來攻荀灌，陸福、葛元從左右兩邊攻過來，又沒多久，就被荀灌殺掉，她一共殺了七員敵將，賊兵看了都嚇得失色。副先鋒袁奇，也不輸給荀灌，也殺上前去，賊兵死傷滿地都是，血流成河，此時匪軍陣勢和軍營都亂七八糟，盜匪的首領王通看見情形不妙，就帶着殘餘賊兵逃去。

這一場艱苦戰役，一共殺了賊將一百零五員，殺了賊兵的頭有七千多個，另外活捉了三千名賊兵。王通受到這次嚴重創傷後，逃到山裏去，以後十六年當中，不敢再進攻城池掠奪土地了。

襄城的人民能够平安地過日子，都稱讚荀灌的勇敢。她求到救兵，解開襄城的包圍，救了全城的人的性命，不但她的父親非常高興，而且也很得到石覽將軍的嘉獎。

慘烈。

琵琶聲未絕，留侯笑聲也未絕。

× × ×

箭才停下，楚輕侯便巳撲出去，龍泉劍火光下閃亮奪目，有如電閃。

幾個活屍迎着他撲來，給劍氣一迫，不由一緩，但立又撲上。

楚輕侯的劍立即劈出，每一劍都貫足了眞力，迎着的活屍立分兩爿。

他人劍勢如瘋虎，擋者辟易，連斬八屍，已衝前了數丈！

活屍一個一個從他的左右撲過，他沒有理會這些，因爲他的目標並不是那些活屍。

是留侯！

他却不是撲向留侯立足那棵樹，而是向旁邊不遠的另一株樹撲去。

樹高十數丈，枝葉濃密，楚輕侯來到樹下，一縱身，掠上了一條橫枝，手劍並用，配合身形，迅速的往上拔去。

風吹樹葉，簌簌作响，越上，留侯的笑聲便越响亮，楚輕侯心神動盪，但勉强仍然能够壓抑得住。

兵器交擊聲，吼叫聲，也一樣撼人心絃，但比起留侯的笑聲，却又遠遠不及。

留侯笑聲越來越悽厲。

他那雙眼睛血紅般閃亮，簡直就有血巳經滴了下來，上唇肌肉越都褪越高，森森白齒閃動着寒芒，其中有兩根又越來越長。

他本來也是英俊瀟洒，現在却有如惡鬼一樣，胆子小一些的人，看見他這個樣子，只怕巳給他嚇個半死。

天上原有月，留侯的笑聲一發，便巳迅速被烏雲吞噬，星光更黯淡。

這本是一個清朗的黑夜，那一片烏雲却不知道從何而來，更怪的是始終包裹着那一輪明月，風雖急，始終吹不散。

突然飛散！

琵琶聲那刹那連拔幾個尖音，就像是利刀一樣，將那片烏雲割碎。

留侯的面色陡然一青，雙手暴張，笑聲一頓又暴發，有如霹靂般擊下！

大法師汗落淋漓，十指巳彈出血絲來，琵琶連拔幾個尖音，有餘未盡，留侯的笑聲就在這時擊至！

大法師如遭雷殛，混身一震，指落處，琵琶的絃綫突然「綳綳」齊斷！

「好！」大法師脫口一聲，鬚髮俱張，手捧琵琶站了起來。

絃綫俱斷，琵琶巳不能再續，留侯再笑，大法師又如何應付？

× × ×

留侯發出了一下笑聲，眉宇間亦露出了一股疲倦之色，笑聲亦巳接不了上來。

聽到琵琶聲斷，他雖然笑不出，嘴角仍然綻出了得意的笑容。

也就在這刹那，他混身陡然一震，霍地回頭望去。

一道閃亮的劍光正向他飛來！

是楚輕侯的龍泉劍，他攀上樹梢，把握機會，立即卸劍飛刺留侯！

人雖是凡人，但劍却是寶劍，氣沖牛斗！

留侯不比月奴，要閃開這一劍，實在易如反掌：可是這時候他的身形竟顯得有些遲鈍。

他閃得很狠狽，但還是閃開了這一劍，楚輕侯巳經算準了角度距離，也不以爲這一劍必刺中，一劍刺空之後，脚尖往樹梢上一點，人劍旋回，猛又向留侯身上刺去！

留侯開聲吐氣，不是笑，是怒吼，連閃楚輕侯十三劍，裂帛一聲，竟然被楚輕侯的第十四劍刺進了左脅！

一股鮮血即時標出，留侯一聲狠嚎，身形巳冲天拔起，如蝙蝠般一旋，雙袖一掃！

楚輕侯只覺得一股奇大的勁風迎面撲來，幾乎爲之窒息，身子亦一仰，險些墮下去。

留侯雙袖如刀，枝葉一沾上，立即斷折飛碎，但是，他却不敢與楚輕侯手中的龍泉劍接觸，身形落下，又被楚輕侯迫退了丈外。

他那雙眼睛大笑之後巳暗下來，倒出丈外，突然又恢復光亮！

楚輕侯看在眼內，出劍更加快速，留侯看似又要笑，但却被楚輕侯迫得笑不出來。

烏雲巳碎散，目光落下，留侯整個身子都彷彿通透，再閃楚輕侯十數劍，身形又飛出，這一次，他不是向高飛，而是往樹下飛，繞樹一匝，雙袖如箭，竟然將那條粗大的樹幹剪斷！

那半截斷樹立時一柄大傘子也似的倒下去！

楚輕侯心頭大駭，但臨危不亂，身形一翻，左手抓住了一條橫枝，隨着那截斷樹墮下去！

留侯蝙蝠般凌空又旋轉了一匝，雙袖剪向楚輕侯的咽喉，但却被楚輕侯仰首避開。

他身形旋回，落在那棵樹的斷口上，雙袖迎風「拍拍」的飛揚，更像一頭大蝙蝠！

居高臨下，留侯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活屍巳經一個也不剩，盡被對方瓜分在刀下。

在他的笑聲停頓同時，那些活屍的動作亦緩下，火龍寨的武士豈會錯過這個機會？

他們迅速又列成一個四方陣，將蕭十三與蕭紅葉保護在陣中。

活屍雖然盡被劈倒，他們亦傷亡了不少人，可是他們並沒有因此退縮，行動更保持迅速。

這的確是一支精兵。

火光、刀光、目光，那刹那都完全集中在留侯的身上，外排的一列隨即換上弓箭。

那一截斷樹同時蓬然落在地上，塵土飛揚，楚輕侯在斷樹着地之前，手巳鬆開，身形亦巳經飄開，安然地落在四方陣之前。

他的身子又挺得筆直，毫無懼色的盯着留侯，龍泉劍蓄勢待發。

留侯都看在眼內，左脅下的血不知何時巳凝結，身子亦彷彿化成了一株枯木，可是他面部的肌肉却不停在抽搐，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憤怒。

（未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合力將勾九魂追殺成功之後，獨孤行完成了他此行的任務，立即和熊大小姐連夜趕回熊鎮，只見熊家大院愁雲慘霧籠罩着，鎮上又死去不少人，熊大爺正為古誠的戰死而悲痛，忽見有人送回古誠屍首，各人更悲痛萬分，正當為古誠重新盛殮時，驀見棺中有封信，熊大爺不疑有詐，撕開信封，忽地獨孤行一手搶過擲出窗外，隨即一聲巨响如天崩地裂，頓時把院中炸出一個大洞，幸好獨孤行手急眼快，否則後果難於設想。至此熊大爺對獨孤行更為讚賞……

天涯何處去　白雪葬芳魂

破綻

今天風停雪止，是個難得的好天氣，太陽洒射下金光，照射得地上的白雪更白，遠處積雪的山峯閃幻起七彩眩目的强光，令人不能仰視，不遠處的林中，枝葉樹梢掛滿了冰渣子，陽光射在上面，光閃閃的，閃射出珠翠的光芒，遠看如琉璃樹一般，好看到極。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手拉着手，親密地走在離鎮八拾里外，熊大小姐經常一個騎馬溜躂的雪原上。

兩人大概被這難得的好天氣和眼前的白雪琉璃世界所感染，與高彩烈地時走時奔，大聲歡笑，有時候兩人相擁在一起，無顧無忌。站在如琉璃珊瑚樹般的林邊，熊大小姐幸福地倚靠在獨孤行身上，柔情萬千地說：「行哥，從今後，不論你到哪裏，小妹也跟到哪裏，永不分離！」

獨孤行被她深情蜜意所感，低聲說：「君妹，只要妳願意，愚兄無不遵從。」

熊大小姐扭頭望着遠處閃幻七彩的雲山，不由又想起雪山上的一幕，微笑着問：「行哥，你還記得那次雪崩，小妹救你的那回事嗎？」

獨孤行當然記得，便道：「君妹，愚兄永生難忘，為何忽然又提起這件事？」

熊大小姐不由「砰砰」心跳，嬌羞地道：「你還記起你被救後，在客棧中問小妹的話嗎？」

獨孤行想了一會，恍然道：「記起來了，我曾問妳，愚兄在被救後，彷彿中感覺到有人將愚兄摟在懷中，後來忽然昏睡過去，愚兄曾問妳，是否……妳將愚兄……摟在懷中，用本身的體溫為愚兄驅去所中寒氣。」說着，臉也紅了。

熊大小姐看他仍能記起，不覺心內甜甜的，悄聲道：「你還記得！」

獨孤行現在全部明白過來了：「君妹，當時愚兄問妳，妳怕羞不肯承認，現在想來，一定是妳這樣做了！」

獨孤行激動得很，想到她一個清白少女，為了救他，不惜犧牲少女的清白，這須要多大的勇氣，而他就沒有她這樣的勇氣，當初不敢接受她的愛！

他不覺對熊大小姐又愛又敬：「君妹，妳對愚兄太好了，愚兄眞不知道怎樣說好。」

熊大小姐心弦震蕩，迷離低語說道：「小妹不要你說什麼，只要你用行動來證明。」

獨孤行這時再也忍不住了，血沸騰，情激蕩，倏然低頭一下吻在熊大小姐朱唇上，雙臂一緊，兩人緊貼在一起。

四唇相接，兩人如觸電般同時身體顫了顫，一種前所未有，令人迷醉，甜蜜的感覺迅速佈滿全身，兩人緊緊吻着，緊緊貼着，熊大小姐像喝醉酒般臉頰嫣紅，無力地軟倒在獨孤行懷中。

良久，兩人感到需要重新呼吸，才不捨地分開緊緊相吻的咀唇，熊大小姐夢囈般喃喃道：「行哥，我愛你，我愛你！」

獨孤行長吸了一口氣，沒有話說，用吻來代替了回答，吻像雨點般落在她額上，眼上，臉頰上，鼻尖上。

兩人渾忘了一切，如果此刻有人悄無聲地暗襲他兩人，兩人危險到極。

所幸並沒有人乘機對他們下手。

× × ×

兩人終於從激情中清醒冷靜下來，獨孤行望着熊大小姐嬌美的臉龐，眞是又愛又憐。

他心中有個問題，想問很久了，現在終於問：「君妹，記得咱們最初相見就在這裏，妳是否那匆匆一見後，就跟踪着愚兄，雪崩中救了愚兄，不是偶然路過，而是跟踪着愚兄，才在危急中救了愚兄？」

熊大小姐點頭嬌笑道：「對，你完全說得對！」

「究竟為了什麼？」獨孤行問。

「小妹也不知，小妹自匆匆一面後，心裏突生一股衝動之意，不由自主的，就跟踪你到駐馬鎮去，現在想起來，大概是緣份，或一見鍾情吧！」

獨孤行快樂地道：「兩樣都是！」

兩人正在卿卿我我，說着情話，突然冰林中激射出十多條人影，迅速地將他倆包圍起來，兩人絲毫不驚，緊靠在一起，注意着包圍着他們的人。

獨孤行在熊大小姐耳邊低聲道：「終於將他們引出來了！」

熊大小姐也低聲說道：「果如行哥所料！」

兩人低語未畢，冰林中慢慢走出一人，頭上套着一頂只在雙眼處開了兩個眼洞的雪帽，身穿一件肥大的皮袍，佝僂着腰，在兩人身前一丈外站住，悶聲悶氣地道：「哼，死到臨頭，還這樣親熱！昨天炸你們不死，今天仍然難逃！」

獨孤行細一打量這人；可說什麼也看不出，因為這人由頭到腳皆遮蔽了，只能從眼洞中看到他的雙目，連身材高矮也看不出，因為此人穿的皮袍寬大，又佝僂着身體，獨孤行不覺看得直皺眉頭。

包圍着他兩人的十多名白衣幪面人自始至終，一聲不響，靜靜地監視着兩人。

熊大小姐低聲對獨孤行說道：「行哥，這人的打扮和小妹在地窖中見到的人一

樣。」

「沒有看錯？」獨孤行感到此行大有收獲。

「沒有，那打扮與佝僂的身形一模一樣！」熊大小姐肯定的說。

那人又悶聲悶氣地說：「可是害怕了，熊大小姐，不要怕，只要妳肯離開他，保證你沒有危險！」

獨孤行冷笑道：「如在下沒有估錯，你就是將熊小姐關在地窖的人！」

那人悶笑一聲：「說得不錯，那又如何？」

熊大小姐記起曾被他在臉上摸了一把，羞憤地道：「惡賊，我要殺了你！」

那人悶聲道：「大小姐，殺了在下，妳會後悔一生。」

熊大小姐大聲道：「我恨死了你，才不後悔呢！」

熊大小姐一直注視着這人的雙目，希望再從他雙目中看到那抹一閃即逝，熟識的眼光。

雪帽人雙目兇厲之光暴射，悶聲道：「獨孤行，你一再破壞咱們的計劃，今天非殺你不可！」

獨孤行淡淡一笑道：「你們幾次也殺不了在下，只怕今次也不能如願！」

雪帽人悶聲怒道：「要不是這不要臉的賤人在崩雪下救了你，你早巳死了！」

獨孤行一笑道：「原來是你的傑作，你因何要殺在下？」

「你想知道？」雪帽人悶笑，「到陰曹地府，自會有人告訴你！」

獨孤行冷笑：「只怕今天到陰曹地府的不是在下，而是你！」

「放屁！」雪帽人悶聲怒道：「今天不殺你，誓不爲人！」

舉手一揮，悶喝道：「殺！」

就在他「殺」字才出口，一直注視着他雙眼變化的熊大小姐驀然又在他目光中看到那抹一閃即逝，熟悉的眼光，腦中靈光一閃，終於讓她想起一個人，不由脫口驚呼：「原來是他！」

雪帽人聞言渾身一震，悶喝：「殺！兩個一齊殺！」

白衣人湧上。

獨孤行驟聞熊大小姐驚呼，知她巳認出此人是誰，急問：「他是誰！」

「他就是原白海！」熊大小姐疾說！

雪帽人聞言不由退了一步，然後悶吼一聲，手中不知何時巳拿着一把闊背劍，躍撲向兩人。

十多名白衣幪面人在雪帽人一聲「殺」令下，巳撲攻向兩人，手中兵器，齊往兩人身上招呼。

獨孤行一聲：「衝！」一劍橫舉，擋住三把兜頭砍到的長刀，右手疾出，準確快速地拿住一枝長槍，用力一扯，那人不肯鬆手放槍，竟然被他扯得前衝向他，他一脚飛起，將那人一脚踢飛，那人怎禁得起這一脚，握槍雙手鬆開，悶叫一聲，人如斷綫風箏般飛向剛砍向獨孤行的兩刀。

那兩人見自己人飛撞向刀口，慌不迭撤刀退身，那人「砰」聲撲跌在地上，起不了身。

獨孤行這時顯出了他的身手，兩下子就消解了兇猛的攻勢。

熊大小姐想不到雪帽人就是原白海，眞是知人知臉不知心，原來他竟是這樣的人，不覺悲憤塡胸，彎刀撒出，寒光閃劃，一刀迫退五個白衣人！

白衣人一退又進，冒死衝殺。

獨孤行一舉手間消解了七八名白衣人的攻勢，正想拉着熊大小姐衝出包圍，頭頂風生，雪帽人巳凌空一劍擊下！

雪帽人勢猛劍沉，獨孤行毫不理會，竟然舉劍硬架，「噹」一聲大响，雪帽人的身形凌空再起，一劍又力劈而下。

獨孤行硬擋一劍，身形紋風不動，七八個白衣人又撲攻到，他不由狠下心腸，決定痛下殺手，不然就脫不了身。

七八個白衣人攻到，凌空一劍再次砍落的雪帽人又到，獨孤行一劍再舉，左手中指幻起千道指影，「噹」聲大响中，攻向他的七八名白衣人也同時在他幻起的千道指影下一齊掩肩蹌退，兵器掉在地上。

獨孤行用出了他向不輕用的「大千一指」！

雪帽人被獨孤行一劍橫架，又擋了他一劍，身形再次凌空彈起，劍勢一變，改劈爲刺，二拾多斤重的闊背劍在他使來，輕靈迅快，陽光射在劍身上，發出耀目的白光，刹那向獨孤行刺出二十一劍！

劍劍不離他頭胸要害。

獨孤行被他長劍上的白光所眩，瞧不清他的劍勢來路，不便貿然出手招架，而劍風觸膚生痛，巳臨胸前，身形一滾，倒在雪地上，疾滾開去。

但聞「嗤嗤嗤嗤嗤嗤」連响，雪花飛濺，長劍追着他滾動的身形在雪地上瞬間刺出二十一個雪洞，劍劍貼衣刺下！只要獨孤行滾慢半分，不死也傷在他劍下。

好快速狠毒的劍！

獨孤行不待雪帽人劍勢再起，滾動的身形貼地斜縱而起，劍光一閃，攻向熊大小姐的五個白衣人，有三個雙足俱被他一劍電削而斷，剩下的兩個，也被熊大小姐彎刀一閃，胸前洒血，掩胸蹌退。

熊大小姐沒有殺他倆，只在他們每人胸前劃了一刀，使兩人失去戰鬥力。

她不殺人，對方却想殺她，就在她一刀劃傷兩名白衣人的同時，雪帽人巳改變了攻擊對象，不攻獨孤行，而攻向她，藉着身軀瀉落之勢，迅猛絕倫地一劍斜劈她腰背！

熊大小姐驟覺背後風生，迴刀巳不及，百忙中只好身形前撲，但慢了點，被雪帽人劍尖在腰上劃過，熊大小姐撲倒的身軀驟覺腰間一涼，以爲受了傷，不覺驚呼出聲！

獨孤行一劍削斷三名白衣人足踝，身形一挺，巳然見到雪帽人一劍電閃般斜劈熊大小姐腰背，撲救巳是不及，百忙中猝然擲劍，劍光閃爍，如流星飛渡，射向雪帽人腦袋。

雪帽人一劍劃在熊大小姐腰間，獨孤行擲出的長劍巳到，頭一閃側，劍鋒擦頭飛過，削去他一塊雪帽和一綹頭髮，嚇得他出了身冷汗，悶吼一聲，身形倒折竄射，射入林中，瞬間身形消失在林中。

獨孤行也不去追趕他，反正巳知道他的身份，這時他最關心的是熊大小姐，衝前一把扶起仆倒在地的熊大小姐，關切地

急聲道：「君妹，妳怎樣？」

熊大小姐一笑起身：「行哥，小妹也弄不清是否有受傷，當時只覺腰間一涼，以爲受了傷，不由驚呼出聲。」

邊說邊扭轉頭俯看背後腰間，獨孤行也關心地察看，還好，背後腰只是被劃開一道口子，傷不及皮膚——由於穿着厚厚的皮裘，劍尖將皮裘劃開一道四五寸長的口子，皮裘裂開，寒氣浸入，故此感到涼颼颼的。

雪帽人遁走，連受傷倒地的白衣幪面人也不顧，任他們倒地昏迷。

獨孤行見她沒有受傷，放心地吐了口氣，緊張的心情放鬆下來：「君妹，此地危險，走，咱們快回鎮！」

熊大小姐點首，兩人身形如星飛丸跳，向鎮上飛奔而去。

他們此行已經成功，揭破了敵人的身份來歷。

玉殞香消

熊大爺驟然聽到女兒說，那個雪帽幪面人是原白海，他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爲是聽錯了：「君兒，妳說他是白海，你沒有認錯吧？」

在他是一千一萬個不相信。

熊大小姐肯定地說：「爹，女兒沒有認錯，女兒是從他的眼神認出他的！爹還記得嗎？在地窖中女兒也曾見過他那種特別的眼色，當時閃沒得太快，加上女兒心情緊張，未能及時想起是他，想不到他今次終於逃不過，當他眼中那抹特別的眼神閃現時，終於想起是他——原白海。」

獨孤行道：「世伯，小姪相信君妹不會認錯人的，好明顯，他全身上下掩藏在雪帽衣服中，變了聲音，穿一件寬大的皮袍，故意佝僂着身形，就是不想咱們從他聲音身材神態上認出是他，因爲他和你們太熟悉了，特別是君妹，和他青梅竹馬長大，對他的言談舉止太熟悉了，很易從他的言談舉止認出是他，故此他才會那樣掩飾。」

「哼！可惜他百密一疏，想不到在眼神中露出破綻！」

熊大爺半晌無語，回想發生的一切，他相信女兒沒有認錯人，他估不到原白海會是個如此卑鄙狠毒小人，心性和相貌會如此不相符，看他平日的言行舉止，絕不像個奸惡之人，想到這，他不由機伶一顫：原白海若向他下手，不是有很多機會嗎？他不明白原白海何以會這樣做，他看走了眼，一心將他認作未來女婿，好在沒逼女兒答應嫁給他，不然，將會終身遺憾。

「爹，您在想些什麼？」熊大小姐見她爹不言不語，臉上表情複雜，忍不住問道。

「爹在想，白海這孩子怎會如此，爲何原因，向咱們連下毒手，唉，以咱們兩家的交情，他竟會連番向咱們下毒手，爹看錯了他，君兒，還是妳有眼光。」

獨孤行道：「若想明白眞相，何不向原堡主問個明白？」

「原兄淡泊名利，早巳退隱江湖，大概他不會知道白海在外的行動也未定？」熊大爺實在不願相信相交幾十年的老朋友會參與原白海的行動來對付他。

「爹，世事無奇不有，從原白海之所作所爲，他不可能不知道，就算他不知道，他亦要負責任，因爲原白海是他的兒子！」熊大小姐現在對原白海可說切齒痛恨，痛恨他竟會是個如此卑鄙奸惡的人。

「君妹說得對，無論怎樣說，他也有責任，世伯何不先禮後兵，請他來這裏，向他問個清楚。」獨孤行說。

「好，我就寫封信派人送給他，請他來此一敍，解決這件事。」熊大爺也認爲先禮後兵好。

話聲才落，萬昌巳快步奔進，雙手送上一張黑帖，說道：「大爺，大小姐，獨孤大俠，原家堡派人送來這張帖子，請大爺過目！」

獨孤行一步上前，從萬昌手中接過黑帖，細心察看了一遍，才將帖子遞給熊大爺閱看。

黑帖上黑底白字，寫着寥寥幾個潦草的字：三日後，虎鳳崗，決生死，知名不具。

黑帖白字，就像死亡帖一樣，熊大爺隨手將帖遞給熊大小姐，對萬昌道：「萬昌，加强戒備，派人送個信到原家堡，請原堡主來大院一晤！」

萬昌應道：「是！」好奇地問：「大爺，爲何要請堡主來此，發生了何事？」

熊大爺沉聲道：「萬昌，這張帖是原白海送來的，三日後他約戰咱們在虎鳳崗，一切都是他攪的鬼！」

萬昌詫道：「原少堡主爲何要這樣做，若非大爺親口說出，屬下不敢相信。」

「老夫當初也不相信，但事實俱在，不信也不行，萬昌，你看看這張帖吧！」仲手從熊大小姐手中接過那張黑帖，遞給萬昌。

萬昌雙手接過，匆匆看完，驚聲道：「大爺，原少堡主因何如此？」

「老夫也不明所以，才叫你派人去請原堡主來一談！」

萬昌將帖子放在桌上，垂手說道：「大爺，屬下馬上派人到原家堡，請原堡主來！」

「還有，三日內加强戒備，不得鬆懈！」熊大爺吩咐。

「是！大爺！」萬昌轉身快步而去。

熊大爺轉對女兒和獨孤行道：「原白海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立即動手，要約戰三日後，給時間咱們準備和調集人手嗎？」

「他肯定有其原因的，且不用去理會他，世伯，咱們還有多少人手可用？」獨孤行問。

「七十二騎巳毀，可調集的人手還有百二十人，但他們及不上七十二騎，七十二騎在，二弟不死，三弟沒有受傷，原白海有天胆也不敢如此放肆！」想起七十二騎，古誠，熊大爺心中悲痛。

「這正是他奸毒之處，他一步步削弱咱們的力量，才以壓倒優勢作最後一擊，若不是君妹今天發現了他的身份，相信還有不少花樣弄出。」

熊大爺道：「走，咱們進去看看三弟的傷勢。」

× × ×

雷莽聽到熊大爺說：原白海就是對付

他們的人，不由暴怒得差點從炕上蹦彈到地下，目眦欲裂，嘶聲道：「白海小子，我一定要親手宰了你！爲二哥報仇！」

幸得熊大爺及時將他按住，才不致他蹦落地上：「三弟，冷靜些，這樣對你的傷勢會有影响。」

熊大小姐爲他蓋好掀開的被子：「三叔，不要亂動，不然，你要躺多幾天。」

「悶死我了，大哥，小弟一定要參加三日後的決戰殺他個落花流水。」雷莽望着熊大爺懇求說。

熊大爺道：「有咱們去就成了，你安心養傷吧！」

「不！非去不可，小弟實在嚥不下這口氣！」雷莽憤然說。

「好了，到時再算吧！好好躺着養傷，不要亂動。」熊大爺和熊大小姐，獨孤行，三人走出雷莽房間。

獨孤行一直沒有出聲，走在他身旁的熊大小姐低聲問：「行哥，想些什麼？」

「沒有什麼，君妹，我想回房歇歇。」獨孤行低聲答。

「好吧，你也累了。爹，女兒和行哥到後院去！」熊大小姐猛然想起還未換衣，破了的皮裘還穿在身上。

獨孤行也看到了：「君妹，去換衣服吧！」

熊大小姐明媚一笑，拉着獨孤行向後院走去。

熊大爺望着兩個人的背影出神，唇邊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

× × ×

三天在平靜中渡過，原白海沒有在這三天中採取任何行動，原含山原堡主也沒有應邀前來。

熊大爺依着獨孤行的主意，在這三天中加强戒備，恐防原白海暗中動手，三天雖然平靜無事，但熊家大院上下各人，沒一個眞正放鬆過，反而比平日緊張幾分。

今天是決戰的日子，熊大爺一早就調集了人手，準備在虎鳳崗決一死戰，弄個清楚明白。

雷莽經過幾天來的調養，身上傷口都已大好，昨天已下了炕，在舞手動脚，活動筋骨。今天他嚷着非去不可，熊大爺再三不讓他去，他定要去，只好答應他，但要他答應，不到最後關頭，不用他動手。

雷莽見熊大爺答應讓他去，高興得直點頭，什麼也答應。

飽餐戰飯，在晌午時分，熊大爺，獨孤行，熊大小姐，雷莽，萬昌，率着百二十名手下，向虎鳳崗進發。

今天是個好天氣，風停雪止，不過天上有雲塊翻動，看來不久天氣又會變壞。

陽光耀眼，白雪眩目，兵器閃光，一行人來到了離鎭四十七里的虎鳳崗。

老遠就看到崗上黑壓壓站滿了人，兵器映日生輝，在陽光白雪輝映下，閃幻出一片眩目的彩光。

原白海他們早已來了。

虎鳳崗並不高，崗背地勢平坦，很寛廣，兩批人馬在崗上對峙着，彼此相距足有六丈。

原白海已不再掩飾，還他本來面目，英俊瀟洒。

在他身旁，赫然站着他父親，早已退隱江湖，淡泊名利的原家堡主原含山！

兩旁站着十多名在塞外兇名昭著的馬賊，其中就有馬氏雙雄，「草上飛」燕飛，「餓狠三煞」烏家三兄弟。

想不到原白海竟然收買了無惡不作的黑道兇人。

熊大爺驟見原含山兩父子，特別是原含山的出現，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也不覺心中一震，熊家大院上下各人，也無不震驚激憤，想不到對熊家大院連下毒手，毀七十二騎，殺古二爺的，竟會是原家父子，一時羣情洶湧。

熊大爺喝止了手下的衝動，上前一步，抱拳一拱道：「原兄，三年前一晤，如今又見，身體可好？」

原含山上前還禮道：「熊兄，托庇，小弟一向很好，熊兄近來却不大好了。」此人五柳長髯，舉止斯文，有出塵之姿。

熊大爺忍着心頭激動：「原兄，咱們相交幾十年，小弟想不到……」

「想不到我原某人會對付你，還把你一直蒙在鼓裏，是嗎？」原含山代熊大爺說了出來：「熊兄，你一定很想知道原因吧？」

熊大爺忍着一口氣，點首不語。

原含山哈哈大笑幾聲：「熊兄，你以爲小弟在十年前眞的淡泊名利，退隱江湖，將家事一切交給了白海主理？」

熊大爺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原含山微笑道：「當時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爲了掩飾，好讓小弟有時間專心訓練人手，組織力量來對付你，消滅你！」

熊大爺變色道：「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咱們相交數拾年，老夫看走了眼，你爲何要如此？」

原含山淡笑道：「熊兄，小弟之所以這樣做，是不甘心被你的威名所蓋，我要打倒你，消滅你，取你而代之，做一方雄主，讓人知道：我原含山也是個人物，原家堡有能力取代熊家大院，原含山有力量擊敗熊北周！」

熊大爺激動地道：「原含山，就爲了這，你不惜勾結閻羅黑道兇人，用盡手段對付老夫？」

狂笑一聲，原含山道：「不錯，爲了能擊倒你，取而代之，我會不惜代價，用盡一切手段！熊兄，你已領教過我的手段了，如何？」

熊大爺渾身顫抖，激聲道：「原含山，想不到你會是這樣的人，爲了一己之欲，不惜殘殺無辜！」

原含山氣定神閑地道：「不論何人，只要是你的人，和你有關係，都要死！我要將你的勢力連根拔掉，穩霸一方！」

接又嘻笑道：「熊兄，世上想不到，出乎意外的事很多，你也想不到白海會是這樣的人吧？」

熊大爺呸了聲，道：「父子爲奸，罪無可恕！」

「餓狠三煞」的烏老大厲聲道：「熊北周，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忌，敢出口汚辱原堡主，咱殺了你！」

就要衝前動手，被原含山一把阻住。笑道：「烏兄不用心急，他今天遲早也是死，相信他定有很多問題要問，等他問完

才殺他不遲，免他死後做個糊塗鬼！」

熊大爺不怒反笑，雷莽已忍不住，怪叫着就要衝前，獨孤行一把將他拉住：「三叔，慢來！」

雷莽憤憤地罵了原含山一聲，才怒氣稍平。

熊大爺現在已完全平靜下來：「原含山，大話只管說，手底見眞章！原白海，李鍔是否你殺？」

原白海笑道：「好說，正是在下！」

熊大小姐氣憤地道：「原來你假裝氣憤離去，就是爲了方便下手殺李鍔，而不讓人起疑。」

「君妹，妳眞聰明，」原白海神色自若地說：「不如此，我怎有機會將李鍔殺掉，徹底毀去七十二騎！」

「不要再叫我君妹，本小姐和你勢不兩立！恨不得一刀殺了你這個卑鄙下流的小人！」熊大小姐咬牙切齒。

「怎麼，有了行哥，忘了白海哥？」原白海嘻笑着，「妳恨不得殺了我，我却不想殺妳，心肝！」

熊大小姐羞憤難禁，一揚手中刀，就要衝前。

獨孤行一把將她拉住：「君妹，千萬不要衝動，中了他的奸計。」

「獨孤行，你果然聰明，可知在下因何要殺你？」原白海妒恨地問。

獨孤行瞥了他一眼：「當初不明白，現在明白了，你是因妒成恨，你一直暗中監視着君妹的擧動，是不是？」

原白海拍掌笑道：「果然聰明，無錯，說下去！」

「你因見在下和君妹匆匆一面後，君妹跟踪在下，你爲了不想君妹和在下接近，所以派了『雪原五狽』在途中伏擊截殺在下，但不成功，再施一計，引誘在下上大雪山，利用雪崩來殺在下，可惜又不成功，是嗎？」

原白海切齒道：「若不是這不要臉的賤人，你早死在崩雪下！」

熊大小姐氣憤地說：「你才不要臉，使出如此鄙下惡毒的手段，本小姐就是不喜歡你！」

原白海嘻笑道：「等一會，妳不喜歡也不成！」

「放尊重些！」獨孤行怒喝：「原白海，勾九魂可是你們的人？」

原白海點首道：「不錯，可惜你殺了他，看來，你是一個勁敵！」

「究竟你許了他什麼利益，使他甘爲你用，在塞外蟄伏十年長？」獨孤行問。

「很簡單，他爲了逃避七大門派追殺，逃到塞外，殺了老狗頭，頂了老狗頭的身份做了酒舖老板，偏巧被我識破了，他爲了保命，而我也用得着他，許下他，若事成之後，讓他佔有熊兄一半家產，他就甘爲我所用了。」

「你！你打的如意算盤，原來你早就垂涎老夫的財產！」

「財帛動人心，熊兄又何必爲這氣苦呢？」原含山仍是那樣淡定。

獨孤行問：「原白海，在客棧中將君妹擄刦去，也是你所爲？」

「說對了一半，」原白海得意地說道：「主意是我出，人是勾九魂手下擄刦去的。」

熊大爺鄙夷地道：「好一對狠狽爲奸的父子！」

原含山笑道：「笑罵由人，只要我能擊倒你，取你而代之，有誰敢當面說我半句？」

原白海道：「爹說得對，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不要再說了，咱們幹吧！」

站在兩旁的黑道兇人早已忍不住了，聞言振臂怪叫，蠢蠢欲動。

他們身後的一羣爲數不下百人的白衣人，也騷動起來。

熊大爺注視着他們，獨孤行忽然問道：「原含山，你們爲何遲至今天才約戰咱們？」

一雙目光盯望在他父子臉上。

原含山神色不動，原白海却眼神一閃，射向這面，一閃即沒，被他見到了，心頭一動。

「爲了集中分散的人手和召回『烏氏三雄』等人，作充份的準備，所以約戰今天。」原含山解釋，但有點勉强。

原白海也接道：「咱們本不想這樣早動手，但身份被揭穿了，行藏已露，只好提前動手！」

接又嘻笑道：「君妹，你當時是怎樣認出愚兄的？」

「從你的眼神，那抹特別的眼神，我認出了你！」熊大小姐大聲說。

原白海苦笑：「想不到百密一疏，終被你認出。」

原含山一指雷莽道：「雷莽，想不到那夜你死不了，今天還要來，殺！先殺了他！」

原含山令下，早以蠢蠢欲動的手下，立時發一聲喊，衝了過來。

熊大爺這面，由萬昌領着的百二十名屬下，也早已磨拳擦掌，恨不得將他們殺個清光，好爲被殺的人報仇！這時一見對方蜂勇衝來，也不等令下，發一聲喊，迎了上去，變成一場大混戰。

「餓狠三煞」、「草上飛」，「馬氏雙雄」等十多名黑道兇人，兇性大發，狂亂地衝殺過來。

原含山一聲令下，他不衝向雷莽，反而撲向熊大爺，一掌就向熊大爺頭頂上拍落！

同一時間，雷莽身形前衝，看勢子是衝向原白海，半途中却身形横閃，衝向熊大爺背後，一鞭擊纏向熊大爺頭頸！

熊大爺正全力出掌迎向原含山的一掌，那估到變生肘腋，雷莽會在身側猝然偷襲他，到驚覺時已然遲了，原含山一掌和他迎來的一掌接實，「砰！」的一聲悶响，身形各一晃，雷莽的鞭梢已纏上熊大爺脖頸！

只要雷莽一收豹尾鞭，熊大爺立時窒息，失了抵抗力，而原含山再來一掌，熊大爺就死定了！

突然雷莽慘叱一聲，纏上熊大爺脖頸的鞭梢一鬆，死蛇般無力滑落，熊大爺透了口氣，及時一掌迎向原含山拍向胸膛的一掌。

兩人各退了一步，熊大爺略一側頭，獨孤行已天馬行空般衝到，一掌擊向原含山肩頭！

熊大爺已瞥見雷莽踣跌在地，背中長劍，劍尖從胸前透突出，一手掩在胸前，正在痛苦地掙扎着，血流濕了衣衫。

熊大爺眞想不到結拜多年，情同手足的雷莽，會向他下手，一連串令他意想不到的事都在這短短的時間中發生，弄得他有點迷惘，他有如受了傷的巨熊般猛吼了一聲，雙掌一擊，擊殺兩個白衣人，縱身撲落雷莽身邊，不理身邊的打鬥，激聲問：「三弟，你爲何要暗算大哥？」

雷莽勉强張開了雙目，却說不出聲，目中有愧意，口中憤血，頭一歪，身一軟，歪倒在地，死了。

熊大爺受的刺激太大了，想不到一個是相交幾十年的朋友，一個是情同手足，他最親近，也最信任的拜弟，竟然會如此對他！他仰天長嘯一聲，嘯聲悲壯激越，熊爪在手，身如狂風般捲撲向正在斬殺他手下的烏家三兄弟。

但見他爪影縱橫飛閃，一個照面，就將烏家三兄弟擊殺在熊爪之下，身形撲衝，如虎入羊羣，擊殺那些白衣人和黑道兇人。

獨孤行一掌拍落原含山肩頭，掌未沾肩，一拳突出，擊向原含山喉頭！

原含山道一聲：「來得好！」一仰身，腰身水平倒折，避過拳掌，同時伸起一腳，猛踢獨孤行下陰！

獨孤行撲落的身形風車般閃轉，原含山一腳從他股側擦過！

收腳挺身，雙手五指如勾，疾抓獨孤行還在閃轉的身腰！

獨孤行猛然間一指疾出，指影如山，如千指幻變，罩向他眉心。

「大千一指！」原含山驚呼一聲，顧不了傷敵，自保要緊，不然，喪了命就什麼也是白說，撤手倒身，躍出一丈過外。

× × ×

熊大小姐恨極了原白海，恨他卑鄙下流，陰險惡毒，行事不擇手段，是以和原白海一交上手，手中彎刀不留情，招招殺着，迫得原白海連退幾步。

原白海對熊大小姐，仍存非份之想，交手時未盡全力，他想將熊大小姐生擒，然後迫她成親，他仍然捨不得將她殺了，以他的能力，在不足二十招內，足可將熊大小姐斬殺在闊背劍下！

一個全力拚殺，一個心懷不軌，一時間，熊大小姐佔盡了上風，原白海險象環生，有幾次，熊大小姐差點將他傷斃在刀下，都被他堪堪危乎避過，恨得熊大小姐牙癢癢的，奈何他不得。

時間一久，熊大小姐感到有點力不從心了，刀勢沒有剛開始時那樣凌厲快速，慢了下來。

剛才是熊大小姐攻，原白海守，現在轉過來，變成原白海攻，熊大小姐守，且不斷閃退。

「君妹，現在嚐嚐妳白海哥的厲害吧！」原白海一劍輕佻地斜點熊大小姐胸脯，一面嘻笑着。

熊大小姐見他招式來得下流，不覺氣怒塡胸，一刀磕開他的闊背劍，切齒恨道：「原白海，下流胚！」

原白海不怒仍笑，劍勢一落，點向熊大小姐小腹：「君妹，妳何必生氣呢，愚兄對妳，只有風流，沒有下流。」

口說不下流，點向小腹的一劍，却下流到極！

熊大小姐忽然不恨不怒了，一旋身，閃避過點刺來的一劍，彎刀薄刃一閃，斜斬削向原白海肩背：「原白海，你想用激將法，將我激怒，好趁機下手，將我擒獲，簡直妄想！我才不上你的當。」

原白海回身一劍擋在熊大小姐斬削來的一刀，「鏗」一聲，將熊大小姐震退一步，闊背劍一順，幻起一圈劍花，分點熊大小姐左右肩井穴：「君妹，妳眞聰明，愚兄不但愛妳的美貌，更愛妳這份聰明。」

熊大小姐充耳不聞，彎刀從中突入，一刀劈斬原白海闊背劍幻起的一圈劍光中心！

原白海見她一刀從中突入，不覺暗吃一驚，由衷讚佩她的聰明機敏，因爲原白海這一招有個名堂，叫「幻光一圈」，此招一出，無論敵人左閃，則右肩中劍，右擋則左肩中劍，退身則劍圈如影隨形，擺脫不開，只有從中突入，才能化解這一招，想不到熊大小姐竟然能够破解了他這一招！

當下忙挫腕收劍，劍光散去，熊大小姐那一刀却突然加快了速度，像電閃虹飛一般，一刀從中劈向頭胸！

這一刀要是讓她劈中，一顆頭顱不被從中劈開，開膛破肚才怪。

原白海想不到熊大小姐招數如此快速了捷，身軀疾忙像棵齊根被砍斷的樹般朝後栽倒在雪地上，一連幾個翻滾，身邊也「哧哧哧……！」一連幾刀砍在雪地上，驚得他出了身冷汗，再一滾，左手一撐雪地，人如跳蚤般彈起。半空一劍磕在熊大小姐刀背上，震得熊大小姐差點彎刀脫手落地。

熊大小姐一凜，退一步，原白海人已落地站在她身前，嘻笑道：「君妹，眞的這樣狠心，非殺愚兄不可？愚兄却捨不得殺妳！」

說眞的，熊大小姐也明白，若原白海早要殺她，她現在非死即傷，這一點她很明白，明白了這點，她更心驚原白海這人的深藏不露，心機深沉，因爲她知道得很清楚，原白海的武功一向表現平平，現在却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她小心地攻出一刀，一刀化五式，一式三刀，共劈出了十五刀，將原白海的左右皆封死了，原白海一是擋，一是閃退，擋，未必擋得下她十五刀，退，則正中了她計，她可以一刀突進，斬劈原白海胸腹，令他非死則傷。

原白海眼中閃過一抹奸狡的閃光，不擋不閃，身形往後飄退。

在他估計，熊大小姐原意是迫他後退，如今他退後，熊大小姐必然會一刀從中突進！

可是他料錯了，他發夢也估不到熊大小姐能從他那一抹閃現的眼神認出是他，當然能從他眼中閃過的一抹奸狡之意猜出他這一退是別有用意的，熊大小姐旣然看出了，當然不會上當，不進反退，一退五尺。

原白海見熊大小姐不上當，不進反退，不由停下身，詫異地看了她一眼：「妳

爲何不進身出刀，反倒退避？」

熊大小姐冷笑道：「任你奸似鬼，休想騙倒我！」

「妳是如何看出愚兄有詐？」

「哼，我才不會這樣笨，告訴你，讓你有意提防！」熊大小姐狡黠地看着原白海。

原白海嘻嘻笑道：「妳不說，我也猜到！」

熊大小姐不理會他，彎刀鋒芒一閃，一刀斜劈，彎刀迅異，令人摸不清她這一刀究竟要劈向身上那個部位！

原白海不敢出手封擋，身形一退，錯開三尺，閃避熊大小姐那斜劈而至，迅異詭幻的一刀！

熊大小姐得勢不讓人，身形縱前，彎刀鋒芒如綫追斬原白海錯閃退避的身形。

原白海長笑一聲，不退反進，闊背劍如大砍刀般橫砍直劈，剛猛絕倫，在身前佈起了一道劍牆，守中有攻，他還是不捨得殺熊大小姐。

「鏗」聲脆响，熊大小姐一刀直如砍劈在一面鋼牆上，震得她右臂發痲，握刀無力，彎刀差點脫手飛去！

這是她第二次嚐試到原白海的實力。

身形一退，那知原白海却乘機上步進身，闊背劍劈空嘶响，大開大闔，左右前後上下，一劍接一劍，劈向熊大小姐。

熊大小姐被他這一輪猛烈的攻勢迫得只好節節後退，她學乖了，不敢用刀硬接他的劍，恐防被震飛，這樣一來，熊大小姐就只有退躲，無還手之力，處於挨打的地位，現在變成她身處險境，有幾次，差點着了道兒，驚累得她嬌喘連連。

原白海毫不放鬆，他已勝算在握，可以將熊大小姐生擒活捉，只要時間允許，沒有什麼意外。

× × ×

總管萬昌率着熊家大院的手下，和原家堡的人殺作一團，雙方都殺紅了眼，一邊是義憤塡胸，誓要報仇，另一邊則存着私心大慾，只要將熊家大院的勢力徹底毀滅了，就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利益；是以雙方一交上了手，皆捨死忘生地拚殺着。

但由於原家堡的人存有私慾，所以皆未盡全力，每一個人都想保存生命，好在勝利後分嚐甜頭，故此戰鬥力大減。

反觀熊家大院那方面的人，同仇敵愾，志切報仇，不值原含山，原白海父子的所爲和手段，個個奮勇爭先，誓死殺敵，不顧安危。

大搏殺下來，原家堡的人可說是如秋風枯葉，不堪一擊，但由於有「餓狼三煞」，「草上飛」等十多名黑道兇人，如虎在羊羣，熊家大院的人碰上他們，非死即傷，折損了不少人，到熊大爺眼見盟弟雷莽背叛暗襲他，被獨孤行發現所殺，受了刺激，人如瘋虎般殺入搏鬥中的人羣，情勢就改觀了，首先被熊大爺熊爪所擊殺的，是「餓狼三煞」烏氏三兄弟，熊大爺紅着雙眼，專找那黑道兇人搏殺，不大一會工夫，十多名黑道兇人甜頭還未嚐到，倒做了殘肢斷臂鬼，只剩下一個「草上飛」，仗着輕功高明，拚命躲避熊大爺那如狂風驟雨一般的攻擊！

熊家大院雖然被毀了七十二騎，但剩下來的人手，身手個個不弱，戰意高昂，十多名黑道兇人一死，原家堡方面的人就支持不住了，呈現敗像，死傷了過半人。

熊大爺如今心裏充滿了恨，他恨下流卑鄙惡毒的原家父子，更恨雷莽的背義忘恩，利慾薰心，也恨「草上飛」等黑道兇人助紂爲虐，是以他下手絕不留情，「草上飛」在他雙爪的一番急攻下，雖然險險避過了，却嚇出一身冷汗來。現在，他再不去想事成之後所得的利益了，一心只想怎樣能在熊大爺的攻擊下全身而退，保存生命。熊大爺却想着怎樣才能將他擊殺在爪下，絕不讓他再爲害江湖。

這種情形下，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本來不會那樣快喪命的，但由於喪失了鬥志，加上心慌意亂，露出了很多破綻，先是被熊大爺一爪將臂上撕抓下一塊皮肉，痛徹心肺，身形步法受了影响，熊大爺左橫右蓋，雙爪嘶風又到，「草上飛」臂上肉披血流，痛得渾身顫抖，眼看左爪橫掃，右爪兜頭抓落，驚痛交加，慢得一慢，身形倒竄，熊大爺兩爪已到，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响起，「草上飛」倒竄的身形剛起，「噗」一聲仰面摔跌在地上，抽搐了幾下，不動，咽了氣。

倒地死去的「草上飛」，死狀恐怖，面目被熊大爺一爪抓落，入腦二寸，眼鼻口被熊爪上五爪抓得血肉模糊，不成面形，整個面目看上去就如一堆靡爛滲血的腐肉，令人不忍卒睹；腰上被抓撕破五個血洞，連着衣服被抓撕下一大塊皮肉，腸和着血流出。熊大爺看也不看一眼倒地死去的「草上飛」，打量一眼仍在激鬥的各人，自家已佔了上風，獨孤行正和原含山鬥得激烈，而熊大小姐却在原白海闊背劍的橫砍豎劈下，險象環生，熊大爺只瞥了一眼，也被熊大小姐的險象驚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當下不敢怠慢，萬一愛女有什麼閃失，他也活不下去了，飛身一撲，猛一聲吼：「君兒，爹來助妳！」

他不叫還好，這一叫，反令熊大小姐分了心神，她本已處於下風，在勉强招架閃避原白海的攻勢，這一叫，雖可振奮安慰她，但也令她分了心神，被原白海一連三劍力劈，迫得連退三步，怎知原白海三劍之後再來一劍，改劈爲刺，一劍刺向熊大小姐咽喉，熊大小姐料不到他三劍力劈後，劍招竟然變得這樣快速，一時閃避招架不及，竟被他一劍抵在咽喉上，整個人僵立在地上，差點窒息過去。

熊大爺人在半空，估不到變生俄頃，只驚得他一顆心差點從胸腔中跳裂而出，手足冰冷，目睜口張，瀉落五尺處，呆了一呆，忽然身形前衝，口裏大叫一聲：「君兒——！」不顧一切地撲上前去。

原白海冷笑一聲：「熊大叔！你若不想君妹死在你面前，最好趕快站住，不要動！」

熊大爺前撲的身形如遭雷殛，猛然一震，硬生生刹住身形，釘在地上，雙目赤紅，顫聲道：「原白海，咱君兒若有三長兩短，老夫要將你碎屍萬段抽筋剝皮！」

原白海劍尖輕抵在熊大小姐咽喉上，嘻笑道：「熊大叔，只要你不動，小姪又怎捨得將君妹傷害呢？你老人家也很明白小姪的心意，小姪實在很愛君妹，你不也

有意思將君妹許配給小姪嗎？大叔，只要你肯應承，小姪決不傷害君妹，否則……」

「住口，你這個無恥的下流畜牲，老夫決不答應！」熊大爺怒叫。

熊大小姐也急切地說：「爹，不要顧慮女兒，殺了這個人面獸心的人！」

原白海毫不動怒，仍然嘻笑着道：「大叔，現在由不得你了，你是小姪未來岳父，怎麼罵小姪也不會生氣的，君妹，愚兒和妳快成夫妻了，又何必如此呢！」

熊大小姐怒急得不由流下淚來，熊大爺也束手無策，愛女在他手上，有如肉在俎上，但又不服氣，仍想伺機從原白海劍下救出女兒，一時間，三個人僵持着，原白海也不敢妄動，他深知熊大爺的厲害，稍有疏失，自己將會陷於萬刦不復之境地。他全神戒備着，熊大爺心急如焚，雙目噴火，死死盯着原白海，瞬也不一瞬！

白雪芳魂

獨孤行搏鬥原含山，兩人皆是徒手肉搏，一時間殺得難分難解，兩人飛高竄低，縱前躍後，誰也奈何不了誰，勁風掌力將地上白雪激揚起，在兩人身前身後漫揚，遠望只能見到一團淡淡的人影。

論功力當然原含山勝一籌，但講到招式身法，獨孤行遠勝原含山，特別是佛門降魔一招「大千一指」，威力無窮，要不是原含山處處小心，閃避得快，早已傷在獨孤行手下。

兩人搏鬥正烈，驀然聽到熊大爺那一聲吼叫，獨孤行已然心內一驚，隨後瞥眼望見熊大小姐受制在原白海劍下，熊大爺也投鼠忌器，站着不動，心內暗驚，憂心如焚，手中一緊，「大千一指」又現，幻起千重指影，變幻不定，罩向原含山頭胸大穴。

原含山也早聽到熊大爺的吼叫，也瞥見兒子已制住了熊大小姐，熊大爺不敢妄動，等於控制了兩父女，心內大喜，他早知獨孤行會不顧一切去救熊大小姐，是以盡量纏住獨孤行，不讓他脫身。

但獨孤行「大千一指」一出，原含山仍然抵擋不了，要想不死傷在指下，只有撤身閃退，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撤身閃退開六尺！

獨孤行也沒有全心想傷他；指上威力只發揮了七成，見原含山閃退，人已斜縱而起，飛撲躍向原白海處，一個起落，已落在熊大小姐身邊，却不敢動，因為原白海劍尖已緊抵着熊大小姊的咽喉，只要他微一用力，熊大小姐就會血濺當場！

獨孤行憂急關切地望着熊大小姐蒼白的嬌臉：「君妹，不用怕！」

熊大小姐身不能動，口不敢言，因為一開口說話，喉間一動，就會劃破皮膚，她只好深情地望着獨孤行，用眼色來回答了獨孤行的安慰。

原白海看在眼內，不由妒恨交集，惡毒地道：「死到臨頭，還要這樣難分難捨，等會我要你倆欲哭無淚，肝腸寸斷！」

「呼嚕」一聲，原含山也已躍落原白海身邊，哈哈一笑道：「白海，眞吾兒也，這一次，咱們大功告成了，不怕他們不應承！」

原白海有點担心地說：「爹，咱們的人死光了，怎辦？」

原來原白海這時瞥見鬥場中原家堡的人一個不剩，只有幾十個熊家大院的人，有的負傷，有的完好，正慢慢圍攏過來，他有點心驚了，感到人單勢孤。

原含山也見到了，雖然心驚，但強裝鎭定：「白海，不用怕，熊小姐在咱們手上，除非他們不要熊小姐的命，否則，一定要乖乖的聽命咱們！」

獨孤行不言不動，右手按劍，靜靜地注視着原白海，只要原白海稍露破綻疏漏，獨孤行就有把握將熊大小姐救下來。

熊大小姐也看出了獨孤行的意思，鎭靜下來，注視着原白海，她對獨孤行充滿了信心。

原白海在熊大爺、獨孤行、熊大小姐三人的目光注視下，感到有如六把尖刀插在身上，有點沉不住氣了，目光閃射不定：「爹，咱們現在怎辦，孩兒有點支持不住了！」

原含山也看出情勢越拖下去，越對他們不利，這時熊家大院死剩的人，見到斷了一臂的總管萬昌，正在二丈外圍成一圈，將五人包圍起來。

原含山咳了一聲道：「熊兄，若不想看着你女兒死去，趕快吩咐你的手下撤回去！」

熊大爺憤怒地看了原含山父子一眼，無奈何只好一揮手，掉頭對萬昌道：「萬昌領着他們回去，這裏沒你們的事了！」

萬昌恨恨地望了原家父子一眼，大小姐被挾持，為了大小姐，只好垂手道：「是！大爺，咱們立刻回去！」沉喝一聲：「弟兄們，將咱們死傷的人全部帶走！」

衆人雖然不情願，都想手刃原家父子，但又不能不聽命令，衆人發一聲喊，刹那四下散開，動手將熊家大院死傷的人全部帶走，留下一地屍體與鮮血，在白雪陽光下特別觸目刺眼。

直到虎鳳崗上只剩下他們五個活人，原含山吐了口氣，奸笑兩聲：「熊兄，現在咱們可以談一談條件了！」

熊大爺憎恨地道：「原含山，老夫沒有你這樣的朋友，也不是你的兄弟，你現在想怎樣，快說！」

原含山得意地看了一眼熊大爺，「熊兄，稱呼不能免，你又何必生氣呢！小弟條件很簡單，熊兄從此遠走他方，不准再回到熊鎭，你名下所有的勢力，財產，轉到小弟手上，怎樣？」

熊大爺憤然道：「還有什麼怎樣不怎樣！肉在俎上，打殺由你，好！只要你放了君兒，老夫保證立即遠走他方！」

原含山哈哈一笑：「熊兄果然快人快語，從此我原含山獨霸一方，吐氣揚眉，哈哈哈，白海，咱們押着他們到鎭上去，當衆說明一切！」

原白海忽然大聲道：「爹，這樣便宜了他們，孩兒還有條件！」

原含山說道：「白海，你還有什麼條件？」

原白海狀如瘋狂般，一手指着獨孤行，妒火中燒地切齒道：「就這樣放了他們，便宜了這雙狗男女，獨孤行，我要你死！立刻自絕而死，否則，我立刻殺她！」

手中劍微緊，熊大小姐臉上現出痛苦之色，熊大爺心痛地喝叫：「原白海，你不能這樣！」

獨孤行眼見熊大小姐痛苦的樣子，却愛莫能助，他從心裏痛了出來，低聲道：「君妹，很痛吧？」

有一絲血從熊大小姐喉間滲出，咽喉皮膚已被劍光刺破。

熊大小姐強忍痛，用眼色告訴獨孤行：「您放心，小妹忍得了，千萬不要答應他！」

獨孤行看得心痛如絞，目眦欲裂，握劍的手青筋蚓突！

原白海則更加怒氣塡胸，發狂般大叫：「獨孤行，你不死，就是她死，我得不到的，你休想得到！」

原含山見原白海狀如瘋狂，怕他將事情弄糟了，大聲喝叫道：「白海，不要節外生枝，算了吧，女人有的是，何必為了她如此呢！你冷靜一點！」

原白海這時妒火將理智完全燒毀了，他實在也心愛着熊大小姐，他怎能任由心愛的人和自己的情敵從此遠走高飛，雙宿雙棲，他寧願殺了熊大小姐，也不能讓兩人在一起，他嘶聲大叫：「獨孤行，你立刻死，我不但要你立刻死，還要將君妹娶為妻子！」

熊大爺眼見女兒痛苦的樣子，心痛得他渾身發顫，一句話也說不出。

原白海怨毒的目光望着獨孤行：「獨孤行，要不是你跑到塞外來，君妹怎會捨我而去，我一定要殺了你！」

熊大小姐忽然強忍着痛：「行哥，千萬不要這樣蠢，小妹寧願死，也不讓他們稱心如願！」

熊大爺聽見女兒如此說，驚得手足冰冷，心碎胆破，顫聲道：「君兒，千萬不可如此，爹寧願死，妳却死不得！」

原含山被原白海狀如瘋狂的樣子，嚇得一時不敢開口再勸他，急得他直踩脚！

獨孤行「嗆」一聲將長劍拔出，淡然自若地道：「好，原白海，在下立刻自絕，但你一定要將熊世叔和君妹放了！」

原白海目中露出兇殘狂熱之光，急聲道：「君子一言，你立刻自絕，我保證絕不傷害他兩人！」

獨孤行深情地看了熊大小姐一眼，眼一閉，手中劍一抬一橫，朝脖子上抹去！

熊大爺來不及阻止，也無從阻止，驚叫一聲：「行兒！」

原白海目中兇光大盛，唇邊露出一絲殘忍的笑意！

原含山想不到獨孤行會這樣做，驚喜得他心花怒放，注視着橫劍自刎的獨孤行，希望他快點死，說實在的，獨孤行一日不死，一日是他的心頭大患，他剛才之所以答應放三人離去，是有他的計劃的，他準備再用計暗算三人！

就在三人注意力全集中在獨孤行身上時，熊大小姐突然叫了一聲：「行哥，殺了這兩個惡人！」

身軀往前一衝，「噗」一下輕響，劍尖已刺入她咽喉，餘韻仍在空中搖曳，人已慢慢軟到在地！

獨孤行一劍正要抹在咽喉上，被熊大小姐悲凄的語聲驚得一震，手慢了一慢，耳邊傳來熊大爺動地驚天，泣鬼神的一聲悲吼：「君兒——！」

他如遭雷殛，猛張開雙目，見熊大小姐正喉頭濺血，身子快要倒在地上，熊大爺像頭瘋熊般，臉色蒼白，目眦欲裂，飛身撲向將倒地的熊大小姐！

這情景，他明白發生了何事，猶如晴天打了個霹靂，他覺得頭昏眼花，虛軟無力，眼前一花，差點栽倒在地，驀然間撕心裂肺大叫一聲，天地愁慘，也不顧大敵當前，搖身一把扶起將倒地的熊大小姐，緊摟在懷中，震顫着，語不成聲地嘶聲叫：「君妹——妳……妳不……能……死，妳張……開眼……看……看我……應……我一聲……」

可惜，任他怎樣叫，熊大小姐已香消玉殞，返魂無術，明媚的大眼再不能張開來嬌媚地看他，清脆如珠玉的話語笑聲再不會盈响在他耳邊，他狂叫了一聲：「君妹——！」一頭扎在緊摟在懷中的熊大小姐胸前！

那一聲叫如巫峽猿啼，杜鵑泣鳴，聞之令人心弦震動，鼻酸不已！

熊大爺撲前的身形猛然間停住，站在緊摟住熊大小姐的獨孤行身前，雙手伸出，仍想從獨孤行懷中接過熊大小姐，却沒有動，就那樣伸前，動也不動，整個人像呆了，雙眼呆呆地盯視着熊大小姐無力垂下的臉，失去生氣的眼睛，口中喃喃低語：「君兒，君兒，妳千萬不要離爹而去，妳張開眼看看爹，妳叫爹一聲啦……」

熊大爺與抱着熊大小姐屍身的獨孤行恍如陷於迷離狀態中，對身外的一切毫不在意，連離他們不足一丈，誓殺他們而後快的原家父子的存在彷彿也忘記了，一個緊摟着熊大小姐，將頭埋在她懷中，一個恍似失去了生命的木偶，雙手前伸，一動不動，雙目死死地盯視在熊大小姐失去血色，蒼白如雪，表情僵木的臉上，像瘋子一樣低語着。

原白海呆站在當地，執劍的手微顫，雙眼盯視着劍尖上已凝結的血跡，一副失措震慌的表情。他發夢也估不到自己親手殺死了最深愛的人——熊大小姐，這變化實在太快太驚人了，他本意是逼獨孤行自了，想不到熊大小姐却乘他不備時，抵劍自殺，他驚覺想縮手收劍時，已是不及，劍尖已深入喉嚨，立死無救，一時間，令他震驚無措。

原含山是在場幾人中唯一保持清醒的人，熊大小姐的死，也令他呆了一呆，他料不到熊大小姐寧願犧牲自己，也不願獨孤行死，他不明白她為何要這樣做，這樣蠢——在他看來，熊大小姐幹的是蠢事！他用他自己的那一套來衡量別人的所行所為，所以他至死也不明白熊大小姐的情操與胸懷！

不過有一點他是非常清楚的——趁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下手殺了熊大爺和獨孤行，以除後患，從此可以穩作一方霸主！毫不遲疑，想到就做，縱身前撲，人未到，掌已出，一掌凝足功力，拍向熊大爺後心大穴，同時低喝一聲：「白海，殺了獨孤行！」

喝聲未完，一掌已迅疾地印在熊大爺背心上，但奇怪得很，他這凝足十成功力

的一掌，印在熊大爺背心上，熊大爺竟然動也不動，毫不知覺，照道理，熊大爺受了這一掌，定會口吐鮮血，人被震飛，內臟碎裂而死！

但死的不是熊大爺，而是他！就在他一掌印上熊大爺背心的同時，一把長劍已悄沒聲地刺進他背心，劍尖從他胸前透出，眞氣一散，功力頓失，印在熊大爺背心上的一掌，也恍如一片落葉飄飛一樣輕悄無力，又如何能將熊大爺擊斃呢！

原含山所有的動作刹那間靜止，僵木地站在地上，一手仍按在熊大爺背心上，雙目金魚眼般突出，目光黯淡渙散無光，死死瞪視着胸前透突出的劍尖，口角溢血，死了！

他至死也不知是死在誰人之手。

怪不得他死不瞑目——因爲殺死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兒子——原白海！

原白海狀如瘋狂，嘶聲狂叫：「我已殺了她，爲何不能殺了你！哈哈！我也不要活了，我既已殺了兩個我最親最愛的人，也將自己殺了吧！」

話落手起，猛然將刺進原含山體內的長劍抽出，反手一抹，劍鋒抹在咽喉上，鮮血噴湧，闊背劍掉落在雪地上，身軀同時一軟，「噗」一聲，身軀和原含山的屍身同時仆跌在雪地上，喉間湧出的鮮血，將潔白的雪地點染得耀目腥紅。

熊大爺在原含山一掌拍到時，人雖在悲痛迷茫中，仍然察覺到觸體的勁風，但要躲閃已來不及，他也不想躲，唯一的心肝寶貝女兒已死，他這條老命也留來沒用，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他只想跟着女兒死去——活在世上已沒有一個親人，倒不如死後有女兒陪伴，故此他不閃不避，雙目閉上，心中道：「君兒，不用怕，黃泉路上，有爹陪着妳！」

感覺到一掌已印上背心，自份必死，那種被一掌擊中，死前的痛苦難受感覺沒有出現，印在他背心的一掌如落葉飄飛般無力附在他背上，一點力道也沒有，他奇怪，以原含山的修爲，怎會如此，等了一會，他忍不住，張開雙目，扭頭一看，看見原含山的樣子，也見到原白海狀如瘋狂的樣子，他明白了，心裏嘆了口氣，他不是可惜原含山被兒子所殺，而是感嘆世事之奇妙不可思議——倆父子竟然相殘，大概這就是自作孽，天報應！

跟着發生的事，令他更驚異，原白海竟然自殺，他也聽到，原白海臨自殺前的嘶叫，他不知是可惜還是痛恨，一時間他心中百感交集。

×　×　×

獨孤行緊緊摟抱着熊大小姐逐漸僵硬的身體，頭埋在熊大小姐懷中，不言不動，對身邊發生的驚人變化似無所覺，似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思想，事實上他現在腦子裏一片空白，空白得像患了失憶症，只曉得雙臂緊緊摟抱着熊大小姐的屍身，深恐她會從他懷中飛脫出去。

熊大爺老淚縱橫，雙手幪着臉，但大顆大顆的眼淚從他指縫間滴落，渾身顫抖，他感覺自己如一隻失羣的老雁，徬徨無依——他既失去兩位盟弟，更失去唯一的女兒，失落與悲痛齒噬着他心之深處。

風起雪揚，天突然變了。漫天風雪，天地昏黯，雪花密如鵝毛般隨風飄揚而下，風過呼嘯，落雪無聲，也不知過了多久——熊大爺與獨孤行，熊大小姐的屍身落滿了雪花，地上的猩紅觸目血跡和屍體，大半已被落雪所掩埋，熊大爺突然身軀一抖，抖落滿頭遍身雪花，踏前一步，伸手重重拍落獨孤行肩頭上，啞聲道：「該回去了！」

獨孤行恍如從熟睡中驚醒，從熊大小姐懷中抬起頭，雙目空洞茫然，彷彿一具失去了靈魂的軀體，微微點了點頭，熊大爺當先邁步，脚步有點震顫踉蹌，人彷彿一下子蒼老了十年，踽踽地在風雪漫空中朝熊鎭走去。

獨孤行像行屍一樣，木然舉步，跟着熊大爺走，雙臂緊緊地，小心摟抱着熊大小姐的屍體，像摟抱着一個熟睡中的嬰兒，唯恐驚醒了她。

雪茫茫，風呼嘯，雪地上留下一串很深的脚印，落雪一時間很難塡平這些深深的脚印，但終會將它塡平——只要時間長一些。但一個人心中的創傷呢？只怕一生一世，直到死時，也不能平復——心中的創傷實在太深了。

人在風雪中隱沒，脚印在落雪中漸平，地上的屍體與猩紅的血跡掩埋在雪下，潔白無瑕的落雪又將世上一切醜惡的東西掩埋起來，屍體與血漬可以掩埋，但罪惡殘忍的場面，與及深沉的悲傷，却永遠留存在人的記憶中！

浪子天涯

禍患雖然消失，元兕雖然授首，熊鎭，與熊家大院，沒有喜悅，有的是悲傷，整個熊鎭罩在悲傷的氣氛中。

熊鎭的所有居民都知道熊大小姐——他們心目中美麗的女神，爲了救她心愛的人，而自我犧牲了。

天地彷彿在哀悼這位美人之死，連日來天昏地暗，風雪迷漫。

天妒紅顏？紅顏自古多薄命？

似是而非。

×　×　×

獨孤行初時死也不肯將熊大小姐的屍體放下，他不相信熊大小姐已死，永遠離他而去，從此天人永隔，他緊緊摟抱着熊大小姐的屍體，唯恐別人將從他懷中搶走，雙目如火，痴呆地凝視着熊大小姐僵木蒼白，但仍美麗動人的臉龐，口裏低聲喃喃道：「君妹，我永遠不會離開你，永遠和你在一起……」

衆人幾經勸說，獨孤行就是不肯將屍體放開，熊大爺只看得心碎腸斷，老淚縱橫，他強忍心中悲傷，點了獨孤行昏穴，萬昌用僅剩的一隻手將獨孤行扶坐在椅上，熊大爺從獨孤行懷中接過女兒已然僵硬的屍體，望着愛女安詳的死狀，不由悲從中來，啞聲低泣，一把將女兒屍體緊緊摟在懷中，傷心低啞地自語：「君兒，爹不要妳死！妳爲何忍心捨爹而去，叫爹今後如何活下去！」

萬昌在旁見了，忍不住鼻酸心傷，掉下兩行熱淚。

現在輪到熊大爺摟抱着女兒的屍體，不願放下。

好一會子，萬昌強忍悲傷，提醒道：「大爺，大小姐身後事要緊，放下大小姐吧！」

熊大爺聞言，勉強放開熊大小姐，注視了熊大小姐一會，才極小心，極緩慢地將熊大小姐放在炕上，小心地爲女兒的屍體蓋好被子，就像女兒小時候在他哄睡下；睡着了，爲她蓋被子一樣。

萬昌望了一眼昏倚在椅上的獨孤行一眼：「大爺，是否將獨孤大俠扶回房中休息？」

熊大爺容顏憔悴，憐惜地看了獨孤行一眼，點點頭道：「他太疲累悲傷了，叫人扶他回房，解開他昏穴，讓他好好躺一會。」

轉身坐在炕前椅上，目光哀傷地注視着女兒僵木的臉龐：「還有，你親自去辦理小姐的一切身後事！」

萬昌應道：「大爺，屬下理會得。」跟着擊了兩掌，門外立時進來兩名漢子，將獨孤行扶持出房，萬昌也跟着出了房。

×　×　×

獨孤行的打擊太大了，心中的創傷太深了。萬昌將他的昏穴解開，他躺在炕上，昏睡過去。

睡夢中，他和熊大小姐手拉着手，漫步在雪原上，熊大小姐笑臉如春天中百花盛開般明媚動人，兩人歡笑追逐，熊大小姐笑聲如銀鈴，柔情如水，他快樂得大聲歡叫起來。

叫聲震動天地，可怕的雪崩如洪水猛獸，地裂天崩般，兜頭蓋腦向他翻滾捲瀉而下，一下子將他掩埋起來。忽然，他又像置身於母親溫暖的懷中，舒適地迷矇着，血！一滴鮮艷觸目的猩紅血點在他眼前擴散，現出熊大小姐蒼白僵木，美麗動人的臉龐，喉間鮮血湧滴，滴落在皚皚的雪地上，觸目驚心，令他手足冰冷，忍不住叫了聲：「君妹——！」聲音震撼長空，驚心動魄……

猛一下子，他在炕上挺身坐起，心還自狂跳不止，驀然間他完全清醒過來——君妹已死！翻身落炕，也顧不了穿鞋子，赤着足，踏着冰凍的磚地，就朝熊大小姐房中跑去——他記得很清楚，那日他將熊大小姐抱到她的房間去的。

熊大小姐房中沒有人，他像瘋子一樣疾衝出房，口裏連連叫道：「君妹！君妹！妳在那裏？」

叫聲驚動了熊家大院的人，也驚動了正在忙個不了的總管萬昌，連忙將到處亂跑的獨孤行攔住：「獨孤大俠，天氣寒凍，快回房穿上衣服和靴子吧，大小姐遺體停在前廳上。」

獨孤行一聽，管它穿衣着靴，一陣風般從萬昌身邊閃過，直奔前廳，一奔進廳，立撲身廳中停放的一具棺木，撲在棺邊。一眼見到在棺中的熊大小姐屍身，臉容如生，不由悲呼出聲：「君妹——！」

熊大爺本來坐在一張椅上，由熊大小姐大殮入棺起，他就坐在一張能看到女兒遺容的椅上，不言不動，目光凝注在女兒的臉上，瞬也不瞬，就這樣坐了一夜，任萬昌怎樣勸說，他都固執地搖着頭，不肯離開。

他看到獨孤行的樣子，聽到獨孤行悲悽的叫聲，老淚不受控制地像蚯蚓般爬落他多皺紋的臉上。

天何太忍！

萬昌跟着也進入廳中，手中拿着獨孤行的衣服和靴子，看見獨孤行撲爬在棺邊的樣子，一時不知怎好。

熊大爺淚花老眼，仍然看到獨孤行赤着脚，身上只穿內衣褲，這凍的天氣，萬一凍病了怎辦？他實在喜歡這個年青人，更感激他對女兒的一片眞情摯愛，他抹一把老淚，顫巍巍站起來，走到獨孤行身邊，愴然道：「獨孤賢侄，不要太悲傷，快起來穿上衣服靴子，莫凍壞了身子，君兒九泉有知，當會銘感你對她的情意。」

邊說，邊自抑制不住，眼望着愛女如生之臉容，淚水又爬滿了皺紋密佈的臉。

萬昌這時也上前，將一件皮袍披在他身上：「獨孤大俠，快起來穿上衣服和靴子吧！」打了個眼色，熊大爺微一點頭，兩人合力將他挾扶起，獨孤行沒有掙扎，雙目仍緊緊地凝視着熊大小姐的臉龐。

扶他坐在椅上，萬昌快手快脚也爲他穿上衣服和靴子，他就那樣不言不動，目光痴呆地凝視着棺中的熊大小姐臉容。

熊大爺也坐在旁邊一張椅上，目光也投注在棺中。

×　×　×

棺停三天，熊大爺和獨孤行在廳上坐了三天，不言不動，目光不瞬地注視着棺中的熊大小姐，熊大爺在萬昌的苦苦勸告下，才勉強吃了點東西，獨孤行却恍如老僧入定，對身外的一切視如不見，聽如不聞，他的心目中，只有熊大小姐的倩影。

第四天，熊大爺強忍割心剖肺的悲痛，爲熊大小姐出殯安葬。

死者已矣，入土爲安。

熊大小姐的葬禮備極榮哀，除了熊大院所有的人一律送葬外，熊鎭上的居民，不論男女老少，只要能動的，全部跟着去送殯。

八人抬着熊大小姐的棺槨，獨孤行木然緊跟在棺後，熊大爺被萬昌扶着，身後是一長列人龍，冒着風雪，踏破雪原，來到熊大小姐生前最喜歡到的一座林邊小山崗上，山崗上向陽的地方早挖好了一個坑，衆人環繞着棺槨，默哀了一會，終於，八個仵工，將熊大小姐的棺槨慢慢放入坑中，獨孤行不言不動，雙目緊緊盯視着慢慢放落坑中的棺槨，瞬也不瞬，熊大爺早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差點昏倒在萬昌懷中。

泥土一鏟鏟倒落在棺上，獨孤行眼前笑意盈盈的臉影也一點點消褪，就像那一鏟鏟的泥土不是將棺槨掩埋，而是將熊大小姐笑意盈盈的臉龐掩埋，終於，泥土塡平了坑，漸漸墳起，獨孤行眼前也一黑，臉影從他眼前消失，撕心裂肺地大叫了聲：「君妹——！」身子一軟，昏了過去。

幸得旁邊的一名家人早已有備，一把將他撲跌的身軀扶住。

他再也支持不住，心中所受的創傷太多太深了，任是鐵打的人，也忍受不了，何況他只是個凡人，意志不過比別人堅強一點。

熊大爺望着堆起的墳頭，雙手伸出，似要撲向墳頭。身軀却軟倒在萬昌懷中。

送殯的人，無不唏噓流涕，有的忍不住放聲大哭。

一抔黃土，就這樣掩埋了美艷不可方物、被鎮上人譽爲「熊鎮女神」的熊大小姐！

天何太忍！

× × ×

熊大爺和獨孤行兩人，在殯葬了熊大小姐後，雙雙病倒了。

熊大爺由於憂慮過度，精神支持不住而病了。

獨孤行的病比較嚴重，心靈的創傷，精神和肉體的過度疲累，加上受了風寒，病得比較嚴重，整天昏睡在炕上，時不時喃喃自語，發着高熱，有時會喚叫幾聲「君妹」，虧得熊家大院人手多，加上總管萬昌的能幹，妥爲照顧，延醫診治，終於慢慢好了。

熊大爺在炕上躺了幾天，吃了幾服藥，人已恢復過來，熊家大院要他持理，死去的人要埋葬（包括原家父子和雷莽。及原家堡的人），他撐持着衰弱的身體，忍受着喪女之痛，打點料理善後一切。

間中，他還不時探視獨孤行的病勢，獨孤行在悉心護理下，身體已好了很多，不過暫時還不能下炕走動。

× × ×

仍然是風雪漫天。

今天，獨孤行決定走了，離開這傷心地，回到關內。

經過十多天的療養，獨孤行終於復原，身體硬朗，表面上看來，他和初出關時，初遇熊大小姐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臉上那種落寞孤寂的表情深重了些，目中常露憂鬱之色，其實，有誰知道，他心中的創傷，今生今世也治不愈！

熊大爺知道挽留不住他，也就不再作挽留。

漫天風雪中，熊大爺一直送獨孤行到鎮外十里處，才停下來。

這還是獨孤行一再勸說下，熊大爺才不堅持再送。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

熊大爺執着獨孤行的手，久久不願放開，目中淚影模糊，一言不發。

獨孤行也緊緊地執着他的手，兩人就那樣站着，誰也沒有開口說過話，任那雪花飄飛在頭上，臉上，身上。

終於，還是熊大爺首先開了口，他慘然道：「行兒，您走吧！但願您記得我這個孤寂的老人！」

獨孤行肯定地點了點頭：「世伯，風雪很大，您還是請回吧！行兒想到君妹墓前一拜。」

熊大爺目中終於忍不住滴下兩滴老淚，點點頭，沒有開聲——他怕控制不了自己而哭了起來。

兩人慢慢地鬆開執着的手，相對一會，獨孤行毅然道：「您老人家請回，行兒就此拜別！」

毅然轉身，向着埋葬熊大小姐的山崗走去。

熊大爺像尊雪人一樣，動也不動，雙目望着獨孤行漸去漸遠的身形，眼睫眨也不一眨！

× × ×

落雪將熊大小姐的墳墓覆蓋了，連墓碑上的字也模糊了。

獨孤行蹲跪在墓碑前，小心地將碑上的落雪拂去，「愛女熊幗君之墓」幾個大字出現在他眼前，望着這幾個觸目得如血般鮮紅的大字，他閉起了眼睛，悲苦地在心裏嘆息了一聲，熊大小姐明艷動人的笑臉在眼前顯現，往事一幕幕在腦中顯現。

雖然他和熊大小姐相交日子不多，但熊大小姐的一語一笑，現在回想起來，令他既甜蜜又痛苦，特別是那定情一吻，更令他刻骨難忘，一個少女的純眞愛情，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他，更爲了救他而死，怎不令他傷心欲絕！銘感五中！

他口裏低呼了聲：「君妹——！」

一頭撲在墓碑上，將墓碑緊緊抱着，在他的感覺中，有如將熊大小姐摟抱在懷中一樣，久久不願放開。

也不知過了多久，落雪將他和墓碑覆蓋在一起，他才抖落了滿頭滿身的落雪，目中淚光閃閃，一手在墓碑上輕撫，手掌撫過碑面字跡，但見石屑與雪花紛落，墓碑上的字已被他暗運內力撫平。

然後他伸出一指，暗運眞力，在墓碑上重新工整地刻劃上幾個字：「愛妻熊幗君之墓」，下款再刻劃上幾個小字：「獨孤行泣立」，咬破指頭，鮮血湧滴，就用指上鮮血，將碑上的字重新染紅。

閉着眼，雙手合什，心中默語着：「君妹吾妻，安息吧！妳九泉有知，當不會怪我這樣稱呼妳吧。只要我在生一日，每年今日，定會到妳墓前拜祭吾妻，就此拜別！」

站起身，張眼戀戀不捨地打量了墳墓一會，仰頭望天，長嘯一聲，裂雪穿雲，迴响不絕。

他隨着向天大聲叫：「天何太忍！既讓我遇到她，爲什麼又要讓我失去她？」

語聲悲愴。

再留戀地打量了墳墓一眼，眼光在墓碑上的字上停留，墓碑彷彿又化作熊大小姐如春風解凍般的笑臉，他不由充滿情意地低喚一聲：「君妹！」

石碑上用血染紅的字，如利刀一樣刺痛他的心，墓中躺着他深愛着的人，但已人天永隔，陰陽異路，他不得不又踏上那到處流浪，四海爲家的流浪之途。

風吹雪花飄，由熊大小姐的墳墓，朝山崗下伸延出一長串清皙、深深的腳印。

悲壯愴涼的歌聲又在雪花飄飛的天空飄响起：

天蒼蒼兮地茫茫，
吾獨行兮踽踽，
家之何所兮，
足跡之所至！

人漸遠，歌聲縹渺，曳曳的餘音伴着雪花在空中飄揚，漫天的雪花將獨孤行的身形掩沒，只留下那深深的腳印，飄曳不絕的歌聲。

人被漫天雪花吞沒，歌聲被風雪吹散，留下在雪地上足印，也漸漸被落雪填平，天地白茫茫一片，北國的寒冬，原來是白雪的世界，潔白無瑕的落雪，可以將世上一切醜惡的事物掩埋遮沒，但一個心中的創傷呢？相信落雪永遠不能將之填平掩沒！

（續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朔風颯颯，雪花飄飄，高立與老喇嘛乘夜進入山區，向藏寶之處而去。這時，大霧漫空，滿山積雪，夜行甚覺困難，於是兩人便找了一處山洞，暫避風雪。當兩人正在洞內調息養神之際，驀然聽到有狗吠之聲，繼而發覺有人潛入，高立雖處身暗洞，但亦能聽聲辨位，立時出手，連殺兩人。原來這兩人是布達拉宮扎克汗巴王叔手下的弟子，扎克汗巴派出七尊者，全體埋伏雪山，阻截尋寶之人，豈料遇上高立，煞星「拱照」，風、雨、水、火、土五尊者先後被殺，餘下雷、電兩尊者亦被打得重傷而逃……

小蛇想吞象　結果負重傷

白霧蔽空，高立聞聲不見人，這時又傳來那人冷冷的嘆息了一聲，似乎含蓄着若干傷感，不意這聲嘆息一入高立腦中，頓時啓發了他出手亙招。

那是極其快捷的一剎，對方這聲嘆息剛出口，高立身形已怒鶴般衝霄直起，陡然間他在空中的身子一個倒折，成了頭下腳上之勢，霍地向着一處地方投落下來！

茫茫白霧裏，根本看不清他們是如何接觸的——

但聽得一陣袖風呼呼，緊接着一片衣袂盪風之聲，兩個人却已霍地分了開來。

凌亂的腳步聲中，顯示出高立的這一式出手依然是落了空，就此三招已過。

對方那個年輕人身形就在這一剎，如同風中楓葉一般的飄了出去，隨同他落下的身子，却是一聲輕輕的笑——笑聲裏多少也涵蓄着幾許自嘲的意思。

高立一時間大感羞憤，鼻子裏冷哼一聲道：「那裏去？」

腳下一連點了兩點，憑着他靈敏的感觸，追循着那個聲音來處，一瀉如箭的投射了過去！

然而，前行的那個年輕人，顯然以爲三招既過，已失去了再打鬥的興趣，高立的身法雖快，無如事發於對方洞悉之中，是以再次的撲了個空。

一連三次撲空之下，高立不得不定住了腳步——

一個陡然興起的念頭，使他忽然間意識到，對方這個人的武功可能要比自己先前對他的估價要高出一籌——先前的估價既被認爲與自己相伯仲，高出一籌的結果，自然已勝過了自己。

這個念頭一經思及，高立頓時楞在了當場，動彈不得！

空中雲霧顯然已經漸次的被風舒展開來，凌晨的曙光遍洒當前。

高立已能清晰的看見眼前的一切——那個人的身子，敢情已遠在百丈之外。

站立在一座高出的孤峯之巔，高立所能看見的，依然只是那個人的一個背影，緊接着那個人便自縱身而下，一瀉如箭的向下直落了下去！

這一次高立沒有再追上去，因爲他腦子裏一直在思索着可怕而令他難以置信的問題——

這個人的武功難道眞能勝過我？

他到底是誰？

他的來意爲何？

風捲雲淨，轉眼之間這附近的霧氣已被風勢所摧化，現出了這極邊天地，美麗的朗朗乾坤。

高立兀自是一動不動的站立在眼前，他的臉異常的冷酷，顯然爲寒風塑住了。

× × ×

那是一道蜿蜒而長的山頂夾道，怪道的是，站立在山道的這一邊，却可以清晰的看清山道的另一邊——

繁星，明月，俱都可一覽無遺，尤其美的是那朵朵晶瑩的白雲，在一輪皎潔的明月映襯之下，看上去光彩如玉，有如千堆白雪上彈青冥的感覺。

經過了長途的跋涉，驚險萬狀的一再攀越——「白鶴」高立與老喇嘛蘇拉終於來到了目的地，在探取這批寶藏之前，高

立的形迹益加的顯現出詭異莫測。

風聲颼颼，掠過高嶺白雪之後，加諸在人身上，只是說不出的冷，那種冷簡直像是要把人的骨髓都凍住了。

「唔……」老喇嘛一雙眸子頻頻向四方注視着：「不錯……不錯，就是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一面說着，他身形輕幌，有如一頭巨鵬般輕靈地掠空而起，襲向一面峭壁，身形再轉，飄向一株半身老松當前！

「半天之間立半松，無波之水有波瀾。」——嘴裏唸唸有詞的說着，緊接着這個老喇嘛的身子再次縱起，向着另一座峯頭之上落去！

——這座峯頭乍看起來，像是隱藏在一片白雲之間，只不過微微的露出了一點峯影，可是容得老喇嘛身子一經落下，頓時現出了另一番天地。

原來那峯頭只是虛有其表而已，却有一處相當大的盆地展延其間，不明此番情勢的人，只能就外貌上看出那一沿邊峯而已，內裏的乾坤却是萬難思及。

「白鶴」高立自從一接近寶藏之初，就對老喇嘛蘇拉採取了緊迫釘人的方式。

他雖然手持寶圖，却比不上老喇嘛蘇拉的親身經歷連同寶圖的兩相參照來得眞切，生怕在此更要緊關頭爲蘇拉拋棄，是以步步逼近不敢放鬆。

眼前二人身子一經落下，只覺得面前一亮，彷彿來到了一片玄妙環境世界。

敢情是現在面前的竟是一片湖泊。

此處的氣溫極低，湖水早已結冰，在皓月星光之下，交織成一片眩目的奇光異彩。

乍看之下，恰似來到了十刹夜府，冰面所反映出的星光，恰似當空的晨星，光華閃爍亦增詭異，却又別具陰深。

就在這片奇妙的冰泊裏，聳立着高高矮矮大小不一的無數冰柱，由於其大小高矮不一，所反應的光度也就不同，或明或暗，其色各異，乍看之下，眞有眼花繚亂的感覺。

老喇嘛一眼看見，頓時大爲興奮，爲之手舞足蹈了起來：「妙呀，妙呀……就是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說時他身子連連縱起，一連掠出了三數丈遠近，落足在一株最高而凸出的冰柱之上。

緊接着他身子虛晃了兩下，採取一種極爲詭異的身法，刹息間身形縮於地層之下。

這一刹，就連一直緊迫釘人寸步不離的白鶴高立，亦大感意外，心中一怔。

他雖然眼看着蘇拉展動身法，無如礙於微妙的地形，一時竟然也難以看清，當時發現蘇拉消失，不覺心頭一震，頓時向前縱身襲上——

就在這一刹，他耳朵裏聽見了一聲沙啞的呼叫，顯然出自蘇拉口音，緊接着兩條人影雙雙拔身而出，月色之下，現出了來人一男一女兩條疾勁的身影。

男女二人顯然對於附近地勢不盡熟悉，暗中注視着蘇拉，最後於探得確切寶藏之後，猝然向蘇拉施以殺手，無如却面臨了「白鶴」高立這個更大的敵人！

原來此刻所現身的男女二人，乃是青砂堡瀾滄居士童玉奇，「芙蓉劍」莫愁花夫婦。

夫婦二人原就有些關於寶藏之處的手頭資料，難在不知確切藏處——這其中說來話長，實在得力於海無顏的故意引導，才會把他二人引到了寶藏核心附近。

說來總怪這夫婦二人貪心過甚，才會種有今日下場！

童氏夫婦身方躍起，還不及落足地面，遂即爲高立的強大掌力當頭壓落！

高立實在沒有想到，竟然會在此時此地仍然有覬覦者出現，心中自是大感驚異，由是下手也就越見狠毒，掌力一出，頓時滙集成一極大的力牆，居高臨下，直向着童氏夫婦二人當頭直壓了下來！

童氏夫婦二人只以爲成功在望，滿心歡喜，却沒有料到突然間來了要命的殺星，即爲高立所發出的充沛掌力雙雙打落地下！

緊跟着高立遂即現身眼前。

那是一片隱藏在地面之下冰谷，四面玄冰高聳，設非是身歷其境別有用心之人，簡直是萬難發現。

高立何等人也，憑其觀察之直覺，立刻覺出必係藏寶之地——只此一端，已萬難容許童氏夫婦活命，是以身形乍現，遂即以怒鷹搏兔身法，陡然間向童玉奇撲身過去——

前文亦曾述及高立對敵，最厲害的在於他附體的罡氣，一經運出，眞有推山倒海之勢。

眼前情勢逼人，高立自不會手下留情，隨着他前進的身勢，頓時形成了一般極爲凌厲的罡風，童玉奇雖然功力不弱，却無能當高立這全力的一擊，甫經接觸之下，即不禁大聲嗆咳一聲，身子打了個疾顫，霍地向後踉蹌出去。

高立決計要制對方於死命，自是另有毒招，隨着他前進的身勢，驀地向當空直拔而起——捨棄了眼前的童玉奇，逕自向着張惶欲逃的童妻「芙蓉劍」莫愁花身上落去。

「芙蓉劍」莫愁花目睹着來人如此威勢，早已嚇得魂飛魄散，自己丈夫何等功力之人，居然在未與對方交手之前，只吃其內力一擊，已負了內傷，對方功力端是可想而知，心寒之餘，正思脫逃，對方魔頭已找上了自己。

莫愁花乍驚之下，嘴裏一聲嬌叱，掌中倒霍地迎着高立身勢猛撩了出去！

這一劍其實亦集結了莫愁花全身內力，劍勢一出，閃出了一道匹鍊般的光華，直迎着高立凌空飛墮的身子，倏地飛絞了過去！

無如「白鶴」高立這個魔頭着實厲害，似乎早已想到了對方有此一手，於是，在他強大的凌空壓力之下，額外以右掌化出了另一股力道，就空一轉，一潛一跳。

「噗！」地一聲，已刁住了「芙蓉劍」莫愁花那隻拿劍的手，緊接着向外一掙，「呼！」一聲，已把莫愁花連人帶劍一併給摔了出去！

「白鶴」高立這一手力道用的極猛，莫愁花如何當得？只聽見「砰！」地一聲，重重地撞在了一株冰柱之上，登時寶劍

脫手，濺血當場。

一旁的童玉奇目睹及此，由不住大吃了一驚——他夫婦雖多行不義，惟伉儷情深，見狀嘴裏怒吼了一聲，由於內傷新創，這一叫觸動了傷處，登時噴出了一口鮮血，却亦顧不得，兀自奮力的向着高立撲了過去！

「白鶴」高立眼中何嘗會有他這麼一號？見狀冷冷一笑，身形輕閃，直以輕烟一縷，已閃身一旁！

童玉奇一個虎撲式落了空，陡地一個旋轉，右肩略沉，擰身現肘，只聽見「唰！」的一聲，打出了一掌暗器，「千葉神針」，颼然聲中，但只見一片銀色光雨，形成一幅扇面形狀，直向高立全身上下極其快速的攻了過去！

這種暗器，江湖上實在還係初現，爲「滄海門」獨門暗器，由於手法特別，設非是有相當內功基礎之人，不易施展，蓋因爲暗器本身數量雖多，每一枚却能獨具力道，雖係羣發，却各有妙用，是以耗力至多。

眼前這一掌「千葉神針」一經出手，耳聽得一陣鬧耳啾啾聲中，無數神針，有如衆蜂出巢般，一股腦直向着「白鶴」高立身上擁了過去，其勢絕快，一經與高立所發力道接觸之下，頓時擴散開來，成爲四面八方包圍之勢，緊緊攝着高立身形圍攻不已！

童玉奇更是把握着這一刹良機，陡地身形躍起，在空中一招「蒼龍入海」，連人帶劍，化爲一道長虹，直向着高立站立之處飛捲了過去！

「白鶴」高立在對方這般疾勁快速的劍勢攻擊之下，却似胸有成竹，只見他身形一連搖了幾搖，瘦削的身子，驀然間看去就像是平空折了幾段——其實只不過是在對方猛厲的劍招攻擊之下，作了適當的調整！

那是恰到好處的調整，以至於童玉奇那般神妙的劍勢，俱都落了空招！

更妙的是，發自童玉奇手中有如萬點飛蝗的「千葉神針」，竟然有如石沉大海般地全數無踪無影！

童玉奇至此才算是眞正嚐到了對方的厲害，大驚落魄之下，再想延身，那裏還來得及？

眼看着高立那身像是折爲數段的身子，陡然間自行合攏成爲一體，緊接着長嘯一聲，突地向着童玉奇撲了過去！

前文曾經介紹過高立的內功元炁至爲可觀，更何況此刻用以對敵的全力一擊！童玉奇即使功力不弱亦難當對方這等力道殺着，當下只聽得一聲慘叫，迎着對方高立的來勢，整個身子向後直直倒了下去！

當場昏死閉過了氣去！

高立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對方，決計要制對方於死命！眼見着童玉奇身子倒下，並不就此罷休，身子閃處，再次向對方襲去！

就在這一刹，一股疾風陡然間由斜刺裏穿出——

那是一股尖銳若針的氣機，力道至猛，高立一經觸及不禁暗吃一驚，却知道自已護體游罡萬萬無能防阻，不得已只得向後退出數尺！

輕風一襲，現場現出了一個高大的人影，正好擋在了高立身形正前方！

只是一眼高立已經看出了這個人正是前此濃霧中所遭遇的那個大敵，尤其是那雙大而光亮的瞳子，他決計是不會認錯了的！

「閣下手狠心毒，殺人不過頭點地！」高立是那麼的冷峻：「哼！得罷手時且罷手吧！」

說話之間，這個人已趁機的把身子又向前移了一些！

高立立刻覺到强烈的壓迫感，心中自是吃驚，却也更加增長了對對方的讎仇！

「很好——你倒來的是時候……」

一面說時，高立力聚雙掌，眸子中凶光隱隱：「今夜有你無我，你我之間，只允許一個活着的人走出去！」

「說得好！」對方神色自若的道：「只怕這件事由不了你作主吧！」

嘴裏說時，他緩緩的向前移進了幾步，彎下腰來，察看一下兀自昏迷不醒的童玉奇！

——接着他嘆息了一聲道：「原來你已經把他毀了……你的心未免太狠了一點吧！」

高立嘿嘿冷笑着：「你說得一點也不錯，這就是高某人生平的作風……」

——他眸子裏兇光畢現，益加猙獰：「即使對你也不會例外！」

對面那個人似乎對他的猙獰形像，並不十分在意，緩緩抬起頭來，兩道烱烱的目神直向高立逼視過去！

「也許這一次我們可以見一個眞章了，但却並不一定非有死活不可！」

話聲一落，他魁梧的身形，已經挺直站立。

「白鶴」高立早已蓄勢以待，這一刹更不稍緩須臾，一聲低叱，整個身子有如拍岸的驚濤，夾着凌人的勁風，直向着對面這個人身上撲了過去！

這一撲之勢，看來較諸先前對付童玉奇那一撲更具威力，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對手已不再是童玉奇，而換了眼前這個詭異莫測的人！

這人面色略現吃驚，却是胸有成竹。

——隨着高立凌厲的進攻撲勢，只見他雙臂突張，整個身子霍地向後一收，挪後了丈許開外，恰恰好把高立前撲的勁道化解了開來。

高立怒哼一聲，第二次晃動雙肩，把身子撲過去，對方一如前狀再次把身勢向後一收，依然是丈許遠近，第二次把高立所加諸的力道化解了一個乾淨！

這一來便使得高立不能再視同爲「偶然」了——

月色之下，眼看着高立頭上那一簇白髮，鸚鵡也似的倒豎了起來！

緊接着他兩手交插着向外揮出，發出了像是兵刃劈風那般的聲音！

對方那人身子一連閃了兩閃，身法極爲怪異，恰恰像似在高立掌勢空隙之間躲閃開來！

高立怒嘯一聲，足尖點處，再一次快若鷹隼般的撲了上去，這一次對方這個人却沒有閃躲的意思，幾乎就站在原來的位置上，等候着高立的來近，兩個人就在眼

前這片方寸之地，一連交接了三次掌法。

「拍！拍！拍！」

第三掌方自交接，高立的身子却已如同鷹隼般地拔空而起，眼看着在空中一個倒翻，已飄出丈許開外！

「好功夫！」聲音幾乎像是由牙縫裏擠出來的：「你到底是誰？說！」

緊跟着他的話聲一落，整個人身子就像是吹滿了氣的球似的，霍地暴漲了許多，一雙脚步更像是吃醉了酒樣的一陣子蹣跚！

月色下的一切原本就帶有幾分朦朧，「白鶴」高立所顯示的身影，更像是搖碎了的樹影，看上去更與人以無比婆娑的感覺。

隨着他舉動處，頻頻現出重重的幻影，整個的人身在這一刹間，變得虛無縹緲，若有若無，怪凌厲的氣機，却隨着他晃動的身勢，一陣陣的逼迫過來——

對方那個魁梧的漢子，乍然一見之下，立刻面若嚴霜，顯現出格外的謹慎——雙臂輕振之下，身子已拔起了七尺有餘，落在左側偏後部位！

高立這種奇妙的身法一經展開，便似不能自已，重重人影衞護之下，只見他身形有如穿花蝴蝶，時左時右，忽前忽後，重重幻影裏，實實在在隱藏着高立的眞身，那具眞身又何嘗不是含着幾許迷離！

空中傳過來高立斷續的笑聲。

「睜大了你的眼睛瞧瞧吧……自出娘胎以來，可曾見到過這種身法？」高立聲音裏充滿了自信：「報上你的名字，說不定會對你網開一面，饒你不死……要不然，嘿嘿……你可就悔之晚矣……」

說話之間，這陣子虛無縹緲的身法，又已是數度變化，凌厲的隨身氣機，熱辣辣的向四方擴散着。

然而，面前的這個魁梧年輕漢子，在一度緊張之後，立時恢復了原有的鎮定！

他的一雙瞳子，自從對方高立身法初現之時，便如磁石引針般地緊緊盯住了對方，一任他千變萬化，他似乎認定了那個他所選中的目標，一瞬也不瞬的緊緊逼視着——

「你到底忍不住現出來了！」

聲音裏充滿了激動，年輕的魁梧漢子冷冷的接下去道：「如果我這雙眼睛不花……閣下這套招法，大概就是當世僅見的『醉金烏』了！」

話聲方出，即見空中幻影頓失。

——一條人影，疾馳眼前，現出了高立不勝驚愕的臉：「你竟然認得這套招法，這麼說，想必不是外人了，你是……誰？當眞想死不成？」

「只怕還死不了！」

年輕的漢子聲音裏充滿了自信，話聲出口，步履三搖，更把身子向前欺近了一些——却也擺出了一個怪異的立身架式！

——那是一個偏身側立的姿式，在一定的角度之下，只看見他一肩一側，一切的待發，雷霆萬鈞便都隱藏在此平凡的姿態裏！

高立微微楞了一下——也只有像他這等高明人物，才能在一照面的當兒，認出了對方招法的特別與不同凡响！

月光是那麼的皎潔，尤其是在四面八方雪色的映襯之下，更有如千燈齊張，平添了幾許光亮！

雖然這樣，高立仍然不能認出對方那張臉在那裏見過？對他來說，簡直是完全陌生的。

對方眸子裏交熾着那般侌森光采，使人想像出他的狡智，雖然他是在掩飾自己，可是仇恨的怒火却是無論如何包藏不住的！

「白鶴」高立縱橫一生，所向無敵，從來還不曾遇見過任何一宗令他心存忌諱的事，他殺人無數，也從來沒有任何一次覺得心驚胆顫過！

然而，眼前這一次……

高立微微後退了一些，那雙平生最慣以閱察人的眸子，微微瞇成一綫，再次的向對方打量着！

這一次他發覺出，透過對方掩飾之下的一些病容！

「嘿嘿……」高立的胆子立刻壯大了許多：「年輕人，你敢情身上還帶着傷的呀！」

年輕漢子顯然一驚，可是立刻回復到了鎮定——

「不勞掛懷……已經不碍事了！」

「哼哼……好大的口氣！」高立冷笑道：「你莫非自以爲能够敵得過我的醉金烏手法麼？」

「很難說……」年輕人微微一笑，露出了兩排微微發亮的牙齒：「多說何益，高老頭，何不施展開來，咱們手底下見個高低？」

高立頭上那綹八哥也似的白髮聳聳欲立，眸子裏光采益見充沛——

他內心何止一次的在抓着對方的斤兩，只是直到此刻却仍然摸不清對方的底細，動手時刻已至，拖得一時便將對自己更爲不利。

高立對敵制勝的因素很多，其中時刻的把握便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心念一動，他兩臂平伸，便將拉開了架式——

對方那個年輕漢子，似乎在在都與他別着苗頭，高立心念初動之時，也正是他動念之時，不約而同的，緊跟着也再拉開了架式！

兩個當世高手的對敵，畢竟有其不同凡响之處——

地層下登時旋迴出凌人的氣機，細小的冰屑星子，嘩啦啦滿空飛舞，從而更增加了現場的凌厲殺機！

高立身勢一經轉動，便見滿空人影，明明是一個人身，却給人以爲百十千個的感覺，影影相重，人人相叠，在只見月色的寒夜，給人以鬼魅的感覺！

年輕的漢子，身子微微蹲了下來——

高立身勢越見奇妙，他也就越加的顯得呆板平凡——只是慢慢的向下蹲着。

忽然高立發出了類似鷹隼一般的一聲急嘯，整個身子有如剪翅巨鷹，由斜刺裏，直向着年輕的漢子身上驟襲了過來，其勢之快，眞個當得上電閃星馳！

年輕漢子就在這一刹，猛然間站了起來！

顯然高立所施展的「醉金烏」手法，與其門下弟子無名氏所施展的有所不同，

更爲猛厲，然而，對於眼前這個人來說，却也並不陌生！

高立來勢如風，他的對手偏偏好整以暇。

兩個人一經接觸，立刻有如走馬燈也似的轉了起來，那是快到極點的一瞬！

高立的手「拍！」一聲，拍在了年輕漢子的右肩頭！

年輕漢子的手同時出聲的也攀在了高立的左肩頭。

一個推，一個拉！

現場旋起了一陣狂風。

冰屑子如霧也似的自地面上被刮了起來。

忽然高立換出一隻手，托向對方胯骨，年輕漢子一個急轉，身軀下蹲，快速的送出了一掌。

四掌交接之下，各自身子抖動了一下。緊接着兩個人驀地分了開來。

就在此將分未離之際，年輕漢子半彎着身子送出了一掌，兩個人遂即快速的分了開來。

「白鶴」高立翩若驚鴻的落出三丈開外——

但見他足尖輕企，用「金鷄獨立」的式子站住了身子。

——緊接着他冷笑了一聲，遂即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陡地拔身而起，向外地穴縱出。

年輕漢子未曾料到對方在勝負未分之際，竟然輕而退身，確是有點出乎意外。

「慢着！」

嘴裏低叱一聲，抖手打出了一枝暗器——「甩手箭」！

對於他來說，絕少施展暗器，是以這枝「甩手箭」也就格外顯得有功力。

「嗖！」星月下劃出了一道醒目的白綫，直循着高立背影追射了過去。

高立身形略探，施了一招「白鶴剔翎」，肥大的袖管向上輕輕一撩，已把這枝甩手箭捲了過去。

——他身法既經全力施展，確是快到了極點，白影晃處，轉瞬無踪。

年輕漢子緊接着跟踪而出，顯然却已是落後一步。

目注着高立飛鶴般漸遠的背影，他輕輕搖頭嘆息了一聲，如以輕功而論，他確信要較諸高立要落後一皮，對方既立意飛去，自己是很難追得上了。

眼前的確有點納悶兒，以高立平素性情，下手務必求勝，非制敵於死命絕不輕言罷手的性情，顯然大是不符，這又是爲了什麼？

「戰到七分已知勝敗！」——顯然，高立是在「畏敗」的心情下，先自求個全身而退，保全了實力，以備日後的全力一拚。

年輕漢子回憶着方才的對手過程，那一式彎身送掌，其實正是下一步辣手的引子，只要對方一接手，這裏便將發出，高立竟然看出了破綻，不沾而退，確是够得上聰明。

他的不勝而退，其實正是明哲保身的措施，的確「薑是老的辣」！

年輕人臉色黯然，多少覺得有些失望的！

——五丈以外，人影閃動，現出了矮不隆咚的一個人來——

「怎麼回事——那個老小子跑啦！」

說話的敢情是「鐵馬鋼猴」任三陽！

年輕的漢子自然也就是被譽爲「蒼海無情」的一代奇俠海無顏了。

任三陽一逕的來到了近前，見海無顏只管凝神呆思，却是不發一言，不覺心中納罕。

「你怎麼啦？別是受傷了吧？」

海無顏這才苦笑了笑，搖搖頭道：「這隻鶴確是『高』！哼哼……今夜倒是便宜了他，來吧，我們到下面看看去吧！」

× × ×

所謂的「雪山寶藏」並非是空穴來風，還眞有其事。

黃澄澄的金元寶，有十幾大箱，另外再加上紅藍寶石，珍珠玉器，足足舖滿了一地。

任三陽嘻得簡直就攏不了口，不時的摸摸這個，弄弄那個，眞恨不能用金元寶把自己埋起來！

天已經亮了。

第一道陽光撥雲直下，透過了高嶺絕峯的照雪折射來到了地下冰層，頓時間現場奇光迸現，滿眼飛金，緊接着陽光益盛，現場也就格外明亮，透過陽光照射下的冰枝，交織出一片五顏六色，晶瑩透剔，十彩繽紛，却是美不勝收，

費了老半天的工夫，海無顏等二人才把這批爲數可觀的金子寶貝收好了。

望着地上一個個大箱子，「鐵馬鋼猴」任三陽不禁又發起了愁來——

「我的老天爺，這麼多箱子可怎麼個搬法子呀？」

海無顏道：「我在這裏看着，你去找些牲口來，無論有沒有，都快回來。」

任三陽答應了一聲，皺着眉發了一陣楞，這才轉身離開！

海無顏把這批寶藏箱子圍成了一個奇怪的圓圈，乍然看上去有點類似六角形，每一個都開有一道可供通行的道路，他自己盤膝趺足，就坐在當中，靜候着任三陽的歸來！

時間，在毫無聲息之中，靜靜的過去了。

漸漸地，天色又黯了下來。

前文曾經說過，這片地方乃處於地層裏面之下，所謂地層，並非想像之中的黃土岩石，乃是長年纍月結在地面上的堅硬玄冰，說它是一個冰窖、冰穴，倒也恰當合適！

海無顏靜靜的坐在寶藏之中，耳中却清晰的可以聽見琤琮的流水之聲。

——他於是猜測到，多半自己坐處下方，隱藏着一溪流水，這種不知那個年月，被冰封了的流水，滙然成澤成川，或爲湖泊，並非怪異，却也合乎造物之理，料是有的！

所謂「半天之間立半松，無波之水有波瀾」這後一句料必是指的此處了。

多年靜中參悟，靜中練功，已使得海無顏造就出一種獨特的功力，這門功力說來未免有些玄異，却又是十分眞切，不容不信的事實。

這門功力可以稱得上「上體天心」！

靜坐凝思之間，他的接觸常常是「不可思議」的，一些令人費解，不着邊際的人事常常會偶然的出現腦海，也常常會爲了偶然間來到腦海的一點「玄因」，而費神躊躇，這些所謂的玄因，事後證明，竟然並非全然無因，敢情是一種事前的「預兆」，他竟然爲此而獲益不少。

眼前誠所謂「多事之秋」！

海無顏瞭解到自己此一行所負的責任重大，這批關係着未來全藏禍福安危的寶藏，無論如何是出不得差錯的，海無顏有見於此，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愼從事！

雖然，最大的强敵高立知難而退，童玉奇夫婦雙雙遇難，却仍然保不住沒有別的敵人繼續來到。

——一條人影陡地飄身而下，極其輕靈的落在了一根冰柱上，現出了一個頭梳佛髻，身着白衣的中年女尼！

這個尼姑身方落定，遂即向上招了招手，緊接着一連落下了同樣裝束的四個妙齡女尼。

五個人像是早已商量好了一般，身子一經落下，一中四外，緊緊把海無顏看在了正中。

爲首中年女尼，右手向肩後一操，已把背後一口長劍拔在了手中。

四名年少女尼，更是不待招呼，各自反手拔刃——一色式樣的四口「沙門魚鱗刀」。

「施主有禮了。」

中年女尼二指向劍上一貼，算是行了一個江湖禮節，緊接着細眉一挑，朗聲妙口道：「阿彌陀佛——我佛慈悲，貧尼青霞劍主李妙眞，這裏向施主問候了。」

四名少年女尼同聲宣了佛號，各啓櫻口，分別報出了名號，爲「如一」、「如藹」、「如慈」、「如玉」，話聲一落，每人探手入懷，刹時間取出了一個晶瑩亮潔的小巧葫蘆，高擧手上，也不知內裏裝盛的是什麼物什？

端坐中央的海無顏，原本兩眉低垂，似在參悟什麼，自從「青霞劍主」李妙眞一經現身，他即似得到了一種强烈的感應，倏地睜開了眸子，目光灼灼直向對方逼視過去。

「原來妳就是黃家堡的『白衣庵主』，久仰之至？」海無顏話聲微頓，冷冷一笑，目光四下一掃，道：「怎麼貴師徒這是要向在下打刦不成？」

「阿彌陀佛——」李妙眞劍抱前胸，左掌直豎，道：「施主言重了，出家人慈悲爲懷，聞得這裏多金，不遠千山萬水特地趕來求布施來了，施主慈悲，喃嘸阿彌陀佛——」

海無顏冷笑一聲道：「師太在江湖上，素有俠聲，想不到竟然也是徒負虛名，居然無聊到來化起惡緣來了。」

「阿彌陀佛，施主慈悲，這個緣，貧尼已在佛前許過大願，勢在必化；……施主成全。」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既是佛前許願，師太是想佈施來裝點菩薩了？」

李妙眞欠身豎掌道：「正是此意，阿彌陀佛，施主你成全吧！」

海無顏低頭暗忖道：「這些錢財，爲數甚多，既是用來裝點菩薩金身，也算是好事一件，我何不作上一個順水人情，分她一箱，也算是在佛前結下一個善緣，既可免却了一塲兵爭，何樂不爲？」

這麼一想，他遂即點頭微笑道：「師太遠道而來，既然有此一說，在下不便拒絕，只是這些金錢雖係爲在下發掘，却也並非無主之物，在下打算全數用來嘉惠藏民，好在爲數不少，且先分出一箱，就與尊駕駐錫的白衣庵，結上一個善緣吧。」

「青霞劍主」李妙眞聆聽之下，長眉微挑，哈哈一笑道：「施主倒也是乾脆之人，既然這樣，貧尼倒也不便相欺，直話直說了！」

海無顏見她說時，一雙眸子流光四顧，分明心羅詭詐，不禁心裏一動，暗中加以戒備。

李妙眞沒有想到，對方這麼好說話，一時貪心大起，她此行由於作了萬全準備，原打算勢將勞師動衆，打上一場羣架，却沒有想到對方却僅是獨身一人，也許對方見自己這邊人多勢衆，心存忌諱，才致這般軟弱，不如將計就計，先拿大話來嚇他一嚇，對方果眞害怕知趣，自己兵不血刃，平白得上許多金銀珠寶，豈非大好之事？心裏這麼盤算着，李妙眞笑哈哈打量着對方道：「不瞞施主說，貧尼志在全數，並無分羹一匙之心，施主你答應最好，否則，哼——」

微微一頓，李妙眞把手上「玉池」劍往空中擧了一擧道：「貧尼師徒既然來了，可就不惜一戰呢！」

海無顏這才知道對方意在全中，敢情來意不善，當下面色微沉道：「師太既出此言，只怕連一箱也搬它不走，更遑論全數了。」

李妙眞楞了一楞，哈哈一笑，手中長劍一擧道：「如一、如藹聽令……」

兩名女尼各自應了一聲，閃身而前！

李妙眞目光視向場內的海無顏，却向二弟子發話道：「妳二人這就進去，先搬它幾箱出來再說！」

二弟子嘴裏答應了一聲，肩頭輕晃，雙雙已撲身而前，却沒有料到，海無顏事先所部署的陣勢，望似無奇，其實却極爲微妙。

二尼足下方自探入雷池方寸之間，陣勢已自發動！

却只見眼前人影連閃了兩閃，兩名女尼竟然身不由己的捲入了內層！

「青霞劍主」李妙眞原是佈陣高手，竟然會沒有看出來對方陣勢的微妙，這時見狀，由不住大吃一驚，一聲清叱，霍地飛身而前。

無如海無顏所佈這陣勢，名叫「六合分光陣」乃係得自「二天門」鐵匣秘笈中所記，還是首次應用，當今江湖更是前所未有，自有其不可思議威力。

「青霞劍主」李妙眞身子方一縱過，當頭彷彿見場內的海無顏迎頭撲來，不覺一驚，行動略緩，遂即覺得正前方一股絕大力道迎面撞來，當下不及閃躲，脚下一個踰踉，已跌出陣外。

一驚之下，李妙眞由不住身上冒出了陣冷汗——

容得她站定之後，才發覺到對方仍然一如前狀的穩坐陣內，那裏有什麼異動？

分明是自己亂了步子，再看如一、如藹二人，已吃捲進陣內，分明已亂了陣脚，想不到師徒三人如此不濟，一上來即失了先機，由此看來，對方這人分明異人者流，自己竟把他當成了尋常武林中人，眞正是大爲失策了。

思念之中，却只見兩名捲入陣內的女弟子不知何故，雙雙尖叫一聲，相繼被直直的拋了出來。

拋出的力道極大，以至於二尼站立不住，各自四脚八叉的摔倒地上，手中的沙門戒刀也自跌出了了手，兀自頻頻呼痛，爬不起來。

李妙眞睹狀尖叱一聲，身子陡地拔起，直起當空，却由空中高抄着，直向着居中的海無顏當頭直落下去！

無如眼前這「六合分光陣」，太過奇妙。

李妙眞身起當空，恍惚中只覺得面前物什一轉，分明對方再次奮力迎擊過來，心中一驚，略見遲疑，便着了對方陣道，一下子又自被狠狠摔了出來！

總算他輕功極佳，第二次心裏多少有了準備，腰身一擰，直挺挺站立地上，總算沒有當場出醜，偷眼一看，陣內敵人，正自面現微笑的望向自己。

李妙眞急羞之下，大聲呼道：「四極分殺，上！」

四名女尼聽得一聲招呼，各自應上一聲，霍地分向四方，齊向當中海無顏坐處，猛力攻來！

同時，隨着四女尼左手揮處，四只葫蘆脫手飛出，相繼落入對方陣內——

登時，只聽得叭叭一陣葫蘆着地破碎聲，即見蒸騰起大片黃色烟霧，直向陣內瀰漫過去！

李妙眞與四少年女尼見狀更不延遲，各人快速由身上取出了一面特製口罩，罩向口鼻，顯然可知那片黃色烟霧，敢情爲奇毒之物！

眼看着這陣子類如雲霧般的黃色毒烟，凝聚成大片黃雲，冉冉向陣內飄入，轉瞬之間，已瀰蓋了現場！

李妙眞睹狀大喜，手打佛訊道：「阿彌陀佛，施主你休怪貧尼手狠心辣，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那個——」

眼看着那片黃色毒烟，冉冉由眼前飄過去，衆尼各自面現緊張的向裏面望去，竟然不見了對方的踪影！

李妙眞輕嘆一聲，只當對方已橫死就地，正待下令搬箱之際，却聽得身後傳過來一聲清晰的冷笑——

「出家人竟是這般狠心，足見妳等平素之心狠手辣了！」

李妙眞一驚之下，不暇多思，倏地一個疾轉，掌中玉池劍倏地暴射如虹，一劍直向着海無顏咽喉上斬去！

這一劍觀其出勢，快到了極點。

無如海無顏近來功力大進，自習參二天門之鐵匣秘笈之後，平白又領會了許多前所未精的劍上絕招。

「青霞劍主」李妙眞這一劍稱得上既準又快，無如却已爲海無顏上來識破了先機。

——倏地，只見他左手猛然向上一提，拇、食二指輕拿之下，竟然已把對方的劍尖捏在了手上！

眼看着這口長劍在李妙眞與海無顏分持之下，青光顫顫，搖出了一片流瑩——

這一刻，竟然是進退不能！

李妙眞既稱「青霞劍主」，可知其劍上功力不弱，無如眼前她却是遇見了更擅於施劍的高手。

在一陣劍光搖曳之後，這口劍在海無顏二指力道之下，緩緩向後退出——

李妙眞如果施展全力，自可阻住長劍退後之勢，只是那麼一來，自己這口愛若性命的名劍便難免要毀在了對方手上，自非所願！

一旁四位女尼，眼看着師父行將敗陣，俱都大爲驚惶，如一、如玉二女尼站得較近，彼此以眼光打了一個招呼，雙雙嬌叱一聲，兩口沙門戒刀，一左一右同時向着海無顏身上招呼了下來。

海無顏冷笑一聲，他如同深精劍術，已然識得箇中三昧，只要有一綫生機，即可加以活用！

在一般人看來萬萬難以躲開的刀勢之下，他竟然不慌不忙的站在原來地方，左面一吸，右面一收，一收一吸之間，猝然間使得身子縮後了不少，兩口沙門戒刀竟然緊緊的擦着他的衣邊，雙雙落空的揮了下去！

海無顏脚下一個上步，怒叱一聲道：「撒手！」

左手力掙之下，對方那口玉池劍唏哩哩發出了一聲龍吟，霍地拋空直起！

李妙眞急怒之下，正待以「潛龍昇天」一式拔空騰起，無如海無顏早已料到了她會有此一手，左手順勢前推之下，暗聚眞力！

——一掌震出，約莫有七成的力道。

李妙眞却已是吃受不起，身子滴溜一轉，滑出了七尺開外，只見她臉色一陣子發紫，噗……地噴出了一口鮮血，登時直挺挺的向後倒了下去！

四名少年女尼見狀嚇了個魂飛魄散，一時呆在了當場，海無顏身形微轉，飄出丈外！

四尼驚慌失措的對看着，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戰又不能，退又不能，實在是窘極了！

海無顏打量着她們，冷笑道：「令師已爲我五行掌力所傷，最快也得三年才能恢復體力，只怪她心貪手辣，佛門中有此弟子實在是吾佛蒙羞，念在她一身武功練來不易，我破格留她活命，妳們還不把她抬下去，楞在這裏想死不成？」

四女尼聆聽到此，才知是死裏偸生，那裏還能逗留？當下匆匆扶起昏迷中的李妙眞，頭也不抬的去了！

海無顏自雪地上拾起李妙眞遺落的那口「玉池」劍，只見劍上光華如銀，一塵不沾，悉知乃是一口不可多得的寶劍，有心想喚回她們，却已不及，目光飄處，意外的發覺到，原先揹在李妙眞後背的一口劍鞘，也竟遺落現塲，倒像是上天所賜！

當下他拾起劍鞘，合劍入內，收好身上！

這時，却見任三陽遠遠來到，笑得嘴都闔不攏道：「這可是天意，老天爺的恩典……太妙了！」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艾天澤路遇謝小紅，這時謝小紅巳易釵而弁，化名嚴慕陵，艾天澤因見謝小紅氣質不凡，於徵得謝小紅同意之後，即帶同她前往古森林介與公孫為我為傳人，豈料公孫為我前此巳收聶小青為徒，於是婉拒。謝小紅於失望之餘，憤然縱火焚林，欲將公孫為我燒死洩恨，同時因知艾天澤乃世外八凶之一，將來勢必遺禍武林，為除後患，因此在大火蔓延將到附近時，出其不意，出手突襲，艾天澤穴道被點，倒於地上，怒視謝小紅，並質問她為何遽下毒手，至此，謝小紅乃表明身份，艾天澤始恍然大悟，但為時巳晚，追悔莫及，只好閉目待斃……

巧遇葉元濤　俠女會蒼龍

人獸惡戰

艾天澤惑然問道：「你高興什麼？」

謝小紅並未答他所問，只是柳眉高挑，曼聲吟道：「鎭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歸來偶對梅花看，春在枝頭巳十分！」

艾天澤怒道：「你為何不答覆我所問，卻吟這詩兒則甚？」

謝小紅笑道：「這首詩兒，就是答覆了，你巳經使我觸動靈機，也等於替我想出了理想妙策！」

艾天澤心中一震，目閃兇芒，獰視謝小紅，愕然問道：「我使你觸動了什麼靈機？」

謝小紅得意笑道：「你提起了公孫為我，我遂豁然頓悟地，認為設法使你與這老怪物，享受相同命運，便是最理想的辦法！」

艾天澤道：「你打算放火燒死我？」

謝小紅搖頭笑道：「我不是要把你燒死，是要把你兩條腿兒廢去，使你與那公孫為我一樣身難轉動地，困在這『哀牢山』中的另一座古森林內！」

艾天澤憤然叫道：「這種辦法，只是表現你的殘忍而巳，怎會符合你適才說什麼『可以不死』，『不得不死』的理想條件？」

謝小紅笑了笑，向艾天澤揚眉說道：「公孫為我半身風癱，獨處古森林，忍飢挨渴地，活了十八年，尚且未死，你若被廢去雙腿，困在另一座古森林內，怎會不符合我不願違背主人訓教，使你『可以不死』的第一理想？」

艾天澤獰笑一聲，尚未發話，謝小紅卻又復笑道：「但公孫為我功力通神，允稱當世武林第一怪傑，他雖則創造使人難信紀錄，半身成廢地，在古森林中，活了一十八年，你卻恐將望塵莫及，把這口氣兒，熬不過一十八日！」

艾天澤暗咬鋼牙，默然不語！

謝小紅繼續笑道：「你所遭所遇，有了公孫為我所創『可以不死』的事實說明，但卻功力遠遜，無法避免『不得不死』

的必然結果，豈不恰巧與我第一種理想，及第二種理想，完全符合麼？」

艾天澤聽她說到此處，知道業巳無可僥倖，遂目中噴火地，以一種極為獰厲的神色，向謝小紅咬牙說道：「謝小紅，目前艾天澤身遭暗算，只好任憑你施盡狠辣，賣弄聰明，但萬一我也能像公孫為我般，可以不死，或是比他更強地，則我對你的報復之慘，定將百倍今日！」

謝小紅冷笑幾聲，哂然說道：「艾天澤，慢說你決無重睹生天之望，就算你能像隻烏龜般的爬出古森林，並與我狹路相逢，難道謝小紅還會怕你這個雙足巳廢的老怪物麼？」

話完，銀牙微咬，雙掌齊揚，照準艾天澤雙腿膝蓋，凝勁拍落！

艾天澤身受人制，無法躲閃，只聽「克察」連聲，雙膝骨節，生生硬被謝小紅拍成粉碎！

這等精神肉體的絕頂痛苦，就是鐵石人兒，亦難禁受，艾天澤自然怒吼一聲，又疼又氣地，暈死過去！

等到他悠悠醒轉，見謝小紅居然仍在面前，但自己身邊藏放的所有暗器，都巳被他搜去，堆集地上！

艾天澤忍着膝間劇痛，厲聲叱道：「謝小紅，你這狠毒賤婢，既然辣手巳施，心願巳達，為何還不快滾？」

謝小紅冷笑道：「艾天澤，你不必心中不服，要知道天理昭彰，絲毫不爽，你今日身受雖慘，也無非就是平素兩手血腥，造孽太重的所獲報應！謝小紅游俠江湖，替天行道，手下時剷不平事，胸中時作不平嗚！我對你只廢雙足，不廢雙手，已是念在同行千里的香火之情，特別寬容，恩施格外，你若再信口狂吠？卻休怪我再下辣手，連這一點香火之情都不留了！」

「百臂殃神」艾天澤那等兇人，居然被謝小紅的這幾句話兒嚇倒，長嘆一聲，閉目不語。

謝小紅「哼」了一聲，繼續說道：「我逗留在此，尚未離去之故，是因明人不作暗事，還有兩句話兒，必須對你說個清楚！」

艾天澤聽了這「明人不作暗事」之話，不禁苦笑問道：「你若有話要說，便請快說如何？」

謝小紅笑道：「我的三種理想，方才只對你說明了使你『可以不死』，及『不得不死』兩種，還有一種未說，你不想知道作一個明白鬼麼？」

艾天澤目光一閃，獰笑說道：「我想起來了，你第三種理想，是要把今日之事，充份加以利用！」

謝小紅點頭笑道：「對了，如今我巳經想出了絕妙的利用方法！」

艾天澤雙眉微挑，冷笑說道：「艾天澤既受暗算，最多也不過是如你所言，『不得不死』地，死在『哀牢山』中！我不相信我這殘廢之人，還會被你想出了甚麼重大利用價值？」

謝小紅哂然一笑，微俯纖腰，自堆集地下的暗器之中取了一具「青燐烈火子母丸」，向艾天澤揚眉問道：「艾天澤，這『青燐烈火子母丸』，大概是你的獨門暗器？」

艾天澤鋼牙暗咬，點了點頭，心想剛才若不是完全無備地，被謝小紅一下點倒，則慢說自己功力勝過對方，便僅憑這一筒「青燐烈火子母丸」，也足以燒得謝小紅求生無門，求死無路！

謝小紅見艾天澤點頭示意，便舉着手中「青燐烈火子母丸」，含笑說道：「我便從你這種獨門暗器之上，想出有莫大價值的利用方法！」

「莫大價值」四字，聽得艾天澤眉頭一蹙，目射厲芒，獰聲叫道：「謝小紅，艾天澤人巳成廢，這筒『青燐烈火子母丸』尚有何用？莫非你還想逼我傳授怎樣使用麼？」

艾天澤這番話兒中，藏有凶謀，因「青燐烈火子母丸」構造特殊，謝小紅只要聽從自己暗施捉狹之語，按錯機括，則當場爆裂，毒火星飛，必使持物之人，無法防禦地立遭慘死！

但謝小紅何等聰明？艾天澤語音剛了，她便柳眉微揚，含笑說道：「百足之虫，眞是死而不僵！你這老魔頭，居然不肯放過任何機會，還想對我弄鬼？」

艾天澤心內暗驚！面上卻仍裝得若無其事，苦笑說道：「你未免太多疑了！我那裏……」

謝小紅截斷他的話頭，失笑說道：「「常言道：『行運一條龍，失運一條虫』，你如今人正倒霉，連所想出來的毒計凶謀，也成了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意！請想，你若蘊狠辣心機，怎會故意提醒我，要我向你逼問怎樣使用這『青燐烈火子母丸』麼？」

艾天澤知道毒計難售，遂對這聰明絕頂的謝小紅，恨入骨髓地厲笑叫道：「謝小紅，你既不敢使用這『青燐烈火子母丸』，它卻又有甚麼重大價值可資利用？」

謝小紅含笑答道：「它的價值不在使用，而在它是你『獨門暗器』的性質之上！我如今要帶着這筒『青燐烈火子母丸』，前往『六盤山』向那『禿頂蒼龍』龍九淵報告噩耗，就說有位『百臂殃神』艾天澤，於『哀牢山』中遭人暗算，垂死之際，以這筒『青燐烈火子母丸』為證，托我尋他龍二哥，代報深仇！」

艾天澤失驚叫道：「你又想害我龍二哥？」

謝小紅意似不屑地，搖搖頭說道：「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愛婢，心胸怎會這等狹小？我不僅要乘機除掉『禿頂蒼龍』龍九淵，並有比這更大的心願，就是設法把那條『天龍萬刦鞭』弄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白龍堆大會』上，仗以掃蕩『世外八凶』，『西嶽三怪』！即令此鞭無法到手，也定要把它毀掉，使龍九淵難逞凶鋒，為一干正人俠士，消災弭刦！」

艾天澤聽得心中雖然暗叫不妙，但身被人制，又無可奈何，也只有把一雙兇睛，瞪得似要噴出火來地，向謝小紅咬牙怒視！

謝小紅才不理他，自身邊取出一方絲巾，仔細包好那兩筒「青燐烈火子母丸」，再把艾天澤其餘那些惡毒暗器，一件一件地，澈底毀去！

這些暗器，都是使艾天澤成名「百臂殃神」的畢生心血，如今眼見被謝小紅掃

數毀壞，怎不看得這位絕世凶人，傷心淚落？以一種冷酷得宛若寒冰，獰厲得有若惡鬼的話音，狠狠叫道：「謝小紅，你要記住，艾天澤死了便罷，萬一天不絕我，能够僥倖度刦，生出『哀牢』，我定要設法把你擒住，除了生前對你百般凌辱，使你嚐盡一切痛苦滋味之外，並在你死後，把你全身的皮骨髮膚！完全練成暗器，方報得今日之仇，消得今日之恨！」

謝小紅揣起「青燐烈火子母丸」，點頭笑道：「妙極！妙極！紅日若從西面起？滄海方教精衞平！謝小紅願意禱祝上蒼，保祐你能生出『哀牢山』，並把我設法擒住！」

艾天澤見狀問道：「你要走了？」

謝小紅嫣然笑道：「話巳說明，却還在此則甚？我要趕赴『六盤山』，向那『禿頂蒼龍』龍九淵，施展屠龍手段！」

艾天澤憤然叫道：「你慢些走，因爲你話兒雖巳說完，事兒却未做畢！」

謝小紅含笑說道：「你不要担心，謝小紅生平言出必行，我既巳答應對你略留香火之情，自然會在走前，先替你解開雙臂被截穴脈！」

謝小紅話完，略聚神功，玉指一伸，向艾天澤雙臂之上，隔空連點！

艾天澤存心拚命，在雙臂被截血脈，方一解開之際，便驀然發出凝聚巳久的內家眞氣，向謝小紅隔空擊去！

但謝小紅何等乖巧？早就猜透對方心思！

艾天澤掌風未到，謝小紅人巳遠飄數丈，馳向奇松怪石之間，所遺留下來的，只是她一片滿含得意的銀鈴嬌笑！

不提這位雙腿被廢，困在古森林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且說這位滿懷得意的刁蠻俠女！

謝小紅離開「哀牢山」，心中便在考慮，究竟是直向北馳？還是偏奔西北？

直向北馳，是趕到甘肅「六盤山」，設法謀取「禿頂蒼龍」龍九淵的「天龍萬刦鞭」！

偏奔西北，則是前往「新疆阿爾金山」尋找「血河幽谷」，揭破「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的生死之謎！

她細一衡量輕重利害之後，居然不走西北，直向北馳！因爲謝小紅自「百臂殃神」艾天澤口中，獲悉這條「天龍萬刦鞭」，委實過份厲害，若不乘機設法，弭禍無形，則「白龍堆」一戰之上，不知將有多少俠士英雄？在這陰損狠毒的兵刄之下，歸諸刦數！

至於嚴慕光的生死之謎，則最多不過有關主人令狐楚楚的單獨情懷，何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只要嚴慕光當眞未死，他與主人之間的誤會，必可澄清，常言道好事多磨，如今相思越久，他時素願得諧之際，也就可以越發顯得甜蜜！

謝小紅因覺自己這種觀念，極爲正大，遂暫把所獲有關嚴慕光秘訊，置諸不顧，而星夜疾馳地，趕赴「甘肅六盤」。

照目前武林羣豪的功力而論，除了公孫爲我這等特別怪人之外，謝小紅一身所學，應該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流中第二流」的身份！

她有這高功力，又是星夜疾馳，應該視千里如戶庭地極快趕到「六盤山」了？

但「欲速不達」之語，確有相當哲理，謝小紅竟因走得太快，以致反而慢了不少！

原來她一心求快，專走捷徑，在翻越崇山峻嶺之下，居然入了迷途，空自在一座「大凉山」，及一座「終南山」之內，便躭誤了整整七日！

尤其是在「終南山」中，偶遇暴發山洪，幾乎險遭捲去地，把謝小紅困在一片小高坡上，約莫四日有半！

好容易洪水盡退，謝小紅苦笑搖頭之下，心情忽然鬆懈開朗起來，打算索性緩行，順便眺覽這終南景色！

因她想通自己趕赴六盤之擧，並無時限，何必這等亟亟，不如從容一些，也免得過於緊張，容易使那「禿頂蒼龍」龍九淵，看出破綻！

她這想法，不能說是不對，但偏偏就爲了隨與登臨眺覽，又在這「終南山」中，生出事端！

時光正値黃昏，一輪將墮夕陽，將萬里長空的片片雲霞，幻出難以形容，瞬息萬變的奇妙彩色！

謝小紅獨自站在一座危崖頂端，正爲眼前美景所醉，忽然聽得崖下壑中，起了一種隱隱怪嘯！

這種嘯聲，因來處頗遠，故僅隱隱可聞，但却仍洪厲獰惡，使謝小紅這等久走名山大川，見慣珍禽異獸之人，一聽便知是隻兇猛異常的罕見怪物！

謝小紅生性好動，向來好事，不像聶小青那等沉穩持重，一聞嘯聲，便自飄身下壑，想去看個究竟？

壑深足有五六十丈，等謝小紅下到壑底，方聽出那種怪嘯，是來自十來丈外的壑徑轉折之後。

謝小紅躡足潛蹤，掩往大堆嵯峨怪石之間，悄然注目，只見壑徑轉折以後，地勢稍寬，有位相貌極爲俊美的青衫少年，與一位鷹鼻鷂眼，五十來歲的黃衫老者，正在一株極爲高大的參天古木之下，對坐飲酒，距離他們兩丈二三之外，則有兩隻體巨如猩，腦垂金髮的猿形怪獸，在向青衫少年及黃衣老者，蹲踞作勢，喉間並不時發出厲嘯！

謝小紅認不得人，却認得獸！她知道這兩隻體如巨猩，腦垂金髮的猿形怪獸，便是動作如電，力大無窮，威能生裂虎豹的「金髮神猱」！

「金髮神猱」既是兇殘威猛難當的罕見怪獸，則那青衫少年與黃衫老叟，定是身負絕學的武林奇人！

因此，他們面對這兩隻向自己兇獰作勢的「金髮神猱」，竟毫無怯色，依舊神態自如地，談笑飲酒！

謝小紅隱身之處，距離他們總在六七丈外，雖想略爲近前，但看出對方功力甚高，再有動作，定被發覺！

她正在考慮究竟是只作壁上之觀？抑或現身相見之際，巳聽得青衫少年，向那黃衫老者，縱聲狂笑說道：「申屠二叔，這兩隻怪猴子，好生討厭，撲既不撲，走又不走，小侄去把牠們收拾收拾，免得擾了我們酒興！」

複姓「申屠」之人，在當世武林中，絕無僅有，再加上這黃衫老者的鷹鼻鷂眼形狀，遂使謝小紅立即知道他是西川巨寇「辣手神鷹」申屠少華！

青衫少年語畢，申屠少華便立即怪笑說道：「葉賢侄小心一些，這種『金髮神猱』，力大爪利，動作極快，不大容易收拾！」

這姓葉的青衫少年，自然便是曾與化名聶小靖的聶小青，結爲金蘭兄弟的葉元濤，他因身懷得自公孫獨我的絕世武學，一向性情高傲，故在聽完「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所說之後，劍眉雙挑，冷笑叫道：「申屠二叔，你說那裏話來？葉元濤倘連兩隻怪猴子，都收拾不掉，我還鬥的什麼『世外八凶』？爭的什麼『天下第一人』之位？」

語音方落，青衫即飄，宛如流水行雲般地，便向那兩隻作勢巳久的「金髮神猱」縱去！

謝小紅雖不知葉元濤的來歷，但既聽說他要鬥世外八凶，爭取「武林第一人」之位，自然也就對他特別注意！

那兩隻「金髮神猱」，是奇人所豢，業巳略略日靈，牠們蹲踞作勢之擧，其實並非對葉元濤及申屠少華發威，但此獸性極猛烈，既是葉元濤縱身挑釁，自被激怒，「洪」的一聲怒嘯，宛如兩條金線，當空疾射而起！

葉元濤哈哈一笑，前縱身形，忽在空中略頓，雙掌微分，一招「左右逢源」，便把那兩隻周身皮骨堅於金石，幾乎刀劍難傷的「金髮神猱」，打得慘叫連聲，凌空滾跌出七八尺外！

就這凌空一掌，便把謝小紅看得好不驚心，暗想這自稱葉元濤的英俊少年，究竟是何來歷？武學之高，似乎不在主人「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之下？

兩隻「金髮神猱」，何曾吃過這等苦頭？怒嘯一聲，宛如兩片電掣金雲般，又向葉元濤猛撲而至！

葉元濤哈哈大笑，一面青衫微飄，閃開兩隻「金髮神猱」的猛烈來勢，一面向「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揚聲一叫道：「申屠二叔，這兩個東西，委實靈活厲害，我且暫時不殺牠們，可以用來演練演練我師門身法！」

語音了處，雙袖一颺，竟在那兩隻「金髮神猱」凌厲無儔的猛疾攻勢之下，飄飄而舞！

謝小紅聽說他要藉着雙猱猛攻，演練師門身法，遂越發凝神注目，想從對方身法之上，看出這葉元濤，究竟是那一派的人物？

孥看片刻以後，只覺得葉元濤的翩翩身法，宛如蝴蝶穿花般，美妙輕靈，任憑那兩隻「金髮神猱」，如何猛撲猛抓，始終沾不上他半點衣襟，但這種靈妙身法，却從未見過，仍不知是屬於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學？

謝小紅正自異常納悶之際，那位在一旁飲酒觀鬥的「辣手神鷹」申屠少華，却哈哈大笑叫道：「葉賢侄，你這種『蝴蝶穿花不着花』的身法，委實靈妙得罕世無儔，獸類天賦敏捷，尤其這種『金髮神猱』，更是動作如電，牠們以二對一，既然無法沾上你半絲衣褲，也就可以說是葉賢侄足能一人獨戰四位武林中第一流的絕頂高手！」

謝小紅聞言，不禁暗慚自己見識淺薄，不僅未曾見過葉元濤的身法，連所忖「蝴蝶穿花不着花」的名稱，也從未聽過！

她一面自慚，一面目光微轉，向「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所坐之處，看了一眼！

誰知道這一眼居然看出蹊蹺，使謝小紅大吃一驚！

原來在申屠少華所坐那株參天古木的枝葉之間，出現了一條丈許長的彩色細帶，正自緩緩蠕動！

這條彩色細帶，分明是種極厲害的罕見毒蛇，但「辣手神鷹」申屠少華可能是因全神貫注在欣賞葉元濤「蝴蝶穿花不着花」的身法之上，竟自毫無所覺！

謝小紅看出申屠少華危機當頭，性命巳在頃刻，遂暗自尋思，要不要現身發話，救這西川巨寇「辣手神鷹」一命？

她念頭還未決定，參天古木上所出現的那條形如絲帶怪蛇，業巳向申屠少華發動襲擊？

申屠少華正對葉元濤所施展的「蝴蝶穿花不着花」身法，看得出神，忽然聽見頭頂上空，「嘶」然微響！

他萬想不到那兩隻「金髮神猱」，原本是爲了鬥這樹上怪蛇而來，遂依然無甚警覺地，只是隨意抬頭，往上一看！

申屠少華目光剛抬，一條細細彩虹，帶着一片淡淡腥味，巳自當頭飛落！

這位「辣手神鷹」，久走西南，在蠻烟瘴雨之內，見了不少奇虫毒物，故而到眼之下，便認出當頭飛落的這條細細彩虹，是一種極罕見難纏的怪蛇，名叫「飛虹毒帶」！

申屠少華識蛇心驚，欲加閃避，但那裏還來得及，身形剛剛往側一飄，「飛虹毒帶」業巳凌空疾捲，把這「辣手神鷹」攔腰纏住，並連雙臂也一併纏在那圈彩虹蛇帶以內！

這時，謝小紅雖知「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是名西川巨寇，但因不知他身上惡孽程度，究有多深，遂不忍見死不救地，電閃身形，一縱而出！

但雙方立身之處，既有相當距離，等謝小紅趕到近前，申屠少華業巳被那「飛虹毒帶」纏得只賸奄奄一息！

申屠少華既是西川巨寇，又有「辣手神鷹」之稱，武功自亦到了相當程度，怎會毫無掙扎之力地，在刹那之間，便到了如此地步？

原來那「彩虹毒帶」的毒性太烈，當頭飛落之際，並曾向申屠少華噴出丹毒，化成一片淡淡腥味！

申屠少華一聞腥味神智立昏，遂連雙手也被這條「飛虹毒帶」，一齊纏住！

神智既昏，雙手又復失去作用，他自然無法掙扎，只有聽任那條罕世毒蛇隨意擺佈！

故而在謝小紅趕來援救之前，申屠少華巳被「飛虹毒帶」，接連咬了兩口！

謝小紅目光何等銳利？見申屠少華在這一瞬之間，似乎業巳被蛇弄死，遂知這條彩帶般的奇形怪蛇，定然劇毒無倫，千萬不可大意輕敵！

她本是想用「冷竹先生」查一溟所贈

那段「陰沉竹」，敲向怪蛇七寸，但因發現蛇太厲害，不敢近身，遂臨時變計，縮回持竹右手，改以左手凝足神功，鍊氣成絲地，向「飛虹毒帶」扁平怪頭，彈出一股極强眞力！事有湊巧，謝小紅彈指發力之際，正是那「飛虹毒帶」，第二次咬中屠少華之時！毒牙剛剛入肉，罡風恰到當頭，任憑這「飛虹毒帶」，何等靈巧厲害？也無法閃避得及！

盤龍峽中

血雨飛空，厲嘯隨起！

「血雨飛空」四字，自然是「飛虹毒帶」的扁平怪頭，被謝小紅隔空彈指，生生擊爆！

但「厲嘯隨起」四字，却是如何解釋？難道一條蛇兒，還會嘯嗎？

原來這八個字兒，是兩件事，「血雨飛空」，是蛇頭被擊碎，「厲嘯隨起」，則是兩隻「金髮神猱」之中，已有一隻慘死在葉元濤的絕世掌力之下！

葉元濤本在施展公孫獨我所傳的「蝴蝶穿花不着花」身法，飄來閃去，戲弄雙猱，但偶然見參天古木以上，出現怪蛇，「辣手神鷹」申屠少華倉卒遇難，業已性命呼吸，自然情急萬分，向猛攻自己的兩隻「金髮神猱」，下了辣手！

他曾得公孫獨我的「功力轉注」，內家眞力之强，自然極爲驚人，何況一直只在閃躲，未曾還攻，使那兩隻「金髮神猱」，已漸生傲敵之心，故而一招「金鵬翻爪」，便實胚胚地，擊中自右面撲來的「金髮神猱」胸前，當時把這隻兇猛無比的罕世怪獸，打得厲嘯一聲，飛跌出五六尺外，心脈震斷，一動不動地，就此死去！

另一隻「金髮神猱」，懾於葉元濤的絕世神威，那敢再鬥，只嚇得心胆皆裂，電疾逃去！

葉元濤因亟於探看「辣手神鷹」申屠少華生死吉凶，自然無心再去追殺這隻倉惶逃去的「金髮神猱」，身形微閃，凌空縱向謝小紅，並在相距六七尺外，便急急問道：「這位仁兄，我申屠二叔，怎麼樣了？」

謝小紅苦笑答道：「這條怪蛇，雖已被殺死，但你那申屠二叔，却大概也已死在蛇口之下！」

這時，那條「飛虹毒帶」，已被謝小紅以內家指力，隔空彈碎蛇頭，但五色斑斕的如帶蛇身，却仍把「辣手神鷹」申屠少華連腰帶臂，束得緊緊！

葉元濤雖見申屠少華滿臉發黑神情極爲獰厲，確似業已死去！但仍懷着萬一希望，意欲伸手替他解開束腰蛇屍，試試有無救治之策？

謝小紅因已聽出葉元濤姓名，並知這條不知名的怪蛇，毒性太烈，遂搖手向他警告道：「葉兄，你不要用手去沾蛇屍，這條形如彩帶的怪蛇，彷彿其毒極重！」

葉元濤聞言，一面仍自毫不顧忌地，伸手去解「飛虹毒帶」蛇屍，一面向謝小紅揚眉說道：「仁兄放心，別人怕毒，我不怕毒！」

這兩句話兒，及他伸手解開蛇屍，杲然不曾中毒的動作，使謝小紅越發疑惑，暗想這葉元濤不僅身負絕世武功，並能不怕蛇毒，其來歷之怪，委實不可思議！

葉元濤解開蛇屍，見「辣手神鷹」申屠少華果然氣息久絕，遂怒氣騰眉，一聲厲嘯，把「飛虹毒帶」遺屍，撕成了無數碎段！

謝小紅因嫌蛇屍氣味難聞，又怕沾上汚血，遂略爲避開幾步，走向一旁！

直等葉元濤把蛇屍撕完，方向他含笑說道：「葉兄，你氣消了麼？江湖游俠，流轉風塵，這種意外災厄，原本極多，生死有數，不必看得太重，我如今是否應該幫你把申屠二叔，埋葬了呢？」

葉元濤如今才發現對自己答話的玄衣書生，也是一位風神秀絕，英氣勃勃的俊品人物，遂一面苦笑稱謝，與謝小紅動手挖墳，一面向她問道：「這位仁兄尊姓大名，你怎會認識小弟葉元濤，及我『辣手神鷹』申屠二叔？」

謝小紅笑道：「小弟嚴慕陵，是聞得『金髮神猱』嘯聲，趕來探看，並從葉兄等談話之間，聽出你們姓氏！」

葉元濤嘆息一聲說道：「這事怪我不好，我若不用『蝴蝶穿花不着花』身法，逗弄那隻『金髮神猱』，我申屠二叔也不會被那怪蛇害死！」

謝小紅因彼此仍屬初交，一時還不便向葉元濤探問來歷，遂含笑歡慰說道：「常言道：『人死不能復生』，申屠老人家以『辣手神鷹』四字，在武林中，亦曾享過盛名，不算虛度此生，葉兄不必太悲痛了！」

葉元濤又是一聲長嘆說道：「嚴兄，我不是單單爲我申屠二叔悲痛，也有些爲我自己傷心！」

謝小紅不明其意，遂向葉元濤訝然注目？

葉元濤苦笑說道：「嚴兄，你有所不知，小弟秉承我恩師遺志，要鬥敗舉世豪雄，爭取『武林第一人』的榮譽！」

謝小紅見葉元濤似將自吐來歷？遂順着他的話兒，加以奉承說道：「葉兄既然身負蓋代絕學，應該有這種英雄想法？」

葉元濤搖頭嘆道：「我在武功方面，雖頗自負，但江湖經驗方面，却嫌太差，有不少事件，都虧得我申屠二叔，指敎應付，方不致蠻幹僨事，如今申屠二叔一死，只賸下葉元濤形單影隻……」

謝小紅聽到此處，頗爲詫異地插口問道：「葉兄難道除了『辣手神鷹』申屠少華老人家外，你就別無其他親友？」

葉元濤黯然答道：「我初離師門，毫無親故，除了申屠二叔以外，只有一結盟好友，但眼前又無法與他相見！」

謝小紅接口問道：「葉兄，這位同盟好友是誰？」

葉元濤應聲答道：「他叫聶小靖！」

「聶小靖」與「聶小青」之名，聽來極爲相似，謝小紅不禁目瞪口呆，驚訝欲絕？

葉元濤見她這副神情，「咦」了一聲問道：「嚴兄，爲何滿面驚容？你也認識這聶小靖麼？」

謝小紅問道：「葉兄，你所說的『聶小青』是不是風華絕代的青衣美女？」

葉元濤失笑說道：「嚴兄，你弄錯了，他是安靖之『靖』不是青天之『青』，他是英俊男兒，不是紅粧女子！」

謝小紅聞言，也不禁啞然失笑，但靈機忽動，向葉元濤揚眉說道：「葉兄，你不要感到孤寂，等嚴慕陵去往『六盤山』，辦完一件要事之後，我陪你浪遊四海八荒，鬥盡當世中的所有英雄人物！」

謝小紅這樣說法之意，是看出葉元濤武功詭異驚人，倘能與自己同去「六盤山」豈不是位對付「禿頂蒼龍」龍九淵的絕好幫手？定使自己謀奪「天龍萬刧鞭」之擧，獲得莫大便利！

她有了此種想法，遂刁鑽異常地，竟向葉元濤吐露情願陪他浪遊宇內，鬥盡英雄之意。

葉元濤果然上當，立向謝小紅問道：「嚴兄要去『六盤山』有何要事？」

謝小紅微笑答道：「我與一個極爲厲害老魔頭，有椿約會！」

這時墳坑業已挖好，葉元濤遂把「辣手神鷹」申屠少華遺屍，抱入坑中，一面含淚掩土，一面向謝小紅問道：「嚴兄所說那極厲害的老魔頭，叫做什麼名號？」

謝小紅答道：「他叫『禿頂蒼龍』龍九淵，在『世外八凶』之中排行第二！」

葉元濤聞言，淚光一收，揚眉笑道：「好極，好極，嚴兄可以與小弟一同前去『六盤山』，因爲我正要尋找『世外八凶』中人，鬥他一鬥！」

謝小紅聞言，自然大喜問道：「葉兄與『世外八凶』有仇恨麼？」

葉元濤搖頭答道：「我和他們沒有什麼仇恨，是因聽得人言，只要鬥敗『世外八凶』，便等於是天下無敵的『武林第一人』了！」

謝小紅笑道：「這話兒大概是『辣手神鷹』申屠少華老人家告訴你的？」

葉元濤向躺在墳坑之中，已被黃土埋身，只剩雙足在外的「辣手神鷹」看了一眼，神色凄然地，搖頭答道：「申屠二叔要我去鬥五嶽宗師，及『蛇蠍美人』令孤楚楚……但是我那盟弟聶小靖，却認爲如今最厲害的武林人物，是數『世外八凶』，故而勸我改變對象，不要再尋『蛇蠍美人』令孤楚楚決鬥！」

這一番話兒，又使謝小紅聽起了滿腹疑雲！

因爲她覺得聶小靖所勸葉元濤之語，分明是站在衞護主人「蛇蠍美人」令孤楚楚立場，難道這位與葉元濤結爲盟兄弟的聶小靖，竟會是聶小青姊姊所扮？

想到此處，一面幫助葉元濤往墳坑之中掩土，一面忍不住地問道：「葉兄，你那位盟弟聶小靖，今在何處？」

葉元濤答道：「我與他是在川滇邊境相逢，他說他要趕去滇南，辦件要事！」

謝小紅因萬想不到聶小青會在被自己放火狂燒的「哀牢山古森林」中，聞言之下，以爲聶小青姊姊不會輕易離開主人令孤楚楚！更不會無端跑去川滇邊界，遂不再深問，只是幫同葉元濤，把「辣手神鷹」申屠少華的墳頭作好！

築墳已畢，葉元濤削石爲碑，鐫上申屠少華名號，深深插入墳前，並洒淚拜了三拜！

謝小紅也對着墳頭，略爲拱手，然後向葉元濤問道：「葉兄，你當眞要隨我同去『六盤山』與那『禿頂蒼龍』龍九淵，鬥一鬥麼？」

葉元濤揚眉答道：「慢說他只號稱『禿頂蒼龍』，就算眞是一條能够飛騰變化的老蒼龍，葉元濤也敢抽掉牠一根龍筋，拔掉牠兩隻龍角！」

謝小紅撫掌笑道：「葉兄端的是快人豪語，不僅你抽牠龍筋，拔牠龍角，小弟也要批去這條孽龍的一身龍鱗！」

葉元濤聽得豪興勃發，驀然雙眉一挑，仰天長嘯！

說也湊巧，葉元濤的嘯聲未了，另一種更洪厲的嘯聲，由遠而近，宛如電掣風馳，劃空而至！

葉元濤與謝小紅聞嘯心驚，同自循聲注目！

謝小紅微笑說道：「葉兄，這嘯聲之中，似有兩種怪獸，其中一種，頗像適才逃走的那隻『金髮神猱』！」

葉元濤點頭說道：「嚴兄說得不錯，定是那『金髮神猱』請來援手，要替死猱報仇，我並聽出來的是隻全身墨黑，爪具奇毒的猿形怪獸，名叫『烏風毒爪人形狒』！」

謝小紅聞言訝然問道：「葉兄居然還能聞聲識獸麼？」

葉元濤笑道：「我陪我那半身不遂的師傅，久居『哀牢山』，不知見過多少珍禽異獸？故而不僅熟悉獸類嘯聲，連對飛禽習性，也頗有心得，但『金髮神猱』與『烏風毒爪人形狒』，均非『終南山』中所產，可能還是有人豢養的呢！」

謝小紅聽了葉元濤所說「我陪我那半身不遂的師傅，久居『哀牢深山』，不知見過多少珍禽異獸！」之語，不禁訝然欲絕，大吃一驚問道：「葉兄，你師傅到底是那位世外高人？」

葉元濤恭身答道：「我師傅複姓公孫，雙名……」

話方至此，又是兩聲懾魂厲嘯起處，果在十丈外的一片峭壁頂端，出現了適才逃走那隻「金髮神猱」還要高出一頭的黑色巨狒！

葉元濤見這一狒一猱出現，遂向謝小紅笑道：「嚴兄，那隻『烏風毒爪人形狒』爪具奇毒，力大無窮，身法更敏捷絕倫，是隻極難鬥的惡獸，你不懂尅制之法，莫去惹牠，由葉元濤下手除去，嚴兄爲我掠陣，萬一那『金髮神猱』，前來惹厭，你便拿牠試手好了！」

話完，人起，根本不等對方發難，便自搶先一縱七丈有餘地，飛登峭壁！

「金髮神猱」及「烏風毒爪人形狒」，見葉元濤飛登峭壁，自然一齊厲嘯猛撲，剎那間便只見一團金星，一片烏雲，包圍一條瀟洒輕靈的青衫人影！

壁上一人兩獸，打得如火如荼，壁下的謝小紅，却想得驚疑欲絕！

她由葉元濤言語中，尤其是最後那句「我師傅複姓公孫，雙名……」未曾說完的話兒之內，認爲這位武功出奇的新交少年，便是公孫爲我弟子！

但她却看不懂葉元濤何時從師，更猜不透自己放火焚燒古森林時，他是否也在林內，以及公孫爲我到底是被自己燒成一堆枯骨？抑或業已逃得性命？

謝小紅做夢也想不到「哀山牢」中，除了有位公孫爲我住在「古森林」內以外，還會有位公孫獨我，住在「大沼澤」中，故而對於葉元濤的奇特來歷，越想矛盾越多，想得頭昏腦脹！

就在謝小紅滿腹疑雲，萬分迷惑之際，峭壁頂端，突又出現一聲淒厲獸吼！

這聲淒厲獸吼，是發自「金髮神猱」口中，牠的一隻左爪，又被葉元濤用內家重手，生生劈斷！

「金髮神猱」的爪一斷，那隻「烏風毒爪人形狒」，好似也微覺怯懼，厲嘯一聲，與斷爪金猱，雙雙退出數丈！

葉元濤自得公孫獨我的功力轉注，挾技入世以來，根本從未獲得如此酣鬥機會，興濃之下，那裏肯捨，便自狂笑連聲地，追蹤撲去。

打鬥之事，最忌氣餒，那隻「烏風毒爪人形狒」本來尚可與葉元濤惡鬥些時，但因「金髮神猱」斷爪一逃，遂連帶得牠也喪失鬥志！

一追兩逃，人獸動作均如電掣風馳，轉眼之間，便即不見踪影！

謝小紅以爲兩獸一逃，葉元濤必然下壁，自己便可向他問清究竟，解釋開滿腹疑思！

誰知葉元濤居然乘興追踪，一轉瞬間，人獸齊杳，只把自己孤單單地，拋在這幽谷之內！

謝小紅在此情形之下，只有靜等葉元濤歸來，同去「六盤山」對「禿頂蒼龍」龍九淵的那條「天龍萬刦鞭」加以算計！

但一直等到夜色深沉，仍未見那獨追二獸的葉元濤，回轉幽谷！

謝小紅不覺在疑雲之下，更罩疑雲，猜不出葉元濤是爲斷爪金猱，及「烏風毒爪人形狒」所傷，抑或是遭遇其他凶險？

照他那身奇異武學看來，委實在當世武林之中，已罕敵手，縱遇其他岔事，也應不就延過久，怎會一去不返？

想來想去，長夜已過，曙光已透，葉元濤却依舊毫無訊息！

謝小紅勢難繼續呆等，遂賭氣出得幽谷，馳往甘肅省境的「六盤山」，暗想自己本就立意鬥「禿頂蒼龍」，却又何必非等這萍水初逢的葉元濤同去不可？

天下事往往巧不可言，就在謝小紅離去不到頓飯光陰之際，那葉元濤便神情極爲疲憊地，轉回幽谷！

他轉回幽谷以後，見已無人，遂長歎一聲，仆倒在「辣手神鷹」中屠少華墓前，沉沉睡去！

葉元濤爲何去了這久，有何遭遇，因何這等疲憊？均暫按下，先行表敍獨奔「六盤山」的謝小紅方面。

謝小紅雖然不耐再等，負氣獨行，但心中對於葉元濤，却兀自未能撇下！

她並非想利用葉元濤的奇異武功，相助自己，也不是對葉元濤一見生情，而是對葉元濤的神秘來歷，始終猜測不透！

葉元濤究竟是不是公孫爲我弟子的一項問題，已使謝小紅惑然莫測，何況還有「聶小靖」是不是「聶小青」的一項問題，夾在其中，自然更把這位絕頂聰明的俏女俠弄得頭昏腦脹地，宛如跌入了雲山霧沼之內！

謝小紅就是在這種疑思難釋，糊裏糊塗地情形之下，趕到「六盤山」下！

她略一打聽，便問出「禿頂蒼龍」龍九淵是住在深山之處的「盤龍峽」中！

謝小紅胆大包天，便在問清之後，毅然獨闖「盤龍峽」！

「禿頂蒼龍」龍九淵在「世外八凶」之中，若論武功，僅是第二流的脚色，只與「百臂殃神」艾天澤，「白骨彌勒」智通僧，及業已死在「南嶽神嫗」崔玉手下的「桃花羽士」熊策等人彷彿，比起「藍鷹」譚幹，「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宮主」赫連英，便差了一籌，自然更比不上「幽靈鬼女」陰素梅那樣泣鬼驚神的絕世武學了！

但龍九淵另有專長，他擅於鑄造各種奇形兵刃，及佈置巧妙機關，故而「六盤山盤龍峽」內，可稱寸寸危機，步步死域，一向無人胆敢闖入！

如今，這位胆大包天的謝小紅，居然單身獨闖「六盤山」，到了「盤龍峽」口，遞上一張「嚴慕陵拜」的名帖，求見「盤龍峽主」！

峽口弟子，把名帖傳入以後，「禿頂蒼龍」龍九淵竟絲毫不加怠慢，親身走出峽口迎接！

謝小紅一面負手看山，一面心中盤算，「白骨彌勒」智通僧定已來過「盤龍峽」告知「禿頂蒼龍」龍九淵，艾天澤帶領一位名叫「嚴慕陵」的少年，冒稱「南荒玉霸王」羅靜石，前往「哀牢山古森林」拜師，攏絡公孫爲我之事……

她剛剛想到此處，忽見「盤龍峽」內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禿頂白髮老人，以極爲洪亮口音，哈哈笑道：「嚴老弟，龍九淵不知俠駕寵降，尚望恕我失迎之罪！」

謝小紅想不到這位「禿頂蒼龍」一見名帖之下，便對自己禮若上賓，遂微抱雙拳，含笑說道：「嚴慕陵冒昧趨謁，那裏敢當龍老人家親自迎接？」

龍九淵側身讓路，與謝小紅並肩緩步進峽，並向她哈哈笑道：「嚴老弟，你絕世資質，遇絕世名師，造就之高，早在意料之中，但竟能這快便離『哀牢』？却頗出龍九淵的意料之外！」

謝小紅聞言，這才知道龍九淵是爲了公孫爲我之故，方對自己特別優禮，遂向這「禿頂蒼龍」問道：「龍老人家，『白骨彌勒』智通大師，業已到過『盤龍峽』中，探望你麼？」

龍九淵點頭笑道：「我智通五弟，業已來過，但僅與我匆匆一敍，便趕去『阿爾金山天心谷』協助陰素梅八妹，會鬥『蛇蠍美人』令孤楚楚！」

謝小紅聞言，又不禁懸念主人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在「阿爾金山天心谷」相會之下，會弄成一種什麼局面？

龍九淵忽見謝小紅低首沉吟，遂含笑問道：「嚴老弟，你在想些什麼？」

謝小紅因懸念主人令孤楚楚，想早把此間之事了結，趕去「天心谷」探看，故在聞言之下，應聲答道：「嚴慕陵是在考慮有椿意外事兒，應不應該直言無隱地，向龍老人家報告！」

這時，業已走到一座大廳之前，龍九淵一面肅容登階，一面向謝小紅含笑說道

：「嚴老弟請到廳內待茶，有甚話兒？無妨慢慢敍述。」

對方既然不慌不忙，謝小紅也只有隨同這「禿頂蒼龍」龍九淵，進入大廳落坐，但她兩道銳利目光，却始終都在龍九淵腰間，來回掃視，想窮看那條厲害無比的「天龍萬刦鞭」是否便在他身邊携帶？

龍九淵這座大廳，陳設得頗爲華麗，頗像是通都大邑的富貴人家，那裏還有什山林隱逸氣？

謝小紅與龍九淵分別在兩張巨型太師椅落坐，並由侍童獻過香茗，龍九淵一方面舉杯奪客，一面笑問道：「嚴老弟，你適才說是有什麼意外事兒，要告知龍九淵麼？」

謝小紅點頭道：「龍老人家，嚴慕陵心中頗爲歉疚不安，因爲我千里迢迢，趕到『六盤山盤龍峽』內，竟是向你報告一椿凶訊噩耗！」

龍九淵聞言一震，目光中滿含驚疑之色，凝注在謝小紅臉上，訝然問道：「究竟有何凶耗，請說無妨！」

謝小紅不得不裝出一副黯然神情，長嘆一聲，搖頭答道：「是關於『百臂殃神』艾天澤艾老前輩！」

龍九淵聽得霍然站起，厲聲問道：「嚴老弟快說，我艾三弟出了什麼事了？」

謝小紅皺眉苦笑說道：「龍老人家暫請鎭攝心神，否則嚴慕陵便不敢奉告！」

龍九淵無可奈何，只得頽然坐在椅中，向謝小紅嘆息說道：「嚴老弟請告詳情，我龍九淵不再急躁就是！」

謝小紅又復黯然一嘆，緩緩說道：「那位『百臂殃神』艾天澤艾老人家，已在『哀牢山古森林』中，被人生生害死！」

龍九淵雙目一張，凶芒暴射，猛然再度起身，隔座伸手，抓住謝小紅雙肩，語音發顫地，厲聲叫道：「嚴老弟，請你快說，我……我艾三弟是……是被……被何人害死？」

謝小紅一面扶着這位心情激動的「禿頂蒼龍」龍九淵緩緩坐下，一面却藉機在他腰間微加觸碰，果然發現他身上纏有一條軟中帶硬之物！

龍九淵舉袖拭淚，繼續悲聲問道：「嚴老弟，我艾三弟究竟被誰害死？你怎麼似有疑難，還不告我！」

謝小紅靈機忽動，搖頭嘆道：「龍老人家，你聽了可能會大感意外，『百臂殃神』艾老人家是死在那一身具有『恨地無環鬼見愁』，『長笑天王』及『千影神魔』三外號的公孫爲我手內！」

這種極爲意外的答語，果然使「禿頂蒼龍」龍九淵聽得目光發直地，呆在椅中，作聲不得！

謝小紅見狀，不禁心中暗笑地，頗爲得意！

龍九淵呆了半天，方自搖頭說道：「我艾三弟費盡苦心，替公孫爲我尋覓傳人，怎會反死在他的手內，嚴老弟，請你趕快把實情告我。」

謝小紅做功十足地，苦笑連聲，愧然嘆道：「這樁禍事，說來還是由嚴慕陵身上惹起！」

龍九淵彷彿已被謝小紅弄得如墜五里霧中，雙目圓睜，茫然問道：「嚴老弟，你不要繞圈子了，快請細加敍述，才好使龍九淵得知詳情，因爲我總覺得公孫爲我沒有理由會對我艾三弟下甚毒手？」

謝小紅點頭說道：「龍老人家，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你大概决想不到在『百臂殃神』艾老人家與我抵達『哀牢山古森林』前，那公孫爲我業已收了徒弟！」

龍九淵果出意外地，皺眉問道：「公孫爲我下半身不能轉動，怎會在古森林中，收了徒弟，他這徒弟，又是誰呢？」

謝小紅道：「龍老人家，這項答覆又足以令你驚奇，公孫爲我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所收的徒弟，就是艾老人家遍尋不得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

龍九淵「呀」了一聲，搖頭說道：「天下竟有這等巧事？」

謝小紅嘆道：「巧事之後跟着便是慘事！龍老人家請想，艾老人家不知公孫爲我已與『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成了師徒身份，他把我帶到公孫爲我面前，說是已經替他把羅靜石找到，公孫爲我聽了艾老人家的當面謊言以後，會有什麼結果？」

龍九淵揚眉說道：「我艾三弟雖作謊言，却是一種善意謊言，公孫爲我聽了以後，應該哈哈一笑才對！」

謝小紅點頭說道：「龍老人家講得對，常人在此種情形以下，確實應該哈哈一笑，但公孫爲我因是怪人，故而在一種桀桀獰笑之下，竟施展他那獨門武功『坎離眞氣』出其不意地，便把艾老前輩一指點倒！」

龍九淵咬牙問道：「難道我艾三弟便毫無辯白機會，就此死去？」

謝小紅裝出一副嘆息神色，搖頭說道：「倘若眞如龍老人家之言，到還罷了，可憐艾老人家，死得好慘！」

龍九淵瞋目厲聲叫道：「嚴老弟快說，我艾三弟究竟是怎樣死去？」

謝小紅嘆道：「艾老人家連骨頭都不曾留下一塊，是被那公孫爲我老怪物，連血帶肉地，生生嚼食下肚！」

龍九淵雙手掩耳，不忍卒聽地，顫聲問道：「嚴老弟，公孫爲我既……既……把我艾三弟生生嚼食下肚，却怎……怎會放你逃走？」

謝小紅雖見龍九淵找出自己話中漏洞，但仍不慌不忙地，應聲答道：「公孫爲我是故意地把我放走，叫我轉告艾老人家的一般結盟兄妹，就說『百臂殃神』的滋味不錯，比古森林中那些虫蛇鳥獸，好吃得多，希望你們能去爲艾天澤報仇，則他又可以嗜試『王母肉』『蒼龍血』，『芒鷹骨』，『彌勒肚皮』，『鳩盤心肺』，『羽士肝腸』及『幽靈腦髓』等等，是些什麼罕世美味？」

眞虧謝小紅信口胡言地，編造得極爲巧妙，使「禿頂蒼龍」龍九淵聽了公孫爲我不但生生嚼食了「百臂殃神」艾天澤，並認爲滋味頗好，還想再對「王母肉」「蒼龍血」「芒鷹骨」「彌勒肚皮」「鳩盤心肺」「羽士肝腸」及「幽靈腦髓」等大快朵頤的一番話兒之後，氣得全身顫抖，鬚髮豎起！

但龍九淵畢竟老奸巨猾，他生氣了一陣之下，忽又起疑，目內兇光微轉，盯在謝小紅臉上……

（未完）

指壓自療法之五

教你如何調理心臟及生命力

・蔡大夫・

內臟器官的正常化

體內的胸腔和腹腔裏，擠滿了各臟器，而每個臟器均屬於不同的系統；提供營養素，取掉老廢物等等乃其主要作用。諸如：氣管和肺臟屬呼吸器系統，提供氧給血液。左右的肺便是由富有彈性的叢膜所成的容器。胃、大腸、小腸、肝臟等等屬消化器系統，作用在於消化食物；調節人體中之水分的泌尿器系統是由腎臟送進不要成分到膀胱俾使放出體外。

這樣地，使內臟器官的功能得以正常。那就得讓體內不要貯存不用的成分，而不斷地提供新鮮的營養分到各角落。此外，讓體內富有消化力俾能吸收。為了促進內臟器官的功能，使它正常化，那便在肩胛上部、背部、腹部等加以指壓。

體腔和內臟

胸——胸腔＝氣管、肺、食道、心臟、大動脈、大靜脈

腹——腹腔＝胃、小腸、大腸（結腸、肝臟、脺臟、脾臟

　—後腹膜腔＝腎臟

　—骨盤腔＝膀胱、前立腺、子宮、卵巢

生命力的賦活

由手指在皮膚上的直接加壓操作，可以使體液的循環活潑起來的。體液的供給可以使肌肉的收縮和弛緩順利。正常而富有彈性的筋組織，不但可以矯正骨骼形體，而且和神經系統一起調節內分泌腺的系統。

一個人，如要經常保持其生命體的正常和健康，一定要使上述八大器官及各臟器相互在統一下活動才行。如這些器官當中，任何一個器官或臟器有毛病，就會影響全體，身體組織的統一就起紊亂。

指壓不但可以給這些器官和臟器的功能相互地正常統一，而且可以給整個身體富有生命力。

自然癒能力

所謂「自然癒能力」，乃表示生為人體，自備着治癒能力而言。譬如：有灰塵吹進我們眼睛，自有眼淚把它洗掉。眼淚裏含有一種能殺菌而叫做「里祖齊姆」的成分在。

有異物混入鼻孔，光依噴嚏就能把它噴出。皮膚即使受了傷，就會出血把細菌趕出，接着血管收縮，停止出血，使傷口以血液凝固俾能搪塞。這些都是生命體的自衞作用加上治癒力所致。

動物一受傷，通常會用牠們那靈巧的舌頭去舐觸，使那傷口癒好，其實我們人類的唾液和皮膚也含有相當的殺菌力。

因此，我們一定要不斷地使我們體內吸收營養素，增加其抵抗才行。同時，我們也得為了萬一，經常藉指壓操作，喚起我們與生俱來的自然癒能力，預防疾病，免得到時候為時已晚。

脚部骨骼

踵骨
距骨
舟狀骨
第１楔狀骨
第２楔狀骨
第３楔狀骨
中足骨
基節骨
末節骨

這兩幅手與脚骨骼圖解是填補給予骨骼的矯正一文作詳細的參考。

手部骨骼

月狀骨
舟狀骨
大菱形骨
小菱形骨
中手骨
基節骨
末節骨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